

# EVA Fanfic tion

福音同人

Shinji & Asuka

Shinji & Rei

中篇合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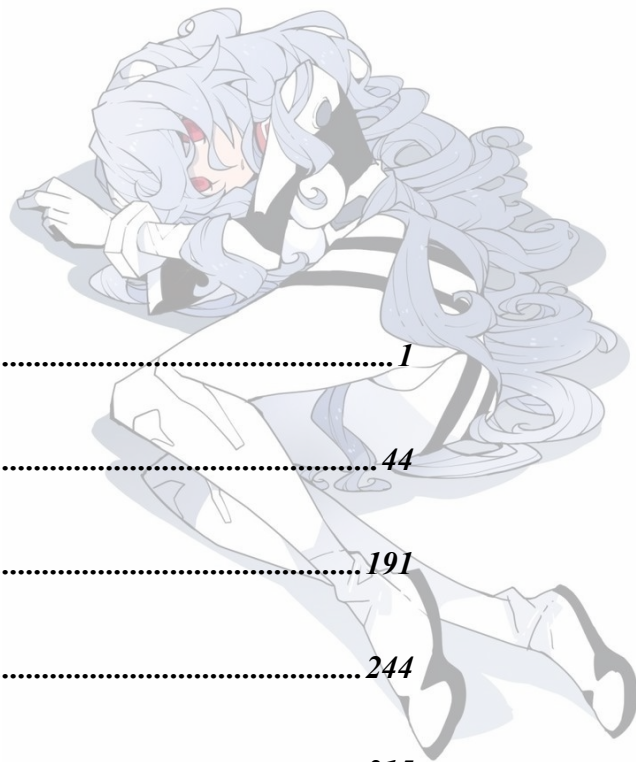
声明：

本合集中作品由网络资源整理，整理者不具有 Evangelion 相关版权，如果原作者及相关版权方提出建议，整理者愿意对本合集中相应内容进行修改、增补、删除

Die besten Wuensche

2023. 6

# 目 录



无限拥抱.....	1
<i>The Three Children Of EVA</i> .....	44
<b>THREE CHILDREN OF EVA</b> .....	191
深红与天蓝 .....	244
<b>BLUE LOVE</b> .....	315





# 无限拥抱

作者：随身听

## 第一章 回忆,在无边的静寂中 (THINKING IN DARK)

从 NREV 的解散到我搬到这个陌生城市的开始,仿佛经历过十年的光景,而发生的事情却绝非三言两语就能述说清楚的,毕竟逝去的日子已经逐渐从我的记忆中模糊直至消失,即使再想从笔尖挽回点什么也惊觉力不从心,好歹艰难的从往昔的片段中去收拾记忆的残片.

我微微抬起头,凝望着窗外的黑夜,一片沉寂,遥远街道上的霓虹灯彩还欲露还羞的展示着建筑在电力上的脆弱文明,黑夜也好灯彩也罢.在我的眼前逐渐揉成一团,而脑海中却清晰的浮现出一幕幕的事情来.

虽然现在我已经过上正常的生活,不用成天面对着并不应该属于我生活的同步率,插入栓,以及令人发怵的使徒等,但是曾经梦魇般的日子仍心有余悸.流淌的鲜血,恶臭的 LCL,让我极端恐惧的狄古拉之海,还有渚薰君的死,我至今也难以释怀.似乎那段时间的确憎恨自己来着,几乎是近乎残忍的割舍了所有的回忆,——我在 NREV 的 ID 卡,曾经的战斗服,几乎是一切可以见证我曾在 NERV 的生活的物品撕的撕,烧的烧,撕不掉烧不烂的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伴随着我的心绪沉没到了箱根山后的湖底.

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我还是保留了两样东西,美里小姐临死前-戴在我脖子上的铁十字项链和明日香送我的随身听。

“真嗣，这是大人的吻，回来后我们继续……”

事隔了这么久，我还是无法将那一幕从我的印象中抹去，无数次在梦中我都能看到美里小姐临死前对我的笑容，电梯门“刷”的一声的关上，每每我总惊醒与此，戛然而切的门，把我的美里小姐切到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我在生端，她在死端，我在此端，不在彼端，我极力想忘记这些事情，无奈这些断续的篇章本来就不是作为实体在我的印像中存在。如果是要强硬的付诸与文字的话，那大概是

“生并非死的对立面，而是作为死的一部分存在。”

窗外的黑夜仿佛似一个能吸摄灵魂的黑洞，凝固般的空气死一般的寂静。尽管我努力的忘记一些事情，但是有的并不能凭意志就能从我记忆中注销的。就好像绫波。

我还是愿意在这里把绫波丽称为绫波的，着大概是我能达到最亲密的程度吧，因为我们



还不至于亲密到我能直接喊她“丽”的地步，但是我委实不愿意沦为一般直呼姓名的关系，于是我便用“AYANAMI（绫波）”来代替一切有关她的字眼。

每每想起这些，我就悲伤的不能自己。

和绫波最后一次对话我记得十分清晰，那是一个被夕阳染成绯红的黄昏，大抵没有什么风，因为我对第三新东京远初的工厂里烟囱中笔直冒出一缕缕灰烟特别有印像。而且对话的内容也不甚简单。

“绫波，你的要走么？”

“是”她一如既往的冷冷的回答。

“这就是你的选择么？绫波，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间的这段对话发生在第三新东京市的火车站的月台上。NERV 解散后，总部原本计划把我们三人转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美里小姐去世后我已经失去了对家的定义，业已无所谓的存在于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明日香不愿意回到德国的继母那里，于是对和我在一起生活没有任何异议。但是这个时候绫波却出人意料的放弃总部的安排，希望又自己来选择自己想去的去的地方。

“绫波，我是说，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掰弄着手指，低头说到，“行么？”

“可是，对不起，碇君，我有我的选择，请你不要勉强我。”

我循声微微抬起头，往她兰色头发下的深红的眼眸里望去，望不到底的深邃，没有人能够透过这深邃去探悉她的心里。脸上仍旧没有表情，亦或说凡是能称为“表情“的东西都从她脸上拿走了一般。我仔细的，用劲的看着她，以让自己不至于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忘记这样的容颜。

突然间，我微微吃了一惊，从她现在的眼神里分明流露出一份坚定，这是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即使是上次她企图和十六使徒同归于尽时，我通过 EVA 的通讯窗口看到的必死的决心都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我委实不了解是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赋予绫波这般坚定的，也许是她自身灵魂的一部分突然觉醒也未可知。刹那间，我意识到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的绫波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是命令我就服从”的绫波了，她的 AT・FIELD 可以真切的感受的到。

“既然是这样”，我没有继续挽留，“那么，我和明日香先去了，我们在那个城市等你。”

“对不起，碇君。”

“没什么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着不同的定义，你有你的世界，再见。绫波。”我的声



音有些哽咽了，为了不让她觉察到我的失态，我撤离了停留在她脸上的视线，转移到单轨铁路上，我努力的寻找铁路的尽头，只是铁轨无边无际的延展开去直至苍穹的接壤处，任凭我怎样努力，我的目光也只能随着铁路的远去而消逝殆尽了。

“碗君”绫波轻声的呼唤着我的名字，把我从铁路彼方的世界拉回到了现实中。她望着我，目光变的温柔起来。

“碗君，刚才你说再见了么？--不要在分手的时候说再见，因为那样显的太悲伤。还记得么？碗君，是你教我的。”

是的，我是这样对她说过，那个月圆的夜晚发生的事情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而眼睛却模糊了。

她继续说到，“那时对第五使徒的战斗中，你不顾手上的烧灼来打开我的舱门，让我知道了笑的真意，那个月圆之夜一直记在我的心中，谢谢你，碗君。”

我无语，静待她的下文。

“后来和十六天使的作战中，又让我确立了自我的存在，当我知道我心里的真正做想时，我第一次流下了眼泪，这一点，也是碗君你所不知道的。”

“是的，碗君，我喜欢你，希望和碗君你在一起，这是我心里所希望的。”她顿了顿，继续说到，“但是不行啊，我总觉得我的宿命中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我逃脱不了着命运的羁绊，我必须寻找到它并且完成它，那时候，碗君，我会回来的。”

我早已泪流满面，一种无法改变什么的无奈涌上心头……

“放心，碗君，我会回来的，我可以清楚的预感到这一点，我只大概离开一段时间而已。”她的语气变的柔和起来，“碗君，为什么你现在要流泪呢？是高兴吗？上回你也是这样呢，看看我的脸吧。”

我抬头注视着绫波的连庞，原来罩着的那层冰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化散开去，她的嘴角微微上扬，眼角渐渐弯曲，眼神里向外挡不住的流出温柔。

啊！是绫波的微笑，久违了的绫波的微笑，晚霞中的绫波的微笑格外的震撼着我的心，这微笑对于我来说就似一种少年的憧憬，这种直欲燃烧的天真烂漫的憧憬，我很早以前就遗忘在什么地方了，甚至于很长时间里我连它曾经在我的心里存在过都记不起来，而绫波的微笑所摇撼的恰恰是我身上长眠未醒的“我自身的一部分”，一时间我悲怆之极，几欲涕零。

我目送着绫波所乘的火车远去，喃喃对自己说“她只是离开大概一段时间而已吧……”

于是就这样，她离开了我一段时间直到现在，我回忆的思绪随着火车的远离而渐渐被拉





回了现实里，窗外还是像死了一般的夜空，黑寂寂的，美里姐姐的铁十字项链还在我的脖子上，明日香送我的随身听还播放着那支名为《无限抱拥》的曲子，只有这些东西证明我并非生活在虚幻里。

一会儿睡意如铅块般的沉沉袭来，我把烟碾死在烟灰缸里，伏在桌子上就此昏昏睡去。

## 第二章 明日香，来访（ASUKA STRIKES）

西历 2025 年，NERV 解散后十年，没有了来自神秘生物使徒的骚扰，人类也停止了战争，整个世界渐入经济高增长，低通货膨胀的良性循环。科技也一日千里的发展。人类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街道上秩序井然，时值盛夏，谣言的日光捉靠着地面上的一切，仿佛欲将万物融化在阳光中，街道远出的地方因为炙热的地面对上升的热空气而扭曲的模糊，只有蝉还在爱两边的树上无精打采的叫着，抱怨着这个夏天的无聊。

我只是这个世界中的普通的一员，没有人知道我曾经驾驶过 EVA，也没有人听到过我曾经在驾驶舱里的悲鸣，而且那样的生活也的确离我远去了，如今我只是一个小小公司的小小职员。薪水不多但是养活我一个人却也足够，生活过的也颇为逍遥。

今天是休息日，昨天窗外的夜已经被一片明朗所代替。我拉开窗帘，任凭阳光倾泻在我的身上。抬头看看时间已经不早。这才惊觉肚子已经叫的慌。

把冰箱里的食物放了微波炉中，一边哼着小曲一边穿着睡衣刷牙。

刷到一半的时候，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我以为只是一般的推销之类的或者是送广告的人，索性不去理会，只管自己洗口。

可是那声音却一直不停歇，而且越来越响。我好不容易，一把拉开门，准备打发走这个不识趣的推销员或者是投递者。

“笨蛋真嗣!! 有你这样的待客之道么？”

我被这句话炸的瞠目结舌，下巴惊讶的掉到了胸口。

明日香两手叉着腰，一副不满的样子看着我，“昨天你又想她了？那个洋娃娃有什么好想的？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脱脱的大美人呢！”

“哪里啊，明日香，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支吾到。

“还说你没有？看看你的样子，红红的眼睛加山黑黑的眼圈，还有你这刚刚睡醒的样子，谁都知道你昨天晚上熬夜了，你熬夜能干什么？还不是沉浸在你那美丽的回忆中？我敢打



赌！你的烟灰缸里一定有好多好多烟蒂，而且它们死的都很难看！”明日香的声音高了八度，周围的邻居都探出脑袋打量着我，那种怪异的眼神弄的我十分的不舒服。

“得得，你快进来。”我妥协了。

“喂！帮我扛一下”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从身后拿出一个旅行包，“呃，先把这个拿进去！”

“这……这是什么东西……”

“你先别管！拿进去就行了。”

我掂了掂分量，不是很重却很柔软，大概是衣服一类的东西把，反正我一直猜不透明日香的心，十年前如此，十年后也是这样。

她进屋后到还真不客气，使劲的往沙发上一坐，拿遥控看起电视来。而我则趁这个机会进卧室换衣服。

说起明日香，倒是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和她见面了。十年前她和我一起来到这个城市，我们在一个学校里完成了高中的学业，平时住得也很近，经常见面。

五年前，也许是六也许是六年前，反正时间在这里不是主要矛盾。稍有出入的地方也不妨大碍。不管怎样反正就是那样的一段时间，明日香离开了我。

这个世界上既有导致不正确结果的正确选择，也有导致正确结果的不正确选择。我一直不知道五年前的，或者是六年前的那个选择是否正确，也不清楚现在的结果是否属于不正确的范畴。但当时，我毕竟是做出那样的选择来着。

那是一个下雨的傍晚，深秋的傍晚，横无际涯的黑云吞噬了所有能照到地面上的光线。萧瑟的冷风夹杂着豆大的雨点疯狂肆虐。

那是和明日香都还在读高中。那天我们在学校门口碰到。她没有带雨具，便和我结伴同行回家。

“呃，真嗣。我有男友了呢。”在半路上她冷不防的冒出这么一句。

“哦，是吗？祝贺你了。”我转了转伞柄，甩掉上面的水渍。

“喂，你怎么这样的表情哪！总像是死了人似的。”

“哦，对不起。”雨点继续随着伞的转动沿切线的方向四下飞散。

“你还是这样，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你都先说一句“对不起”，你总是在逃避，我说我有了男友，你却是这样的态度，像和自己什么关系都没有似的。甚至连眼睛都没眨一下。难道我对你就是这么的不重要？”她的情绪有些激动。





“好歹我们也是一起战斗过的出生入死的同伴的，我不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看上你像你这样畏缩的人，但是我就是没有来由的喜欢你，是的，从我们一起对付第七分身使徒时，当我后来知道你那天晚上想吻我时，我就喜欢上了你，后来我们一同住在美里家，难道你始终没有对我产生过兴趣？”

“那天美里和加持去参加舞会的夜里，我吻了你，是的，我早就想吻你了。那天也是我故意要憋你的气的，因为我恨你一直对我不曾有任何的暗示，我就是要整整你，看你以后还记不记得我！我是一个女孩子，惟独对你我愿意放弃我的自尊。让你吻着，让你抱着，也想让你剥光了衣服赤条条的躺在你的怀里。”明日香越来越激动。

“明日香！你都说了些什么啊！”我有些尴尬，心虚的望望周围，还好，并没有什么行人。

“让我说，我就要说！我就是这么想的。”她不顾我难堪的样子，继续说到：“是的，只要你对我说一句话，“来吧，明日香，和我睡吧。”我便会乖乖的脱光了衣服和你睡。不管其他的任何人。但是你给我过机会没有？在你的心里只有那个洋娃娃，除了她你容不下任何人！”

“四年前洋娃娃离开了，我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你会淡忘她，但是你这傻瓜真的好固执好固执！你将你自己封锁起来，你蜷缩在你自己的世界里，一次又一次的“咚咚”的敲着你们的，而你只悄悄抬一下眼皮，又立即恢复了原状。

雨越下越大，有即将摧毁一切的趋势，积聚的雨水顺着路旁的沟槽涌向下水道。云也好雨也罢都渐渐失去了轮廓，混沌一体，雨点飞溅起的水花早已经将我的鞋子打的湿透。

突然，一条亮光划穿了沉寂的天际，我往明日香的脸上望去，电闪的光亮映在她的脸上。伞很小，她身后红褐色的头发业已被雨水淋湿。

她的眼神充满了委屈和伤悲，我不敢再看，缓缓的垂下头来。

“真嗣，你看我，你看哪！”她的声音呜咽了。“你知道我在哭么？你知道泪水的味道吗？我告诉你，是咸的，是苦的，是你让我流下的。本来我今天告诉你我有了男友，我以为你会说“明日香，离开他吧，和我在一起”，于是我立刻会离开他，但是你好笨好笨……”。

我缄默不语。

她一把扯过我的伞，扬手扔在了地上，任凭雨水肆虐着我们的脸。

“今天就请你明确的告诉我，你到底是选择那个洋娃娃还是选择我。她只能存在于虚幻中，而我是现实里活生生的人哪。”



“对不起，明日香，对不起……”我喃喃到。

她的眼神顿时失去了光彩，缓缓的跪到了地上。目光呆滞了望着远方，口中不断的念念有词，声音很轻，我听不到她到底在说些什么，像是要倾诉尽她心里所有的事情，又像是什么都不曾说出口。

她蹒跚的站起来，跌跌颤颤的走远，忽然回头大喊一声“真嗣，你真是个无可救药的大笨蛋！”

之后，飞快的跑开，消失在路的尽头。那以后，我便再也没有看见过她，再后来，她的好友洞木光告诉我她搬到了别的地方。至于我问到具体的地点时，对方总是守口如瓶。

我穿好衣服，走到了客厅里。

“喂！你这个傻瓜！六年前的那个下午，我回家得了好重的高烧，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家里，那个时候只要你来看我，我就说原谅你的一切的不好。但是你来也不来，你知道我有多伤心么？所以我干脆病好了后和男友走了。前年和他分了，我过了一年的旅游生活，没钱了，也厌倦了。所以，从今天起，我便住在你这里，谁叫你害我发高烧了来着？算是补偿吧。放心，该带的东西我都带了！”

“什么？啊！……”。我惊讶得下巴又一次的掉到了胸口。

### 第三章 同居 (BOTH OF YOU, LIVE LIKE YOU WANT TO HAPPY)

反正不管怎么样，明日香就暂时和我一起住下了，我把书房整理后自己住了进去，而明日香则住在我原来的房间里，分配好了后到也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

毕竟话说回来，不方便的地方还是有的……

“笨蛋真嗣！告诉你多少次别把我的内衣和你的袜子一起洗！”

“笨蛋真嗣！你在厕所你呆那么长时间干什么！快出来！我憋不住了！”

“笨蛋真嗣！这几天我不舒服，你来做家务！”

……

相处的细节颇有尴尬，但是至少我比以前开心的多，有明日香在身边的日子确实多了不少的欢笑。比我从前一个人的生活委实欢快的多。

不过，作为我来说，有些地方是很麻烦的，毕竟我二十多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和明日香这样的漂亮女孩一起居住是要相当的自制力的，每每我看见晒在阳台上的内衣，或者是丢



弃在垃圾袋里的卫生棉，再或听见浴室里水往下“哗哗”流的声音，我就不自禁的脸红。既而望喉咙里吞口水。我也不止一次的一边想明日香一边自慰，想像她在床上裸体的样子……那情景一次又一次的充当了我想像的动力源泉。

当然，这些都只是想像，如此而已。

只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总免不了的回想起绫波。尤其是在有月光的夜晚，这份思念的心情更是膨胀的无以复加。她是那么牢牢的占据着我心的一部分。我想找到究竟是什么东西让我对绫波有如此的感觉的。但是这种感觉又像是飘渺不定的若隐若现般存在。

我既不能将其排遣在身外，也不能隐藏在体内。绫波身上有一种什么吸引着我，而我也有种什么来迎合她。仿佛我和她都是作为两个不完整的个体而存在，而我们的结合可以弥补对方的这种不完整性。倘若明日香身上也能找到这个吸引我的“什么”的话，和明日香在一起是无妨的。

其实我很想同明日香睡，有时想的几乎要疯掉。但是我却知道如果我那样做了后，我身上的什么就要消失小，而这些什么是不可以消失的，至少我不希望这些什么消失掉。

“真嗣！这个星期我要上街买东西，给我点钱！”

星期日的一大清早明日香就把我从毯子里拉起来，准确的说应该是她把毯子从我的身上拿掉。

“喂喂！！你干什么哪！”我揉揉惺忪的睡眠。打着哈欠。

忽然发现明日香脸涨红了站在那里，还没等我回过神来，脸上就重重的挨了她的一巴掌！

“你・个・色・狼・！”明日香把枕头扔在我的头上，气鼓鼓的转身出去……

莫名其妙，一早上没起来就被她打了一记耳光。“早上自然的生理现象嘛……又不是我想的……”一边刷牙一边嘟哝到。明日香则在沙发上气呼呼的看着电视，来回的换着频道。

“喂！明日香，电视机旁的那个小盒子里有些钱，你自己拿吧。”我放下洗口杯说到：“今天你自己上街吧，我有点事情。”

“喂，真嗣，该不会到哪个漂亮小姐家去吧？”

“看你说的”

“好好好……不说就是。”

的确，自从明日香搬来后，我每个星期天都和她在一起，都好久没到哪里去了。

明日香出门后，我也随即出门，搭上了去箱根的火车。



#### 第四章 随风而逝的是(THE GONE WITH THE WIND IS……)

历史上的“第三次冲击”毕竟还是被坐在初号机里的我制止了，人类得以继续生存下来，而绫波也因此变成一个正常的女孩。

但是原箱根上旁的“第三东京”却在此之前被 UN 的轰炸机投下的 N2 夷为了平地，NERV 总部也成了废墟。即使这么多年过去，这里仍旧所以如此的荒凉，杂草丛生。稀稀落落的几根架空的高压线还孤零零的矗立在那里，见证着曾经的热闹与繁华。

老东京的繁华我不曾记得，据说是在“第二次冲击”后沉没到了无尽的大海里，我是在那次灾难中出生的孩子，对那次恐怖的事情没有丝毫的印象。只有在成长的前十四年中对和平的理解，当然，这些都是在使徒或者是 EVA 出现之前。

因为东京的沉没。长野，松代附近的“第二新东京”在地理上只合适做为行政的中心，所以在临海的箱根山一带建立新的经济中心，也就是后来的“第三新东京都市”。是再 NERV 所在地的日本政府提出并执行的《第三新东经迁都计划》下的产物。

箱根在相模湾边，神奈川，静冈两县的交界附近。临近的不远处有新小田园港，离海岸线不远，不过毕竟是建立在山林上，所以我印象中的都市附近都是美丽的树林风光。即使在经过十度春秋的今天，我仍然和真切的记得那片美丽的风景，连日微凉的霏霏细雨，将夏日的尘埃冲洗无余，片片山坡叠青泻翠，抽穗的莽草在风的吹拂下蜿蜒起伏，逶迤的薄云紧贴着仿佛冻僵的湛蓝天壁。

不过所谓的迁都的计划，其实是一个幌子把，它的真正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对付使徒的决战场，因此在第三新东京的设计之初即是被塑造曾一个要塞都市，其主要的建筑都会在必要的时候降到地下，而且在战斗发生的时候能提供给 EVA 必要的火力支援。

这就是我对这个城市的全部了解了，再要更多的话，我一无所知。

我站在高高的山坡上眺望着座城市，不，准确说是这片废都，心里莫名的涌上了一股悲凉的感觉。它缠绕着我的心头久久没有离去。望着这片寂寞，当时的我思考不了任何事情，束手无措，像路边一条被踩死的蛆虫，淌着血，一动不动；我的思想被一到桎梏死死的缠着，那桎梏，如同环绕九匝的滔滔冥河，使我艰于呼吸视听。

我的耳畔有回响起了那句话

“真嗣，你保卫了这座城市。”

“是啊，美里小姐，我来看你了。”我心里默默的念到。往山坡上走去。



美里小姐就躺在这里，面对着她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我伏下身，清理干净四周的杂草，美里小姐生前就懒散惯了，房间里的清洁都是我来打扫的，现在她走了以后，由我来打扫一下杂草也是应该的吧……

“美里小姐，你也太懒了，以前我是和你一起住才能帮你打扫房间的，现在你一个人住在这里了，自己家门口的草总该去去吧。”我苦笑到。

多么怀念从前和美里小姐一起居住的日子啊，母亲的早逝，父亲的无情，美里小姐就是我最亲的人了。

那种“家”的感觉自从美里死了后我就不曾在拥有过。

孤独感……

孤独充斥着我的心。大家都是孤独的，我孤独，明日香孤独。绫波我想亦是如此吧？美里小姐也孤独的躺在这里。

人类为什么必须孤独到如此地步呢？这颗行星莫非是以人们的寂寥为养料来维持其运转的不成？我喃喃的问到。没有问话的对像，更没有什么东西来呼应我的回答。

我默然的流下眼泪。想在泪水中寻找我希冀的答案，但任凭我怎样的努力只能使我的心更加的虚空。

“美里小姐，绫波和我分别十年，她至今杳无音训，明日香则再次回到了我的生活。我真的不知道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我究竟该去向何处？”

风吹起了我的衣角，眼前的额发随风摇曳着，呆呆的伫立在风中，任流逝的时间来沉淀我的情绪。我委实不知道那将把自己具体的引向怎么样的地点，我只是侧耳合目的静静感受那里应该有的东西而已。那是一幅不完整的风景。那风景如云雾缭绕一般迷离，轮廓依稀莫辨。

“当十年的光景只是一个幻影，那么虚无时间中的人们又是一什么而活，又是以什么为苦呢？”我木然的站在美里小姐的墓前。想虚空中的现实呼唤着。

没有一物应和着我的疑问，除了风还是那么无忌的吹着。

少顷，我从旅行的背包里取出一罐啤酒，缓缓的倾倒在了空气中，风吹散了涓涓流下的啤酒柱，化为千万水滴散落在空中，来不及化开的便一头撞上黄泥，和泥沙混为一体，逐渐浑浊不清。

我手一扬，啤酒罐在空中划过一倒优美的曲线落到了地上。



啤酒罐“咣当”一声落到了地上。

## 第五章 严重的错误 (A big mistake)

走下火车，我疲倦的不得了，仿佛所有的气力全部被箱根山上的劲风吹散，浑身乏力，好似虚脱一般。

索性从背包里拿出多的一罐啤酒，坐在了公园旁的长凳上休息片刻。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街道旁的各式各样的霓虹灯彩先后亮了起来，争相绽开出艳丽的色泽。马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川流不息，过往的红男绿女们对我这坐在长凳上喝啤酒的人视而不见，手挽着手肩搭肩的并排走着，而我则想是在湍急的人流中一块孤独的礁石。

我挺羡慕的，恋爱中的人们能为爱侣分担心情，而我却只能独自的坐在公园的长椅子上闷闷的喝着啤酒。

“绫波在干什么呢？”我禁不住这样想到，“要是绫波在我身边就好了。”我眼前浮现出一幅画面来，我和绫波并肩漫步在这流光异彩的街道上，感受着这样的一份恬静。

“先生。您有空么？”曾几何时，两个女孩子站到了我的面前。和我搭话的那个个子比较高，长相也还过的去；旁边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巧的女孩，身上穿着藏青色的连衣裙，倒是挺配她穿的那双淡蓝色的皮鞋。

小巧的女孩一直不住的哭泣，时而用手擦拭一下红肿的双眼，脸蛋挺漂亮，哭泣的时候也颇为楚楚。而高个女孩则不停的用手轻轻拍着小巧女孩的背，像长者一样安慰这她。

“呃，您看，她和她那个分手了。”高个女孩指指她的同伴，在我耳边轻轻的对我说到，“她很伤心，我无论怎样开导她都没有用，所以想请一位先生来陪她喝点酒，让她好受一些。”

我看了看表，七点还不到，想想这地方离家也并非十分遥远的距离，坐计程车十几分钟就可以到，再说明日香今天也出了门，用不着我来做饭给她，于是便点头答允了。

酒吧里坐了一会儿，高个女孩被传呼机呼走了，她一走，场面顿时变得冷清起来。一时间，我和那个小巧女孩间突然没有了话题。

“呃，和她分手了吧？”我没来由的冒出这么一句，本想打破这尴尬，等说出口后才意识到这根本就是一句废话。

“恩，”她低头轻轻回答了一声，虽然眼圈还是红红的，但是表情和情绪也不像先前那么糟糕了。





“其实，你要比我好啊。”我押了一口啤酒。扬头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哦？难道先生你也？……”

“啊，那倒并不是这个原因。你分手了，至少还能证明你曾经拥有过，你也因此欢愉过，快乐过；而我，则根本就不存在开始，自然也谈不上结束，也就根本没有其中的欢乐可言。”

“所以，您就在这里喝着闷酒？”

“哦，喝酒到并非是这个原因，我想，呃，我的意思是说，一个男人独自的坐在公园的长凳上喝酒……没有什么值得非常奇怪的吧？”

女孩噗嗤一声笑了，微微的撅起小嘴，似乎思索着我说的“不曾有过”和我独自喝酒的关系。

而我此时则坐在酒吧间的转椅上一边喝酒一边听着播放的音乐。

真巧，是那支我最爱听的《无限抱拥》……

和女孩从酒吧出来后，我俩不约而同的走进了街边的情人酒店，大概我们都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如果不那样做的话，我们今天的见面便无法收场——尽管此时我们都不是特别的想和别人睡……

我压在她的身上，给她的身体升温后探了进去。她的喘息也配合着我的节奏，直到最激昂的那一刻过去。

尔后，我伏在她赤裸的身体上昏昏睡去。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身边的女孩已经不知去向，只有刚才用过的几团卫生纸被揉成球稀稀松松的落在地板上。

我坐起来，点燃放在床前的一支烟，回想着我从公园长凳上喝啤酒开始，再到后来酒吧里的“无限抱拥”，最后莫名其妙的和一个陌生的女孩进了情人酒店……这一切茫无头绪。我无法用想像将这一系列的事情加以归纳以得出之间的联系。无奈这根本就无从想起，想了一会儿什么也没想出来。

闻着空气中弥漫的奇怪的气味，以及地上的卫生纸球，目睹着人释放出来的由性欲和酒精等混合而成的各种奇妙的能量，我不由的觉得自己本身的所谓性欲的东西简直委琐的不足挂齿。

一支烟很快的就燃得只剩下滤嘴上的一截，我把这支即将燃尽的烟碾死在纸杯里，从放在床头的上衣口袋上准备再拿出一包烟出来。



突然，我的手指触摸到一团金属物。

心突然往下一沉，是钥匙！钥匙今天在我的口袋里！

自明日香般来往后，我因为平时上班，要是一般都是在她手上，即使是碰到了休息日，明日香也基本上和我在一起，所以就无所谓钥匙在谁手上。这些日子来两人和用一把钥匙也并无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我一直也没去配。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既然钥匙在我手上……

“明日香！”我大叫一声，迅速的穿上了衣服，付清了房钱，夺门而出。夜已经深了，几到上已经没有了白日的忙碌和繁华。偶尔几只流浪的野狗在电线杆见徘徊。

更糟糕的是，现在偏偏一两计程车都没有。

我看看表，两点一十二分。

我很不忍心去想像明日香焦急的在门口踱了来踱去的等待着我归来的情景。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心一横，系紧了鞋带，迈开大步往家奔去。

街道旁的景物向我身后退去，没一会儿，我便气喘吁吁。本来从箱根回来已经够累的了，再加上刚才和那陌生女孩的翻云覆雨，即使是睡过了几个小时后，仍然觉得腰酸腿疼。

但是我丝毫不敢有任何的停歇，想到明日香焦急无助的样子，一种异样的愧疚感在我心底产生。

到家的路虽然不算很远，但是要用跑的下来对于我来说也并非易事，渐渐的，我的意识开始模糊，脚下变的像加了铅块的铁桶一样沉重，每迈出一步都要耗费我极大的力气。

直到我快到极限的时候，身后突然有人拍了下我的肩。

“喂，老兄，深夜跑这么快干什么？练习马拉松么？”

我回头看看，一个骑着自行车的男子，挺朴实的一副样子。

“这么……这么晚……没……没回家了……”我大口喘着气，说到“家里有人没……没带钥匙……”

“哦，是你妻子把？呵呵，她可真幸福啊，有一个这么体贴的老公，这么晚了想到自己没带钥匙这么不顾一切的向家跑。”

我本想告诉他明日香并非我的妻子，也想告诉他我是在外边的情人旅馆混到了半夜两点，而且本不想回家的，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向他解释这样一些事情，而且也想不出即使他知道事情的全部对我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好处……只有用点头来表示肯定。



“你家在哪里？”

“不……不远了。走……走过这条大街在弯两个圈，路过一个大教堂就快到了。”

“嗨，看你说的轻描淡写，你还真以为你是运动员啊？这么长的路跑不死你也踹死你！来来来，正好我也去教堂那里。干脆顺便搭你一段路。”

我当时只能朝他一笑，因为，那时，我连说谢谢的力气都没有了。

## 第六章 拥抱 I

“老兄，这里就是教堂了，这么晚了，回家好好歇歇吧。”那位好心的男子转过自行车，说到“我家还在前面，先走了。”

还没来得及让我表示感谢，他已经消失在了黑夜中。

我急忙穿过教堂旁边的小道，飞快的向家楼上跑去。

莫名其妙的心情，那时，在我的心里满是明日香的影子，我对着自己虚空的心千万遍的呼唤着明日香的名字，而且在这样的心态的催化下，我的眼泪几欲夺眶而出。

待我终于上完了楼梯，看到了明日香后，我再也忍不住眼里的泪水。

明日香两手抱着膝盖，头搭在腿上安详的沉睡着，红褐色的长发若隐若现的半掩住那张秀丽的脸庞。

我蹑手蹑脚的走过去，不敢把她从梦中惊醒，在她身前轻轻的蹲下来。

我看见了她的眼角的泪痕，我也可以想像她当时焦急的样子。我了解明日香，她可以不向任何人服输，也可以不求得任何人的同情，表面上，她是坚强的，但是在那坚强的背后，一直都是一个在睡梦中会流着眼泪叫“妈妈”的梦吃的女孩。

门口走廊上的灯光黑暗，但是我依然看见了在她身后有一个盒子，我轻轻的拿出来，打开来一看，是一套男式的西服。

一张小小的纸片从西服中滑落出来，我将其拾起，卡片上明日香漂亮的字迹映如眼帘

“给我最爱的碗 真嗣

最爱真嗣的明日香送”

我无语，而泪水却早已打湿了胸襟。

此时此刻，我在明日香身边，靠的如此的近，我可以真切的感觉得到来自明日香的心跳



和呼吸，她的缕缕发丝拂过我的脸，我能想像到现在我的脸是多么的红。我情不自禁的渐渐靠近她，感受她的吹气如兰。

心里有中什么样的东西在翻腾，我无法抑制这来势汹汹的冲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闭上双眼，搂过明日香的腰肩，向她那只晶莹的朱唇上吻去。

明日香醒了过来，用惊喜而又羞赧的眼光看着我，身体先企图挣扎开我的拥抱，我用力的抱住她，一会儿，她的身体软了下来，也不在继续的反抗，眼神变的柔和无比。她用她那纤细的手臂环绕着我的肩头，尔后，闭上双眼，沉浸在这样的交流中。

我也清晰的记得，上次和明日香的接吻。那个时候美里和加持先生去参加舞会的晚上。我们接了吻，那几乎是一种游戏似的，开玩笑似的。

然而，不可思议的是，现在，我主动的这么做了，我主动的去吻了明日香。

良久，明日香离开了我的唇，缓缓的拿起那和西装。

“真嗣，送给你的”

我褪下外套，把那西装穿在了身上。

“谢谢你，明日香，很合身呢……”

“恩，那就好”明日香不无欣慰的说到。

“明日香，冷么？”

“恩，有点儿”

我拿起刚刚脱下的外套，搭在了明日香的身上，从上衣的口袋里掏出了钥匙打开了门。

“进来吧。今天委屈你了……”

和明日香进屋后，我缓缓的，但是又是坚决的关上了门，把焦虑、沮丧、不安连同黑夜一起彻底隔绝在了门外。

—————

这两章相对于前面几章来说，并不能让我自己满意……因为写到这两章的时候正是碰到了障碍的时候。一方面原有的构思以及描写已经被用及，没有新意的东西出现；而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写作手法风格和剧情上的平衡与取舍，这两章我曾用另外几个故事来诠释真嗣和明日香的感情经历，但是都觉得更为差劲。我也想过好好修改一下，无奈本身写下来的时候思维已经陷入了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实在难以做到有所突破，索性按照第一稿时来“原汁原



味”的放上来……但是还是请大家相信，随身听毕竟还是用心去完成这样一篇文章，尽管它有种种的不妥，希望大家宽容，并给予斧正。随不胜感激。

相比之前的四章，那是因为有着一时非常猛烈的热情（当然一直都有）的催化，再加上有些东西本来就是随身听生活中的琐事，所以写来较为顺畅。这两章是突破口，所以不足之处甚多。不过此文的手写稿已经到了第十余章，之后写着顺手了也要容易接受一点吧。只是平时打字多有不便，所以未能同步。不过随身听一定尽力所能，最快最新的为大家带来新的故事。

## 第七章 男儿的感情

我一直对明日香有种愧疚感，因为我觉得对她是有失公允而且也不地道。即使是我和她在一起时，头脑里总忍不住的想着绫波，甚至幻想着这一段时间来和我居住在一起的就是绫波丽其本人。无奈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两种不同极端的写照，即便是如此，我却更容易因明日香火红般的热情而联想到绫波的冷峻。

当然，我也有没有想绫波的时候的……

和他们在一起，总有用之不尽的欢乐……

“喂！真嗣！你傻站在那里做什么！球过来了！”铃原东治坐在轮椅上冲我叫道。

没容我反应过来，剑介已经把篮球从我身边带过，飞身一个潇洒的上篮。

“喂，真嗣，你刚才怎么走神了？心不在焉的？”东治颇为不满的对我说到。

我朝他笑了笑，一把从剑介手里断过球，运出了三分线，继而绕过剑介的防守，凌空跳起，瞄准了篮筐出手，篮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后穿过了筐的中心。

我回过头来朝剑介笑笑，东治则在一旁为我叫好。

事实上，每隔一段时间，我，剑介和东治都要相约在一起打篮球。

东治在三号机的初次启动试验中失去了一条腿，尽管那并非我的责任，也不是我所能阻止的，再说东治也一直说这和我没有丝毫的关系，但是我总不住的自责。要是当初我先用初号机将十三使徒制服，也许就不会让初号机用 DUMMY SYSTEM 了……

现在坐在轮椅上的他已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飞速的闪过别人的防御，三步冲到篮下来个潇洒的灌篮了，但是他对运动的喜欢却丝毫不减当年，所以，每隔一定的时间，我和剑介都会带他出来。也许换其他人来说，当着东治面打球是一种刺激，对他来说是残酷的。但是是我们便不一样了，他对运动的那份感知和欲望仿佛在运球的刹那间全部转移到我们身上，他



看球的投入程度绝对不亚于我们打球，我们打的越是投入，他也越是欢乐，有时候一场下来他看的也会气喘吁吁……

“剑介，好家伙！刚才那个上篮真精彩，……”

“真嗣，你要卡到他的位就好了，不过那个三分倒是有够刺激！”

每每我们相聚，总是离不开篮球，没有一次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依然乐此不疲。这样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即使是已经长大成人的我们，篮球还是我们相处中最重要的活动。

不知不觉中，一个下午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日落西山的斜阳懒懒的藏在云后，丝丝的阳光将流云的边际镶上金黄灿灿的颜色，而背后的天幕俨然成了蓝紫色，偶有几只在天空回旋的家鸽。

“今天真开心哪。”坐在轮椅上的东治伸了个懒腰，不无满足的说到。

我擦擦头上的汗水，“这几天刚刚发了工资，请吃们小吃一顿吧。”

“奥！哈哈，真嗣，那么你的钱包就要作古喽……”

“老板！！上三碗牛肉拉面”我们在街边找到一个面馆，想也不想，一进门就叫到。

“嘿！马上，您们先坐好了！”小店的老板看见客人来了，忙进去让厨子开工，而我们则在位置上聊了起来。

“真嗣，有女朋友了吗？”剑介突然冒出来这么一句，把正在喝茶的我茶点噎着。

“呵呵，还没有。”

“真嗣君，不是我们说你哪，你今年都二十有四了吧？”剑介一边吹冷茶一边说到。“该考虑一下这些事情了，总不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吧。”

“就是！”东治搭上了腔，“这小子，几年前和我妹妹好上了，隔了好久才让我知道，哼”东治嘟哝到“这小子有什么好的？偏偏小雪就喜欢他？看来，我妹妹以后没的好日子过了……唉……”

我这才知道剑介和东治的妹妹铃原小雪在一起。听着东治这么埋怨的嘟哝着，其实我知道他的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剑介扶了下眼镜，拍拍东治的肩膀，“呵呵，这家伙就是死要面子，明明小雪和我在一起他很高兴，但是偏偏要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喂，你小子可别乱说啊，我可是小雪的监护人哪，我还没说同意呢……”

“嗨！小雪都已经二十多岁了，早就不是小孩子了……”





“她再大我都是她哥，你要欺负她小心我揍你”

……看着他们两个在那里纠缠个不清，我用手托着脑袋，静静的看着他们，心里有一种非常安宁祥和的感觉。我深深的知道，我们中的任意一个人，都是其他两个永远的朋友了，没有什么能分开我们。

“嘿嘿！面来喽！”老板端上了三碗牛肉的拉面后，这两个家伙才停止。

“东治，你呢？既然剑介都有了，那么你也应该不会没有吧？”我不无好奇的问道。

“唔……………这个……呵呵……来来，真嗣，吃面，吃面！”东治想把就这样含糊过去。

“嗨！别听他的，还记得我们以前的班长么？”剑介又插嘴说道。

“你说的是，洞木……洞木光同学？”

“对，其实洞木那姑娘这么多年来一直照顾着他，只是铃原这小子怕丢面子，又没让我们知道罢了……”

“啊！？真的吗？”我大奇。

“什么什么啊”东治有点发窘，“阿光只是有时来看看我而已”

呵呵。真难得，既然东治都不否认了，那么我知道洞木光也绝对不会只是“有时去看看而已”……

“喂，真嗣，你还想瞒着我们哪？”东治大口的吃着面，头也不抬的说到。

“咦？我又怎么了？”

剑介从我碗里夹走了一块牛肉，用诡异的眼神望着我，说到，“明日香回来了吧？”

“我大吃一惊，但是随即想到洞木光和明日香是何等的关系，明日香回来她势必知道，她知道了东治也就知道了，所以剑介也会知道……”

“嗨！……也没什么，她回来和我住一段时间而已。”但是我发现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这两个家伙已经吹起了口哨，我再说任何事情都只是徒劳而已，索性不理睬他们，低头把碗里的面吃了个干净。

“啊哈，我去上个厕所，你们先聊着。”东治要去洗手间一躺，我和剑介执意要陪他一起去，但是他死活不让，说是不愿意破坏我们吃面的气氛。在我们询问了这里的洗手间有专为轮椅设计的后，也就依了他。

剑介给我一支烟，替我点燃，自己也点燃了一根，对我说道“真嗣，打算什么时候结婚？”



“结婚？呵呵，还没有想过呢，现在连饭都吃不好，哪里有心思想结什么婚呢。”

“这十年来都是你一个人在生活，不觉得孤单吗？我倒是觉得明日香这次回来是在给你暗示，你应该把握住这个机会，有些事情错过了就不可能再来一次的。”

“我也并不是觉得明日香有哪里不好，”我弹了弹烟灰“只是我觉得心里像有一层坚固的硬壳，能破壳而入的东西极为有限，所以很难对人交付自己的心了。”

“恐怕，不愿意打破这层壳的，正是你本人的意识吧？我知道你心里还想着绫波丽，也知道你根本忘记不了她，但是这样的话，这对明日香是不公平的，我并不了解你和绫波之间有过什么，但是你是生活在现实里，你是现实的人，不可能也不应该靠一个并不现实的幻影过下去，这一点，你懂吧？”

我猛吸一口，让烟雾在我的肺里轮回，烟头上的火光骤然明亮起来，迅速的向烟蒂靠拢。  
“我说，我的意思是我十分不愿意无所谓的伤别人的心，对明日香正是如此”

“算了，真嗣，那是你自己给自己找的借口和理由，你是怕伤害自己，你躲在自己的绝对领域里，连机会都不曾给予，有何必去谈伤害不伤害呢？……”

我一时语塞，找不到话语来回答。

“呵！你们两个家伙，在说我什么坏话呢？”

“没没……呵呵，说你和洞木呢……”

“咦？那有什么好说的？”东治脸涨的想猪肝一样红，看得我和剑介不禁笑出声来。

在回家的路上，我不住的想着剑介对我说的话。绫波确实是离开了我的生活，但是我却一直继续着一个连承诺都不曾有过的坚持。而明日香最近的出现却打破了我这样一种长期来坚守的微妙的平衡。

我曾以为极为有限的东西能破壳进入我的心，但是问题就在于，明日香所坚持的，隐约便是否是这“极为有限的”中的一种？和明日香在同一屋檐下这么久，我也隐约觉得内心开始融化，我对是否能一如既往的坚持那种自己认为的坚持而感到了怀疑，这每次都隐隐约约而有如影随形般的疑念困惑我心。难道莫非这十年来的等待只是毫无用处？甚至是对虚无的东西一味倾注时间不成？莫非是我提着沉重的水桶马不停蹄的赶往连绵淫雨弄的大家浑身湿透而束手无策的场所不成？难道是我宁愿画蛇添足的努力而不愿意单纯委身于自然的河流不成？

想着想着，胸口愈觉郁闷，心生不爽，招了辆记程车匆匆向家驶去。



## 第八章 绫波出现

在一个既平庸又无聊的地方长久的工作着，拿着不很丰厚的薪水原本对我这种轻禄淡利的人来说也没什么不满，而明日香则十分看不惯我这种得过且过的态度，总斥之为是空耗光阴或者是慢性自杀。虽然我委实难以把眼下的工作与“慢性自杀”联系起来，但是却也无端的时常感到空虚，甚至在内心深处隐隐约约的怀念起曾经 NERV 的生活来，至少那个时候生活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安，但是好歹有着一个明确的目标——驾驶 EVA 打倒使徒。而现在在我终日碌碌无为的活着，也不知道心中的灯塔将把我指引到什么样的方向……

而明日香在我这里居住了已颇有些时日，她当初留下的钱也所剩无几，而我一个人的工资也委实难以支撑两个人的花销，于是，我在她的怂恿下辞掉了原来的工作，用剩下不多的钱和她一起开了间小店，专门 CD 等音响制品。

我辞职的时候老板曾询问我是否不满意眼前的薪水或是不满意这里的管理，并且主动提出给我加薪或安排更好的职位。但我婉言谢绝了，并且告诉他我的离开并非是公司本身的因素，和老板的管理也没有关系，只是在一个地方呆的太久难免会产生倦怠感。

临行前老板给我结清了工资并多给了我一个红包，以对我长期来踏实工作的奖励，我接过后再三道谢，场景也颇为感人。

在明日香的帮助下，我们这个小店的生意着实红火起来，到了第二年的年初，已经在这个地方小有名气了，不过这几乎都是明日香的功劳，我仅仅只是看看店门而已。

这样也好，无聊的时候就有听不完的音乐可供打发时间了。

手中的钱渐渐多了起来，我打算给明日香买间房子，以结束这样的“同居”生活，可是当我把这个想法讲给她听的时候，她却莫名其妙的冲我发起了脾气，“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任我怎样敲门都不回答，于是只有把这个想法搁在一边。先用多的钱给自己买了一辆美国产的雪佛莱轿车。

“真嗣！这几天我要到德国去一趟。那边有个音乐人年会，我要去联系一些东西。”这天一大早，明日香就边漱口边对我说到。

“哦？你什么时候去？”我还没有完全睡醒，揉揉惺忪的睡眼。

“事不宜迟，早上 10 点的飞机，待会我就出门，你快起来给我准备准备！”

十分不情愿的从被窝里爬起来，洗漱完后用雪佛莱把明日香送到了机场。

“笨蛋真嗣，动作快点，误机了就麻烦了……”

“……………”我帮她提着大包小包，匆匆赶往候机厅。跑道上的飞机已经就位，乘客们



正陆续的登机。

“好吧，你只能送我到这里，那边你过不去的，这几天店里就拜托你了”明日香接过我手里的行李，踏上自动人行道。我转过身，准备离开机场。

“喂!! 真嗣! 等等,! 还有件事情! 过来一下!” 忽然听见明日香嚷到……

我连忙走近她的身边，刚刚想询问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突然明日香把我抱住，轻轻的在我嘴上吻了一口，然后笑盈盈的对我说到：

“呵呵，像不像情人离别时的样子啊？”

“……我……我说，明日香，都……什么时候，你还开这样的玩笑？”

“哈哈。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反应……再见，等我回来哦!”

唉，她真是……看着明日香走远，我叹口气，突然发现口里多了一样东西……

“口香糖?? !! ……这……”

我径直返回到店里，早上的生意在一天中最为冷清，现在又是冬天，偶有几个客人进来转转，拨弄一下货架上那琳琅的 CD，多少也卖走出几套。

我本来放的是巴赫的“托卡塔与赋格曲”后来又换“G 弦上的咏叹调”以及帕赫尔贝尔的“卡农”，听了几支古典乐曲，心里莫名的惆怅起来，索性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歌曲老碟，正是我最喜欢的《无限抱拥》：

——宛如繁花千瓣

随风摇曳，凋落一般，

生命亦注定如此，

化为大地尘埃，

悲为何物？不在乎开不见未来，

而在他人的回忆中一隅

被逐渐忘却

渴求你的爱，比现今更刻骨铭心，

我追求的是更深刻更强烈的爱

在你心田深处，在你眼瞳之底



这将是我曾经存在过的证据留存下来。

.....

“先生。”一个淡淡的聲音，輕輕的，仿佛不曾惊动任何东西一般，“请问，这支歌的名字是叫《无限拥抱》吗？”那个声音委实动人。

而我听到了这个声音，就像头脑上被人猛击一棍那样，胸腔的空气仿佛变的沉甸甸的，眼冒金星，口舌发麻，说不了任何的言语，顿时瞠目结舌，在板凳上不知所措。过了好半天——也许是好半天，也许只是一瞬间的事，我循着那声音的轨迹，缓缓的把头抬起来——深红的眼瞳，淡蓝色的头发整齐的梳理过，盖住了半边的脸颊，那张白皙的脸庞上隐约的浮现出红润的色泽，细细的眉，小小的红唇……不是我朝思暮想的绫波还会是谁？

尽管我这十年来一直想像着我和绫波见面时的情景，在头脑里编织我们在一起的故事已经不下一千回一万回，可是真正见到之后，我却口舌干哑，一句话都说不出，我就像面对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极为珍贵的精密仪器一样，一声不响的久久的凝视着她的脸。现在在我眼前的确实是绫波，但是我暂时无法将这样的事实作为事实在接受，毕竟这以前我持续考虑绫波的事情实在太久了，并且已经认为再也见不到她了……

“碓君，很漂亮的店啊……”绫波环顾一下四周，微笑的对我说到。

“啊……哪里……”我吞了一口唾液，挤出干涩的几个字。

“你比以前可是成熟了不少呢……，碓君，再也不像是那个自闭的少年了。”

“就是嘛，毕竟十年过去了，谁能永远一直是孩子？呵呵，绫波你的变化也很大哦，比以前健谈了，而且也会笑着说话了……”我稍微放开了一点，顺着绫波的话往下说到。

我打量了一下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羊毛大衣，脖子上围了一条米黄色的狐尾围脖，胸口的突起随着他呼吸的节奏上下起伏着，下面一条藏青色的长裤，和当时上学时女生校服长裙的颜色差不多，现在看到的绫波完全是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即使是在十年前，她也是个十分惹眼的漂亮姑娘，是当时还没有获得同其自身资质相称的样貌，她身上大人应有的部分同仍是孩子的部分未能协调发展的缘故。而现在的绫波已经完全具有了一个漂亮女人的全部，看得我不禁自惭形秽。

“绫波，你的变化真大，比以前成熟了。”

她嫣然一笑，“时间过的可真快啊，一转眼，十年的时间就这么过去了……你现在还像从前那样拉大提琴么？”

“几年前参加工作后忙了，也就搁下了，前些心血来潮弄一下，无奈手法已经生疏了，



再后来索性把提琴放到了阁楼上，只听 CD，现在只怕琴上以满是尘埃了。”

“可是，我今天无论如何都想听碗君拉的大提琴”

我低头沉思了片刻，对她说：

“好的，你等一会儿。”

## 第九章 且听风吟

我花了十分钟的时间把店里整理干净，关上灯，在检查完一切已经妥当后，我把门锁上，挂上了“暂停营业，敬请原谅”的牌子。

“那么，现在去我家吧。”让绫波在“雪佛莱”上坐好后，我点燃了发动机。

“现在还早，碗，能陪我四下转转么？”她轻声的问到。

“行，今天一天的时间我都给你了！”

车行驶在通往城郊的宽阔而又平整的路面上，冬天的太阳懒懒的把光芒倾斜的撒在地面上，即使是在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也会给车投下一道狭长的阴影。

“碗君，刚才在店里，我原本不想和你打招呼的。”绫波用手轻轻摇开车窗，风从车窗的罅隙间吹到她的脸上，两颊的的垂发飘动着。

“哦，那为什么还是忍不住要上前来和我说话呢？”

“本来我只是想就这样看看你，看完就走，可是心里有委实舍不得，后来你又播放了那支《无限抱拥》的曲子，——悲为何物？不在乎看不见未来，而在他人记忆中被逐渐忘却……

于是，让我有了上前去叫你的勇气。

“难道你认为和我打了招呼后会觉得难过？抑或说是你会认为我和相认后会后悔说‘早知道不认了’的感觉？”

“你的话好饶口哦，”她扑哧一笑，不禁莞尔，“你看见我之后一定会问我这十年来是怎么度过的吧？”

“那当然，这是交谈的自然趋势么……”

“是呀，我也有这样的趋势的，所以我才刻意的去回避你，我来之前是下了好大的决心不去和你搭话的，但是真正见到你之后，我又控制不住自己，先前的决心在瞬间坍塌，……你懂我的意思吧？”





“我知道，归根结底就是你不愿意让我问及这么多年来你的生活，以及你现在的情况，是吧？可是，绫波，我说我是非常想知道这些东西的。”

“求求你，就别再问了。好么”

“好吧，不过，绫波，现在的你毕竟比以前开朗好多了，在我印象中，你一直是个冰冷的，从来不会微笑的女孩呢……”

“是吗？谁能一直是孩子，这句话可是你说的，碓君。”

雪佛莱快速的驶离了城区，不一会儿就来到了海边。海风卷着波涛拍击着悬崖边的礁石，碧蓝的还与湛蓝的天幕在视线的尽头镶接成一条平直的线，寥廓澄澈，一碧万里。

“碓君，就这里了，能陪我坐一会么？”绫波指了指岸边的一块礁石对我说到。

我和她并肩的坐在了那块石头上，顿时在心里涌上了一股甜蜜而安详的感觉，心生激荡，连忙把视线转向海去。

绫波双手抱着膝盖，把头埋在手肘间，轻轻的问到，“这么多年，碓，一直都是你一个人么？”

“基本上是这样吧，不过大约在半年前，明日香又找到了我。”

“恩？她不是一直和你居住在一起的么？”

“哦，你有所不知，在我和她读高中的那一年，发生了点事情，明日香搬出了这个城市”不知道怎么的，我不大愿意在绫波前谈论明日香的事，我这样也许很自私吧，对明日香也是不公平的，虽然她一直待我很好，我能有现在这样的生活也亏她一手张罗，而且她也从来没有和我计较过什么。这一点，我是心存感激的，但是在我的内心中一直都有绫波的存在，她占据着我的心里的绝大部分，而且是那么的不可动摇。

“明日香现在和你住在一起吧？”绫波还是问到了这个让我尴尬的问题。

“呃……这个的确是这样没错，她的确现在和我住一起，而且这间店也全部靠她张罗，前不久我说我想给她单独买套房子，但是她莫名其妙的冲我发了顿好大的脾气，这件事情也只有不了了知。

“她很喜欢你呢，真嗣君，这点，你应该看的出来吧？”

“这我如何不知道，我对明日香是感激的，但是她却一直没能在我心里来取代你的位置，绫波，那个夕阳下的月台我一直记得。”

绫波听了这话，对我微微一笑，“唉，我有什么好，我没明日香那么能干，也没有本事



弄这么大间店，到头来，可能还成你的累赘呢……”

“瞧瞧，看你都说到那里去了……”

好半天，我们都没有言语，良久，她主动的把头靠在我的胸口，合上眼，用极其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到“碗，请……抱我，请抱紧我……”

“可以吗？绫波？”

“恩……”她的声音此刻已经轻不可闻，脸上浮现一片绯红。

就这样，好久，我们就这样依偎着，绫波那娇小的身躯在我的怀里，竟然睡着过去，我也一动不动的抱着她，生怕把她从梦中惊醒。今天的天气算晴朗，海边吹着柔和的风，阳光撒在身上，暖洋洋的，即使是在隆冬的季节也没觉得有多冷。

绫波在我的怀里已经睡熟，但是我却一直不曾停止我的思索，我一直在想，这十年来，绫波究竟经历了怎么样的事情？为什么不想让我知道？为什么又要现在来找我——既不是之前，也并非以后？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我终于意识到这些问题并非能从我的主观上来找到答案，我的确十二万分的想了解绫波的生活，不过她既然不肯对我说，我也自不会去强迫。

想着想着，倦意袭来，我裹紧了身上的大衣，靠在绫波的肩头，意识渐渐的模糊，起伏的波涛，温柔的阳光，沙滩上的贝壳，公路上稀疏的行车，只有海风在我们身边轻轻的长吟。

## 第十章

等我醒来的时候，绫波已经不在我的怀里，而是坐在一边笑盈盈的注视着我，此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呈现出冬季特有的夕照来，自太阳以上至东的天空出现了由红渐紫的色泽，而地平线上至夕阳间则赤橙一片，海的尽头是望不断的蓝，而夕阳投下的光彩又隐约给海的表面罩上一层淡淡的紫霜。

我望望绫波，海风吹拂着她淡蓝的额发飞舞，身穿着白色毛大衣的他伫立在暮色中显得安宁，祥和。我不由得凝望着她，思考不了任何事情，仅仅享受着她身上那样的一种能打动我心的什么东西，便已经让我心旌激荡了。

“碗君，可以为我拉琴了吗？”

“恩，上车吧。”

我打开车载音响，放了一张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少顷，后坐的音柱中传出悠扬的乐曲声。



公路上几乎没有什么往来的车辆，我稍稍的加快了速度，“雪佛莱”在路面上疾驰着，后面拖下了一条长长的阴影。

“每当我听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我总会想起渚薰君，”我说，“我总能想起以前在 NERV 的日子，有你，有明日香，美里姐姐……还有渚薰，坐在礁石上面对暮霭芳菲的大海唱歌的样子，这些林林总总的回忆片断总在我思维中缠绕。”

“但是碇君，人不能总生活在回忆中啊。”

我笑了笑，回忆有时候也不无益处，像我总是想着你，但毕竟又见面了嘛……

绫波听了我的话后，脸上闪过一丝不易觉察的神情，低头轻声说：“碇，可真的想和我在一起，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说，绫波，我是如此迫切的想和你在一起，至于意味着什么我是不在乎的。”

她埋下头，好半天都没有说话，我也无心去打破这样的沉寂。

突然她调皮的笑笑，说“要是我现在扭一扭你的方向盘，会怎么样？”

“哈哈，非死不可，车会撞上路边的岩石，撞的粉碎，车毁人亡……咦？怎么了，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呢？”

“啊……啊……没有，呵呵，刚才这个奇怪的念头一瞬间冒了出来，一闪之念而已。”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时分，冬天的夜幕降临的特别的早，马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和往来的人流无一不在炫耀着这个城市的繁华与喧闹。灯红酒绿中却又无可避免的透露出精神上的空虚和颓唐。

“我突然来你家，不会给你带来麻烦吧？好像明日香和你一起住来着？”

“哪里啊，明日香去德国了，今天刚刚走，这几天是不会回的了。你们可也真有趣，像是约定好了似的，她一走你就找到我了。”

“是巧合吧？我可没见过她。”绫波嫣然一笑。

我掏出钥匙打开门，突然意识到这样一系列的事情：如果此时德国的音乐会不在今天开——昨天或者明天，那么明日香便不会这么早把我叫起来赶飞机，也就不会这么早起来，何况我每天起来的都很晚的。今天早上更没有想过要早起。如果我今天不早起，我便不会这么早去开店门，也就不会先听巴赫的赋格曲和 G 弦上的咏叹调，已经帕赫尔贝尔的卡农，心情也不会莫名的惆怅起来，也不会去放那支《无限抱拥》了，绫波也就不会在歌声的打动下来和我搭话，充其量就在那里静静的看我几眼便悄然离开，也就不会有今天后来发生的一切……



想着想着，突然觉得人只能生活在一系列极为有限的偶然性中。

“COFFEE OR TEA?”

“喏……给我来杯清水吧，一天没喝什么，口都渴了。”

我端了两杯清水放在茶几上，往 CD 机里添了一张亨德尔的《哈里路亚》。接着进到书房里，踩在桌子上在柜子顶把存放提琴的箱子轻轻的拿下来。上面已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灰。

“呵……今天让你见笑了，许多年没练习，也许连手往哪里放都记不清楚了。”

“没什么的，我只想听碗君拉琴的声音，并非完全欣赏音乐本身，这一点，能理解吧。”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只能来拉大提琴了，因为往往大提琴都是为了更好的烘托出别人的旋律而存在，这是一边天才音乐家不屑的，明日香从前也总讥笑我这样。”

绫波喝了一口水，轻缓的把手放在膝盖上：“可是大提琴让碗君有了成熟的气质呢……”

我朝她微微一笑，关上了 CD，手指架上了位置。先试音。觉得音色已经满意后便开始了。

我拉了巴赫的一组大提琴组曲，接着还拉了门德尔松的“乘着歌声的翅膀”……再到后来放开了后就什么曲子都拉，即使并非是用大提琴独奏的出来的也拉，舒伯特的《死神和少女》，柴科夫斯基《1812 序曲》，瓦尔蒂尼的，帕格尼尼的……只要是我想到的都拉了。时不时的绫波会拍拍巴掌，更多的时候则在一边微笑的聆听着。整个世界好像就剩下我两一般，除了琴音，听不到任何的声响，即使偶然有夜风敲击窗棂的声音也极其轻微，转瞬即逝。

我忘记了时间的存在，直到我双手麻痹到再也难以拉出一个音符为止。

“今天晚上够尽兴了吧？”我问道，“好久没有拉了，但愿没有让你失望。”

“呃……我一直都在听着，真的谢谢你。”

我抬头望望墙上的挂钟，已经过了晚上 12 点，“绫波，不早了，要我拦记程车送你回家吗？或者我开车送你也行……”

“喂，我说碗君，不欢迎我在这儿，想赶我走？”

我其实何尝不想让绫波留下来，只是我太过于希望她能留下来，过到在我心中都隐约的有“她不会留下来”的自暴自弃的想法。

“行啊，”我受宠若惊的答应下来“你住明日香的房间吧，我就回书房好了。”

绫波刹那间闪过一丝疑惑的眼神：“这么说，你没和明日香住一起？”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连忙摆手道：“哪里，半年前她般来后我们就这个样子了，一直都是这样的。”

她扑哧一笑，“碗真嗣真好。”，她这样对我说到。

## 第十一章 失去

又是黑夜，我躺在书房的沙发上，拉过被子盖在身上。

说实话，我十分的不喜欢黑夜——尽管可能绝大多数的人也不喜欢黑夜——但我仍是那么的厌恶。

而我更不喜欢在黑夜中仍然保持清醒。

两手叉着头，眼光直直的盯在了天花板上，冗繁杂乱的往事纷至沓来，脑中仿佛同时在思考千万件事情，这千万件事情，每一件都是茫无头绪，都纠缠在一起，成了一个不可解开的大团，挤压着我的头脑，痛苦的很，但是又好像刹那间脑海内空空如也，脑浆脑髓脑干连同神经一古脑的被抽走一般，思索不了任何事情，外界沉重的气压把颅腔内所残留的东西压向脑内的真空，又是一阵疼痛，苦不堪言……

而我唯一能抓住的，便是对绫波的记忆。

“丽，备用人员不管用了，你来驾驶初号机吧……”“是！……”

“对不起，此时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表情来面对你。”

“拿一碗不放肉的大葱面。”

“先生……请问这支歌是叫《无限抱拥》么？”

……

绫波她，究竟在这十年中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呢？我合上眼，不住的思考这个问题。

突然，书房的门被打开了，依稀可辨是绫波，稀薄的月光透过窗格倾泻在地上，她一丝不挂的站在月光中，光线洒在她那完美的身躯上，是何等的妙不可言。现在的绫波同以前相比——以前我也曾目睹过绫波的裸体，那时是为了送 NERV 的新 ID 卡，我冒失的走进了绫波的房间，更冒失的把她压在身下……，但是现在的绫波的身体，已经再挑不出任何的瑕疵。

我惊愕的张大了嘴，努力的分辨这究竟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里，如果是梦，这一切有委实分明——淡蓝头发下的深邃的眼眸，清秀的脸庞，光洁的肌肤胜雪，高耸的双峰和阴幽的深处……我心神荡漾。但是要作为现实来对待，这一切又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不敢将



其作为现实来接受。

绫波再那里站了一会儿，轻轻的，钻进了我的被窝里，和我面对面的躺着，我向她的眼睛深处望去，只有安详和平静。

我正欲开头说话，绫波用手指轻轻的搭在我嘴唇上示意我不可出声，然后用手绕过我的肩膀，将我抱紧，把头靠在我的胸口上。

好半天，她就这样一动不动的，我也不敢有任何的行动，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绫波已经闭上了双眼，身躯随着呼吸有节奏的起伏着，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已经睡着，只是在这里让他抱着——一动不动的让他抱着。

时间在流逝，意识也渐渐模糊，睡意如铅块一样沉沉袭来，一会儿，我也合上了眼，昏昏睡去……

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翌日的中午，窗外的黑夜又被白昼所替代，而身边的人却不知去向。

我彻底的察看了每一间房后，确定了绫波此时已不在家中，于是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心里想着或许她出门买东西也说不定，直到我一直等到接近黄昏，她还是没有出现。

我谓然长叹，绫波又一次的离开了我，而这次，既无大概也无一段时间……

事实上，对于绫波的离去，我并没有太大的震惊，从我睁开眼看到绫波不在身边的那一刹那，我便做好了又将等待十年的准备，甚至昨天夜里，我都隐约的预感到此次绫波和我的相遇只会是转瞬即逝。

往后的几天里，我没有去店里，而是疯狂的找寻曾经的回忆，找寻曾经在 NERV 呆过的点点滴滴，再到箱根山去看长眠在那里的美里小姐，还有加持先生曾经耕种过西瓜的地里……

忙了几天，回到家中，身体弄的疲惫不堪，睡了一觉后，发现四肢无力，口舌发麻，给自己量了体温，快四十度。浑身烫的像个热炉，头也疼的厉害，又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看见明日香端着一碗热乎乎的姜茶，满脸关切的望着我，看着我醒来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唉，都那么大了，还不会照顾自己”，明日香端过姜茶，用汤勺送到我的嘴边，“我刚刚回来，就看见你成了这个样子……”

“来来，喝了它，这是我亲自熬的红糖姜茶，治疗发烧很灵验的！”

于是我便由明日香一口口的喂着，很快一碗被我喝完了，明日香放下碗，笑盈盈的看着





我。

“喂，你说真嗣，这像不像是妻子在服侍老公啊？”

“嗨……咳………咳……不要说这样的话……”

“好好，不和你争长执短的，我说，我不在的这几天里你都干些什么啦？弄的一身病？”

“明日香，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我脸一红，还好发烧我的本来脸色红的就像猪肝，她也没察觉出我的失态。

“不说就是，不过……，”明日香垂下头来，声音变的低了“不过你最好就这样一直病着赖在床上，我好一直这样照顾你，喂姜茶你喝。”明日香替我拉过被子，刚才荡漾在她脸上的笑容渐渐褪去，自言自语到：“你要是一好，又会对我爱理不理的了，还不如就这样躺着让我照顾着……”

我心下好生歉然。事实上，就这样让明日香看护着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在她给我一口口的喂姜茶时，我心里似乎已经有了一种很幸福的感觉。这么长一段时间来，她和我住在一起，日久了多少也生情愫，她也不再是从前那个刁蛮任性的小姑娘了，虽然有时候耍耍小孩子脾气，但却明显的有了成熟的稳重，更难得的是她也有了作为一个女人应该具有的温柔。而且我现在能过上这么衣食无忧的生活，明日香功不可没。她又是对我这么好的，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说，我都没有拒绝她的理由。

只是绫波在我心中却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在又见了她一面之后，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

“这个样子”我对自己说“难道长此以往不成？”

## 第十二章 寻找出口

自上次绫波离开后，波澜不惊的，平淡而又那么有规律的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

依旧每天来回于家和店之间，明日香也还是打理着这个店子的外务，慢慢的，我们开的这间音像店生意已走上正轨，后来有雇佣了几个人，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无须我过多的操心了，每周去盘点一次，清理一下账目，每月去税务所纳一次税，剩下的基本上就直接划入我的银行账号了。

如同我上次提议给明日香买间房子一样，这次我说要给她开个银行户头，又被她数落了一番。不过这次和上次态度却截然判若两人，颇出乎我意料。她给我做了顿丰盛可口的饭菜，说是脾气不好对我有抱歉的意思云云。



偶尔东治和剑介还有洞木光他们到我家来小聚一番，到晚上边吃饭边聊天，夜深了也就不再回家，洞木和明日香进房休息去了。而我们三人则在客厅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到天亮。

而绫波，则始终一直没有出现。

只是有一次，我在松代的火车站内等车，突然发现在月台上有一蓝发女子，从背影身材上开，极像绫波。刹那间，我周围的空气仿佛在瞬间冻结，耳朵里听不见任何的声音。我急忙向那背影奔去。绕到她身前才发觉仅仅只是一陌生女子，而且正面脸庞的相貌也和绫波相去颇远，满腔的期待与希冀顿时化为乌有，失望之情迅速的填满了希望撤离后在心中留下的空当。一时间，我险些站立不住，谓然长叹一声，蹒跚的离开了车站。

一日在家中清点营业额的时候，突然觉得一阵郁闷，心生不爽。觉得我自己只是一个成天无所事事的人，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来。虽然说我现在衣食无忧，但是始终觉得那只是明日香的结果，我仿佛是一个被抽空灵魂的傀儡，过着他人设计的生活。

想着想着，不知如何来了极强烈的呕吐欲望，立即到洗手间里对了抽水马桶狂吐一番，居然把早上吃的东西尽数吐了出来。

我想并非是我愤世嫉俗到如此地步，兴许是早上吃了不洁事物也未可知。

此时此刻，我所思考的事情是，我对眼下这样离散的生活产生了极强烈的倦怠感，我业已二十有五，至今仍是独身一人，和一个不知道该归结为什么关系的明日香一起居住，而我和明日香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事情。绫波在我的生活中一隅，随即倏忽不见，了无踪影，甚至不容许我有丝毫回味的余地……这样的生活，乱七八糟，无从定义。

“难道长此以往不成？”思考发出回音。

出口与入口。

我业已遁入无休止的苦闷循环中，冥冥中命运似乎牵着我的身体，跳着毫无意义的舞步，而我却不能中断这舞步，必须得按照未知的步伐一步步的跳下去。

我只能跳着这样的舞，无法歇止。

“不行！”我说，“是该找个出口的时候了。”

### 第十三章

铃原东治结婚了，新娘是从前的班长洞木光，相田剑介那小子也结婚了，且和东治是同一天，新娘正是东治的妹妹铃原小雪。



他们的婚礼定在这个周五下午，我和明日香自然的被应邀参加。

周五的一大早便淅淅沥沥的下起了淫淫细雨，我打电话通知店里的员工，今天可以不用上班了，并给予一天的休假时间，工资照常发放。随后和明日香去了市中心的商业区，和她一起采购必要的礼品。

天气虽然不太尽如人意，但是街道上的行人依然熙攘如往常，大多都是一对对的恋人，互相偎依着，在伞下有限的空间里荡漾着无限的温存。明日香和我也共柱一伞，没有任何肢体上的接触，只是在伞下默默的走着。气氛仿佛凝固，和她也没有任何的言语。明日香垂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配合着我的步伐往前走。存在于我们之间的隐约的有一层极薄的隔离物——不可谓之为墙壁，虽然无影无形，但又委实存在。

我心中涌起思绪万千，不由的悲从中来。我想，此刻倘若在我身边的是绫波，也许这样的隔阂感便不会存在，我俩会水到渠成的接受对方，就像是作为自身的一部分来接受一样从容。

“真嗣，还记得吗？”明日香突然开口，但是目光却一直停留在路的前方。

“恩？记得什么？”

“上次我和你共同打一把伞的情景。”

上次……和明日香一起打伞……我陷入回忆中。

突然，一条闪电劈向苍穹的镶接处，随即沉闷的雷声滚滚袭来。

啊，我记起来了，大约六七年前的那个雨天的画面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一次，明日香第一次离开了我。

我无语，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对你来说，也许并非那么刻骨铭心吧？可是那一天却在我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我永远无法将它忘却。真嗣，那天我不是告诉你我有男友了吗？其实根本都是在骗你的，我只想知道我在你心中的位置。哪知道你“哦”的一声，连问都不问我一句，我好伤心，即使是后来离开你后，我也根本没有和任何人在一起。我一直是我，就好像绫波她始终在你心里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一样，你也始终存在于我心中，不可抹去对你的记忆。我之所以要离开你，只是因为我想忘记你——我以为我可以。到了新地方，我狠命的工作，拼命的学习，不要命的玩乐，但是无论如何，我都无法跳出心中的这道桎梏。我愈是想忘记你，对你的思念便愈是膨胀的无以复加。”

“直到有一天晚上，大抵是一年前，也就是我搬来和你住前，我做了一个梦，好可怕，



好恐怖……作为梦来讲，印像委实分明，千真万确……哪怕是现在，我对那个噩梦仍然心有余悸。我在一辆空无一人的列车上，确实空无一人，不知道车将会驶往哪个方向……整个车就我一个人……一个人……”

明日香的脸色突然变的异常苍白，表情有点骇异，我不禁微微一颤，示意她不要再说下去。

她并没有理会我，用手拭了拭眼眶，继续说道：“我往窗外看，白茫茫的一片，不是下雾的那种白色，是根本完全就是白色，除了苍白什么也没有，除了列车经过铁轨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外，什么其他的声音都听不见，那种情景，即使在梦中，也虚无的让人害怕……”

“忽然，车停住了，上来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那洋娃娃……你们两有说有笑，但是我却听不见你们的讲话，只能看到你们微笑的表情，于是我呼唤你的名字，你却像根本不曾听见一般，丝毫不理会我的呼喊。我极力的想上前走到你的面前，只是凭我怎样努力，身体都不可以移动分毫。后来车又停止了，门开了，你和她手拉着手下了车。我挣扎着爬到门口，可是……可是车门“飏”的一声切上，把我和你切到了两个不同的时空……后来……后来……后来……”

明日香说到这里，脸上呈露出惊恐的表情来，用手抓住了我的胳膊，把头靠在我的手臂上，呼吸显得十分滞重，好半天，她才回过神来。

“后来，你和洋娃娃消失在那样的一片白色中，列车又向前行驶，突然间，整个车厢一颤！原本向前行驶的车在一瞬间顿时缓缓后移，接着，不知道何处传来爆炸的声音。……我趴在地上，动弹不得，一阵白光在我眼前一闪，窗外的那片苍白扩散进来，白色所到之处，那里的物体全部被白所吞噬，连空气都不能幸免！而我的身体，也一点点，一点点的消失掉，留存下来的，唯有意识……”

“我醒来，被梦所惊醒，发现睡衣早被冷汗所浸湿。此后一连几天，我无法安稳，只要一合上眼睛，就可以看到那苍白在一点点的吃掉我的身体，我的精神几乎快到崩溃的边缘……所以，我只有来找你，找到你之后，我才会安稳……我害怕孤独，真嗣！我好害怕孤独，想和你在一起……”

雨渐渐小了，我收起伞，明日香也不再把头靠在我手臂上，但是眼光依然不看我，只是嘴里喃喃的说到：“对不起，本来这些东西不准备让你知道，但是刚才不知道怎么了，和你一起在伞下走着，不知不觉中就激动的说出来了……”

我没说话，搂过明日香的肩……

“对了，我们闲逛了半天，给他们的礼物还没有买呢……”我说。



## 第十四章 CHEERS

来参加婚礼的人并不多，相田和铃原几乎没请除了我和明日香外的其他人，倒是铃原的妹妹带来了一群。

我和明日香把礼物给了他们，给东治和光的是一台小型迷你音响，顺便送了我从店里带来的几张古典 CD 和一张《无限拥抱》，给剑介的是一套关于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武器的图库鉴。我和小雪不是很熟，不知道该送什么好，倒是明日香说我死脑筋，人家结婚送什么兵器鉴，于是挑了一个很可爱的，粉红色的枕头送给小雪。

多年前的好友又聚在了一起，尽管之前我们也有过这样那样的聚会，但终究性质不同，现在是婚宴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小聚，而新婚夫妇偏偏是自己最为熟悉的朋友，一时间，百感交集。

“奥，哥哥，真嗣君，惣流姐姐，我先过去了，”小雪笑盈盈的对我们说到“那边还有朋友等我过去呢……”

“呵呵，行，你先过去吧，玩高兴哦！”

现在，这里，只剩下我们五个人，一时间，大家都无甚言语。

“嗨，你们这是怎么啦？今天这么好的日子，来来来，干了这一杯，为我们的新郎新娘干杯！”明日香拿起一杯红酒，一饮而尽。

“是啊是啊，来！干杯！”由于明日香的带头，原先沉寂的气氛一下子消散无影。

“啊哈，时间过的真快啊，一转眼，我们都到了婚嫁的年龄了，但是我总觉得就好像昨天我们还在一起念书似的，不可思议的感觉啊！”剑介拿起杯子，端了起来，“来来，为我们多年的友谊！干杯！”

“干杯！”

“干杯！”

……

“对了，真嗣君，明日香。”洞木光说：“明天我们就要搬往北海道去住了，在那边已经买好了房子，工作也联系的差不多了，明天就走。”

“啊？”我连忙问东治，“是这样的吗？”

“是的吧，我和阿光，剑介还有妹妹都要搬过去住，这里该打点的都已经妥当了，今天



大概是在这个城市呆的最后一天吧。”

一时间，我和明日香都没有说话，我在心里感慨着，昔日亲密无间的挚友，走着属于各自的不同的道路，我有着我的路，东治有着东治的路，光，剑介亦然。然而，我们所走的这些路，势必不可能永远在一起，走到某一阶段，势必会分道扬镳。这不是你我的责任，也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任何人都束手无策，静候命运的安排。

“明天什么时候走？我和明日香去送你们。”

“算了，不用了，我不喜欢月台送人的那种气氛的。”东治说到“明天你就不要来了，反正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没有什么麻烦的。我们过去后会和你联系的。再说，又不是去月球，只是北海道嘛……乘干线不消一天便可到达。”

“好吧，祝你们幸福。”我倒一杯酒，一饮而尽。“那就不送了。”

事实上，我也委实受不了月台上的那种气氛，算计着时间的流逝，列车启程的那一刹那就似乎是宣布行刑的是时间——月台同刑场本身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我以为。都是明知那一刻会到来，但是还是争分计秒的等待着最后时间的到来。刑场到还罢了，可是火车站更萧瑟的让人受不了，执刑的刽子手心里的起伏未必比犯人来的大，但是月台送别，无论对于送或者被送的人来说，都是一件残酷的事情。

“不想了，干杯！”我说。

“对对，什么也不要想，干杯！”

## 第十五章

我和明日香睡了，没错，我和她睡了。

出口与入口。

这便是我所谓之的出口不成？抑或说，这仍旧是属于我原先舞步的一部分，“凡事都将有定时”，这样的事情迟早总要必然终究会发生的不成？

我不禁愕然。

现在的我，似乎处于进退维谷的状态，一方面，我不可再像先前那样，对我心中所恪守的——哪怕是虚无的东西——一味的倾注时间了。我做了对不起明日香的事情，我是这么认为的。我这样说的时候没有欣喜，也无存在哀伤，我仅仅是将事实作为事实来述说一般。这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明日香的过错，而我，则必须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





另一方面，我却无限缅怀曾经的心绪，我时常梦见夕阳下的那个月台，暮霭芳菲的色泽和徘徊在月台边的狗。梦中的月台呈畸形，狭长而细窄，两端镶接了两个绝然不同的时空，一端开始于源源的太古，一锻终结在无尽而深邃的绵绵宇宙的终极，我以为，那才是我应该栖息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我哭泣。

绫波……绫波在为我哭泣。

便是这样的梦。

我终于醒来，面对着四面的墙壁，滞重的呼吸将寰恒于我身边的空间切割开来，继续切割，分离，直到指甲大小。而我便在这样的空间里，进退维谷，艰于呼吸。

苍白的晨光——似乎是夹杂着敌意……或许只是单纯的一种冷漠，从紧密的窗帘的罅隙里撒进房间里，我侧过头，往身边望去。

明日香赤裸着侧躺在我的身边，光滑的脊背正对着我，随着她的呼吸有节奏的起伏着，她的红褐色的长发凌乱的散在枕头上，有几丝还搭在了我手臂上。

我不知道此刻的她是否已经醒来，他的眼睛是睁开或者闭上着我不曾得知，我委实不知道该如何引导自己的身体将明日香唤醒（不妨认为她此刻在熟睡），只能静静的呆在床上，轻轻的，从上衣的口袋里取出烟来。

点燃，猛吸一口，烟雾渐渐化散开去，而脑海里的一幕，却无比清晰的浮现上来。

昨夜，一杯杯的喝着，待到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烂醉如泥——应该是这样，因为在那之后和回家前的一段时间里，我的记忆空白一片。

明日香在宴会完后，带着不省人事的我，乘计程车回到家中

路上的冷风一吹，稍微清醒了一点，但随即而来的是极为强烈的呕吐欲望，明日香带我下车，轻轻的拍打着我的肩。喉头一酸，把适才喝进胃里的东西一股脑的吐了出来。后来回到家中又吐了一次，明日香替我打好水，为我洗漱。

我只说我和她睡绝对不应该属于酒后的胡作非为，当时的身体被酒精麻痹，动弹不得，但是思维却是清醒的，我十分知道我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那样，但是至少在当时，我是那么做了来着，明日香扶我上床，我一把拉住了她的手，不由分说的将她拉进了怀里……

一支烟很快的便燃到了烟蒂。我久久注视着飘曳不定的烟雾，思索着再该如何时，身边传来微微的抽泣声。

“像你这样——”那个哽咽的声音说到，“可晓得是不地道的？”



明日香从床上坐起来，背对着我，红褐色的长发凌乱的搭在她的肩上。她从地上拾起衣服，慢慢的穿了起来。

“别看！”她说。

## 第十六章

此后的许多天里，我和明日香似乎发生了许多微妙的变化。我两无甚言语，每每我想对她说点什么，但始终找寻不到合适的词句，而明日香也干脆报以沉默。我从她的表情里看不到任何有实质性的信息——没有怨愤，没有哀伤，没有欣喜，什么都没有，表情虚无的近乎空灵。

事实上，对于明日香这个样子，总觉得十分的不妥，心里隐隐接受到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是又没有办法从现在的境地中踏出半步，我也逐渐的觉察到自己身上的某一部分——抑或称为自己身上的一个“什么”正在逐渐消失，那个“什么”在我的潜意识里逐渐褪去颜色。

“有哪里不对呢？”我问自己。

“有哪里不对呢？”思考发出回声。

然而，这看似平静的气氛在一个下午终于瓦解了。

那天下午，我和明日香都在家里，我坐在沙发上，她坐在地上，百无聊赖的把电视频道换来换去。

窗外的天色阴郁，空气中似乎散布着让人压抑的粒子，光线透过层层乌云后只剩下了灰色且黯淡的色泽。

室内的空气同样也让人窒息，明日香突然开口问我：

“喂，真嗣，你后悔了吗？”

明日香睁大了眼睛注视着我，等着我的回答。

“我……明日香……对不起……”，我支吾道。

“对不起？”明日香突然间显得有点愤怒了，语气也变得激动起来，“这就是你的答案？一次又一次的等待，换来的就是你的一句‘对不起’？你可知道这对我意味着什么？”

明日香站起身来，径直走到我的面前，抓住了我的衣领。

“真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对不起’？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个！你怯懦，不敢面对现实么？在我这里，你能找到安全感，现实感么？你总是不停的逃避着，你也总期望着自己内



心那被补完后的世界里，龟缩在那里面不出来，哼！逃避现实的胆小鬼！”

“不！明日香，请你不要再说下去了……对不起…”

“我不要你的对不起！你以为我是什么？你又把我当什么！呸！”明日香手一推，把我往地上推去。

一时间，我失去了平衡，站立不稳，双手下意识的拉住了桌子，连同桌子一起摔到了地上。

“咣——铛——”桌子上的咖啡杯摔到了地上，碎了。

我躺在地上，房间里的物体在我的眼里变的倾斜，继而，整个世界，我感觉都在倾斜。

为什么各种各样的情况都变的如此模糊不清呢？所有事物间的连接变的近乎混乱，我犹如一头遁进四周全是光滑墙壁的黑暗空间里，抓不到任何让我确定自己存在位置的东西，一筹莫展。

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似乎路边一条被踩死的蛆虫，仪式如同我体内的汁液一般被晒干，留下的，唯有空壳。

碎了。

桌子上的玻璃杯摔到了地上，碎了。

我彻底失去了那只完整无缺的咖啡杯——即使我小心翼翼的将其碎片一块块的粘合在一起——但作为完整形态的咖啡杯却不可能再次出现，能量的转化，熵的增长，杯子的破碎使其卷入了一连串的不可逆事件中。

破碎的不光是咖啡杯，我感觉，意识也渐渐支离。

而我，似乎也被一连串不可逆的事情所拉住，我无法抵达初始的状态，在有些事情发生之后，便永远无法回头。只能顺着冥冥中早已安排下的舞步跳下去。

“我真……差劲……”，我久久注视着自己的手，这样想到。

## 第十七章（终章） RESET

我再次回到了独自居住的生活。是的，我的意思是，明日香又一次的离开了我。

倏忽之间，了无踪影。

我无须过多的解释关于明日香离开的前因后果，放之任何一人处于我的立场——抑或说



扮演着我的角色来看待这一连串的事情的话，任何人对她的离去都不会有震惊。

发现明日香离开是在翌日早上，明日香的房门（原本是我房间的门）敞开着，所有关于她的东西已经被她带走，不留一点。整个房间显然被精心的整理过，墙上留了张纸条，一看便知道是明日香那娟秀的字体，

“不好意思，把你打扰了一年。”

我揭下字条，握在手里良久。

“连再见也没有一个”——我喃喃自语。

厨房和洗手间也被整理过，洗衣机里原本放着的她的内衣或者乳罩已经被带走，垃圾桶里的卫生棉和弃纸已然清空。

望着空荡荡的房间，我不禁谓然长叹。

“这便是所谓的出口？”

该从哪里连接上呢？

我一头倒在床上，头脑里混乱一片。

中午 12 点，我重新从睡梦中清醒过来，只是突然醒过来而已，说醒就醒，如同完全睡死一样，丝毫不存在有睡眠和醒觉的中间过渡地带，身体也完全没有疲劳的感觉，食欲也来了——莫如说是饥不可耐。

开着小车到市中心的餐馆里大吃了一顿，寿司，生鱼片，烧烤……不一而足，酒自不可以少。

小店里弥漫着各种各样的味道，纠杂着各种声音好似形成了某种肉眼可见的粒子一般在空气中漂浮。

有必要整理？我在这浑浊中问自己。

无从得知。

去箱根看看吧，美里小姐也许可以给我答案。

火车上的时间是枯燥而又漫长的，车厢里各种人散发着不同的味道，在本来就浑浊不堪的空间交织在一起，相比之刚才小店的空气可谓不同而语，使我艰于呼吸视听。索性蒙头而睡，只是在那样的嘈杂声中，困倦感并非是我想来就来的。在我做遍了所有能让我睡去的尝试而依然无效后，我终于放弃，离开了作为，肚子站在车厢的交接处，点燃了一支烟。

“对不起先生，车厢内请不要吸烟，请您到第 XX 车厢的吸烟室里，谢谢……”，一个



面容姣好的女乘务员不知道什么时候在我的身后说到。

“噢，不好意思。”我把刚刚燃起的烟蒂碾死在地上。

“箱根马上就要到了，请在箱根站下车的乘客提前做好准备”车厢的扩音器里又传出了乘务员职业性的声音。

“比起明日香的嗓门来，这种声音未免相形见绌了吧？”我苦笑道。

刹那间，在我的脑海里闪出了一丝怀疑，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为什么这段时间来，我一直会对明日香念念不忘？

“也许，在我的潜意识里已经接受她了吧……”

和以前一样，我从行囊里拿出几罐啤酒，揭开了盖子，将黄澄澄的液体尽数倒在地上。自己也喝了一罐，把喝完后的空罐子往空中抛去，目睹着它划出一条优美的曲线——“咣当！”一声落在了地上。

所有的东西终究会落到地上的，所有的东西在经历了若干的游离状态后，也都会回到初始的模样。

一如歌里唱的那样。

“生命亦是如此，化为大地尘土……”

我仿佛觉得自己身上的某个按钮——“按钮”并非横无际涯的比方，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自我身上有一个可以使各种状态恢复如往昔的一个触点，能激发它的便是在我身边发生的一连串的事，这个触点——就似乎电脑前的 RESET 按钮一样，按下去，卡嚓，屏幕漆黑一片。所有的进程也不复存在，一切的一切已然清零。而我所能做的，大抵只是等待着下一轮初始化的开始。

“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的呢？”我思索着。

“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的呢……什么时候成这个样子的呢？……成这个样子的呢……”思考再次发出回声。

无一物来应和我的问题，除了山顶上的劲风吹拂着我的脸庞。

我此刻就像体内的塞子被拔掉一般，所有的气力业已漏光，一点点也没有剩下。几欲虚脱。双脚站立不稳，跪到了地上。

四周的景物逐渐在我眼里扑朔迷离。

我掩面而泣。



我的脑海响起了那支《无限拥抱》的歌。

“花びらが

風に揺れて落ちるように

命はただはかなくて あ

大地へと消えてゆく

悲しみは

途切れた未来ではなく

思い出の小箱のスミに

忘れてゆかれること

愛されたい いま以上に

深く強く求めあい

その心に その瞳に

私がいてしるしを残して

太陽が

地平線に溶けるように

最後まで綺麗なまま あ

私を映してたい

あたたかな

腕のなかに眠っている

永遠を手に入れたくて

女は魔物になる

愛されたい いま確かな

気持ちだけを分かちあい

この素肌を この吐息を

無限に抱いていてね お願い





幸せのかたちは

いつでも見えないから

痛いくらい もっとあなたに

深く強く求めあい

その心に その瞳に

私がいて証拠を残して。

我闭上双眼，一直持续的想着这支歌的歌词，直到一双柔软的手轻轻的从后面抱住了我……

作者注：

一开始我都跟大家已经说明了,有很多地方的确是我按照村上的写法来写了. 其实不光是<挪>,还有"国境以南""1973 弹子球"以及不光是村上先生的东西....等等 你的意见提的很好,请容我向你解释一下,刚刚开始写<无限抱拥>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比较偶然的情况,是一篇我看村上先生作品的读后感改编而来,后来不忍辍笔,便继续了下来. 一开始因为的确缺少了写作经验,在情节的编排和文字的斟酌上难以动手,关于这点我也曾经请教过研究站上的朋友,毕竟借鉴别人的一些写作手法,可以多想想剧情的编排. 但是请放心,在随后的故事里我已经比较放开了,不会再像前几章那样有引用的. 还有一点想说明一下,我的确有意的模仿村上的写作风格,如在第8章后还有句段类似村上的文笔时,请仔细辨认,看是不是真的又"抄袭"了... PS: 另外,最近比较忙,没有大多打字上网的时间.以后的故事还请大家等待~~~

《无限抱拥》后记。

这篇文章从二零零一年十月十八日起笔,收尾于翌年的五月十一日,其间在 EVA 研究站连载,共耗近七月光阴。

简洁是智慧的灵魂,冗长是肤浅的辞藻”……莎翁如是说。这是我第一次写这么长的文章,不妥之处颇多,而且在笔法和故事的编排上也不无漏洞。毕竟能力有限,在文字的驾驭和情节的取舍上实在难以做到满意,也有无数次想放弃的念头。只是每当看到放到网上来的章章节节被大家肯定,支持,实在是对自己的莫大鼓励和荣幸,也让我有继续下去的勇气。谢谢关心这篇文章朋友们。没有大家的支持,也不可能有一完成的一天。-[1]

此文临摹村上春树的气氛很重,也有人指出这其中缺少了自我。谢谢大家的建议和意



见，对于我来说，这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如果说以后还有机会再写一点什么的话，也许，可以给大家一个新的风格。

本来打算让绫波再出场一次后让故事在到达高潮后落下帷幕，可自己编制故事的能力实在拙劣。而且，在这段时间里，现实中的我发生了一些事情，弄的精疲力尽，疲惫不堪，实在难以继续下去。于是草草收尾于第十七章。很有虎头蛇尾的嫌疑，在这里，对一直关系这个故事的读者表示道歉及遗憾。不过，兴许这也符合TV版动画的韵味吧。

再次的谢谢长久来一直关心这个故事的朋友。也谢谢EVA研究站给了我登发的平台。



## The Three Children Of EVA

作者：村山庆太郎

翻译：轻之文学

校对：katsuka

### 第一话 转校生

真嗣在做着梦，梦见蓝色头发的少女。

从制服里延伸出的白皙的手脚。站在平时上学的路上，用红色的眼睛望着这边。

突然，一群白色的鸽子一齐飞过。

身体有些摇晃。

惣流明日香，是住在隔壁的青梅竹马，每天以叫碓真嗣起床为必做功课。

“真嗣，快起床。”

“唔~嗯~让我再睡一会儿。”

“快点起来。”

红色头发的少女强行掀开的被子。

映入眼帘的是少年早晨的生理现象。

“笨蛋！变态！”

真嗣的脸上受到重重的一巴掌。

10分钟后，明日香和真嗣快步地奔向他们所上的第一中学。

明日香边走边想。

真嗣刚刚在想谁的事呢？

是我吗？该不会是我裸体的样子吧？



有点不好意思。但这样的话，也很高兴。

“呐，真嗣。你刚刚做了什么梦？”

“呃。”

“搞不好是我的 H 的样子？”

“不、不是的。”

呃，不是吗？那么，是什么？

“那你在想什么哟！”

“说什么，又不是那样下流的事。只是，有个蓝色头发的女孩子。”

那是谁，我不知道那个女生。

“她是谁！”明日香追问真嗣。

“我不知道，是我不认识的人。只是在梦中，用红色的眼睛看着我。”

“真的？真的是不认识的女生？”

“是真的！话说回来，为什么明日香会对我的梦生气呢？”

为什么……笨蛋！

但是，真嗣不是花心的，真是太好了。

嘛，确实，现实中，长着蓝色头发红色眼睛的女孩子真的存在吗？

但是，为什么不是我呢？

我想让真嗣只看见我，只关心我。

所以，每天去叫他起床，给他做便当，跟他一起。

为什么？

因为，我除了真嗣，一无所有。

爸爸丢弃了我。妈妈看不见我。

虽然光是我的好朋友，可是她还有重要的人。

那么，需要我的人呢？

“明日香，再不快点的话，要迟到了。”



看一看手表，时间只剩下几分钟了。

“糟糕，都是因为真嗣在发呆。”

“什么嘛，发呆的不是明日香吗？”

“总之，快点吧。”

明日香和真嗣跑了起来。

跑的话，应该还来得及。

转过那个角的话……

扑哧……

刚到达转角处的真嗣和谁撞上了。

纠缠在一起后，两个人都倒下了。

垫在真嗣下面倒下的是，有着蓝色头发红色眼睛的女生。

“你，你是……”

真嗣梦里的女生!!

“能让开吗？”

“呃？啊，对不起！”

注意到刚好抓住对方胸部的真嗣，慌张的退开了。

“不、不好意思，真是对不起。”

真嗣准备伸出手。

无视真嗣这个动作而起身的少女，脸上是无表情的。

真嗣和明日香呆呆地注视着，少女不回头地直向学校走去。

“呐，刚才的女生”

“呃”

“谁？”

“呃”

“梦中的女孩子，是她吧。”



“嗯、嗯。”

“果然是认识的！”

“呃，不、不是的。今天才刚见面的！”

“骗人！”

“是、是真的！”

“那，为什么那个女生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是笨蛋吗？”

“……”

在撒谎吗，真嗣？

还是说，真的不知道呢？

不知为什么，明日香总有种不祥的预感。

最后，刚刚好踩点进入学校。

那是因为两个人没有说话一直跑的缘故。

尽管这样，也没能追上蓝色头发的女生。

一进入教室，就听见东治和健助的平时常开的玩笑。

“喂，今天也是夫妇俩亲热登场啊。”

“怎么了，直喘气。做什么了？”

明日香，要是平时的话就跟这个两个人哇啦哇啦地（直到光阻止为止）干起架来，但今天没有那份心情。

明日香无声地将两人的脚踢开，坐进窗边自己的座位。

疼得无法出声的两人。

真嗣可怜地看看那两个人，坐进明日香前面的座位。

美里老师进入教室。

大家都慌慌张张地坐好。





“各位男同学！有个好消息。”

这位老师平常都是笑眯眯的。

“今天来了位女转校生。”

“哇哦~”

男生们开始噉噉喳喳。

真嗣也露出兴致勃勃的表情。

明日香有种不祥的预感。

“绫波同学，进来吧。”

进入教室的，是刚才那个蓝色头发的少女。

少女无表情地说了句“我叫绫波丽。请多指教”，然后轻轻地做了个礼。

“啊，你是”

真嗣不加思索地叫了出来。

“什么，小真，你们认识？”

美里对真嗣总是叫小真。

我也讨厌这个。

因为是老师，所以应该叫碇君，至少也应该叫真嗣君才对。

正太控的谣言，不会是真的吧？

嘛，这先不说，现在是真嗣。

为什么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笨蛋真嗣。

“呃，啊，那个……”

代替已经脸红地说话结结巴巴的真嗣，转校生无表情的回答到。

“刚才推倒我的时候……”

“哎？”

班上顿时一片哗然，就连美里老师也退了一步。

说、说什么呢，这女的！



“真嗣，你有了惣流还不满足”

“讨厌，真是肮脏啊！”

“不，不是的，这是误会。和她，是刚刚在路上碰到了……”

这个时候

“住口，转校生！”

明日香怒吼的声音，使整个班安静了下来。

“是你撞的真嗣吧。竟然还说那样的话！快向真嗣道歉！”

全班同学看到明日香气势汹汹的样子都有点害怕。

丽一成不变地保持着无表情，想了一会儿

“是的呢。对不起。”

用读不出任何感情的声音，向真嗣道歉。

“哎，不是，那个，是我应该道歉……”

明日香虽然还觉得没有说够，但是停下了。

因为看见真嗣的脸不知为什么变红了。

“那么，绫波同学，这样吧，坐在小真的旁边好吗？反正已经是认识的人了。”

“是。”

真嗣旁边的座位。

纤细的脸庞和性格、在女生中也颇有人气的真嗣，旁边的位置空着的理由是，因为明日香。

因为顾忌到明日香，特别是女生绝对不会坐那个位置。

只要关系到真嗣（的事情），明日香就变得很可怕。

那个位置，早有因缘的绫波坐下了。

班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预料到风波再起。

开始上课了。



真嗣望着转校生绫波丽。

白皙而干净的皮肤。端正的面容。红色的眼睛。

无表情。就像玩偶一样。

而明日香注视着真嗣。

瘦弱的少年，看着转校生。

看着，其他的女孩子。

真嗣没有注意到明日香的视线，上课一直看着绫波丽。

丽只看着前方。

休息的时间，丽受到问题的包围。

“从哪里来？”

“住在哪里？”

爱好呢？社团呢？喜欢的异性呢？有没有交往的人呢？

丽只说了事实，还是无表情地回答。

结果，班上的同学知道的，也只是住所之类的信息。

至于那些绫波丽的个人信息之类的，几乎没有问出什么来。

明日香和真嗣没有加入提问军团。

“真嗣，你从刚才就一直在看着转校生吧。”

明日香露出包含危险气息的笑容。

真嗣没有注意到那危险的气息，漫不经心地回答到。

“嗯。”

“很漂亮的女生，就像玩偶一样。”

“嗯，是漂亮呐。”

真火大。



真嗣还在看着丽。

“呐，真嗣。”

“什么？”

明日香眼睛湿润地靠近真嗣的脸。

就快要将真嗣的眼睛吞噬。

“和我比，谁更漂亮？”

“哎？”

惊慌失措的真嗣。

“啊，嗯，那个……”

不能马上给出答案。

“什么呀，笨蛋！”

真嗣今天吃到第二个巴掌。

这次的，因为卯足了劲，所以更强烈。

明日香生气地离开了教室。

“生什么气嘛……”

真嗣纳闷了。

周围看见的人，因为觉得是平常的事都没怎么注意。

什么嘛！什么嘛！什么嘛！

那种冷漠的女人，有什么好的！

另一方面，绫波正看着窗户。

看着窗户里映出的自己。

然后，在思考。

你是谁？



真嗣一边爬着楼梯一边在想。

明日香生气的理由。

但是，真嗣不明白。少女究竟在想什么。

但是，总之现在去道歉。

不这样的话，就会完全闹别扭。变成这样的话，以后也是件棘手的事。

那是很为难的。不仅为难，不知为什么心会痛。看到闹别扭的明日香。

正如料想的一样，明日香在屋顶上。

站在屋顶的扶手上。

危险地站在细细的扶手上。

纤细的、苗条的，但柔软地伸开的手脚。

没有了往日的活泼，代替的是带着愁容的纤细的脸庞。

不知为什么，觉得像精灵、像天使，总觉得有种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感觉。

但是，真嗣不得不将少女拉回现实的存在中。

“呐，明日香”

少女继续那样站着，头也没回。

“明日香”

再叫了一次。

明日香，从扶手上跳下。

跳到屋顶的地板上。

仍然带着愁容。

“那个女生的事，你很在意吗？”

用认真的表情直直地看着真嗣的脸。

真嗣在那双认真的眼睛下不能撒谎。

“嗯。”



“这样……”

“但是，并不是说喜欢，什么的，那个……”

“那个？”

“那个……总觉得很奇怪，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明日香仍然看着真嗣。

沉默了数秒后。

“嘛，算了。”

平时的开朗回到了少女的脸上。

回到现实的少女，微微一笑。

“但是，别用色咪咪地看别的女孩子。看的话岂不让我觉得很羞愧？”

“不是说过了吗，我没有在想那种事。”

真嗣脸红地有点慌张。

明日香看到那样的真嗣，扑哧笑了。

是的，绝对，不要看，其他的女生。

不要想，其他女生的事。

只看我一个，只想我一个。

“那，回教室吧。下节课要开始了。”

## 第二话 放学后的两人独处（前篇）

真嗣在放学后，在音乐教室里拉大提琴。

其他没有任何人。

只有明日香一个人，作为听众，留在那里。

婉转的旋律流转在教室里，回荡，反响。

明日香，羡慕真嗣会大提琴。





真嗣，至少有她没有，他自己独特拥有的东西。

那是，不会背叛真嗣的东西。

而且，对于少年，经常用美妙的音色作为回应。

但是，我却没有什麼。

明日香这么想。

但是，也知道真嗣不这么想。

真嗣认为，明日香才是拥有一切的人。

超群的运动神经，优秀的学习能力，端庄美丽的容貌姿态，其他还有好多。

认为是什么都能好好掌握的女孩子。

只是，真嗣对此不怎么羡慕。

明日香并不是靠素质活着的。

为此，明日香暗地里做了多少努力，她自己清楚。

但是，真正只属于我，只有我有的东西，没有。

只是，不想被什么或者学校这种社会丢弃而努力而已。

谁都不会对我所做的事，从心底里感动或者觉得高兴。

但是，真嗣不一样。

只有真嗣，每当我做什么的时候，会为我高兴、会为我伤心、会为我担心、会为我笑。

打从心底里。

曲子结束了。

明日香一边微笑一边鼓掌。

真嗣面对可爱的微笑着的少女的脸，不禁有点害羞。

“从五岁开始练习，也就这样了。实在是没什么才能啊。”

“但是，我喜欢。”

喜欢。当然，是对大提琴的声音。

但是，真嗣却心跳加快。



微笑着的明日香。

非常可爱的少女。

白皙的脸庞上映衬出夕阳红色的光芒。

每当此时，真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只是，右手一会儿握紧一会儿张开，注视着明日香。

明日香也注视着真嗣的脸。

然后，铃原东治从门那边进来。

“喂，老师。在这种地方约会吗？”

明日香看着看着就不高兴了。

“什么呀，铃原！”

“怎么了？”

真嗣尽可能冷静地问。

“惣流，今天，你值日。”

“哎呀，是吗。”

“说什么呢，你还打算让我一个人干。”

“是哦。”

“说什么是哦……”

“那种活，你一个人就足够了。赶快去干吧。”

“你这个臭女人……”

相互瞪着的两个人。

但是，比起东治正当的生气，好氛围被破坏的明日香的怒气更深更强大。

东治被压制下去。

但是，胜负因为真嗣的一句话很快被分出。

“不好好做是不行的，明日香。我也会帮忙的。”

“呜，没办法呢。”



东治逆转胜利。

东治摆出摆出胜利的姿势。

但是，明日香没有觉得输。

“那铃原你先去倒垃圾，我和真嗣擦黑板。”

东治两手拧着重重的垃圾袋下楼，一个人默默的走向焚烧炉。

明日香和真嗣亲密地擦着黑板。

但是，很奇怪呢。为什么值日的会是和铃原呢？好像，和我值日的应该是铃木。

啊，对了，是转校生。

因为那个人的转入，值日的顺序被打乱了。

因此，明日香察觉到一件事。

转校生，绫波丽，绫波，啊，绫……！

她，下次，会和真嗣值日！

“怎么了，明日香？突然表情变得这么可怕。”

“呃，嗯，没什么。”

之后，必须要在本子上做上记号。

当然，那天明日香也会留下来帮真嗣。

理由就是作为今天的还礼。

总之，那个女生很危险。

千万不能让她和真嗣两人独处。

丽，总是一个人。

还没有融入这个学校。

也没有融入这个世界。



就像看着移动影像般看着这整个世界。

的确，丽散发着难以接近的气息。

她自己也从主动做什么。

邀请她也不会拒绝。（身为班长的洞木，不知为什么，特别关注她。）说起来就是那么回事。

但是，仅此而已。

自己从不主动做任何事。

直到被人搭话，不然自己从不说话。

话语很少，很快就中断了。

和丽在一起，很快就沉默了。

然后，就被在丽所拥有的氛围所吞噬。

沉重的、冰冷的、纯洁的、却什么都没有、无法存活的、痛苦的感觉。

然后，总是无表情。

所以，渐渐的谁都对丽敬而远之。

所以，丽总是一个人。

因为世界只是移动的影像。

在回家的路上，丽看着玻璃里映出的自己思考着。我是、谁。

我是、什么。

没有能和人沟通语言的我，是什么。

没有能和人想通的心灵的我，是什么。

然后，就像映在玻璃上的自己提问。

我是谁？

你是，玩偶。带着丑陋的面具，勉强能动起来的机械玩偶。

我讨厌这样。

因为，我想活着，我想更像人一样的活着。



办不到的，那件事。

因为，不知道该怎样说话才好，怎样举止才好。

所以，办不到，和人一样这件事。

做我自己，做一个有个性的自己不好吗？

还是说，害怕，大家吗。

啊，是的。害怕，害怕大家。

害怕什么呢？

知道真正的自己这件事？

还是说没有像人一样的心灵这件事？

还是说，害怕会被以怎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

是的。

与其被人用讨厌害怕的眼光看待，还不如不被人看。

所以，才做玩偶。

有着红色眼睛蓝色头发的玩偶。

因为很丑陋，所以才没有人看。

当然，这是丽自我想得深入。

其实，现实里看丽的少年有一大把。

那里面的其中一个少年，瞒过红色头发的少女偷偷地看。

一个晴天的放学后，明日香应朋友洞木光的邀请，到最近新开的一家冰激凌店。

排了一会儿队，拿到了有着三层重叠复杂顶端造型的冰激凌。

就像班里的传闻一样，非常可口。

这真是太好吃了！……下次一定要带真嗣来。

嗯……真嗣？

明日香想起来了。



今天，好像是……

真嗣值日的日子！

这么说来，就是和转校生独处！

不行！那样绝对不行！

明日香突然站起来。

将剩下的还很大一块的冰激凌一口吞干净。

惊讶的光，

在问“怎么了，明日香？”的时候，

明日香的身影已经远去，消失在第三新东京市的彼端。

### 第三话 放学后的两人独处（后篇）

那个晴朗的日子，正是真嗣值日的日子。

对方是，绫波。

真嗣想着。

和女孩子单独相处的时候，总是心跳很快。

女孩子们不紧张的，也只有明日香了。

明明连洞木都叫上，和明日香、东治、健助一起玩过了，面对面还是很紧张。

有种心没有去处的感觉。

更何况，今天是和绫波一起。

没有放置语言和视线的场所。

而且，今天明日香和洞木，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丽，直到教室里没人为止，一直坐在位置上看着窗外。

直到真嗣紧张地搭话为止，一直是那样。

“绫波，开始值日吧。”



于是，丽第一次转向了真嗣的方向。

跟平常一样，还是面无表情。

“那么，先从打湿黑板的抹布开始吧。”

“嗯。”丽只是点头。

为了给水桶里灌水，丽走到走廊外的有水管的地方。

水桶里灌满水，真嗣负责运送。

丽只是在斜后方照看地跟着。

当然，这两人，都不说话。

就算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水桶放在教室的前面。

两个人把深灰色的抹布浸湿在水里，拧干。

这个时候，真嗣终于看清楚了丽的姿态。

看到的是，绫波注视着从抹布上滴下的水珠打乱水桶水面的样子。

平时，因为在意明日香的视线，又或者尽力地阻挠，不能好好地看。绫波的样子，

皮肤非常的白皙。

虽然明日香的皮肤也很白，不过那是作为人的皮肤，跟大家比起来看起来比较白罢了。

绫波的白皙不同。

就好像掉色后的白。

听传闻说，她好像是白化病。

也就是说，她是白化病人。

头发是蓝色的，眼睛是红色也是因为这。

听说得白化病的人，体质很容易变的虚弱。

所以，身体、脖子、手和脚都很细弱。

虽然明日香也很细弱（对真嗣来讲，看女生的标准就是明日香），

但明日香像新生的树枝一样柔细。





而，绫波就像精巧的玻璃手工艺品一样。

抓住的话，就会坏掉的样子。

那样的绫波，用纤细的手，用柔细的手指，拧着脏脏的深灰色的抹布。

从白皙而又干净的手指缝里，浑浊的水滴落下来。

在那里，真嗣感觉到有一些不平衡的地方。

那种拧抹布的姿势，意外地特别有形。

对于幼年丧母的真嗣来讲，明明应该是只有一点的印象的，

但是绫波拧抹布的姿势却给他一种“母亲”的感觉。

丽从脸上看起来好像什么触动了她。不是冰凉的。所以，不是溅起的水滴。而是一种类似温暖的东西。丽注意到真嗣的视线。

为什么看着我？

什么？

我做了什么奇怪的事了吗？

是什么呢？

不知道。

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将内心封锁。

无表情的脸，是保护心灵的盔甲。

但是，真嗣的视线还是进入了丽的心里。

不是好奇的眼光。

好像在逃避着什么，

或者说，

因为和丽一直以来遭受的“虽然不想四目交汇，但又没有办法地看着”的视线与他的视线截然不同。

真嗣的视线，总觉得是温暖的令人羡慕的视线。

那道视线温暖了丽的心。



丽的体温也上升了。

白皙的皮肤渐渐开始变红。

真嗣看见了丽的脸变红了。

突然明白她注意到了自己的视线。

因为第一次看到绫波感情的碎片而情绪有些波动。

真嗣也变得脸红了。

“那、那就，先擦黑板吧。”

两个人默默地开始工作。

互相都有些难为情。

能不说话就不说话。

擦黑板、摆放零乱的桌子。

拧着垃圾袋，走向院子中的焚烧炉。

现在，丽的脑海中，有一个疑问。

想要向走在旁边的少年询问。

那个问题，在脑海中，渐渐积累而变的沉重。

将垃圾放进焚烧炉里的时候，丽开始受不了那份重量。

丽，直视真嗣的脸。

真嗣的脸又变红了。

在真嗣将视线转移之前，丽就问了。

“刚才为什么看我呢？”

“哎？”

说起为什么……

真嗣没想到居然是绫波开口跟他说话。



情绪的波动，使脑袋转不过弯来。

想不到好的理由。

所以，就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如实地告知。

“那个，绫波拧抹布的姿势，”

哎，拧抹布的姿势？

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拧抹布的姿势了吗？

意料之外的话语，使丽有些紧张。

表情变得更加的冷漠，不允许感情的存在。

“总觉得，很熟练！有‘母亲’的感觉。”

母亲。

当这个词出口之时，真嗣的脸上没有了羞涩，浮现出一种羡慕的感情。

母亲……我，对母亲的事，不是很清楚。

因为一直是一个人。

但是，很高兴。

虽然不是很清楚，但是觉得这就是高兴的事。

觉得高兴也是一件好事呢。

看着碇君的脸，我这么想。

看起来，丽冷漠的无表情的脸，也开始融化。

表情变得柔和起来。

嘴唇也快要浮现笑容，

脸颊变得绯红。

看到这样，真嗣拼命找寻继续的话语。

不想让会话结束，不想让表情僵硬一般。

“绫波同学，结婚的话会成为好太太呢！”

结婚。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事。



是能够一直在一起，就是喜欢了。

是互相理解和互相求爱。

能够理解我的人，又是谁呢？

碗君？

你，能够明白我吗？

然后发现我没有像人一样的心灵，

还会追求我吗？

……不，还是，不可能的。

无论是谁，都不会来了解我的。

就算是理解，也不会追求。

所以，至今为止，我都是一个人。

围绕着思考，

丽变得有点悲伤。

冰冷的思绪将表情也冻结了。

看到这样，真嗣也慌了。

“啊……我说了什么不好的话了吗？对不起。”

丽看着眼前的这个少年。

他很慌张。

他在道歉。

让他这么做的，是我。

总觉得，像是做了什么坏事。

“不是的，你没有说什么不好的话。”

“但是……”

你又做着没有感情冰冷的表情。

“什么？”



“总之，对不起。”

又在道歉。

让他悲伤了。

我是个坏孩子。

内心，很丑陋。

但是，该怎么做才好呢？

为什么，他总在道歉？

因为不明白，所以丽又钻进了心灵的空壳里。

那就是，无表情的脸。

在那之后，真嗣和丽默默地完成了剩下的工作。

气氛，非常的尴尬。

真嗣，看着丽的脸。

冷漠的毫无感情寄存的无表情的脸。

然后，想起。

刚才看见的脸

非常可爱的有点害羞的女生的脸。

非常的不可思议。

被吸引了。

有点在意。

无论如何，都有点在意。

想要再看一次。

那种想法，从少年的口中说出。

所以说，



“为什么，你总是摆出那样的脸？”

“哎？”

说到那样的脸，

“多笑一点就好啦，像刚才那样。”

笑？

我，笑过了？

什么时候？

好丢人。

“这样的话，会更可爱的哟！”

真嗣当然不是会说这种话的性格。

况且，是更不会在人面前说这种话的性格。

但是，这个时候，希望看到绫波笑容的愿望，太过强烈了。

所以，说出来了。

“这样的话，会更可爱的哟！”

可爱？我？笑？

丽想着少年的话。

他好像希望我笑。

看着真嗣的眼睛，想着。

然后，选择相信。少年的诚意。

而且，就当作刚才让他有不好回忆的补偿。

一边想着人们笑的时候，

一边畏畏缩缩地尝试着笑。

真嗣看着。

绫波，在笑着。

虽然只是一点点，但是，却非常的可爱。



冰冷的冻结的东西，被温暖融化掉，

紧张的东西，渐渐消失。

是非常安心有魅力的笑容。

然后，让人觉得这比平时装出来的那副无表情的脸要更自然一些。

所以，真嗣也笑了。

我能够笑了。两个人都笑起来了。

这时，明日香进入了。

屏住了呼吸。

然后看着眼前这一幕难以置信的场景。

在笑着的真嗣的面前，转校生居然笑了！“啊咧，明日香，怎么了？”

“呃，那、那个，忘了拿东西了。”

总而言之，明日香想先混过去。

将手慢慢地伸进自己的桌子里，装成找东西的样子。

一边这样做，一边偷偷的看转校生的脸。

还是平常无表情的脸。

但是，刚才看见的，难道是错觉？

她，确实是笑了啊！

“明日香，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你看起来好像很慌张啊？”

真嗣想要看看明日香的手。

“呃，找，找到了！”

明日香一边将什么都没有握的手藏在背后，一边对真嗣说。

“你想，忘记拿家里的钥匙，没有钥匙的话就只能等到半夜才能进家门。比起这个，真嗣，值日的工作呢？”

“啊，只剩下班级日志了。”





“那就快点写完吧。”

明日香从讲台上取下日志，自己开始填写起来。

“明、明日香……”

“反正这些东西，平时写的都是一样的，谁写都一样。比起这个，最近有一家新开的冰激凌店，里面的冰激凌非常好吃。回家的路上顺便去吧！”

“明日香，你不是去过了吗？”

“还有好多没吃过的。”

“要是这样吃的话会变胖的啊。”

“真没礼貌耶！我可是怎么吃都不会胖的！”

“嘛，那样就好……”

明日香填完日志，就把日志扔到了讲台上。

“那走吧！”

明日香挽着真嗣的手，准备走出教室。

必须要尽快地将真嗣从转校生身边拉开。

“明日香，我没拿包啊。”

“哎呀？”

在去取包的真嗣的眼中，映着绫波。

绫波就那样无表情地虚无缥缈地站着。

“绫波也一起来吗？”

瞬间，明日香露出非常厌恶的表情。

明日香在想拒绝转校生的理由。

但是，却想不出任何理由。

该怎么办？

“我，就算了吧。”

绫波这样说。



“这样啊，真可惜。那么，真嗣，走吧。”

明日香一边拉着真嗣的衣服，一边已经走出了教室。

真嗣看着只剩一人的绫波。

那苍白的容颜上依旧没有表情，找不到一丝笑容。

“那么，值日的工作今天就结束了。回家的时候要小心，明天再见了。”

真嗣招招手。

但是，绫波没有任何回应。

怀着割舍不断的情感，真嗣离开了教室。

真嗣他们热闹地离开了教室。

丽又成为了一个人。

丽在想明日香的事。

留着红色头发的女生。

惣流同学。

非常的漂亮。

看起来和碇君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非常的讨厌我。

“为什么那么着急离开呀，明日香？”

明日香依旧拉着真嗣的衣袖，出了学校的门。

在那里，明日香第一次松开了衣袖。

然后，问真嗣。

“呐，和转校生在说什么？”

“啊，说起绫波她啊，因为平时不常笑，所以，让她试着笑笑。就说了这些。”

“她转过来也有一段时间了，笑是第一次。说真的，说的事真的只有这么多？”



“嗯。”

“哦~真嗣，是不是她看上你了？”

明日香直接了当地说。

“我想没那回事。”

但是，真嗣在说的时候，不自觉的有点害羞。

看着看着明日香就有点不高兴了。

“被她喜欢，就这么高兴啊，真嗣？”

听起来是很活泼的话语，但实际上是充满怒气的言语。

那股怒气，连迟钝的真嗣心里也有所察觉。

看上去，明日香太阳穴的青筋已经爆起来。

要是平常的话，真嗣一定会非常慌张。

然后，就会做些什么，安慰明日香。

（然后，大多数都会失败。）

但是，今天不同。

不知为何，是用了一种平静的心情看着明日香的脸。

然后思考着。

虽然明日香生气的脸也很可爱，不过还是笑起来更加可爱。

所以，就这样说了。

“明日香也是，我觉得你笑起来会更可爱啊。”

哎？

刚才，他说什么。

可爱？

真嗣，对我说？

明日香的脸变得通红。

就像西边天空的太阳一样。没有想到真嗣会说这样的话。



平时想让他说的话。

但是，有种受骗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是今天？

而且是说的是，明日香也，又是怎么回事。

高兴。

虽然是觉得高兴，

但却不是率真地高兴的感觉。

但是，算了。今天，就率真地……

“怎么了，明日香？”

对着低着头的明日香，真嗣向她搭话。

“呜嗯，没什么哟。”

这样说着，少女抬起头。

用少年所期待的，笑容。

然后，

“能看到这么可爱的女生的笑容，所以真嗣，今天你请客哟。”

丽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上。

家在穿过这条商店街的尽头。

玻璃里映着被夕阳照射着的自己的样子。

一直认为丑陋的自己的样子。

我，可爱吗？

面对玻璃，丽试着笑。

那个时候，刚好和对面的店员目光相会。

丽慌慌张张地退开了。

可爱是这回事。



看见可爱的东西，会很高兴。

无法讨厌。

思考过一阵子后，丽终于下定决心。

向着前面几家，女生专用店走去。

#### 第四话 异变

那天，叫醒明日香的，不是枕头边复古式的闹钟。

而是非常疼痛的腹痛。

难以忍耐的疼痛。

而且，感觉有东西要出来。

明日香从床上下来，摇摇晃晃地而且是尽快地赶到了厕所。

一进入，就迅速地脱下内裤，蹲下。

墙壁的对面，闹钟响了。

原因很清楚。

昨天，冰激凌吃太多了。

啊，还要做便当。

还要去叫醒真嗣。

今天他肯定也起不来。

所以，不是做这事的时候。

痛痛……

不知怎的，觉得很没出息……

虽说是情况所趋吧，可还是不吃两次好了……

仅限于今天，真嗣一个人就醒了。

看看时钟，已经过了 8 点。



要是平常的话，该是明日香来的时候。

真嗣顶着还有点迷迷糊糊的脑袋，在房间里面四处看看。

明日香的影子，什么地方都没有。

进入厨房里一看，父亲源度一边看着新闻，一边把泡菜当做小菜吃着饭。

“父亲，明日香，来过了吗？”

“没，没来过。”

源度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就回答。

他就算是明日香来，也不会特意地把眼睛离开报纸。

但是，明日香总是会向父亲亲切地打完招呼，再走进真嗣的房间。

（明明只会得到冷漠的回应。）

所以，源度说明日香没有来过，那就是明日香还没有来。

都到了这个时间，明日香还没有来。

就算找遍记忆里，也没有今天闹过别扭的记忆。

这样的话，就是说明日香发生了什么事。

真嗣着急地换好衣服，没吃早饭就飞奔了出去。

明日香的腹痛总算是有点好转。

挺起腰，伸手去够厕纸。

“厕纸没了！”

厕所的门开一个小缝，试着喊妈妈。

“妈妈！”

没有任何人回应。

试着再喊一次。

“妈妈！”

能够传进来的只有闹钟声



妈妈已经出门了。

该怎么办……

要用这种样子走到储物室吗？

呜呜……不要……

但是要是不快点的话，

别说是做便当，连学校都会迟到。

真嗣还在睡吧……

我想叔叔也不会特意叫醒他吧……

明日香的家，在公寓楼的真嗣家的隔壁。

真嗣按下玄关上的电话，说“我是真嗣”。

没有任何人应答。

试着敲了敲门。

“不好意思，我是真嗣。阿姨，明日香在家吗？”

果然，还是没有任何人。

静静地试着转动门的把手。

把手无抵抗地转动。

门突然就开了。

真嗣偷窥一下玄关。

有一双明日香的鞋。

少女喜爱穿的鞋子。

是去年真嗣送给少女的生日礼物。

看来，明日香还在家里？

清一清耳朵，听见好像什么地方有闹钟的响声。

“不好意思，我是真嗣。打扰了。”





虽然没有任何回应，但是真嗣还是这样进去了。

顺着厨房旁边的走廊走，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留言。

【今天会晚点回来

——京子】

果然，京子阿姨已经出门了。

那，明日香呢？

“明日香~~在吗？”

真嗣一边叫着明日香，一边向有闹钟响声的明日香的房间走去。

于是，走到走廊听见叫真嗣的声音。

“真嗣……”

柔弱的少女的声音。

听见是从厕所传出来的。

“明日香，你怎么了？”

真嗣正在找厕所门的开口。

少女没有回答，而是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真嗣……帮我把纸拿过来……”

真嗣从明日香告知的地方拿来厕纸，回到厕所前面。

然后，想了想该怎么递过去。

“明日香，纸，我放在厕所门口了……”

“……不行，我屁股抬不起来……”

“哎？那怎么办？”

“把门开个小缝，从那里把纸递给我。绝对，不准偷看！”

要是平时的话，会用非常有朝气，也就是气势汹汹说出的话，今天却非常柔弱。

真嗣，按照明日香所说的尽量保持脸侧过去，把纸递给她。

“明日香，没事吧？”



“嗯，没事了，你去厨房吧。”

真嗣按照明日香说的回到厨房。

那里还留着刚才的留言。

【今天会晚点回来

——京子】

据明日香的话说，阿姨因为总是很晚才从工作的研究所回来，所以也就经常早早地出门。

桌子上面，只剩下那张留言条。

早餐也没有准备。

当然，真嗣是知道的。

三餐全是。

其他的家务活，都是她一个人干的。

虽然知道。

但是再看一看没有放任何东西的这张桌子上，突兀地放着一张留言条，还是觉得很凄凉。

听见走廊对面有水流动的声音，过一会儿又有关门的声音。

真嗣向还没看见影子的明日香问好。 问好???

“明日香，没事吧？”

“我去换衣服，你等会……”

过了一会儿，就看见从走廊对面走过来的明日香。

在吊带式背心的下面，只穿了内裤的明日香。

真嗣慌张地转向桌子。

闹钟的声音停止了。

真嗣的家里也只有父子两个人。

而且父亲源度在家里的时间也很少。

就算在家里，父子俩的交流和会话也很难进行。

但是，这也是因为两人的（特别是父亲）性格上的笨拙罢了。



从语言和行动细微的地方，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有他们的做法）互相关心。

而且，明日香经常以“做太多了”为理由带菜过去混进碗家。

明日香一在，碗家的气氛就非常活跃。

特别是，真嗣从拘束中解放出来，非常的开心。

所以，源度恐怕是为了真嗣，才欢迎明日香的。（虽说还是那样冷淡回应）。

有时候，源度还会把从来不吃的曲奇饼（而且是特别高级的）带回家去。

说是给明日香和真嗣两个人吃。

但是，真嗣没有被明日香的母亲欢迎的记忆。

岂止是这样，也几乎没有看过和女儿说话，一起出门的场景。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家庭呢？

至今为止，还是仍然未知。

“久等了。”

回过头，那里站着的是换好制服的明日香。

表情虽然是笑着的，但是脸色却不好。

“要不今天休息吧，别去学校了。”

“但是，我都是满勤的。况且，我已经喝过药了。”

“但是……”

“还来的及吧，时间”

的确，徒步也还来得及的时间。

“那么，走吧。”

明日香总算是没有迟到地赶到了学校。

但是，几乎是意气用事。

一到达教室，就马上趴在了桌子上。

“还疼吗，明日香？”



“……嗯……”

脸色比在家的时候更难看了。

看起来非常的痛苦。

“果然呢，明日香，去保健室吧。”

“但是，我……”

“明日香！”

真嗣不自觉地提高了语调。

周围的人都回过头来。

用好奇的目光看着。

但是，真嗣不觉得。

只是，看着明日香。

明日香的倔强，被疼痛、羞愧和高兴所折服。

轻轻地点点头，用纤细的声音说。

“……知道了……”

保健室里的医生，赤木律子老师，看了看明日香，断言到。

“肚子吃坏了，冷东西吃得太多了。”

躺在床上的明日香缩了缩身子。

“嘛，喝下这片药过会儿就好了。是碇君吗？你回教室吧。这里有我看着。”

“但是……”

明日香还是那么痛苦的表情，她的眼神好像告诉我“留下来吧”。

“只是普通的腹泻，没事的。呐，你回去吧，课要开始了。”

“……是……”

明日香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真嗣，老师已经那么说了实在是没办法。

真嗣关上保健室白色的门，回到教室。



虽然在意，但是没有办法。

明日香躺在床上看着保健室的门被关掉。

啊啊啊，腹泻什么的太没出息了！

还有笨蛋真嗣，就那么干脆地离开了。

再粘一会儿就好了。

况且，是因为想和他在一起，才勉强地来学校的……

要是这样的话，还不如装重病，让他在旁边照顾我得了……

明日香有一件事比较放心。

给她的药并不是正露丸。

丽慌张地跑在通往学校的路上。

当然，表面是很平静，没有任何情绪波动。

今天早晨，做了些不习惯的事，花时间在打扮上了。

所以，差一点就迟到了。

在一如往常无表情的脸上，一个劲儿地直冒汗。

但是，也是拜它所赐，才能毫不犹豫地踏进教室里。

今天的丽，和往常的不同。

在教室里的同学们看刚进入教室里的绫波。

虽然是平时无表情的绫波。

但是哪里有些不同。

是因为在迟到前赶到的原因吗？

是因为白皙的脸上仅有一点的红润吗？

不是，不和谐感不是来自于那里。

但是，有哪里不同。

目光敏锐的男学生相田健助，透过从不放手的摄像机的镜头，看着。



绫波丽，和平时不同的地方。

红色的发带。

还是两条。

飘在绫波的头上。

平时蓬蓬松松杂乱的蓝色头发。

被两根红色的发带梳理的整整齐齐。

有关丽的发带的话，悄悄地而且是迅速地在职上传开来。

大家，都看着丽。

丽害怕大家的视线。

总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还是，不戴好了。

丽，在找寻真嗣的踪影。

但是，真嗣，不在这儿。

座位上，教室里，都找不到。

非常的不好意思。

非常的害怕。

丽低着头，快速地跑向自己的座位。

旁人看起来就是，板着无表情的脸，毫不客气地走向自己位置的样子。

大家的脑海里都有同样的疑问。

那样的绫波，怎么会想起来打扮了？

这时候，真嗣进来了。

低着头，走进自己的座位。

也就是，丽的旁边。

丽面向桌子，趴下。

因为觉得不好意思，都不敢抬起头来。



这种事，还是不做的好。

这种事，还是不做的好。

丽脑海里只有这种想法。

坐下的真嗣，感觉到班里的气氛跟平时有些不同。

没有了上课前的那种吵闹。

相对的是注视着这边。

还以为是大家都在看自己，但是视线却是穿过他。

然后，视线的落脚点，是绫波。

真嗣，也看着绫波。

有一阵子，不明白为什么。

然后，注意到。

绫波头上的发带。

不要，碇君也看着这边。

不好意思……

丽有点想哭。

“绫波，那个发带”

真嗣向丽搭话。

班上都在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丽埋得更深了。

“很可爱，非常适合你哟。”

丽抬起头。

吃惊的看着真嗣。

然后，腼腆地回了礼。

“谢、谢谢……”





在那里的所有人，第一次看见，绫波像人一样的表情。

无论是谁，都很惊讶。

然后，班上的过半数人，也就是全体男学生，觉得绫波很可爱。

而且是，非常的。

上课开始的铃声响起了。

课，是班主任各城美里的英语课。

美里也感觉到了今天班里的异变。

班上的同学，特别是男生的注意，都集中在一点上。

那一点，就是绫波。

丽，和平时不同，扎了发带。

然后，时不时地看着真嗣的方向。

真嗣在走神。

而且，美里手里还有惣流明日香在保健室休息的请假条。

美里掌握了大致的情况。

然后，决定今天试验试验。

真嗣在没有明日香的帮助下，能回答多少问题呢。

“……那么，小真，接着回答下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 第五话 展望台（前篇）

对于真嗣来说，宛如拷问一般的上课时间。

经常性地被提问。

而且那些问题（至少对于真嗣来讲）全是不会的。



但真嗣却站着，保持沉默。

于是，

“怎么了？这些问题，平时不是回答的很好吗？”

美里老师毫不手下留情地问。

其实，真嗣平时能够回答问题，全是靠明日香偷偷递来的小条。

或者是她小声的提醒。

怎么能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让学习能力一般的少年，马上回答出故意出的难题呢？

真嗣孤立无援。

他只好回答一句万能语句。

“我不知道。”

无视着真嗣的苦恼，

对于丽来说，上课时间是充满幸福的时间。

每当看着真嗣的脸，他的话语就在脑海里盘旋。

可爱。

很适合。

这个时候，丽就会很幸福。

对于班上的男生来讲，上课时间是用来惊讶，然后做出新决定的时间。

对于班上的女生来讲，上课时间只是在惊讶之后，白白流去的时间。

终于到了休息的时间。

真嗣马上就要离席。

准备去保健室。

这个时候，班长洞木光叫他。

“碗君，今天，明日香，怎么了？”



“嗯，肚子稍微有点痛。所以，现在在保健室。”

“她没事吧……”

光有些担心。

真嗣稍微笑笑地说。

“只是有些腹泻，我想没问题的。我现在去看看。”

“我也去。”

两个人，一齐出了教室。

丽看到他们的这个样子。

注视着没有回过头的真嗣背面。明日香...惣流同学……

平时总是和碇君在一起。

两个人都想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惣流同学比较漂亮？

因为惣流同学很开朗感到很开心？

但是，那个人，我害怕。

总觉得，在讨厌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漂亮吗？

因为我很忧郁吗？

因为我不爱说话吗？

丽静静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

她，也出了教室。

追着那个蓝色头发扎着红色发带的纤细身体看的眼睛，有好几双。

丽还没有察觉。



保健室里，没有赤木老师的身影。

只是，在床上，明日香正睡着。

那张熟睡的脸，非常的安宁。

真嗣和光都放心了。

细细听来，有微微鼾声。

完全感觉不到气势汹汹和活泼，就像温柔的天使般熟睡的脸。

平时看不到的这张脸，有些意外，也有些好看，有些喜欢。

真嗣，看着这样的明日香。

光看着真嗣在看明日香的脸。

感觉是很温柔的脸。

但是，却不是单纯的温柔。

话说回来，真嗣对谁都很温柔。

长得就很温柔。

但是，在这里看着明日香的眼神，这里面有比温柔更深刻的东西。

将所有优缺点全部包容的这种温柔。

那种温柔里面，有种献出自己无私的爱纯洁。

那种既不是青梅竹马的感情，也不是恋人的感觉。

那也说不清楚。

那种温柔，究竟是什么？

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去描述那种温柔。

“叫醒她实在是不忍心啊，让她再睡一会儿吧。”

“嗯。那么，下一节课的松本老师，我去跟他说吧。”

“拜托了。”



光离开了保健室。

然后，就直奔教室办公室。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个词。

……爸爸……

光出了保健室后，真嗣就搬了把椅子，坐在明日香的床边。

预备响起再回教室也行。

跑就会来得及的。

真嗣这样认为。

明日香翻了个身。

从领口看得见白皙的颈脖。

真嗣一边有点脸红，一边整理乱放的被子。

身后，传来嘎啦嘎啦，像是开门的声音。

以为是赤木老师回来了，真嗣突然回过头。

看见丽站在那里。

真嗣没想到，绫波会出现。

实际上，丽也不知道该怎样做。

不知不觉的，来到了这里。

短暂的时间里，两个人都沉默了。

只听见明日香微弱的安宁的熟睡声。

丽拼命地想。

保健室……床……病人……

“……探病……”

看得见的无表情的脸，丽终于小声地说出了这个。



“唉，明日香的？”

真嗣有点吃惊。

丽的脸变得有点悲伤。

“那、那个，谢谢。”

“...为什么碇君要向我道谢呢？”

“唉，说到为什么……”

真嗣自己也不清楚。

丽毫不介意地偷窥明日香的脸。

天使般熟睡的脸。

现在没有敌意。

所以，只是看起来非常的可爱和漂亮。

“没事的，只是肚子吃坏了而已。”

“...这样啊...”

然后，两个人都沉默，直到上课的铃声响起，一直看着明日香的脸。

保健室的赤木律子老师在办公室和美里说了一会儿话后，因为对方去上课，就回到保健室。

在保健室的床上，明日香还在睡。

“睡的好沉啊，这孩子。熬夜了吗？”

课结束了。

真嗣又准备去保健室而站起来。

这时，在老师刚走的教室门口，红发少女来了。

“明日香，已经没事了吗？”

向这样询问的真嗣和光，明日香充满活力地笑了。



“嗯，已经没事了！睡得很好。”

和早晨惨白的脸色不同，现在的血色很好，已经是充满欢快的脸。

放下心来的真嗣，递给她缺课的讲义。

“这个是英语和数学的讲义。笔记待会儿再给你。”

“谢谢...已经讲了好多。”

“因为马上就要期中测试了。受不了，我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

“怎么样，今天课上叫你了？”

“嗯。美里老师不知道怎的，经常叫我。”

“那个不见老的剩女，到底在想什么。然后呢，都答对了？”

“不不，完全没有。”

“真没用~~这样好了，回去之后我好好教你吧。直到你会为止！”

畏缩于明日香吼叫下的真嗣。

“但是，明日香的课很严厉的！”

“什么嘛，有比美里漂亮十倍的温柔又聪明的我教你，平常的话早就感激的一把鼻涕一把泪了。”

明日香假装生气给他看。

但是，实际看起来是非常高兴。

真是的真嗣，一没有我就不行！

明日香和真嗣那样的交流，在周围的人看起来有些羡慕，看起来有些甜腻的味道。

光也是一半笑着，一半有些羡慕地看着。

丽，看起来有些悲伤。

为什么，感到悲伤呢？

为什么，感到难受呢？

为什么，感到痛苦呢？

这样想着。



上课的时候，丽看着窗户。

并不是看着窗户外面，而是看着窗户丽映出的自己的影子。

自己的影子和，明日香的影子。

比较了很多次，然后叹息。

明日香和真嗣悄悄地说话。

突然，真嗣感觉到绫波在看他们。

脑袋转向这边。

明日香也随着真嗣看向丽。

丽慌张地埋下脸。

感觉到视线。

一直都埋得很深。

脸，怎么都抬不起来。然后就这样等到了，宣告四目相对的时间结束的铃声快点响起。

“啊，吃饭！吃饭！”

铃原东治发出发自肺腑的笑声。

其他同学则有的纷纷取出便当，有的准备走出教室。

真嗣也在饿的边缘。

感觉就像快饿死了一样。

因为早上没有吃东西，也难怪会这么饿。

真嗣为了找寻食物，回头看看明日香。

明日香露出不好意思的笑容。

“对不起，今天的便当没有做。”

那个瞬间，两个人的肚子都呱呱叫起来了。

两个人都笑喷了。





“也是 今天早晨那么匆忙。哦对了，你的肚子没事吧？”

“嗯，完全没事。”

明日香快活地说。

“那，就到小卖部去买些面包来吧。”

“嗯。”

两人说完便准备走出教室的时候，被光叫住了。

“一起去吃便当吧。”

“因为今天没有做便当，所以准备吃面包。现在就去买面包，在老地方等我们吧。”

“嗯，知道了。”

中午的小卖部还是一如往常地热闹。

一边推来挤去拥挤不堪后，一边好不容易到达小卖部的收银台的系统，必然将那些去买面包的人淘汰。

换句话说，中午去小卖部的只有身强力壮的男生而已。

虽然不能说是柔弱，但是也不能让身为女孩子的明日香，去那种地方。

真嗣问了明日香要什么后，就一个人挤进了那个人群中去。

在人群中，用手肘击退他们、用肩膀分开他们，就这样前进。

被年轻的热气所包围，真嗣脸上流出了汗水。

头上还有明日香的声援。

“加油，真嗣~蛋卷三明治和奶酪羊角面包哟！”

受到那声音鼓动的脚，在忍耐过惊人的人挤人的压力之后，更加将真嗣往前推进。

然后最终，真嗣像被人群吐出来一样，到达了收银台。

突然，被同样吐出来的学生撞到了后背。

被挤在收银台上的真嗣。

撞过来的学生，身材矮小，触感比较柔软。



“绫波？！”

“碗君....”

回过头来，那里站着的是白皙的脸上滴淌着汗水的，杂乱的头发贴在脸上的绫波。

“要什么？”

催促着买东西的小卖部的阿姨询问着真嗣和丽各自要的东西。

“蛋卷三明治和奶酪羊角面包，还有乡村三明治和鸡蛋卷，还有乌龙茶和咖啡牛奶！”

“蔬菜三明治和橘汁。”

阿姨神速地从后面的橱柜里拿出东西来。

付了钱后，两个人抱着午饭拼命地挤出人群。

因为那个方向正对压力，所以很快就出来了。

在明日香的眼前，从人群中，真嗣被吐出来。

“辛苦你了——嗯，那个，这不是转校生吗？”

一起出现的还有绫波。

纤细的身体，满身是汗。

“你，还真敢去那个地方啊-”

“.....”

丽什么都没有说。

明日香却毫不介意。

“呐，真嗣，去屋顶吧。我的肚子已经咕咕叫了-”

从真嗣手里接过食物后，明日香已经开始要上楼。

真嗣也开始跟着她上楼，但是停下了。

看着旁边的蓝色头发的少女。

头发也弄乱了、身上也汗湿了、制服也皱皱巴巴的。

看起来有些无所事事。

就像没有去处的，柔弱的女生。



等待她的是，一个人的午餐。

那是，非常寂寞的。

真嗣这样觉得。

所以，试着邀请她。

“绫波也过来吧。一起吃吧。”

明日香回过头，看向真嗣的后面。

干爽红色长发随风飘扬。

眼睛一定是盯着丽的。

为什么真嗣会邀请她呢？

说到底，为什么她会在这儿呢？

丽感觉到明日香的敌意。

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一股强烈的敌意。

那个漂亮的女生很明显地抗拒着我。

拒绝好了。

推辞的话语在嘴边就要讲出来。

嘴唇在蠕动着。

但是，

眼前，真嗣正温柔地笑着。

无法拒绝。

脱口而出的言语是，承诺的话语。

“...嗯...”

点了点头。

被汗淋湿的头发，稍微有些摇动。

丽，看向明日香。

用祈求原谅的目光看着她。



明日香突然转过身去，什么也没说地开始上楼。

打开被红色油漆涂过的铁门。

那里有蓝色的天空，和像光鲜的丝绸一样的云朵。

在晴空之下，屋顶之上，光铺好塑料桌布正等着。

规规矩矩地等着，午饭还没有动。

“小光~~~久等了-”

明日香从门口跳出来。

接着是真嗣。

“对不起，我们来晚了。”

“没事，不要紧的。那我们开始吃饭吧。”

光正想转身拿自己的便当。忽然，注意到。

真嗣后面，还有谁跟着来。

有些畏手畏脚地跟在真嗣后的是，蓝色头发的女生。

“哎呀，绫波同学...”

对于意外人物的登场，光有些吃惊。

“我邀请了绫波一起吃午饭，可以的吧。”

真嗣明确的说。

但是，侧目看看明日香，又是一张复杂的脸。

很明显地不欢迎丽。

但是，光没有拒绝她来的理由。

倒不如说，丽能够融入班级，作为班长的她还是很欢迎的。

所以，她笑了。

“当然，可以的呀。请坐，绫波同学。”

劝绫波坐下。



丽还是用往常看不见表情的脸，拘束地坐在光的旁边。

真嗣和明日香也纷纷入座。

光尽量开朗地说。

“那，开始吃饭吧！”

但是，吃饭却热闹不起来。

光为了尽可能地缓和氛围，换了各种各样的话题。

但是，回应的只有真嗣一人。

丽，依然无表情地，干干巴巴地啃着蔬菜三明治。

然后，平时总是开朗地活跃气氛的明日香，今天却很少说话，而且阴沉着脸。

突然，大家都沉默了。

蓝色的天空上的云，慢慢飘动着。

远远就能听见从院子里传来的嬉笑声。

午饭时间的氛围变得有些憋气，光和真嗣慌张地找寻话题。

停留在光眼中的东西。

那是，丽头上飘动的发带。

“说起来，绫波同学，你那个发带，很适合你呢。”

丽用手摸摸头上的发带，不可思议地看着光。

为了不让话题中断，真嗣继续发问。

“今天，怎么了？”

丽，看着真嗣。

因为你昨天告诉我很可爱。

我想变得更可爱。

然后，希望你能更喜欢我...

就这样，在心中碎碎地念。默默



在明日香的面前，依然沉默的丽。

明日香突然笑了。

然后，向和真嗣注视着的丽发问。

“呐，为什么会带那个发带呢？”用响亮的声音。

非常快乐的笑脸。

但是，那双眼睛却没有在笑。

是很尖锐的追问的眼。

就好像责问般看着丽。

“呐，为什么？”

明日香又问了一遍。

丽承受不了明日香视线的重压，低下头去。

看着蔬菜三明治被咬过的断层面。

红色的西红柿的薄片、黄瓜、生菜、放入了芥末的蛋黄酱、白色的面包。

“呐，我在问你，你回答呀！”

明日香更加地盘问。

丽依然低着头。

那种不寻常的样子，不仅是光，连真嗣都注意到了。

“明日香，算了吧。有什么不好，是女孩子嘛。”

“是啊，就算是绫波，偶尔也可以打扮啊。”

两个人，慌张地调解。

脸上流出了汗。

“什么嘛，我只是问问！况且，我做什么了我？！”

“没，没什么。”

明日香的心情，眼睛都可以看得到变坏了许多。

什么嘛，连真嗣也！



那个女人有那么重要吗！

的确，明日香只是问问。

只是问些无关紧要的事。

尽管如此，真嗣还是知道。

明日香在追问绫波。

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明日香会逼迫绫波，理由是什么。

然而，更不明白的是绫波为什么会被这种话所逼迫。这理由又是什么。

虽然不明白，但是也不想确认。

总而言之，真嗣和光打算先安慰明日香。

“嘛，算了吧，又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

明日香站了起来。

指着丽，

“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又有什么不能回答的！”

“明日香，没必要这么倔啊，你看绫波同学有多为难啊。”

丽依然低着头。

从低下的脸旁流出一滴眼泪，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沾湿了白皙的手。

同时看见这一幕的三人的世界，一下子就停止了。

然而瞬间地，明日香暴怒了。

“为什么你会哭呀！我做什么了？”

“明日香！”

真嗣加重了口气阻止明日香。

真嗣就像挡住明日香的路一样，站在丽的前面。

真嗣在责备明日香。

为了包庇其他的女生。

这个事实让明日香忍耐到了极限。



“什么嘛，大家都包庇转校生！真嗣，她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

“你在说什么呀，现在不是说这件事的时候吧。”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真嗣所说的话，真嗣认为对的事！

但是，我厌恶的，我生气的，并不是这件事。

为什么没人能理解我呢！

明日香把手里的面包扔了出去。

看着真嗣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笨蛋！最讨厌你了！”

然后打了真嗣一巴掌。

就这样跑到屋顶的入口的门的的地方。

一下子拉开门，进去了。

突然被拉开的门，撞击的背面的混凝土的墙，发出巨大的金属声。

在那个声音的前方，听得见下楼的声音。

用手摸摸被打红的脸颊，真嗣依然发着呆。丽依然低着头抽泣。

想要忍住，但是眼泪还是会出来。

光温柔地安慰丽。

“已经没事了。没有什么好在意的。不用勉强回答的。”

的确，怎么看都是明日香不对。

虽然是明日香的不对.....

光一边安慰着丽，但是却对丽、对丽哭的这件事，不自禁地觉得有些稍稍的厌恶。

然后，

“用这个把脸擦擦吧。”

温柔地给丽和真嗣递了块手帕。





宣告午休时间结束的上课铃声在远处响起。

回到教室的真嗣，得知明日香并没有回到教室。

课已经开始了。

悄悄的向周围的同学打听到，

被告知“好像是一边哭一边跑着离开学校了。又是夫妇吵架？”

听到这句话的真嗣，突然站了起来。

说了句“老师，我有急事！”

在有些吃惊的老师说出“喂，等等，诶！”的时候，

真嗣连书包都没拿，已经跑出了教室。

丽虽然已经不哭了，但还是悲伤地看着那样的真嗣。

明日香跑着。

一边跑一边哭。

在这期间，生气的情绪渐渐消失。

只剩下一片悲伤。

双脚已经不知何时从跑开始变成了走。

讨厌、讨厌、讨厌。

一口气穿过热闹的街市。

在眼前的，有一个小山丘。

是包围城市的七大山丘之一的。

登上那个山丘。

在山丘顶上，有个展望台。

是个只有栏杆和长椅的展望台。

是个能够一眼望穿城市的地方。一览城市。



明明是个往上看天空就变得很宽阔的地方。

但是平时却一人没有，是个很寂寞的地方。

明日香对着被风雨弄脏的长椅，就那么地坐了下去。

讨厌、讨，厌.....

骗人...我喜欢...真嗣

真嗣一定会来找我的。

不管我怎么藏，都会把我找出来的。

所以，我就这样等他.....

真嗣，最先去了明日香家。

门上锁了。

对着门上的对讲器喊话。

“明日香，在听吗？回答我，明日香！”

试着敲了敲门。

“明日香，明日香...”

没有人应答。

从隔壁的自己家里试着打电话。

“你好，这里是惣流家。我现在不在家.....”

也不接电话。

门又上着锁。

至今为止，明日香还没有过把真嗣如此拒之门外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别的地方？

如果明日香去了其他的地方？

在学校屋顶以外的地方？



课结束后，丽跟谁都没有说拿起书包就早退了。

有好几个人都看到了，但谁都没有说什么。

真嗣在城市里，到处找寻明日香。

沉重地走在街中。

真嗣和丽就这么错过了。

丽回到山丘旁边穿过山丘隧道的铁路旁边的高层公寓里的自己家。

连糊墙纸都没有贴的，只有灰色的混凝土铁丝墙壁的房间。

准备好的塑料的碗筷。

灰色的办公用桌。

不锈钢制的书柜和床。

白色的床单。无花纹的绿色的被子。

昨天刚买的镜子。

站在镜子前面。

解开发带。

想要扔了的，但又没有。

就那样丢在地板上。

然后，躺在床上。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为什么回答不上来呢？

为什么。

因为害怕。

明日香同学吗？

不对，不想让碇君。



不想让碓君知道。

什么？

自己的心情。

不想再去学校了。

就这样消失掉，完全消失吧。

明日香没有任何感觉，没有在想任何事，只是，在等真嗣。

天空渐渐变红了。

“喂，京子阿姨吗？是我，碓真嗣！”

“...碓？...啊，隔壁的。有什么事吗？”

“那个，明日香不见了，所以”

“她不在我这里，我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那我还在实验中，就挂了啊。”

“那个，请等一下！阿姨...”

丽看着窗户。

看见自己的影子。

影子悄悄地说。

回到人偶，如何？

感觉到影子的一部分在动。

下一个瞬间就察觉到了。

回过神来。

窗户的对面，有东西在动。

山丘顶上，展望台的地方。

聚精凝神，能看到人影。



站起来，开开窗户就看得更清楚了。

看得见红色的头发。

看上去好像穿着蓝色的制服。

有些挂心。

太阳开始下山了。

明日香感觉到有些寒冷。

明明一直在等着，

为什么真嗣还不来呢？

真嗣一直在找明日香，等回过神来时，已经到城市尽头的山丘的脚底。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能够清楚地听到附近列车的声音。

明日香听见有谁登上山坡。

终于，来了！

内心里充满了喜悦。

但却决定不露出来。

让我等了这么久，我一定要狠狠地闹一次脾气。

即便这样，真嗣还是会哄我的。

为了讨我欢心，做出一些有失分寸的事来，说一些好听的话...

明日香想想真嗣那种样子，扑哧一下就笑了。

听见在附近有踩着草的声音。

明日香心里充满了期待。

总想着把内心的喜悦不表现出来。

还是无论如何都办不到。



尽管如此，还是装作生气的样子，回过头。

站在那里不是真嗣，而是丽。

## 第六话 展望台（后篇）

在没有风的夜晚里，电灯投射着它的光明。

月亮明晃晃地照射着山丘。

是个明朗的夜晚。

展望台的长椅上，红色头发的少女正坐着。

穿着的是蓝色的第一中学的制服。

惣流同学...

丽看到她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该说些什么，该怎么搭话才好。

只是，只想着来这里的事了。

所以，什么也没有想。

还是回去吧。

...那也是办不到的。

为什么？

不知道。但是...想跟她说话。

丽静静地走近明日香所在的地方。

是因为体重轻的原因，还是因为走路的方式，脚步声很小。

明日香一直面向对面。

还以为没有注意到。

突然，明日香回过头

丽的脚步便冻结了。



回头的明日香的脸上，充满了一种无法掩饰的期待。

有些意外。

然后，在确定是自己之后，就消退了。

丽明白那是为什么。

接下来露出来的表情，会是生气吗？

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会是厌恶的话还是痛骂的话？

丽的身子僵硬了。

但是，与预想相反，明日香的脸很平静。

连一丝一毫的惊讶都没。

从嘴里说出来的是

“...什么嘛...原来是转校生...”

这样细小的碎念声。

明日香只想着眼前出现的会是真嗣。

问为什么？

能找到明日香的，只有一直和她在一起的真嗣。

但是，真嗣还没有来。

不来帮助我。

明日香又转向对面。

好像完全对丽不感兴趣。

丽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愣愣地站着。

路灯点亮，引来阵阵飞虫，啪啪作响。

听到附近列车驶过的声音。

列车过去之后，又是一阵沉默。



就这样过了几分钟。

应该要说些什么。

丽这样认为。

不然的话，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呢？

虽然完全不清楚该说些什么好，该做些什么好。

必须要做。

我明白我必须要说

丽轻轻地深呼吸了一下。

说出微弱的话语。

“那个...惣流同学...”

明日香被搭话了之后，第一次意识到了绫波的存在。

然后，对于绫波在这里的事，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转校生会在这里？

转校生，绫波丽。

讨厌。

讨厌的存在。

为什么，要胁迫我。

所以，我应该更生气，更愤怒地吼叫才对...

但是，失望感渐渐将怒气化为乌有。

连索问她为什么在这里的精力也没有了。

所以，明日香只是平静地看着绫波。

只是平静地看着。

制服和衣服都很乱的转校生。

尽管如此，重新看来，还是很漂亮的。

不仅仅是造型的整洁，是种不可思议的美。





那究竟是什么。

这种，和活着的世界的美的不同，另一种世界的美。

如月亮一般的美。

苍白之美。

说是人，又觉得有些微微的不足。

那究竟是什么？

“发带，怎么不扎了？”

丽什么话都不说，只是低着头。

脸埋在影子里。

是屋顶的再现。

“不扎了吗？多适合你啊。”

是的，是很适合。

不仅仅是颜色的鲜艳。

将她的那种美中，添加了作为人的元素。

丽抬起头。

说出了意料之外的话。

但是，那话却不是讽刺。

而是直白的话语。

明日香温和地笑了。

不明白。

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生气。

为什么，现在却这样说。

在丽后面的下面，展望台的下面，听到有谁上来的脚步声。



灯光一闪一闪的。

慢慢地靠近。

丽想要回过头看。

这个时候，不介意丽这个样子的明日香说。

“就是想给真嗣看吧？”

丽倒吸了一口气。

脸颊染得绯红。

全部的风景，在眼中远去。

非常的害羞。

害怕。

害怕，是因为怕被别人看透自己的心。

觉得羞愧的是，自己的心情。

白皙的纤细的手臂，将身体抱住。

就像，为了守住心灵那样。

低下头，隐藏表情。

尽管如此，明日香还是打算在明亮的月光的照射下，将丽的心情戳穿。

用平静的温柔的但却不容分说的声音说。

“你，喜欢真嗣？”

碇君。

希望他温柔地笑。

希望他看自己。

希望他理解自己。

的确，希望被喜欢。

这就是，所谓的喜欢？



“嗯...”

丽一口气地点点头。

反射在头发上的月光，轻轻地摇动着。

明日香倾听了丽的告白。

假想要是平时的自己，要是白天在学校的话，肯定会气得发疯。

更何况，是真嗣很关心的人，更加抓狂了。

但是，为什么现在的心情会如此平静。

是因为疲倦了吗？

不，不是的。

因为月光照射下的转校生，

看起来好像很悲伤。

总觉得，和我有些相似。

没有真嗣的世界中的我。

但是，不能再有像我这样的人了。

必须说的话，一定要说出来才行。

“但是，不行。因为真嗣喜欢的是我。”

明日香为什么要如此的说。

她能断言人的心情吗？

对丽来说，觉得不可思议。

所以，就反问到。

“为什么，你知道呢？”

“因为，我喜欢真嗣。”

抬起头来，是明日香被月光照射的苍白的脸。



直直地看着我。

没有生气，也没有厌恶。

只是，不仅仅是平静，还有隐藏着强烈意志的蓝色的眼睛。

丽在如此美丽而又如此清澈的眼睛里，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我希望被碗君喜欢。

但是，我喜欢碗君吗？

我一直在等待向自己伸出温暖之手的人。

一直在自己的影子里，抱膝等待。

要是靠近而不伸出手来，

就会变成弱小而又靠不住的悲惨的自己。不想变成这样。

情绪涌上来，丽，又流下眼泪。

再一次地，哭了。

明日香，想。

为什么，她会哭？

而且流出的眼泪是闪闪发光的。

觉得还是应该安慰她一下。

就在明日香要开口的时候。

明日香听到了凌波的话。

此时看到了即使流着泪，仍寄宿着强硬意志的双眼。

“但是，我，喜欢，真嗣。我觉得是这样。”

明日香同情，渐渐变成了别的感情。

“所以说，不行。而且，也是没用的。”

跟你说明白了。

“但是，我喜欢。”

丽没有屈服于那些话下。



那是足以威胁明日香的强烈的意志。

平静的心情，渐渐远去。

转换的是，要强的心情。

“真嗣对谁都很温柔的。你别自作多情了！”

最后，叫了出来。

...自作多情？

也许吧。

不是很清楚。

但是，碇君，只有他，能很温柔地对待我。

希望被他喜欢。

所以，我也希望变得喜欢。

变得喜欢。

“尽管如此，还是喜欢。”

明日香的眉毛暴跳起来。

真火大。

真烦人。

怒目瞪着她。

于是，凌波就开始哗啦哗啦地流眼泪。

但是，却没有低下头。

也不打算从明日香的视线里躲开。

是背对着月亮孤独的身影。

孤独的孩子，想要依靠什么。

很久很久以前的我。



遇到真嗣前的我。

如果，在这里，将她抱住的细弱的手推开的话？

如果，我没有真嗣的话？

有谁登上展望台来。

两个人都看着那个方向。

手里握着的携带手电筒照射到的脸是

“真嗣！”

“碇君...”

“明日香！还有，凌波？！”

真嗣对于意外的场面，有些不知所措。

在眼前，有明日香和凌波。

凌波正在哭。

真嗣不清楚状况。

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明日香从长椅上站了起来。

朝着真嗣的方向，悄悄地靠近。

还带着微笑。

真嗣还在思考，该说些什么话。

丽以为会被抛弃成一个人。

用被泪水浸得有些模糊的眼睛，看着明日香和真嗣。

裸露在外的心灵，增强了来自孤独的疼痛。

非常的非常的疼痛。



明日香在真嗣的身边，回过头来看丽。

丽细弱的身体，被路灯照射着。

然后，感觉就像如果谁都没有向她伸出手的话。

就这样渐渐融入黑暗里。

明日香温柔地对丽笑，在她没有依靠的心灵里，伸出了手。

“呐，我们回家吧。”

泪水涌出的更多了。

用手擦去。

感觉到细瘦的肉和白色的骨头。

感觉到温暖的泪水。

丽一口气地点点头。

“...嗯。”

从大楼和电线的空隙中，看的早晨 8 点 20 分的天空，是白白的蓝色的。

商店街还没有白天的喧闹。

可以听见停在电线上的鸟叫，听得见一齐飞走的声音，

可以听见路旁的树因为凉气所发出的松散的声音。

柏油马路上发出声响的是，孩子们跑动的脚步声。

还有，生机勃勃的声音。

穿着制服的少女，正在跑着。

蓝色的裙摆高高地翻起。

显露出柔软的有弹性的跑动着的白皙的腿。

“为什么你，总是那么愚钝啊！”

迎着早晨的太阳，弄乱了红色的闪闪发光的头发的少女叫到。

在她斜后方的少年回答到。



“因为，明日香，父亲，昨天，哈，然后，还有作业，呼，”

少年的呼吸有些急促。

渗出汗来，黑色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痛苦的脸和前面跑着的少女清爽的脸形成明显对比，

那种跑步方法，比前面的少女相比有欠轻巧。

尽管如此，少年还是跑着。

要问这是为什么，那是因为时钟的针是不会停下休息的。

时间已经剩下的不多了。

学校，就在转过这个角的尽头...

明日香的第六感非常的好。

认识她的人都打包票的。

所以在转弯处，突然停下。

鞋底发出嗤嗤的响声。

真嗣不能及时的停下。

差点和明日香撞在了一起。

鼻尖钻进明日香厚厚的蓬松的头发里。

洗发水的味道，汗水的味道。

甜甜的味道，好闻的味道。

进入鼻中。

有些小小的陶醉。

下一个瞬间，

在明日香的眼前，一个少女突然出现。

蓝色的头发松乱地跑着。

明日香笑容满面地不歇气地对她说。

“丽！早上好。”





丽回过头，认出是明日香。

停下脚步。

稍微地点点头，也不擦流出的汗，用纤细的漂亮的声音，畏畏缩缩地打招呼。

“早，早上好，惣流同学...”

“叫我明日香就可以了，昨天不是说过了嘛！”

丽微微抬起头纠正一遍。

“早上好，明日香酱...”

“这就对了。”

明日香点点头微笑着。

从她背后，真嗣开始搭话。

“凌波，早上好！真不得了，从那么远的地方赶来。”

“早上好，碇君。”

丽不自觉地弄弄头发。

在那里的是，新的红色的发带。

因为跑着的原因，让脸上的羞红没有明显表现出来的事，丽谢天谢地。

然后，剩下的时间只有一点点点了。

三个人没有和睦的时间了，赶紧前往学校。

时间是 8 点 29 分。

总算从校门前通过了。

在早晨，换鞋室里充满了学生。

变声完的男生低沉的笑了笑。

仍然是小孩的声音。



嘈杂的高声的女生的声音。

汗水的味道。

肥皂的味道。

梳理好的头发的味道。

白色的衬衫，黑色的裤子，蓝色的裙摆，红色的领带。

肤色上沾着黑色的头发。

各式各样的发带和头发装饰。

丽，最不喜欢这种人多的地方了

所以，明明想早一点到这里的，

但却来不了。

因为今天扎了红色的发带来的。

至今为止没有带过的东西，在镜子前面扎起来是有些难。

今天会看我吗。

这样想着，伸手去开灰色的铁制的鞋箱。

大煞风景的铁制的鞋柜门。

从上面开开，纷纷涌出一捆一捆的信。

混杂在白色的信封里，可以看见红色的、粉红色的方格的花纹。

掉落在明日香脚边，是写给明日香的情书。

平时明日香总是乱丢在一边。

用这样的方法，是想将明日香的心情传达给写信的人罢了。

但是，前些日子，生活指导老师让我注意一点。

为什么，非要被说教不可！

虽然这样想，但也无法抵挡要来的。

明日香不得不去处理。



将那些无法实现的感情收集起来，准备放进纸袋。

从书包里拿出公寓里印有名字的纸袋，

一边想这比平时的要少一些，

一边弯下腰的时候。

在大叫“啊！”一声的同时，她的屁股和谁撞在了一起。

在推搡的过程中，明日香的脑门儿装上了鞋柜。

发出稍微的金属声，白色的脑门变得有些红肿。

“疼-疼！是谁呀！真是不敢相信！”

这样说着回过头来，看到丽用手捂着嘴，惊悚地站在那里。

“慢着，你这是怎么了！”

丽转向明日香的方向。

指了指自己的脚边。

瞪大了红色的眼睛，感觉有些困惑。

纤细的手指指的是，纤细的脚踝。

在那下面埋着的是一封信。

有一封格外大的信封，用粗的、有力道的、难看的字写着，【给凌波丽同学】。

是超过明日香的，非常有分量的情书。

“明日香酱，该怎么办，这...”

## 第七话 情书

上的铃声开始响课了。

丽和旁边的真嗣都已经呆住了。

被情书的庞大的量吓住了。

“还在做什么，课就要开始了！总之，先放进这里面！”



开始收集情书。

丽和真嗣都回过神来，慌张地开始收集情书。

周围的男学生也来帮忙。

女生们装作不知道。

用嫉妒的眼神看着丽，悄悄地互相议论些什么然后离开。

纸袋已经爆满。

混杂着写给明日香和写给丽的。

总觉得有些增多。

提起来，丽小小的手掌被提手的细绳捆得很紧。

“我来提吧？”

真嗣问到。

丽轻轻地摇摇头。

“...不用...”

拒绝了真嗣的要求。

然后，连忙向帮忙的人，点头行礼。

“谢谢...”

轻轻的细弱的干净的声音。

抬起的脸稍微有些泛红。

脸明明和平时一样无表情，但却非常可爱。

男生们不可思议地觉得有种被称赞而高兴的感觉。

放置在丽桌子侧面的纸袋，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凌波同学，那是什么？”

五十岁左右的数学老师问丽。

其实也不是生气。



但是，丽却回答不上来。

只是一直低着头。

相对应的明日香站了起来，怒吼道。

“老师！情不要再性骚扰了！”

“性骚扰？”

快退休的老师的大脑是不会明白，为什么刚才的问题会变成是性骚扰、会成为让异性讨厌的问题的。

无论是谁，都不明白。

只是，这个五十岁的教师知道。

自己不知道年轻的一代的想法的这件事。

这件被称为性骚扰的事，从他的角度还不是很明白，但是他知道这会成为一件很麻烦的事。

因为怒吼的学生，确实是数学学得很好的学生。

那孩子用可爱的眼睛正瞪着他。

一定是这里面有什么不能问的。

“啊，对不起，凌波。”

隐藏起内心的动摇，数学老师先道歉。

丽依旧是低着头。

明日香一边坐下一边想。

真是个添麻烦的孩子。

但是，这样做有种姐姐的感觉，心情也不是那么坏。

不知为什么，有些高兴。

就这样，上课的时间就过去了。

休息的时间，真嗣去了厕所。



看准了这个时候，明日香接过纸袋。

真嗣在的话，就会很罗嗦地说不看就扔掉会有怎样的不好。

真是的，我被其他男生占有也行的吗？

当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至少，明日香这样认为。

但是，真嗣这种满不在乎的地方真是让人火大。

而且，这感觉对于真嗣来说，明日香就好像不重要一样。

这种恐怖的想法还是出现了。

所以，所以，将那些想法随着信，全部烧掉了。

明日香站起来的时候，丽也跟着去了。

无言的两个人，走向院子里的燃烧炉。

古老的、年代久远的燃烧炉。

煤都粘在一起了，基座是红色的砖制成的。

明日香往上提起重的铁门。

沉重的声音。

火没有点燃。

准备将纸袋扔进去。

“等一下....”

听到丽如小鸟般的声音，明日香回过头。

“要烧掉吗，这些？”

呜，不知道吗，这孩子。

“怎么，你想读吗？”

“...明日香不读吗？”

“反正男生又笨拙又好色。我讨厌他们。”

是的，男生都是又笨又好色的。



嗯？丽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她。

人生经验还不足啊，这孩子。

“那，碓君也是又笨又好色的吗？”

“当然，也是的。”

早上，在掀开真嗣被子的时候看到的膨胀物，

在明日香的脑袋里渐渐浮现出来。

“那，为什么只有碓君，可以呢？”

歪歪小脑袋，丽问到。

“其他的男生，都很下流的。”

是的，其他的男生都很下流。

而且，真嗣也是男生，不可能不好色的。

但是，却不会像其他男生一样下流。

看我的眼神，也不可怕。

看起来不像是别有用心。

跟他在一起，就会觉得很安定。

“...有什么不同？”

“用嘴说不清楚的。反正，看着不就能明白了吗。”

总觉得，也并不是不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那扔掉的哦！”

得到丽理解的明日香，这次打算真的把纸袋扔进去。

“等等！”

丽阻止了。

“还是，读...”

因为，不读的话...因为这是大家写给我的....

只是读的话...大概，没关系的...



明日香，像看令人头疼的妹妹一样，看着那样的丽。

还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才刚刚学会走的孩子。

嘛，无论什么时候扔掉都无所谓。

嘛，就这样吧。

“知道了。那白天就把写给我的分开吧。”

“嗯。”

丽这时候感觉到强烈的视线。

脸上强烈的感觉到。

细细的白皙的脖子，也强烈的感觉到。

剩下的是，胸、腰、臀部。

露出的手臂部分也感觉到。

火热的视线。

要说是怎样的热度，大概是发烧的时候摸到的脸发烫的温度左右。

38.9 度。

有点不舒服。

就这样和明日香走在走廊的时候，也能感觉到。

突然抬起头来，总是看到男生。

慌张地转过脸去。

总觉得有些讨厌。

总觉得，衣服不能足以抵挡。

视线是炙热的，但是皮肤是寒冷的。

午休的时候，丽和明日香、真嗣、光在屋顶上。





因为风停了，白色的厚厚的云层没有飘动。

在比天空还蓝的塑料桌布上，放着光粉红色的便当包，明日香和真嗣一起的红色和蓝色的便当盒，还有丽从家里带来的面包。

然后，在那中央，是被情书塞得圆鼓鼓的纸袋。

光用嫉妒的眼神，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座情书山。

听说，有一半以上是写给丽的。

她仍然不能相信眼见这一状况。

因为对于她自己来说，那是一件没有缘由的事。

丽，的确很漂亮。

从身为女生的我看来也是。

并不是那种会引起嫉妒的美，是一种更加不同的美。

但是，最近不止这些。

不只是，今天的红色发带。

然后，干净的脸上稍稍泛起的红润，最近很容易看到的，细微的表情。

这些，都让人觉得非常可爱。

流淌着血液的，白皙的玩偶。

那血就像人的一样，红色而又温暖。

这是当然的，因为凌波同学是人嘛。

就算有时候看起来像玩偶，但现实中凌波同学是活生生的人。

所以，就这样现在，动着手，说着话，把情书分类。

“这是给丽的。”

“这是给明日香酱的。”

“这是凌波的，这也是，这也是”

“丽、丽，这是我的，丽、丽、”

“凌波，【给小丽】、凌波”



“这是给明日香的。就是平常那个人写的字。这个”

“啊，那个装腔作势的笨蛋，真是不泄气啊。”

终于，在丽和明日香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大山和一座小山。

然后，还有一封分不清究竟是写给谁的情书。

明日香将那一座小山，装进了别的纸袋子里。

连封口都不会拆就等待被烧的情书们。

然后，在丽面前的是一座大山。

在形形色色的信封面前，有一个格外醒目的信封。

写着【给凌波丽同学】

用结实的大量的高低起伏的幼稚的字写着。

那是光和明日香还有真嗣都有些熟悉的字。

丽，却丝毫没有在意那些事，取了那封引人注目的信，准备打开。

明日香有种不好的预感。

恐怕光也应该有同样的预感。

慌张地阻止丽。

“你呀，那种东西应该在一个人的时候读呀！”

丽觉得不可思议地抬起头。

“但是，明日香，之前写给碇君的情书，不是拿上来就读了吗？”

呜，看得真仔细啊，这孩子。

“这件事跟你的这件事不同，之后再去读你的情书啦！”

带着看不出有任何不满情绪的脸，丽看着明日香。

“说到这个，这封不知道是写给谁的情书。”

明日香拿在手上的是没有写任何东西的白色的信封。

用浅粉红色的胶条封着。

摇一摇会有沙沙的纸相互摩擦的声音。



迎着阳光可以看见微弱的便签纸的影子。

“会是什么呢，这”

“这个，不打开的话就不知道呢。”

“那么，打开吧。又没有装什么奇怪的东西。”

“我转过去。”

“我也是。”

“那，我要开了。可以吧，丽？”

“嗯。”

然后，不明收信人的信封的封口被拆开了。

明日香白皙的细长的手指，正将信封的一端撕开。

摇一摇，里面的东西稍微地出来些。

便签纸露出来。

将纸拉出来。

是折了三道的白色便签纸。

那种白色在太阳光的照射下很耀眼。

打开看。

便签纸上排列着整齐的字。

是有力度的流畅的字。

怎么看都不像是男生的字。

明日香和丽读了读信的内容。

喜欢你，那皮肤的白皙

喜欢你，那颤抖的声音

喜欢你，眼睛的颜色

喜欢你，细弱的手脚



喜欢你，身上的味道

纯洁的，味道

没有喜怒哀乐。

所以，喜欢

因为和我相近，所以喜欢

所以，

很快，就会去迎接你

然后，在文字的最后，写着名字。

**【渚熏】**

“什么呀，这不是女生吗？”

明日香不自觉地叫了出来。

丽只是有点惊讶。

然后有个影子渐渐接近那两人。

影子的主人，淡淡的笑了。

## **第八话 熏**

少女的叫声响彻天空。

停息在电线上的鸟儿们，一齐飞走。

转过去的真嗣和光，也飞速地转过身来。

吃惊地看着明日香。

在校园里的人们，走在道路上的人，无论是谁都会抬头看着这个地方。

一边这样想着。

明日香突然站起来，夹着一大捆信。



从旁边丽突然伸出脑袋来。

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发出那么大的声音。

真嗣就这样张着嘴，但是话却在嘴边说不出。

不知道该怎么说。

从背后，抱住真嗣身体的，是一双白到有些透明的手。

右手放在穿白色衬衫的胸部。

左手放在腰，黑色裤子的皮带的位置。

真嗣的后背感觉到一鼓柔软的东西。

突然就挤了上来。

窃窃私语般的声音。

从颈部周围传来。

“好久不见，碇君。”

真嗣非常的慌张。

专注在情书之谜的明日香的注意力，因为真嗣狼狈的惨叫声分散了。

回过头，发现真嗣被女生抱着。

明日香的眉毛暴跳起来。

抱着真嗣的女生。

那是，很眼熟的女生。

银色的头发，红色的眼睛。

那种过分亲昵的态度。

那就是，写那封情书的，本人。

渚熏。

那个熏正抱着真嗣。

竟然明目张胆地。



“你在做什么呀！”

白皙的脸涨得绯红，明日香指着熏大吼到。

“呀，明日香，好久不见。”

熏若无其事地回答。

还是跟平常一样，满面笑容的脸。

看起来很爽朗的笑容。

我讨厌这个人！

马上就能和谁粘的很紧！

真不要脸！

还想有一段时间没见了，就做出这样的事！

明日香一步不停地，带着刷红的脸往真嗣那个方向走。

熏根本没想离开正在挣扎中的真嗣。

依然保持着看起来很爽朗的笑容。

“放开他，你这个女人！真嗣也不要笑得那么高兴！”

“谁笑了，哇，住手啊，渚同学！”

熏一边偷偷地笑，一边用手胳膊真嗣的小腹。

真嗣挣扎。

在明日香的眼里，

他挣扎却没有想真正的挣脱开。

所以红发少女的血管，就在爆掉的边缘。

啊啊，已经受不了了！

真嗣那家伙，居然和别的女生也能兴奋！

男生，真是好色的家伙！

还有，这女的！

不要再摸我的真嗣了！



这不是变态吗？

明日香想要去抓住缠住真嗣的那双手。

但是，手到之处却扑了个空。

熏干脆地迅速地放开了。

放在真嗣腰间的手指，就那样慢慢滑向真嗣关键的地方。

穿过坚硬的布，柔软的感觉。

因为那份触感而僵硬的两人。

绯红的脸变得更红了。

熏紧紧抱着那样的明日香。

就像抱着大大的玩偶熊那样，看起来很高兴的样子。

“还是跟以前一样可爱呢，让人忍不住就想蹭脸。”

然后，就在明日香柔软的脸上蹭啊蹭。

“真是饱润光滑细腻的皮肤呢，触感真好！”

从那份触感里清醒过来的明日香叫到。

“你、你在做什么！你这个变态！”

在熏的怀抱里拼命挣扎。

即使挣扎，熏白皙而又细弱的手臂，意外地很有力量。

尽管如此，真嗣却没有来帮忙。

依旧脸红地僵硬在那里。

剩下的两个人。

丽惊慌地不知所措。

两手捂着嘴。

惊讶地把眼睛睁得老大。

光觉得‘这真是...’地摇摇头。

小声说：“不纯洁，不纯洁啊。”



“因为香甜的味道是春之梦啊。”

熏就像是在确认发育状况般地。

摸摸明日香的屁股。

被抚摸的那双手勒紧的触感。

让明日香的背后有种寒意爬上来。

“住、住手，你！”

“哎呀，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不是你那边常用的吗？”

“不、不要胡说八道！”

“之前，不是也对真嗣这样做过吗？在我面前。”

“那、那是”

明日香想起自己一年前的行为。

在熏面前做过的事。

为了炫耀做出的事。

再也不会做出的事。

觉得羞愧已经做不出来的事。

全部都想起来了。

那个瞬间，熏也放手了。

“还是一样，讨厌一次性接触呢。看这个样子，”

熏瞟了一眼真嗣。

依旧是红着脸，有些内向的少年。

“还差很远呢。”

明日香雪白的脸上就像火光照射一样。

为什么这家伙，说得好像什么都知道一样？

为什么，会知道呢？

讨厌，这家伙。





讨厌。

因为偷窥到我的心，才那样地笑？

非常的，讨厌！

“但是，今天并不是来见你的。刚才那个，只是打个招呼。”

这样说着，熏朝真嗣和明日香使使眼色。

然后将两手合掌放在胸前，朝有些困惑的丽走去。

让人感觉不到体重的存在，非常轻的脚步。

微笑着的脸也是没有任何邪气的，正午出现的，天使。

背着太阳，莞尔一笑。

丽，抬眼看见熏的脸。

就这样，直往后退。

熏继续前进接近。

丽继续后退。

背后有种冰凉的金属的感觉。

是屋顶的扶手。

对着已经不能在后退的少女，熏将脸凑近。

那双手就像翅膀一样张开。

一瞬间，白皙的皮肤在太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在蓝色的制服上落下影子。

丽的脸对着不可预知的事物，有些不安。

然后，

“真可爱！”

下一个瞬间，细长的制服里的身体，用更小地怀抱，

熏紧紧地抱住丽。

那种姿势，就像幼小的少女抱住柔软的玩偶一样。

或是可以说成是令人欣慰的。



如果，丽真的是玩偶。

然后，如果两个人不是同年龄的少女的话。

“啊啊，小鸟，在时钟里面栖息。”

丽就像往常一样，拼命的想要去理解眼前所发生的现象。

想要去理解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但是，却怎么也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漂亮的人，要抱着我呢？

还那么地，高兴。

第一次。

被人这样抱住。

柔软的。

温暖的。

但是，恐怖的。

因为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丽，用稍微上扬的视线，看熏的脸。

在笑，细长的那双眼睛，是红色的。

和我是同样颜色的，瞳孔。

在人中间，第一次看见的瞳孔。

这意味着？

不知道。

可怕。

“慢着，住手，渚同学！”

熏得后背觉得有声音。

真嗣把手搭在熏的肩上。

“嗯？”



熏回过头。

眼前的是，看起来有些胆怯的少年，有些生气的脸。

让人忍不住就想捉弄一下的脸。

“唉哟，吃醋啦？”

尽量做出认为是很有魅力的表情，熏问真嗣。

“你、你在说什么呀！”

真嗣的脸又红了。

为了将脸红的真嗣推后，从后面上来的明日香逼到近旁。

怒气染满了脸。

“你究竟想干些什么！这个变态！”

拳头向熏袭来。

银发的少女，在觉得生气的脸也很可爱的同时，迅速地爽快地离开了丽。

明日香的拳头奔向丽的脑门儿

听到噶当一声响。

下一个瞬间，丽捂着头蹲下。

明日香和熏都觉得糟了。

“对不起，没事吧？”

两个人同时问。

慌张地赶过来的，真嗣和光、明日香和熏。

就这样小孩子的午休时间，匆匆忙忙地过去了。

课，是体育。

女生是游泳课。

在游泳池很凉快。

男生在操场上。



因为跑步大出汗而浑身无力。

但是，苦中有乐。

特别是今天有干劲十足的人在。

那视线转向了还没有任何人出来的游泳池那边。

游泳池的更衣室里，充满了女生的声音。

比教室里的更嘈杂。

而且，蕴藏着紧张。

检查面向背向自己的同级生的身体的线条。

然后，和自己的做比较。

那是重要的关心事，所以更加的嘈杂。

明日香喜欢游泳。

但也讨厌。

游的时候心情很愉快。

也不会出汗。

但是，在游泳池游的话，男生的视线就会看这里看那里的。

下流。

讨厌。

但是，看到自己的身体非常女性化是一件高兴的事。

胸部的膨胀，喜欢。

细细的腰。

小小的屁股。

光滑细嫩的手脚。

想要变得更有女人味一些。

但是，不想被那种眼神看着。

愿望是矛盾的。



但是，那种麻烦事，现在还没有去考虑。

脱掉下面的内裤装进塑料袋里，穿着学校指定的游泳服，注意尽量不要将裙子打卷，将双脚通过。

将总觉得有些紧的游泳衣，拉到腰的位置。

然后，脱下裙子。

将上衣的纽带解开，因为那个很容易丢，所以叠整齐后，放进衬衫胸部的口袋里。

然后，解开上衣的纽扣。

正准备脱掉最外面一件衣服的时候，和丽四目相对。

丽，没有换衣服，只是站在那里。

额头上贴着巨大的湿敷布，用绷带固定着。

“不换衣服吗，丽。”

“嗯。我在旁边参观。”

“果然，还是因为额头。对不起....”

明日香的心，有点痛。

听到明日香的话，丽稍稍地摇摇头。

“不是的。我不能长时间受到太阳照射。所以，待在房间里面看你们学。”

“哦。那就太可惜了。”

原来是这样。

所以丽的皮肤才会那样的白。

我也是受到阳光的炙烤，也会很难受的。

但是，总觉得很可怜。

要是我也是这种情况的话，也不愿意呢。

“是的。我们没有生得和你们一样结实。”

突然传来声音。

声音的主人，是有着银色头发的人。



渚熏。

突然间就进入更衣室。

“你来干什么！”

明日香用满怀恨意的眼神看着她。

熏抬起两只手，做出投降的姿势。

“做什么，只不过是来参加体育课。”

苦笑的表情。

平时都在笑。

这种笑明明绝不是那种讽刺的笑，明明是很爽朗的笑容，但是很讨厌。

“一直都是在学校翘课的。为什么选在今天。要是上的话，就快换衣服吧。”

“但是，我也不能接受直射的阳光。”

“所以说，和丽一起。”

说着然后笑了笑。

丽有些冷场了。

这、这家伙....这才是目的啊

究竟在想些什么。

果然真的是变态？

一瞬间，明日香突然觉得自身周围充满了危险。

觉得泳装靠不住。

对着那样的明日香，熏给她看看手表告诉她。

“已经快来不及了吧，时间？”

突然看看周围，人已经变得稀少了。

明日香慌张地再次开始换衣。

白皙的后背上，感觉有视线。

熏的视线。



不是下流的视线。

而是更为冷静分析的视线。

“不要看这边！”

明日香回过头来怒吼。

熏苦笑了。

说“有什么。都是女孩子嘛。”

用爽朗的笑容。

冷静的眼神。

那个时候，明日香明白了。

笑容和冷冷的眼神。

这些，也讨厌。

过分地隐藏待人接物的态度，总是在探寻什么。

让人慌张。

趁着空隙，随便地进入人的心灵。

然后，看许多的东西。

那些东西，在熏看来并没什么。

但是对于人来说，那却是赤裸裸的神经颤抖。

被触碰到是很疼痛的。

所以，讨厌她。

明日香迅速地换好衣服。

时间很紧迫。

将衣物胡乱地塞进柜子里。

准备去游泳池。

那个时候，突然注意到一件事。

丽用为难的表情看着她。



但是，没有时间了。

明日香跑到游泳池边。

能够烘烤脚板的瓷砖。

在天空中闪闪发光的太阳。

在那里，同学们已经差不多集合了。

已经开始冲浴，准备浸消毒槽了。

丽用余光扫了扫银发的少女。

少女用笑容回应了丽。

细长的，红色的眼睛。

丽侧身准备离开熏。

看着那样的丽，熏突然笑了笑。

“啊，只剩我们两个人了。要说些什么吗？”

## 第九话 微暗处

“吼吼，大家都有不错的胸部哦。”

在运动场的男生们，注视着游泳池的视线。

比在头顶上的闪闪发光的太阳更为灼热。

“喂，惣流出来了。”

“吼吼，还是一样的惹人迷的身体。”

“真是受不了那小细腰啊。”

“不愧是混血儿。”

投向明日香的视线，那是更为的炙热。

而独占那位红色头发少女的，就是他们眼前的这个皮肤洁白的少年。

真嗣的后背正遭受杀人般的峻冷的嫉妒的视线。

但是，真嗣没放在心上。





甚至都没有察觉。

那双眼，看着明日香。

看着白皙而有弹性的少女。

明日香。

感觉最近有些离她遥远。

虽然还是像一前一样在一起，但是，却不能像原来一样平静。

一起换衣服，一起去洗澡...已经不这么做了。

虽然那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能直接接触。

是从什么时候觉得，开始出现了间隔。

但是，这样远离，看见露出皮肤的样子。

觉得明日香，确实是，非常的漂亮。

在游泳池旁边的少女们。

受太阳炙烤的瓷砖，对于干燥的脚来说很热。

被点名之后，就慌慌张张地娇声回答，然后就直接跳入游泳池中。

明日香也充满气势地哗啦一声跳入。

还有些凉的水溅起水花。

很响亮的有生气的声音响遍各处。

明日香一个人游着。

先是热身的自由泳。

用手将蓝色的水分开，用脚将水往后划，身体连续使劲往前进。

到达对岸的时候，暂时先上游泳池边。

感觉到男生的视线。

无数，无数的。

用下流的脸。



用下流的眼神。

讨厌。

讨厌。

太讨厌了。

但是，在那里发现了真嗣的脸。

他在看哪里？

他在看谁？

当然，是我。

愿望实现后的高兴。

然后，就消解了不安。

明日香的心中充满了满足和安心。

“真嗣——”

叫他，然后用力地挥手。

从手上掉落的水滴跳跃着，在夏天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比太阳还耀眼的声音。

看见远处的真嗣稍稍地挥挥手。

有点害羞地，挥挥手。

啊，真嗣脸红了。

噗噗。

对明日香来说，那是最开心的一瞬间。

想要给看的人，看到自己。

那就是，所谓的被守护的感觉。

然后，被他所意识。

那是明日香，对少年来说，是特别的人。

所以，觉得很高兴。



丽和熏两个人单独留在更衣室里。

热闹的声音已经消失的房间有些昏暗，和不知道来历的人在一起很可怕。

丽抬头看熏。

白皙的脸。

银色的头发。

细长的眼睛。

红色的，瞳孔。

嘴边，还浮现着一丝微笑。

“...那个，再不去的话.....”

听见外面同班同学们嬉闹的声音。

外面，很明媚。

即使在阴凉处，也能感觉到。

“为什么？”

“老师说，那个，参观也要在外面.....”

“啊啦，这样不好吗？难得两个人单独相处，稍微说说话嘛。”

一会儿，就陷入沉默。

不安的沉默。

丽的不安。

回到面无表情的玩偶。

突然，熏苦笑了笑。

“不用那么害怕，你，真是有趣。”

丽什么都不说地注视着那样的熏。

无表情的脸，更像玩偶了。

熏伸手去摸那样的丽的脸。



白皙的指尖接触到白皙的脸颊。

白瓷般的白皙，但是柔软。

然后，温暖。

“真漂亮，真可爱。”

脸颊接触到的熏的手，稍微有些冰冷。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你的事情。能说给我听吗。”

熏那张在昏暗中依然白皙的脸贴近丽。

丽后退半步。

在此之后是再也不能后退的混凝土墙壁。

熏用开朗的声音问到。

黑暗房间里响彻着，不相称的明媚的声音。

“呐，转校之前你住在哪里呢？”

“...第二东京市...”

那是，没什么的问题。

能够回答的事情。

但是，这个人想说的，却不同。

那是，更之前的事。

“哎，那么就是长野出身的喽？”

“.....”

明媚的，声音。

伪装的明媚。

丽低下眼睛。

不是的。

但是，我不想回答再深入的问题了。

在这什么也看不见的黑暗之中。



所以，不能回答。

也不去更正。

“到这里来，是因为父亲的转职吗还是别的什么？”

“.....”

丽还是什么都没有说。

小小的可爱的嘴唇，一直都坚固地封闭着。

“呐，你现在住在哪里呢？”

又是，没什么的问题。

是经过调查就可以知道的事情。

眼睛依旧低下，丽回答到。

“商店街的北面，山丘下面的.....”

“哎？住在那么远的地方，步行来这里真是辛苦啊。”

“...没什么，也没有那么.....”

“但是，一个人的话，早晨的时候没有人来叫醒你啊。”

无心地说出的话里，丽睁大了眼睛。

她知道？

熏偷偷地笑了。

“因为，那栋公寓，只给独居者住。”

那还真是。

确实是这样。

但是，这不是推理出来的。

这个人，她知道。

因为知道，所以才问。

熏依然是嘴边充满了笑容。

那双红色的瞳孔，依旧注视着丽同样红色的瞳孔。



丽的眼睛里充满着恐惧。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知道。

非常可怕的事情。

已经忘却的事情。

黑暗的看不见的东西。

“你应该没有家人的。也没有关于家人的记忆。也没有关于过去的记忆。和我，一样。”

“怎么还没啊...”

比平常更为热心，不，是认真的眼神看着女游泳池的东治嘟哝了一下。

跑完十二分钟的回来的真嗣，一边擦着额头的汗珠一边问。

“没谁？”

突然而又意外的问题，让东治有些慌张。

“不、不是，没有说谁！”

慌张的脸变得通红。

真嗣也看向游泳池。

找班长。

洞木同学，在的。

和明日香边走边说话。

那，是在找谁呢？

“绫波呀。绫、波。”

在困惑中的真嗣的身后，健助说出来了。

“啰、啰嗦！下一个就到你了，快跑步去！”

“也不是什么很不好意思的事呀，咱班的男生都很期待绫波的泳装。”

“说、说什么呀！我没想那种事！快点给我去跑！”

“嘛，这样也罢。那，这就拜托碗了。”



说着，将一个小小的黑色的但有点重的东西塞到真嗣手里之后，健助就跑向了运动场。

真嗣手里的是便携式摄影机，然后一种复杂的思绪留在心中。

“在我想来，我们，一定是被制造出来的。”

“哎？”

“就像玩偶一样的东西？所以，才能做出这种事。”

这样说着，熏的上臂上，已经放上了一只手。

白皙的手臂，被纤细的手指抓住。

就那样，配合着手的转动，手臂从根部，向外掉落。

“你看。”

丽往灰色的混凝土地板上瘫坐下来。

身体僵直，说不出话来。

纯粹的恐怖。

“玩偶，是手、头、心，都可以拆卸下来的。”

那样的事，我做不到！

这个人，是什么！

太可怕！

“其实，这是玩笑。”

这样说着，从制服的袖口伸出另一只手来。

和卸掉的那只手一样，不过这是真正的手。

啊啊...

丽松了一口气。

眼睛闭着转向上方。

“吓到你了？”

在眼睑的对面，传来熏边笑边说话的声音。

“但是”



熏的语调变了。

墙壁的对面，下课的铃声响起。

“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我不清楚。

只是想想，就如此的让人恐怖。

就如此的让人颤抖。

睁开眼睛，看到制作精良的假手臂摇晃着。

这个人，肯定也在害怕着。

没法自欺欺人。

一定也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件很恐怖很恐怖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是谁。

也许连人都算不上。

喧闹的声音渐渐接近。

上完课的女生们回来了。

再过一会儿，这个更衣室的昏暗将消失。

但是，在丽心中的黑暗是永远无法褪去的。

明亮的教室。

在明亮的窗边，丽一边托着腮一边想起以前的事。

虽说是以前，也不过是几年前的事。

然后最初的记忆是，白色的房间。

宽敞又苍白、清洁的房间。

床上的白色床单。

自己被白色的绷带包裹着，坐起上半身，点滴的袋子在摇晃着。





在枕边，想着轻微的电子音。

过了一会儿，有几个穿着白色衣服的人来了。

然后，因为记忆丧失而中断。

开始在人之中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察觉到的时候，已经在人之中生活。

钱，会打入账户。

是谁呢？

为什么，要转校呢？

因为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做。

是谁呢？

想不起来。

我觉得，我的故事，和‘长腿叔叔’有点像。

只是更加的无感情些。

一定，不会有好的结局。

因为有着看不见的黑暗。

只是想想，都让人颤抖。

“怎么了，凌波？绷着脸。”

突然在耳根处听见真嗣的声音，丽有些慌张。

但是，即使是慌张，也无法露出慌张的表情。

而是露出那种冰冷的，毫无表情。

变成了所讨厌的那种表情，

“有、有事吗？”

“啊，对不起，吓到你了。”

被真嗣道歉，丽变得更加慌张失措

感觉到脸通红了。



讨厌，又是这种脸。

已经厌倦了。

在心中不停地不停地慌张过后，总算勉强地从嘴边挤出笑容。

“呜，呜嗯，没什么，”

尽量地，快乐地笑出来。

“这样啊。”

真嗣也放心了，然后也笑了。

“今天，没有事了，已经这么晚了，我想不如和你一起回去吧。”

“啊，嗯，可以呀。”

毫不犹豫地地点头，想要站起来的时候，丽的脚却碰到了重重的纸袋。

那里面，塞满了写给丽的情书。

啊，还没有读……

忘记了……

但是，不能就这么放着。

丽纤弱的手指，拧着过重的纸袋、拧着书包、从座位上站起来。

回过头，真嗣走向教室的门口。

教室的门口，站着明日香。

站着，等待。

真嗣，朝着明日香的方向，走去。

丽，从后面追上去。

“啊，绫波，同学。”

从身后传来声音。

回过头看，是一个穿着黑色运动套衫的男生。

名字是，那个，好像是，铃原，东治君。

和班长，关系很好的人。



用可怕的眼睛，正看着我。

什、什么。

又是不安的事情。

这次，又是什么。

因为丽用冷淡的、不相信的、让少年的心觉得很难受的眼神看着，所以东治将视线转移到下方。

细弱的小小的手里，看得见下沉的纸袋。

在那众多的情书里面，

也有自己的情书。

还没有拆封。

“不，没什么事。我想跟你说再见...”

“...嗯，再见。”

东治听见轻声地道别的声音。

看见用轻声道别的丽，马上跑向真嗣他们所在的地方。

看见丽旁边的真嗣，说着道别的话朝他挥挥手。

看见不在意东治的明日香，正准备和真嗣说话。

在这期间，三个人的影子，都消失在教室之外。

从东治的视线中消失了。

三个人的，回家路。

明媚的太阳的照耀下，鲜明而又闪耀的行道树下不停说话的，几乎都是明日香。

上课的事、老师们的的事、朋友的事、今天听的音乐、昨天读过的书、料理的事、电视的事、很多的事，不停地说。

真嗣，也时不时地插插嘴，只是回答一下。

丽，只是在听。



但是，很开心。

明日香的话也很开心。

三个人一起回家本身就很开心

第一次觉得走在路上也很开心。

丽这样想的时候，

“丽，刚才铃原，在和你说什么？”

“哎？那个，只是说了声再见。”

“那个铃原？”

“...嗯。”

真是就这些？

嗯

“哎？那个铃原，居然对女孩子，打招呼了！”

就那么稀奇？

为什么，要跟我打招呼？

那个铃原？

为什么，要跟丽打招呼？

看来...

果然，东治那家伙...

但是，还没有解开疑问的时间，三个人就到了分别的地方。

丽一个人走向商店街的方向。

真嗣和明日香走向公寓的街道。

“那么明天见。”说着道别的话，开始走。

稍微地加快步伐，手中的东西就变得有些重了。

离家，还有些远。



夜晚。

黑暗的夜晚。

窗外一片漆黑。

星星虽然在发光，作为光源，还是多少有些牵强。

丽打开电灯，读着早晨收到的情书。

无论哪一封，都写着，很喜欢，很喜欢，丽。

都写着，丽，很漂亮，很漂亮。

我，漂亮吗？

丽看看镜子。

面向镜子，试着笑笑。

蓝色的头发。

宛如透明般白皙的皮肤。

红色的，瞳孔。

为什么，是红色的？

再次差点陷入黑暗又恐怖的思绪里的丽，将两手压在胸前。

想要将，那些想法从心中赶走。

强烈的悸动。

大粒的汗珠。

这样过一阵子后，心总算平静下来。

镜子里映出自己的样子。

那个样子透着自己的心。

觉得自己不可能漂亮。

觉得自己不可能被喜欢。

要是以前的我，会觉得这无所谓。

但是现在，很在意。



不想被讨厌。

想被喜欢。

但是，该怎么做才好呢？

为什么这些人会喜欢我呢？

为什么会说我漂亮呢？

## 第十话 餐桌

咕嘟咕嘟咕嘟，锅里的东西正在煮着。

闻一闻，很香。

不由地肚子也叫了。

慌张的明日香看看四周。

谁都不在的厨房。

荧光灯的灯光惨白而又空洞。

但是，在灰色墙壁的另一侧，少年和他父亲应该在。

应该在等着她。

明日香再次将目光转回锅里，左手端着锅，视线落在用铅笔写的料理笔记上。

在没有焦的情况下，用勺子再搅拌搅拌，先喝一口尝尝看。

这是温暖的美味。

这是家庭般的美味。

真是，完美。

嗯，很成功！

不愧是光，感谢感谢。

这个时候，听见玄关有钥匙扭动的声音。

门开了，然后又关了的声音。

就好像很疲倦一般，沉重而又缓慢的脚步声。



“啊啦，妈妈，欢迎回家。”

在穿过厨房旁边的走廊，看见了明日香的母亲、京子的身影。

没有看向明日香，只是说“我回来了.....”

带着疲倦的脸走着。

从她背后，传来搭话的声音。

“妈妈，不吃饭吗？”

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了。”

但是，还是要先问问。

为什么？

因为，这样才像母女俩。

啊啊，果然是这样。

在明日香正看着的面前，一点都不转头看明日香，京子往自己的房间去渐渐身影消失。

在走廊的另一端，听见咯噔一声关门的声音。

听见那个声音，明日香反而放心了下来。

因为，这份西式肉菜汤，只做了三人份的。

咚咚，听见有人敲门的声音。

明日香一边回应“来了~来了~”，一边将打着小火的小炉子完全地关掉火。

“明日香，我进来了。”

完全不等待少女的回应，玄关的门被打开。

明日香扭了一下总开关，戴上小学时候做的不是很精致的兔子嵌花的端锅手套。

然后，鼓足了气，将锅端起来。

明日香在走廊慢慢地端着锅走。

朝着真嗣等待的玄关的方向。



对于细弱的手臂来说，锅看起来有些沉重。

“我来端吧？”

“呜，不用了。比起这个，还不如帮我开一开真嗣你家的门吧。”

“嗯。”

明日香脱下拖鞋。

真嗣在明日香落脚之前，将凉鞋先放好。

然后，将自己家的门，开好。

在明日香端着锅通过的时候，将门支好。

然后，再回到明日香家。

玄关，放着明日香的红色鞋子。

白色的大人的鞋子。

阿姨，回来了吗？

觉得不能太随意的进屋的真嗣，总之先打一声招呼。

“不好意思，我是隔壁的碇。”

没有回应。

真嗣在稍微困惑了一会儿后，不出声音地而且是尽量迅速的进入。

目的地是厨房。

在那张桌子上，红色的塑料餐桌布上放着的钥匙环上，有惣流家的钥匙。

拿上钥匙的真嗣，还是静悄悄地迅速地回到玄关。

将明日香的家锁好，然后再进入自己的家。

在和明日香几乎完全一样的构造的厨房，明日香已经将锅放下，脱下围裙。

下面在白色的衬衣下穿着牛仔短裤。

白皙的手脚让少年头晕目眩。

“这是钥匙。”





“谢啦。”

少女将递过来的钥匙，放进牛仔短裤的口袋里。

在短裤的口袋里，明日香的手唧唧歪歪地扭动着。

不管怎样，少年的视线，是在那里的。

不在意那种视线的明日香问到。

“喂，为什么只有两个人的盘子？”

是的，桌子上只有两个人的餐具。

慌张地抬起脸，真嗣回答到。

“啊，我父亲，刚刚来电话说，有紧急的工作回不来了。”

“又是研究所的实验吧。好像有很多事，我妈妈也是的。”

“这么说来，今天，阿姨不是回来了吗。”

“嗯，嘛。”

“那，叫阿姨过来吃。”

“已经吃过了。”

对着明显已经不高兴的明日香，真嗣敏锐地决定不反驳。

“.....这样啊。”

互相将目光从对方脸上移开。

结束的瞬间，与明亮的房间明显不相符的凄凉的沉默降临。

为了打断那种沉默，明日香用欢快的声音宣布。

“来，快吃吧，好不容易做的西式牛肉浓汤就要凉了！”

“嗯，说的也是。”

“今天真是太棒了。真嗣要是吃了这个的话，一定会这样说的。”

明日香将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仰头看着斜上方，用夸张的语调说。

“‘啊啊，我能吃到明日香大人亲手做的料理，是多么幸福的男人啊’。”

“你说什么哟。”



准备盛饭而将木勺拿在手里的真嗣只能苦笑。

“那句话我希望你吃完这个之后再对我说。”

一边将汤盛在盘子里，明日香一边回话。

两个人愉快的晚餐，开始了。

嘎嘣一声响，将不用拉环的充满蔬菜的特大瓶特惠蔬菜汤罐头的盖子打开。

将褐红色的半固体汤料倒进锅里之后，一罐头的水将锅填满。

开火之后，就那样保持火的强度，煮着锅。

一边右手拿着汤匙搅拌着锅底，丽一边看着左手里的诗集。

【从深无边际的黑暗中

渐渐出现的是

发出纯白色光的人们

（那种姿态很优雅）

（那种声音很温柔）

.....】

最后，咕嘟咕嘟，锅煮开了，将小炉子的火关掉。

喀嚓一声，在寂静的屋子里显得格外响亮。

将加热过的速食汤，倒进盘子里。

在旁边的是，要吃的面包的袋子。

开始了冷清的晚餐。

热的软乎乎的散发着香味的西式牛肉浓汤，从真嗣的勺流入嘴里。

明日香注视着真嗣动着的嘴和喉咙。

很短的一段时间，时间冻结了。

“怎么样？”



“嗯，很好吃哟，明日香。”

消除紧张后的喜悦，在少女的心中像河一样流淌。

“嘛，这也是当然的。因为这是我做的。”

骗人。

其实内心是，非常不安的。

心跳很快。

想到现在为止，看吧，还在怦怦直跳。

“但是，你做饭的手艺真是有进步了。下次教我吧，我爸爸做的饭，不好吃。”

“唉，下次全部教给你。在煮的时候是有些小窍门的。”

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会做给你吃的。

只要你跟我说，什么时候都可以。

“来，再多吃一点吧。还有很多很多呢。”

愉快的晚餐。

愉快的餐桌。

叮叮咚咚，盘子和筷子、碗和勺子碰撞的声音。

尽兴的对话。“噗~是那樣的啊。”

响亮的笑声。“然后，那个孩子呀，”

好吃。“下次，也让真嗣去看看。”

开心。“明日香就是有点...”

咔嚓，咔嚓。

一个人的房间里，餐具相互碰撞的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

汤并不是那么好喝。



吐司面包也太干了、

因为是太过寂寞的餐桌，所以丽看起了书。

不明白，意思，自己也是这样觉得的。

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字面。

“...物质，是在延伸的。延伸是指，完全的事物.....”

咔嚓咔嚓。

“想要根据人类的感觉去证明它的实际存在是不可能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咔嚓、  
啪嗒，边吃边念。

“正因为如此，思维在物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吧嗒吧嗒，咕嘟。

晚餐，结束了。

用面包擦掉汤的痕迹，然后再喂进嘴里，结束。

剩下的，只用喝一口水。

看看窗外，是一轮满月。

洗好餐具放好，关掉灯。

蓝色的月光照进屋内。

看着那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话。

【白色的月亮

苍白的脸颊

吻着苍白的脸的是

苍白的水滴...】



“真嗣，真的不要再添一点吗？”要是不拒绝的话，明日香就会无限地往里面倒。

“啊，真的不用，肚子已经吃得饱饱的了。还是留一点给爸爸吧。”

“是的呢，也要留一点给叔叔呢。”

“我吃饱了。”

“我也吃饱了。”

两个人同时将双手合拢，然后开始收拾餐具。

陶制的餐具相互碰撞，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真是开心啊。

将收好的餐具放进流水槽内。

将还剩下汤料的锅，放在小炉子上。

“热的时候，再加一些水。”

“嗯，知道了。”

这样说着，明日香伸手准备去拿海绵清洁球。

真嗣也准备去拿清洁球。

明日香的手，和真嗣的手触碰到一起。

因为手的触感而相互对视的两人。

两个人的脸都变红了。

“啊，就由我来洗好了。”

“哎，不用了，我来好了。真嗣去看电视吧。”

“但是，饭是你做的，所以我来洗吧。”

“明明说过我来洗的。”

“还是我来洗吧。”

两个人相互瞪了一阵子。

“扑哧扑哧。”

“哈哈。”



“好啦，那，两个人一起洗吧。”

“就这么定了。”

用细小的水流，两个人开始一起洗，明日香和真嗣。有时，手臂、手指，露出的肌肤相互触碰。

在那温暖的触感里，每次碰到都会使两个人的脸通红。

开心。

高兴。

愉快。

明明一直想这样，但要洗的餐具却没有了。

...夜中的水滴

积存在墨水瓶里。

被订上的是夜晚的梦的话语。

啊啊，请不要写我的事。

我会变成梦的.....

“我给你泡茶吧。”

“我要红茶就行了。上次，叔叔带回来的，还有吗？”

“嗯，有啊。那，在我的房间先坐一下，有新的游戏。”

“嗯。”

明日香走出厨房，朝着和自己家一样构造的房子里的，真嗣的房间走去。

抓住把手，咔嚓一声打开门。

和自己的房间，是一样的布置。

有游戏机和显示器。

大提琴的盒子竖着。



书架上面摆放着，乐谱、仅有一点的漫画，还有教科书。

桌子上收拾过。

但是，床上却一片狼藉。

床单也是一片狼藉，替代被子的毛巾被已经拖到地上去了。

而且，那上面还有脱掉的学生服。

还没有叠好就那样放着。

啊~啊~，这样会出褶皱的。

真是没有办法。

到什么时候都只是个孩子。

明日香一边将裤子和衬衫的褶皱捋顺，一边将衣服挂在衣架上。

接下来，将毛毯放到手中。

想要将毛毯叠整齐，抓着两端提起来的时候，

从那里啪嗒，掉出一本书来。

是一本以女性写真为封面的杂志。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丽抬头看看月亮。

虽然伸出手，也无法触及到月亮。

但是，言语却将月亮抓住。

今天的第三首诗写完了。

脚边是散落的情书。

那也是用语言想要抓住东西的物品。

远去的心。

即使伸出手来，也无法抓到。



远去的心。

那个人心。

我也试着写一封吧。

真嗣用托盘端着茶杯和茶壶进入房间的时候，首先看见的是明日香生气的脸。

为什么生气呢？

“真嗣，这是什么！”

眼前突然出现一本杂志。

完全忘记了，要藏起来。

太疏忽大意了。

真嗣的脸失去了血色。

非常，危险。

非常，要命。

不辩解的话。

不解释的话。

“啊，那是，那个，东治，对，东治和健助硬塞给我的……”

“真下流，真肮脏！”

明日香完全没有听进去。

白皙的脸涨得通红。

“这种东西！”

纤细的手拿着杂志的两端。

打算就那样撕裂。

“等、等一下。”

那是，借来的（虽然是被强迫借来的）书。

而且，那也是外国产的无修正版的，好像在日本也是很贵重的书。





真嗣拼命地伸出手去。

啊啊，但是还是晚了一步。

明日香纤细的手腕还是将书撕裂了。

“什么啊，这种东西！”

将撕裂的杂志的半边朝着真嗣的脸扔过去。

刚好打中。

端着的托盘、杯子和茶壶，都掉落了。

“这种东西！”

剩下的杂志的一半，更加地陷进真嗣的脸中。

掉落的茶杯和茶壶，在地板上碎裂开来。

纸页到处乱飞。

红茶也飞溅出来。

真嗣的鼻子流出了血。

真嗣一手堵着鼻子，一手伸手去拉明日香。“明日香，你听我说……”

“肮脏！滚出去！”

被明日香两手推了出去。

几乎是被推飞到了房间外。

尽管如此还是神气地，在想要将手伸向明日香的真嗣面前，将门粗暴地关上了。

“不准进来！”

“那个...这里是...我的房间...”

真嗣透过门胆怯地说。

那张脸进一步地被粗暴地打开的门撞了个正着。

明日香迈着粗野的步伐走出来。

眉毛向上挑，那双眼睛里满是泪水。

大大咧咧地走向走廊。



夹在门和墙壁空隙中的真嗣的耳朵，远远地听见，那个声音越来越小，听见玄关的门被强硬打开的声音，之后穿过墙壁，听见隔壁的门被重重关上的声音。

最后那声肯定是明日香的房间。

啊啊，明日香还在生气。

难。

很难。

丽这样想着。

试着将心中的话语，写在纸上。

被电灯照射的语言，是很贫乏的。

我的心。

那是想用语言的手段蒙混过关。

就像有着银色的背脊的鱼一般。

我，但是，想要抓住它。

然后，递出去。

封在白色的信封里。

碓君.....

但是，这样可不行。

是一张有很多漏洞的网。

丽叹了一口气，泄了气。

月亮熠熠生辉。

打开窗，风很凉爽。

鼻子里塞着卫生纸的真嗣，站在明日香的家门前，敲门。

“明日香，呐，明日香，听我说！”



一直都在叫喊着，但却没有回应。

关着的门，无法开。

试着按下门口的来访电话。

听见里面呼叫的铃声在响。

谁也没有来接。

再次，敲门。

手，已经变得疼痛。

“明日香……”

红色头发的少女，在黑暗的房间，双腿抱膝地坐着。

远远地听见，敲门的声音，渐渐变得听不见了。

叫着少女的声音，也听不见了。

变得有些凉的夜晚，让身体有些发抖。

一直，抱膝坐着。

好一阵子，都是这样。

接着，突然站起来。

打开房间的门。

走廊里的灯亮着，白晃晃明亮亮的。洗澡。

解开头花。让红色的头发舒展。

脱下衬衫。

纤细的，还有些少年味道的身体。

但是，镜子里映着摇晃着的虽然很小但很有形的乳房。

脱掉牛仔短裤，脱掉内裤。

味道。

细细的腰。

光滑的皮肤。



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身体。

明日香，对着镜子说话。

“你是，女孩子。真嗣是，男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

明明知道的，就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讨厌。

真嗣，是男生这种事！

### 第十一话 仅有一点的睡眠

从窗帘的缝隙中，明媚的光照射进来。

玻璃窗的外面，传来鸟叫的声音。

在床上，睡着的女生。

红色的头发，在白色的床单上舒展开来。

少女翻个身。

将身体脸往下地趴着。

将胸部隆起的部分，压在身体下。

“呜，呜—嗯。”

睡衣稍微有些敞开，露出白皙的肩膀。

睡的不是很深。

马上就要到，起床的时间了。

突然间响起刺耳的声音，是闹钟响了。

金属的铃声，在房间里回荡。

少女白皙的手腕，放在头上。

眼睛，还睁不开。

纤细的手指，胡乱地寻找声音的源头。



进行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还是把手指伸向因自身的声响而震动的闹钟。

用习惯的手法，用手指将铃声的开关按下。

再次回到，寂静和鸟叫声。

少女的眼睛又再次地闭着了。

将手放回原位，再次翻一个身。

又回到仰面躺下的姿势。

少女的白皙的可怜的脸，沐浴着从窗帘露出的晨光。

透过仍然还是闭着的眼睑，非常的刺眼。

因为太过于刺眼，少女还是醒了。

太亮了.....已经，早上了？

明日香揉了揉困倦的眼睛，抓住枕头边的闹钟，拿到面前。

时钟的针。

长的那根和短的那根，一直都在动。

啪嗒，长的那根在动。

在罗马数字的盘面上，针正在走动。

一直，看着。

终于，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啊咧，已经过了起床的时间。

为什么没有响呢？

不对，总之，不起来的话。

但是，今天有点郁闷...

明日香无精打采地伸了伸懒腰。

从床上下来。

总之，先去洗手间。

镜子里映出的少女的头发蓬乱不堪。



把这先放一放，先去洗脸。

冰凉的水。

使大脑清醒。

回到房间的明日香，解开睡衣的扣子。

在早晨的空气中，露出胸部还很小的隆起乳房。

打开衣橱，拿出有中学女生气息的虽然可爱但是花色却相去甚远的胸罩，穿上。

伸手套进挂在衣架上的白色的没有一丝污垢和褶皱的衬衫的袖子里。

扣上扣子。

脱掉睡衣的裤子。

还有些圆欠缺肉感但却光滑的大腿和白色的内裤一起出现。

将双腿伸进裙子里。

使劲拉到腰上。

遮住内裤，遮住大腿。

穿好制服后，把睡衣叠好放起来。

然后，站在镜子前，将领结打好。

这边也，不要扭曲，不要打歪。

准备好了。

拿上书包，朝厨房去。

穿上围裙，着手做真嗣和自己的便当。

煎鸡蛋和泡菜，用很熟练的手法制作着。

炒一炒香肠，切一切鱼糕。

将做好的饭菜，放进成套的塑料的便当盒里，只有一部分放进盘子里。

放进盘子里还热乎乎的饭菜作为早餐，一个人吃。

不仅是早餐，在家里的吃饭，都是一个人的。

我并不觉得寂寞。



只是一件平常的事而已。

只是，明明都是一样的事。为什么会觉得早晨的和中午的味道差这么多。

早晨一个人吃的时候，一点都不好吃。

从桌子上没有留言条看来，妈妈好像还在睡。

默默地把饭吃完。

把茶喝干净。

洗好餐具和杯子，放进洗碗架上。

叮咚，陶瓷触碰的声音。

然后，再到洗手间。

接下来是刷牙。

好好地刷，在镜子前确定是否干净洁白。

然后，用刷子把头发仔细地整齐地梳好。

把头发弄到头后面梳好，扎上头饰。

站在镜子前看。

身体向前弯曲，眼睛往上看。

转向左边，用余光看看。

转向右边，用余光看看。

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

嗯.....

明日香拿上书包，出门。

穿上红色的鞋子。

什么都不说地。

把门关上。

看惯了的，隔壁的真嗣家的门。

没有任何装饰风的门。家里有人的时候，门总是不上锁的。



明日香还是像平常一样，随便地进入。

在同样构造的厨房，看到真嗣的父亲，源度正在喝昨天剩下的牛肉汤。

“早上好，叔叔！”

尽可能地像平常一样，尽可能地用明亮的开朗的招呼。

源度还是跟平常一样，用看起来严肃的脸，对明日香说。

“啊，早上好，明日香。汤，很好喝。总是麻烦你了。”

“哪里，您能乐意接受，我真是太高兴了。”

这样交谈完后，明日香走向真嗣的房间。

今天总觉得，走廊里的声音格外地响。

总觉得，心里很难受。

手摸着真嗣房间的门。

在犹豫了一阵子之后，一口气打开。

少年还蜷缩在床上。

看起来好像还在睡。

看看脚底，地毯正在变色。

“真嗣...”

从离他稍远的地方叫他。

要是平常的话，总是会一下子摇摇晃晃地起来的。

但是今天，少年没有醒。

悄悄靠近看看。

再一次，在耳边轻轻叫叫看。

“真嗣，已经到早上了.....”

果然，没有醒。

明日香掀开毛毯的一端。

慢慢地打量他。





眼睛停留在真嗣的两腿之间。

讨厌.....

内裤可以明显看到鼓起的地方。

这个时候，真嗣震了一下。

少年，马上就要醒了。

“呜，呜~嗯...”

明日香的手慌张地从毛毯上拿开。

毛毯还盖在少年身上。

明日香稍微有些慌张。

和平时一样，和平时一样哟，明日香。

胸中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具有威力的，很活泼的，很响亮的声音。

很具有震慑力的声音，大声喊。

“快起床，笨蛋真嗣！”

做到了像平常一样，太好了...

少年的眼睛突然睁开了。

虽然是突然睁开了，但还没有完全醒。

揉揉眼睛，在想站在他面前的是谁....就在这时突然清醒过来。

“啊，明日香！”

“你终于醒了，笨蛋真嗣。”

“那、那个，昨天...”

盖过了真嗣的话语，明日香说。

“受不了，你总是这么能睡。时间又不多了，快点去学校吧。”

“那个...”

“呐，快起床快起床。真是的，别总是像个孩子，真嗣。”



丽还在睡。

然后，现在终于起床了。

起床的时候，觉得房间比平时都要明亮。

看看时钟。

8 点 15 分。

睡懒觉了。

丽慌慌张张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脱掉睡觉的时候穿的宽大的衬衫。

拉开抽屉，找出纯白的没有任何装饰的胸罩穿上。

穿上制服上衣。

穿上裙子。

虽然桌子上还有食用面包，但好像来不及吃了。

没办法，早饭就不吃了。

拿上书包，慌张地正要出门的时候，丽停下了脚步。

返回到镜子前。

仔细看看镜子里面。

丽的蓝色短发，一根一根地杂竖着。

啊啊，怎么办，时间已经没有了...

脚准备迈向学校。

但是，这种头发，不想让碗君看到...

在踌躇。

在迷茫。

果然，还是应该弄得整齐一点！

结果，丽选择了梳子。



不弄快一点的话，会迟到的....

丽开始不停地弄头发。

明日香在真嗣前面半步的位置，今天也在上学路上跑着。

为什么男生要看那种东西。

下流。

真嗣也是的，果真在看那种东西。

会是什么表情呢？

“那个、明日香”

是下流的表情？

气喘吁吁的样子？

讨厌，真是不敢相信。

那样的真嗣，真是不敢想象。

“哈啊，哈啊，等一下，明日香。”

但是，还是应该是那样的吧...

真是讨厌之极。

我不明白，真嗣。

渐渐变得不清楚他了。

“哈啊，听我说，明日香，不用那么急，不用，哈啊”

是的，最近，变得不明白了。

因为有看不见的心。

有不能触碰的心。

有不能跨越的墙。

以前，想什么事都知道。

现在却有不知道的事。



我觉得我的心胸变得狭窄了....

感觉越变越小，就要憋死人了...

回过神来的时候，明日香已经在校门口了。

在不知道的时候，汗水已经顺着脸流下来。

“啊咧？”

看看时钟，才 8 点 25 分。

在后面的真嗣，双手放在膝上，吐着喘息的气。

“比预想的，早到了。”

真嗣看起来已经发不出声。

还在气喘吁吁的，向下喘着气。

从脸上流出的汗，滴在白色的混凝土上。

白色的混凝土地面上，黑色的积水，有一些稀稀落落的。

我们跑得有这么快吗？

但是，要是跑得那么辛苦，可以跟我说一声啊？

真是，笨蛋一个！

拿出白色的手帕，明日香擦拭脸上的汗水。

“受不了，有那么筋疲力尽吗，真没用，笨蛋真嗣！”

一边这样说着，明日香把自己正用着的手帕递给了真嗣。

但是，少年两手放在双膝上，没办法拿。

还在吐着慌乱的气息。

明日香伸手，在真嗣因为出汗而热乎乎的下巴上擦着。

让他把脸抬起来。

这样，将少年脸上的汗水，有些粗暴地但是很认真的，明日香擦拭着。

将少年的鼻腔里呼吸着自己的汗水的味道和少女香甜的味道这件事，完全抛在脑后。



8 点 29 分。

丽在上学路上飞奔着。

同时注意着不要把头发弄乱。

和平时一样的早晨的教室。

孩子们的声音。

摆放好的桌子。

什么都没有写的黑板。

荧光灯的照明。

从窗户照射进来的阳光。

真嗣和他的男生朋友们，带着银色镜框眼镜的相田，和一年到头穿着黑色运动衣的铃原正在说话。

很高兴地。

明日香一脸忧虑地看着那样的真嗣。

“怎么了，明日香，看起来好像没精神啊...”

听到声音，明日香回过头，光拿着班级日志站在那里。

有些担心的面容。

面对那种担心的表情，明日香回答到。

“没有，没什么。”

但是，光的脸好像在问“和碇君发生什么事了吗？”

所以，明日香再一次说。

“真的，什么都没有。”

“这样啊？”

觉得不相信的光，先点点头，把话题转移到别的事上来。像新开的店啦，杂志的事啦，电视节目的事啦，转移话题。



女生两个人的对话，变得热闹起来。

上课的铃声响了。

第一节课，是美里老师的课。

不久就听见走廊里的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大，之后在教室门口停下了...打开了教室的门。

出现的是，丽。

因为大家的实现都集中在她身上，吓了一跳，抱住书包忍不住后退一下。

但还是鼓起坚强的勇气，低着头赶快跑向自己的座位。

坐在座位上之后，依旧低着头。

“怎么了，凌波。来这么晚。”

听到真嗣的声音，稍微抬起头来，脸红地回答到。

“.....赖床了，所以....”

真嗣扑哧扑哧笑了。

丽又低下了头。

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又觉得有点可恨。

但是，丽却没有对真嗣说“还不是为了你，才弄成这样”的勇气。

几分钟后，美里老师总算来了。

“对不起~今天车子稍微~.....”

一进来就解释迟到的原因。

不在意她的解释的班长光，喊了行礼的号令。

“起立！”

啪嗒啪嗒，椅子的声音，一齐充斥了教室。

课。



丽的时间，中断了。

是因为从开着的窗户里吹进来的风让心情很舒服吗？

还是因为昨天晚上熬夜的报应吗？

丽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从小小的嘴唇里呼出熟睡的气息。

那张深睡的脸，很漂亮。

很安宁，也很可爱。

但是俯视看见这种情况的年轻女教师，却是非常的生气。

伊吹玛雅（25岁）对于上课期间说话和睡觉，都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可能是因为洁癖主义，也可能是因为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比方说被男朋友甩了之类的）。

总之，就是非常生气。

“凌波同学。”

呼呼，丽继续睡着。

“凌？波？同？学！”

缺乏血色的少女，依旧安心的睡着。

骚动白日梦什么的，完全不放在心上。

真嗣，很担心。

光，也很担心。

全班同学都心惊胆战地看着事情的发展。

只有明日香一人，发呆地看着真嗣的脸。

头发稍微留长了，然后穿上裙子，也许就看起来像个女生了。

但是却觉得，那张白皙的纤细的脸，与那花里胡哨的不雅的杂志，怎么也不相符。

## 第十二话 学校风景

在明日香的眼前，真嗣回过头来。



真嗣黑色的眼瞳，看着明日香。

注视着明日香的蓝色眼瞳。

那双眼睛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好像要拜托她做什么事。

是什么？

明日香不明白。

就算是将眼睛睁大，注视着真嗣的眼睛。

还是不知道。

对没有注意到周围的少女来说，当然是不知道的。

对只看着少年一人的少女来说，当然是不知道的。

只是知道在想事情，知道少女一直注视着少年。

所以，明日香不好意思地不明意义地点点头。

平时大大咧咧的红头发少女，白色脸颊被绯红色染红而低下头的姿态。

那也是，非常可爱的。

但是，真嗣对于她的点头，只觉得哪里不对劲。

问题只是该怎样对丽放出救生船，就想着这些。

但是，这次，明日香的那双温柔的救援之手，却没有伸向蓝色头发的少女。

知道的，只有这些。

在发怒的年轻教师伊吹玛雅面前，凌波丽还是安慰地继续睡着。

闭着红色的眼睛，

趴在桌子上。

安静的呼吸节奏，让穿着制服的细瘦的肩膀轻轻摇动。

脸埋在交叉的白色手臂下面。

只露出蓝色的薄薄的头发。

所以尽管看不见丽睡着的脸，大家还是觉得肯定是一座很可爱的熟睡的脸。





竖一竖耳朵，就能听见从那樱桃小口里呼出的气息声。

只是，现在不是关注这的时候.....

“你给我站起来，凌波同学！”

发火的玛雅老师的手，正伸向睡着的少女的肩膀.....

非常安静的教室。

凝结了的思考。

只听得见窗外的虫鸣声。

滴落的汗珠。

在离凌波几十厘米的地方，只有一瞬间的时间。

在那里，发出了巨大的响声，响彻教室。

“老师，生气过头的话会像赤木老师那样了满脸的褶哦~”

全班同学一齐回过头。

然后看着那个声音的主人。

声音出自最后一排的座位。

在那里，只有一个人，那是穿着黑色运动衣、双手交叉抱在脑后，靠着椅背的东治。

大家的视线完全没有要移开的意思。

在老师的视线也没有转移的情况下，转向别处。

将倾斜的椅子咯吱咯吱地转着。

抠着鼻屎，啪地弹出去。

啊啊，铃原又在做傻事了。

明日香和大家一样回过头看，这样想。

虽然这样想，但也到此为止了。

新的焦点，并不在那里。

对她来说，要想的事还有其他的。

但是，其他的少女却明白。



为什么东治要说一些让老师生气的话。

所以，觉得很悲伤。

“铃原君，措辞要注意礼貌！还有要坐好！”

果然，伊吹老师更加生气了。

但是东治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班上的同学都紧张屏息，注视着事情的发展。

教室里很安静。

从墙壁的另一侧传来隔壁教室的老师的上课声。

窗外传来浑浊不清的蝉鸣声。

市长选举的街头宣传的喇叭声。

这个时候，咣地一声，听见椅子的声音。

再回过头看前面，真嗣站起来了。

少年一边望着斜上方的天花板，一边准备开始照着书本念。

“老师，请继续上课吧。我们是来学习的，但是现在时间都要结束了。”

谁都知道，那是假话。

自己也是，但心中没有更好的话了。

听到那句话回过头来的伊吹老师，在犹豫该说些什么好。

大家都目瞪口呆。

明日香就好像自己的事一样着急。

在说什么呀，真嗣！

真的是变成了笨蛋真嗣了吗.....？

丽察觉到手臂的酸痛。

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头正埋在水手服之下。

压在桌子上面。



哎.....

抬起头。

耀眼的光照射红色的眼睛。

有透过窗户玻璃照射进来的阳光，也有荧光灯的白色灯光。

耳朵里是穿过窗户的蝉鸣声。

想把胳膊抬起来遮一遮，但是手臂因为麻痹抬不起来。

看看，如透明般白皙的皮肤上，是红色的印记。

是睡过之后的头的印记。

这里是.....

慌张地看看周围，就在眼前的是白色女士套装的后背。

伊吹老师的后背。

然后，全班同学。

教室里面十分的安静。

所有人都在看着伊吹老师。

究竟是谁，因为伊吹老师挡住了看不见。

那个谁现在拉了拉椅子，坐下了。

然后，又恢复到安静的教室。

然后，突然响起了下课铃声。

从扩音器流出铃声的声音，在还没有响完的时候，作为班长的光已经发号施令。

“起立！”

大家一齐站起来。

丽也慌张地站起来。

伊吹玛雅正在犹豫该怎么做。

觉得该说些什么话.....

但是，年轻的头脑里，什么也想不出来。



就好像声音被压制住了一样，只好回到讲台。

就在刚回到时候，

“礼！”

迫于这声之下，伊吹玛雅走出教室。

进到走廊的伊吹玛雅老师，总之先去最近的女厕所。

在洗手池的镜子前，稍微地往前弯曲一些。

把脸贴近镜子。

盯着镜子里映出的脸。

看看眉宇目梢间有没有细小的皱纹。

开始查看，觉得还是一张年轻的可以自称为小姐的脸。

脑袋里浮现的是，保健室的赤木律子老师的脸。

虽然是我崇拜的前辈，但到了 30 还是.....

丽站起来了之后，软软地坐进了椅子上。

脑袋还晕晕乎乎的。

教室里的空气和从窗户里吹进来的风，都很闷热懒洋洋的。

稍微出去到走廊的水冷却机喝些凉凉的水吧。

这样想着，将小小的手放在桌子上，准备站起来的时候，从旁边传来真嗣的声音。

“早上好，凌波。”

丽慌张地回头。

在眼前的是，温柔地笑着的，她的碇君。

少女慌张地想要会回话。

“早上.....”

现在.....

早上好？



为什么，明明已经白天了啊？

啊，是因为我刚睡醒吗.....但是，不是早晨的话，不应该说这句话的.....

啊啊，碗君，在开我玩笑！

那，我该说些什么好呢.....

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丽低下了头。

如透明般白皙的脸上渐渐染上绯红的样，看得十分明显。

“真~的，睡得很香呢！”

那里传来的是明媚的火辣的声音。

丽抬起头来，在真嗣旁边，站着的是明日香。

同样的身长高度，站着那里。

丽觉得有些炫目地抬头看着他们。

扑哧笑了的明日香说。

“我还以为丽是优等生。”

为什么笑了？

而且，为什么认为我是优等生？

“但是，明日香不也是在发呆吗？”

听到这么说，明日香也脸红了。

“那只是在想些事情罢了！真嗣不也是经常发呆，那有什么！”

“什么歪理~~”

“什么嘛，真的不就是这样吗。那时候也是，现在这时候也是.....”

言语的争论让真嗣不高兴。

明日香也在闹别扭，就像平时“夫妇吵架”的样子。

班上的人都看惯了。

对丽来说，只能抬头看着他们。



那是一幅很让人羡慕的，十分让人羡慕的场景。

对着只是望着他们的丽，真嗣说话了。

“啊，对了，凌波，之后跟铃原道个谢吧。”

“为什么……？”

“刚才，凌波睡着惹老师生气的时候，东治在后面帮了你一把，虽说有点意外。”

“这样啊……”

然后，宣告下节课开始的铃声响了。

第三节课，丽已经不想再睡了。

打开教科书，看着黑板，记笔记，重复着老师的问题的模范的正解。

只是一想起要向东治道谢这件事，就变得很忧郁。

并不是因为讨厌东治。

也不是讨厌道谢。

但是……

铃原君……是不熟悉的人。

虽然，确实是同班同学。

但却大大咧咧的，总是讲话很大声，迈着很大的步伐，感觉非常有气势……

总觉得，是个可怕的人。

要跟那种人说话…觉得有点恐怖…

虽然我觉得他是个好人……

但是，如果不好好地跟他道谢的话，感觉会被真嗣讨厌。

所以，丽觉得很郁闷。

而且，已经下定了决心。

准备好好地去说。

所以，丽觉得很难受。

接下来的休息时间，老师在出门后把门从后面关上了，大家都站起来，有的人向后转开



始说话。

为了驱散教室里缠绕的闷热，在充满嘈杂声的教室里，丽也站了起来。

手上还残留着在地板上拉椅子时的震感。

心里则是因为恐怖而惨白的颤抖。

然后转向。

并排的书桌，从那之间的空隙，直接走到教室的后面。

避开教室地板上同级生不考虑地伸出的身体部分、脚、手臂，走着。

朝着铃原东治的座位走去。

然后，突然想到。

为什么我会为这种事烦恼.....？

这是很正当的又没什么的事，应该能坚强地做出来的呀？

是的，像明日香一样.....

然后，到达教室后面离黑板很近的座位的空隙。

侧过身体，踮起脚尖，在极端狭小的后墙和椅子背的空隙中穿梭。

丽非常纤细的身体，被同级女学生的大屁股坐着的不在意地往后推出的椅子弄得抓不住墙壁，只好先放下脚尖站稳。

红色瞳孔的少女，到达铃原东治的座位的侧面。

东治看着前方。

完全不看，好不容易到达他旁边的丽。

交叉抱住卷起黑色运动衣的手臂。

虽然骨头粗，但却是很有少年气的，长着薄薄的肌肉的手臂。

用无所谓的表情，看着前方。

看着前面的什么地方呢？

不知道。

对丽来说，并没有找寻答案的空闲。



只有跟他说话这件事。

只是这件事，就已经快要挤碎薄薄的胸腔。

“铃原君.....”

结尾是快要听不见的称呼。

东治的脸，稍稍地转向了丽那边。

“啊.....”

不高兴的臉。

“...那个，刚才，那个...谢谢...”

虽然断断续续，但是丽没有低下头，而是近距离地看着东治的侧脸说的。

回应很短。

“啊，那没什么。”

这样说完之后，穿着黑色运动服的少年，站起来。

在丽的面前，不回头地大步向前地，从开着的教室的门，出去到走廊。

到走廊之后之后就立刻换了方向，躲在教室的影子里。

消失在丽红色的瞳孔里。

少年到走廊之后，松了一口气。

在那种不高兴的表情的之下，其实还是很紧张的。

慌张地走到外面，是因为实在是紧张得受不了了。

不幸的是，那个原因，那种心动，少女还是不能理解的。对于人生仍然很陌生，依旧只是为活着的这件事而拼命。

毫无意义地走到走廊的他，因为这样无法回教室，没有办法只好去了厕所。

正好，作为朋友的真嗣也准备去厕所。

.....我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了吗.....

.....我做了什么奇怪的事了吗.....





被留下的红色瞳孔的少女，心如颤抖般摇晃着。

迅速撒完尿的真嗣在把裤子的拉链使劲往上拉的时候，东治说话了。

“对了，真嗣，前段时间借你的那本书.....”

从东治那里借来的书。

那是，登满成年女性（至少从真嗣的年龄段看来是）的裸体写真的杂志。

已经被明日香撕裂的书。

居然在这个地方说起这事来。

拧开水龙头，流出来的水有点奇怪的热。

用那温水洗着手的真嗣，在纠结于如何回答。

东治上完厕所，把黑色运动衣裤子的拉链拉好，朝着真嗣去了。

脸上露出的尽是猥琐的如猴子一般的表情。

不对，比平时有些阳刚之气。

“...对不起。”

对于真嗣的回答，东治的脸变得很惊异。

“撕碎了.....全部”

“什么！”

东治用还没有洗的手，抓住真嗣的领口。

就那样压着他。

真嗣就那样被压着慢慢后退。

就那样到了厕所的外面。

“那个是别人的书，竟然把那本书撕碎！”

“那、那个，对不起.....”

“一句对不起就行了吗？”

“哎呀！”



用白色手帕擦拭着从女厕所走出来明日香，和谁装在了一起。

在怒吼着“想做什么，好色！”，正准备抬手使劲打撞过来的白皙细弱的少年的时候，

仔细看看，是真嗣！

被穿着万年黑色运动衣的男生，铃原正抓着领口。

瞪着真嗣的脸的东治，一定也在看着明日香。

然后，觉得明白了什么。

“是惣流吧，撕碎书的。真嗣不会故意去撕坏别人的书的。”

听到被人这么说，明日香一下子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明日香想了一会儿。

书...撕碎了...“啊，那和东治...”...

啊，那本书！

在少女脑海里浮现的是，那张，色情的封面。

然后，发怒了。

所以，明日香反过来说。

明确指着东治的脸，用响彻走廊的声音大喊。

“是你不好！下流、好色、变态！”

“什么！”

东治也不甘示弱地激动起来，猛烈地摇晃着真嗣的胸腔。

看见这种情况的明日香。

啊啊，他在做什么！不是要让真嗣坏掉了么？

用细小的手臂缠绕住真嗣的身体，用与细弱的身体不相符的力量，从东治手中夺过真嗣来。

“还回来！不要把我的真嗣引入像你那变态笨蛋的世界了去。”

从后面一下子抱住了真嗣，死瞪着东治。

就像保护孩子的母亲一样。



虽然孩子要比少女还要大。

那个被少女抱住的少年的胸上，是少女柔软的手。

后背贴着的是少女更加柔软的，胸部。

贴近脸颊的是，稍微有些绯红的脸颊，火热的气息和香甜的味道。

真嗣在这太过美好甜蜜的画面里一瞬间陶醉了。

耳朵里的是周围孩子们的声音。

“哎？又吵架了？”

“慢着，还说是‘我的真嗣’。”

“果然是。”

“噗~”

“亲热啊...”

“真亲热真亲热。”

在走廊里的小孩子们交头接耳。

在教室里的朋友在叫着。

就这样在远处，看着明日香和真嗣、东治他们。

夏天里，火热的争夺。

被女生抱住的真嗣。

觉得非常的不好意思。

东治和明日香完全不把周围的人放在眼中。

一定会发生不顾羞耻不顾闲话的争吵的。

把我夹在中间！

休息时间的铃声响了。

但是谁都没有打算离开。

明日香和东治依旧相互瞪着。



真热，真热。

真嗣因为觉得不好意思而火辣辣的。

夏天本来就是火辣辣的！

在那里，救世主登场了。

拨开人群来了。

用手里的文件夹硬邦邦地戳了戳明日香和东治的头。

“‘美里老师！’”

回过头来的明日香和东治，在真嗣的面前，站着的是苦笑着的美里老师。

“嘛，围绕小真的恋爱斗争也可以，不过已经到上课时间了哦~呐，快点进入教室吧。”

“恋爱斗争？老、老师，不是那回事。”

东治拼命地解释。

他的耳朵里，传来的，听见的，是周围的学生们的声音。

“讨厌，铃原，原来是那种人。”

“变态~”

“但是，碇君，还是稍微有些像女生的。”

“哎呀~”

“果然，还是受吧。”

“太糟糕了。”

美里的玩笑，在见解很高的孩子们中，如水波般扩散开来。

“那个，明日香，可以放开我了吧。”

“哎，唉。”

明日香突然想起自己几乎让真嗣很难受地被紧紧抱住的事。

一下子，松了手。

真嗣摇摇晃晃的。

因为生气而脸红的明日香，因不好意思而显得更红，把双手放在脸颊上。



“已经上课了，进教室吧。”

尽管这样说，但是明日香却无法移动。

两手放在绯红的脸颊上，无法移动。

真嗣，握住那只手。

纤细的手。

细弱的手。

女生的手。

柔软的手。

然后，牵着那只手，真嗣和明日香进入教室。

和过去相反。

不是被明日香牵着。

走廊里回响着东治的声音。

--The End--



# THREE CHILDREN OF EVA

作者: gto2000er

## Chapter:1

### 1 奇遇

最近的真嗣，没精打采的。一到上课，便会不由自主的趴在课桌上。风，随着电扇的不断回旋，被撒进了教室，照拂了真嗣的全身。少年拨弄着纷乱的头发，眼神却不由自主地从黑板移到了明日香的身上。他用手肘支着头，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关于明日香的每一个细节。明日香的愁，明日香的笑：

时而全神贯注的听课，时而与周围同学窃窃私语。那生动的表情，真嗣觉得就是看一辈子，也不会厌烦。

“那么，小真，请回答这道问题。”

“偉？”美里的声音一下将他拉回了现实。望着黑板上如符咒般的字母，他沁出一身冷汗，好久，才支支吾吾地说：“这个……我不知道！”

.....

（下了课）“你是个笨蛋吗？”明日香冲着真嗣大叫：“这么简单的题，也答不上来？”她没好生气，“当初让你做我的同桌，死也不肯，现在美里找你麻烦，看谁来帮你！”

“嘿嘿，”少年拍了拍后脑勺。

“什么嘿嘿，亏你笑得出来。——你平时不是听得很认真吗？”

“听过就忘嘛！”

这句话刚一出口，他就被明日香踹了一脚：“你这个人，还好意思说？欠揍！”

真嗣多年来，倒也习惯了她的这一套，“接下来，又要唠叨了。”他心想。不过，

埋怨归埋怨，心里还是暖暖的：因为，明日香是关心我的。他把身子倚在墙边，傻笑着。

这时，门口传来少女的声音，“发得什么楞呀？我不等你了！”

“不要！”他这才回过神来：“等我呀！”急忙抱了书包，冲出教室。



黄昏日落，街道上真嗣与明日香，肩并肩默默地走着。每天与她一起下学，一直是真嗣内心幸福的根源。其实，他并不真得很想学习，支撑他天天上学的动力，大部分来源于想看明日香。可奇怪地是，除了这个，内心还有另一个期盼，“我在等待什么？”少年时常这样问自己。不过，最重要的，还是抓住眼前的幸福。

想到这里，他释然了。夕阳的余辉，洒到两人的身上，一直延伸到很远——

真嗣一边走着，一边将目光偷偷地瞟向明日香。少女则是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时不时地环顾四周，丝毫没有注意到真嗣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忍不住了，这次，我一定要向她表白！”他打定主意。于是，涨红了脸，加快脚步，拦在了明日香的面前。

“明日香同学……”

“真嗣怎么用起敬语来了？”明日香笑了。

“明日香同学，我……那个……”

看着他结结巴巴得样子，明日香，竟没有生气。恰恰相反，她脸上显现出一种愉悦的期待。“你要说什么？”

“我……是想说……我……那个……我”他扭扭捏捏，“要怎么说呢？”

“说吧——再不说，我就走罗？”

“别——我说，我……你……”少年艰难的比画着。

“你的青春豆又多了一颗啦！”好容易，他迸出了这么一句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这么说？因该是“我喜欢你”才对呀！再看明日香，额头上的血管隐隐突现。完，完了，少年暗叫不好。

“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你……僕僕僕僕！——去死！”明日香的怒火彻底爆发。一个上钩拳，正中少年的下巴。真嗣几个踉跄，栽倒在地。可能是有什么东西垫着吧，他倒没觉得疼，手撑着软软的“肉垫”，甩掉头上的金星，再看明日香，咦？明日香呢？明日香她去哪儿了？是真得生气了吗？这下该怎么办？正烦恼着，突然，从身下传来一个声音。

“可以，放开了吗？”

“天那！”原来，那个肉垫竟然是个女孩子！而且，糟糕的是，自己的手还撑在人家的身上。真嗣立刻跳了起来，脸红到了耳根。“对，对不起。”把腰弯到了九十度。怎么办，对女孩子做了那么失礼的事。怎么办，不能逃，不能逃！



少女径自站起，拍掉身上的尘土，一语不发。紧张的真嗣，双手不断在裤缝边搓揉，等待她的一阵数落。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好奇怪的女孩呀！她是什么样子的？想知道，不过，不敢正视她。“就偷偷看一眼吧！”真嗣被好奇心驱使，就看一眼！这么想着，一点点直起腰，由下自上，小心翼翼的窥伺：她的手和脚，好纤细，苍白的，没有一丝血色。身体，柔弱得可能一阵风就能给吹走，像晶莹剔透的玻璃娃娃。而她的脸，也是苍白的，上面嵌着一双红色的眼睛。红色的——没错！是红色的。火一般的鲜红，却缺乏火一样的热情。冷漠中，透着一丝亲切。似曾相识的感觉，让真嗣在刹那间迷失了。

少女没有理会他，转身要走。

为什么要走呢？如果能与她说话的话，一定很幸福吧！

刹时，在少年的心中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想法。

“请等一等！”他叫住了她。

女孩停下脚步。

“可以，可以告诉我您的芳名吗？”声音，怯懦而低细，仿佛在为问出如此冒昧的问题羞涩。

“丽，绫波丽。”头也不回，那个叫丽的女孩丢下一句冷冷的答话，消失在街道的拐角。真嗣，还呆呆的凝视少女消失的方向。喃喃自语，“我所期盼的，难道就是……”

## Chapter:2

### 2 迷猫

“我回来了。”疲倦的人影，出现在家门口。

像往常一样，爸爸永远都不在家。真嗣早已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今天，他很累。也顾不得做饭了，直冲二楼的卧室，一头扎进被窝。“太累了！”每次回到家，就像解下了千斤重地枷锁。学校中的各色人等，繁复的人际关系，始终让他心力憔悴。还是不会和人相处？放不下的，是明日香。她现在肯定是生气了，她会不理我吗？不，不会的！被明日香冷落，是真嗣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可以没有一切，却绝对不能失去明日香。这多年来，她已俨然成为他生活的全部。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明日香，要是明日香不理真嗣——不，不会的！不要胡思乱想，真嗣掐了一下自己，别在胡思乱想了。明天，就向她去道歉，快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





真嗣竭力让自己入睡。谁知，精神反倒更好了。他躺在床上，尽管疲惫不堪，却依然难以入寐。辗转反侧，满脑子想的，只有明日香。“明日香，明日香……”身体，渐渐变得轻飘飘的，没有重量。

窗外，忽地有一阵响动。“是窗没关好？”他坐起来，走到窗边。刮来一阵风，被撩起的窗帘紧贴在真嗣的脸前。真嗣揭下压人的帘布，用手顺势理了理被风精灵弄乱的头发。忙乱间，抬望眼，一条陌生的人影，伫立在窗前。月光下，清秀的风骨，冷漠的表情，还有那双妩媚的红眼睛，是她？——

绫波丽？

少女冷冷的注视他，四目对峙。转而，便轻盈的越过墙头朝外面跑。真嗣被她这种奇怪的举动打乱了思维。当下，毫不犹豫的跟着跑了出去。他冲出门外，左右环顾。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她去了哪里？没有提示，没有任何有关于她的印记，一切就要靠真嗣的感觉了。

向左？大脑这么告诉他。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向右边跑去。奇怪的第六感，不，他从不相信自己的感受，如果脑子中幻想这是对的，那么，这一定是错误的。思想与实质，有如此大的差异，却一直是真嗣沾沾自喜的一个特长。

也不知道是走了多久，少年麻木的神经终于被一场绵绵细雨激活。雨，打在；脸上，手上，身上，冰冰的。顺着发梢，流进了他的眼窝，划过鼻梁，嘴角；顺着面颊钻进了脖子。当雨点划进领子时，真嗣才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他从梦幻中清醒过来。

这是在哪儿？没有一个人。真嗣四下打量着陌生的街景，但并不感到恐惧。内心，还暗暗有一丝欣喜。仿佛故意要迷失方向似的。流连于这陌生的殿堂，“有一种逃避成功的感觉呢。”很开心，遏止不住的轻快，独自一个人仰望蓝天，跳着，跑着。不时旋出一个又一个圆圈。

“呵！”真嗣舒展了四肢，突然，动作却停了下来。

因为，他发现那双红眼睛又出现了。眼睛的主人，身着淡兰色的和服。同色的发丝，被雨水浸透，紧贴在她脸上。皮肤，更显苍白。无所谓的眼神，看真嗣的时候，方才透出一股安详，温柔的表情。配合着惨淡的月光，可以说，她是那种远远望去，就让人心动的女孩子。

“好一个精致的人儿！”真嗣由衷赞到。细雨，雾月，美人。少年沉醉于这迷人的风景。想表达，却无法说清。

不一会，少女已站在她面前。表情，竟有一丝松动，微微的，脸上泛起一抹红霞。



"真嗣君……"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 丽没有理会。继续说，“真嗣君，请你实现吧！你曾允诺的誓约。”

“誓约？”真嗣一头雾水。

“你说……”少女顿了顿，（可能是害羞吧）她低了地头。“你说……你会娶我！”

“偉？”真嗣惊讶中，露出一副茫然无措的面孔。“我……真的这样说过吗？”

“是的。”绫波做了肯定的回答。

真嗣实在不记得他曾说过这样的话。不过，绫波给他的感觉，是那么得熟悉。心灵得到了一种慰藉，很安心。于是，点了点头。

少女在得到肯定的答覆后，嘴角微微上扬。真嗣第一次看到她笑，魅力十足，如沐春风。受那笑容的鼓励，真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仰起头，不再不安。

“那么，我们结婚吧。”他说。神色是如此庄重。然后，他也笑了，十分自然的，两个人，安安静静的微笑着。他抬起手，有些迟疑，生怕亵渎了圣洁的天使。又终于，下定决心，两只手，缓缓的伸出，抱住了她，抱得很紧。将脸深埋于少女的蓝发里，吻她：她的额，她的唇。她的颈，细白的颈子，真嗣贪婪的吸着少女身上所散发的香味。“无路可逃了吧！”

一个是天上的太阳，只能远观；一个，现在就在自己的怀中。抓住眼前的幸福。没有明日香，也能快乐。丽，在我身边。

“我喜欢你！”真嗣鼓起勇气道。

“我也是。”绫波柔声应着。

“我会给你幸福！因为，我喜欢你！”

是的，真嗣心中在叹：明日香，对不起！

## Chapter:3

### 3 突变

“这是在做梦吧！”真嗣惬意地泡在大温泉里。“那么，就一直流在这幻景之中吧！”他抹下搭在额头上的毛巾。俯视自己那被热水泡得微红的皮肤。感到一阵满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整个人都浸入水中，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由水面钻出。很自然地甩了甩湿发，绞干



毛巾准备用来擦脸。

不料，有人将干爽的浴巾轻掩在他头上。少年被下了一大跳，回头一瞥；绫波松散地披着浴衣，正趴在池边，盯着他。天真的样子，引起真嗣无比的怜爱，他的手背滑过少女的发，温和地对她说：“天冷，快进屋吧。”

少女顺从的点了点头。等屋门被拉上时，真嗣这才长长的嘘了口气。不知怎么的，那双红眼睛一出现，体内就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心跳加速。手里，还攥着刚刚绫波给他的毛巾，浸透了淡淡的绫波的气味。

胡乱穿好衣服，朝屋子走去。拉开门，少年即被眼前的景象给震慑住了。

只见绫波侧卧于榻榻米上，仰视窗外的明月。没有灯。全身被月光照拂，散发出一层柔和的晕圈，黑暗中苍白的脸和脚。

太美了！难以形容的美。月光下，光彩照人。一瞬间，真嗣的心头，升腾起一种——感动。此刻，他才真正对造物主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说，明日香是热情的象征，似太阳那般激情；那么，绫波则是默然的情人，于无声处，牵动着你的心。

真嗣几乎是在机械的挪动着自己的脚，以至能更加靠近她。单膝跪下，托起她的脸。凌乱有致的淡兰色发丝，随风漂浮于半空。正当要俯下身吻她时。突然，她迅速低下头，捂住双眼。“

“怎么了？”真嗣很紧张。

“沙子，进眼睛里了。”

“让我看看！”挪开她的手，“可不能揉呀！”托起她的下巴。丽的双目翕张，红色的圆球忽隐忽现。少年对着她，轻轻的吹气，

“好些了吗？”

“痛……”

“那，怎么办？”

“可以……”少女突然止住语。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真嗣催促“快说吧！”

好久，她才不好意思的说：“书上讲，瑞典的农民用舌头……”。

少年明白了，顿时，脸，红到了耳根。“这个，……”身上一股燥热。看他这副样子，绫波好象很失望，

“其实……也没关系，天亮就会好的。”轻巧地挣脱他的手，想睡下。



却冷不防真嗣探过头，把唇印在她的眼睛上。

“我来。”喉头挤出一个颤音。柔软的舌，贴在咸湿的眼球表面，小心的摩挲，“怎么样？”

“嘿。”尽管看不见，不过，少年仍能觉察到，绫波——在笑！抱着她瘦削的肩，一阵悸动：

“另一个，也让我来看看！”

.....

（清晨）真嗣醒过来，绫波像一只轻巧的猫，依偎在他身旁。他慢慢的，小心地起身，生怕吵到她。但，丽的眼睛，还是睁开了。

“你醒了？”

“.....”

真嗣以为她精神不好，“再睡会儿，我去准备早餐。”

绫波的神情十分冷漠，竟没有搭理他，一把将头蒙进了被子里。

“看你，又怎么啦？”真嗣只好重新坐下，推推她的肩，没反应。他无奈地摇摇头，“好啦，别再孩子气了。告诉我，我做错了什么？”

丽，露出脑袋，看着一脸无辜样的真嗣，猝不及防，吻住了他。真嗣呆住了。他的眼角看到，天使的双眸紧闭，一颗晶莹的泪珠顺着脸颊滑落。心，就跟这泪珠一样，顿时软下来。闭起眼，回应她。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少女早已移开了她的唇。随后说，“没事了，谢谢你，碇君。”

“为什么？”

“.....”

“那样称呼我？叫的，好陌生。”

“我现在是你的妻子啊。”

“.....”真嗣对此无可辩驳。

“我还想再睡会儿，早餐，拜托了。”说完，又躺下了。

“女人心，海底针。”真嗣带着一脸无辜的表情，向厨房走去。



他根本不会料到，事情起了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真嗣已在这沉寂的世界呆了一个月。每天的生活，如机器般的精准：早晨，为绫波做早餐。然后，两人一起去散步。下午整理屋子，听听音乐。到了晚上，则是绫波洗手做羹汤，与真嗣把酒赏月。最后，她在少年的怀里，听着故事，安然入睡。

这样的生活正是真嗣内心所向往的，宁静而又安祥。过去，他就想象能和明日香过这样的生活。但，他明白，那是奢望。明日香永远都是一团火，你越接近，灼热感就越强。尽管外表活泼合群，内心却不肯向任何人敞开。“永远不要将心事给别人知道。”她那么对少年说过。唉！活得好累呀！可细细一想，自己又何尝不是呢？整天的，为明日香操心。对她的感情，因为自己的笨拙而无法表达，只好默默地守在她身边。

丽就不同了，人虽冷淡了些，但很会体贴人。真嗣与她，勿须言语，只彼此交换各自的眼神便会明白一切。现在，不是很幸福吗？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少年感叹着。

刚拿起报纸，门外，传来敲门声。

“是她。”少年笑着，眼睛停留在报纸上，“进来吧，丽。作的是饭团吗？”

“.....”

“我希望是醋鱼馅的。是吗？啊，当然，不是也没关系，反正，你做的，我都爱吃。——丽？怎么不回答？”

他抬起头，笑容已然僵住。

“明日香，你.....怎么会.....”

没错，站在门口的正是从前让他困扰不堪的少女。

“可以进来吗？”

“是.....是的。”

明日香，跪坐下来。但与往常不同，她沉默着。一声不响的，两个人对坐着。只听见，时钟的滴答声。

她的手，拽着衣服的镶边。牙齿，紧咬下唇。真嗣不敢正视她。气氛十分尴尬。

老半天，明日香才打破沉默，



“听说，你结婚了？”

“係”。

“我是想来看看你，你，是个，朝三暮四的家伙！所以……不放心。”明日香音调低沉。

“所以……所以……你，很幸福……”嗓音，变得怪怪的，断断续续，直至发不出声。取而代之的是水砸在塌塌米上的响声——明日香，在哭！

“你……是一个大笨蛋！”少女冲他大叫一声，然后夺门而出。

“明日香——”望着少女模糊的背影，忘不了刚才她那哀怨的目光。心，好痛，想要追。突然，察觉到。绫波，端了盘子怔在门口。真嗣大惊。

“丽——你都看到了吗？”

“什么？碇君。”

“你，你听我解释！”

“做了碇君爱吃的醋鱼饭团……”

“我——”

“吃饭吧。”

真嗣知道，一切的解释终归徒劳。他不再争辩了，坐下。（这可能是从开始到现在，最为沉闷的晚餐。）

饭后，绫波枕在真嗣的腿上，看着月亮。两个人，一语不发。

“月亮，好美。”绫波首先打破沉默。

“可你我相逢于月下那一刻，那时的你，漂亮的要命！”

这话一出口，真嗣搭在少女脸上的手，手心，传来一股热量。

“你脸红了？”

“哪，哪有？”她变得局促不安。

“看着我。”真嗣道，“是真心话。”

绫波的眼神，若有所思。一瞬间，从他的大腿上挪开，想鲇鱼似的，滑进了他的怀里。勾住了少年的脖子，如葱的十指，抚弄着他的发梢。一会儿，真嗣就感到有一股热气靠近耳



朵。幽幽的歌声，从少女的口中流淌出，“WHAT AM I? IF I CAN' T BE YOURS?” 旋律中透着淡淡的忧伤；皮肤，被蹭得痒痒的，少年根本无法抵抗。手扣了她的腰带，衣服顺势滑落……

“我好喜欢你。”过后，真嗣搂着丽的肩说。

“碇君？”

“什么？”

“想知道，你娶我的原因。”

“怎么想起问这个？”

“想知道……”

“唉，为什么？其实，这也是我想知道的。”少年望着天花板。“让我想想，让我想想，为什么？……心里总有丝期待，渴望被关心。你的眼神，妩媚而又亲切，象姐姐。我们，很相似，寂寞中，互舔伤口。”

“但那个女孩的出现……你改变了。”最终，该来得还是会来。

“丽，我是喜欢你的，请不要怀疑！”

“为什么不是‘爱’？”少女反问。

“爱？”

“是的，喜欢与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绫波的语气中竟含了一丝激动，“你心中，还记挂着她吧。”

“我……”绫波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

“爱着一个人，又怕伤害另一个，不肯交出真心。你能体谅一下我的心情吗？自己的爱人在亲热时，喊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

“对不起——我，并不想……”真嗣吃惊道。

"也许，我们之间是个错误。"

"丽，请不要这样！"

绫波恢复了平静。"该说再见了。"

"不！为什么？！"



"这个世界，原本来自于你孤独的心。现在，明日香闯入了。你……还能往哪儿逃?"

"不可以一直躲下去吗?"

"别再逃避了。"

"那……"真嗣放弃了努力。"我，还能再见到你吗?"他的语气几近哀求。

"会吧……也许。"少女嫣然一笑："在月光下，到那时，我希望，你会说‘爱’我。碇君，再见了。”

“不要——丽！回来——！”

## Chapter:4

### 4 重逢

“好痛苦，不要，请不要离开！不要——丽！”

真嗣猛地坐起身。汗水濡湿的衬衫；四肢还在颤抖。少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惊魂未定地环顾四周：家，还是原来的家。只是，曾关的窗户，敞开着，从外面吹来阵阵寒风。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他拭掉头上的冷汗，有些惋惜，美梦不长久。扭过头，却看见闹钟的短针指于8字上。糟糕！要迟到了。真嗣赶忙梳洗一下。也没好好整理衣裳。叼了片面包就急吼吼的冲出门去了。

到学校，坐定。真嗣习惯性地瞧了瞧明日香。象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似的，对他笑了笑。少年也不好意思的回头致意，有些牵强。不过，没事的话，真的太好了！

这一整天，真嗣的眼皮沉沉的。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竟是那梦中的少女；少女的话：爱？还是喜欢？很迷茫，他一直在努力的回忆。冀望这样，可以让丽的影象驻留在他心中。

可是，这毕竟只是个梦。现实远比它来得重要的多。明日香走在自己身旁。“不能再逃避了。”阿丽说的。真嗣下意识的抱紧书包，揉掉干涩的眼屎。

“对不起，明日香。”

“你这个人真怪！又没做什么，无缘无故道什么歉？”女孩很不高兴的顶了一句。

"就是昨天，昨天……"





“昨天的事？我呀——都忘了。”

“不，我的意思是……”听到这儿，明日香竟忸怩起来：“你的意思是……”

“麦当劳，想一起去，和明日香。”

得到真嗣的邀请，少女方露出灿烂的笑容，理了理前额的红发。“可以啊——你请的话。”

“当，当然。请十次也愿意！”

“说话算话哦！”对了，就是这样，抓住她。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开始了。

傍晚，银座的地下商场。

一个红发的少女，拖着一个傻傻的男孩子。“漫步”于各个商店。

“真嗣，你看那儿。那个小熊娃娃，好可爱呢！”明日香兴奋地甩着真嗣的手，“这个也是，是不是？”

“啊——算是吧！”真嗣早就被琳琅满目的女孩商品弄得晕头转向，胡乱点头。

“那，这个耳环呢？”女还那起来，放在耳边比画。

“还可以。”

“什么嘛！”明日香放下耳环，双手叉腰：“干嘛心不在焉的。”

“没……没有啊！”

皱起眉头，一副要爆发得样子。要怎么办？情急之中，真嗣遥手一指：“明日香，看，好漂亮的项链哦！”

顺着他指得方向，明日香一下子转移了注意力。“在哪儿，在哪儿？”真嗣暗道好险：幸好有一手防着。他拍了拍心口，不过，女孩子还真好骗呢！绫波就不会这样了吧。（又想到她了）说实话，与明日香约会，可不是件轻松的事。天生是逛街狂的她，永远是那么的精力充沛。他就惨了，被明日香这么拖着，脚上已起了一层水泡。这是何等的酷刑！老天，你果然偏爱女生！

“真嗣——过来！”

“哎——”明日香又在叫他了。少年无力再回答。很想就此停下，休息一会儿。但，明日香生气起来很可怕的。他禁不住咽了口口水。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可怜的真嗣，只能这么安慰自个儿：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

“真嗣——？”远处传来女孩子的催促声。

“来啦！”他只得摇了摇头，向少女靠拢。两人碰到一块儿。

瞧他这副惨样，女孩露出戏谑的表情：“喂喂，这么慢呀！”

“肚子饿的走不动了呢！”

“麦当劳？”

真嗣一听，如蒙大赦，一个劲猛点头——总算能休息一会儿了。

“别忘喽……”

“什么？”少女的声音听起来象是只在撒娇的猫。“你答应过的。”

“我，我又说什么了？”他听到这句话，眼前，又浮现起小丽的身影。“我，我没说过……”

“哈！赖皮！”明日香撇撇嘴，“昨天还说晚饭你请，怎么，想赖啊！”

原来如此，他如释重负。“吓死了。我说请，当然不会食言。”

“不过，吓死了？不至于吧！”少女用手支着下巴：“难道……”

“怎么？”

“让你请一顿饭就那么痛苦，难道，难道……啊！”（恍然大悟的样子）“难道你有那个癖好！”

“哪个癖好？别说这么恶心。”真嗣不明白他会有什么癖好！

“还转不过弯？”明日香挖苦：“守财奴啊！”

“坏蛋！”真嗣抗议。

“废话少说，既然如此，我更要剥削你了！”

“随便。反正……最后都是我的——”

“歉揍！”明日香顺手一拳，“不正经！”

“好痛啊！女孩子要温柔些才是嘛！”

“对你？手脚麻利点好！”

“明日香？”



“哼！”

“明日香——”

“不理你！”

两个人就这样在吵闹声中进了快餐店。买完食物，坐定。明日香看看真嗣的盘子，尖叫：

“真嗣，怎么又买吉士汉堡？！”少年则是一副少见多怪的面孔。“吉士汉堡可是我的最爱哦！香香的洋葱，滑软的芝士，还有酸黄瓜……呵~~太美了！”陶醉中，他瞟了一眼少女：她在叹气。不用说也知道，在她看来，这儿的汉堡不仅样子难看，还有那层芝士，滑腻腻的直叫人起鸡皮疙瘩。“道不同者，不相为谋。”真嗣自顾自地吃着汉堡。

“真嗣你慢些吃嘛！一点也不斯文！”

“可汉堡就要大口大口吃才有味道嘛！”他倒觉得明日香有些外行。“光吃炸鸡有什么意思？”心里直泛嘀咕。

不一会儿，两个汉堡都进了肚皮，此刻的他，正细细啜饮着红茶，冲淡胃里的油水。眼睛么，也不得闲，大胆地凝视明日香。少女好象也感到了这灼热的目光，抬起头：“看什么？”

“你好看啊！”

“去！”她一脸不屑。

“我可没乱说呢！”他急忙辩解：“有些女孩在吃饭和睡觉的时候，最可爱！”诉说中，不禁流露出向往的神情。

“有些女孩……是哪些啊？”传来明日香的声音，字里行间，总觉着牙酸酸得：“你说给我听听吧！”隐约，手上暴起了青胫。

“这个……这个……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口，半天才挤出一句话：“我，我是说你吗！”

“我？”明日香狐疑道。

“没错。呃……你是知道的，我很少接触女孩子……”

这句话，明日香却并不怀疑，因为，她了解尽管真嗣有时色色的，但还没对其他女孩……少女将手摁在脸庞，似乎要遮住自己的娇羞。真嗣看着她，好可爱：乱吃飞醋的样子。不过，绫波吃醋是什么模样？还真没见到过呢。想着想着，不由微露笑意。

“在贼笑什么呀？”

“啊？”少年装傻。



明日香很利索地踹了他一脚：“说！”

真嗣一下没反应过来，差点从椅子上摔下“你——”禁不住，扬起了手。

“你要干什么？”

“呃……”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态，举高过头的巴掌，硬生生地给压下来。掩饰道：“看错人了。”

“是遇见漂亮女孩子了吧？”到死她都改不了挖苦真嗣的毛病。把脸胀得鼓鼓的，明日香生气的模样，别有一番风韵呢！

“其实也不错呢！有那么个任性的女生在身边，迁就一下，挺有意思嘛。”想着，心里抱了再让她生气一次的念头；他先啜一口红茶，将肚里的不快洗了个空空脱脱；然后，脸部换了一个很夸张的表情。脱口而出：

“牡丹花下死，做鬼亦风流。”企图“轻薄”

少女当然不肯，拳头如雨点般落下。

“色狼，看招！”

“好啦，好啦。我道歉！”真嗣笑得喘不过气“你……你，吃完了吗？……我们，哈哈……我们，哈哈，回……回，家吧！”

“嘿”少女亦笑得说不出话来。“好的，我们，回家！”嬉闹过后，两人推推搡搡地踱出了麦当劳。

“你，乘哪部车？”

“地铁，你呢？”

“我坐公车，”少女手指离自己两步远的地方，“车站就在那儿。”

“啊，是这样啊。”真嗣不无失望的叹一口气，“这么说，我们要说再见了？”

“是的。”

“…… 再见。”

“明天见。”明日香轻快的挥挥手，“今天，很愉快。谢谢你，真嗣君！”

真嗣不语，只是笑，目送明日香上车。然后，回转身，走入地下通道。

长叹一声：如今又是孤单一人了。



随着滚滚人流，挤上地铁，视野所见，皆是黑漆漆的一片。车窗的反光映出他细瘦的身形。望着自己的脸，思绪一如列车的颠簸起伏不定。在他的脑海中，绫波与明日香的身影交替出现，她们的一颦一笑，每一个动作，和他的每一句对话，他根本无法忘记。喜欢明日香，是没有错。但，为什么？为什么还有丽的影子存在？绫波在身边的欣慰，失去她的怅然，想逃，想躲，却无处藏身。因为，这是来源于他内心的真实渴望，绫波一切的一切，都深植在他心中——他想她，恋着她。当真嗣明白过这点时，欢乐与痛苦被绞在一起。莫名其妙地在胸口形成一股狂燥的气流——

“白痴！”情不自禁地自责一句。

不料，却引来车厢中人们好奇的目光。很少被那么多人注视的真嗣，也知道是自己失言。他吞了口口水，万分窘迫。所幸，已经到站，他马上逃也似的窜出，飞奔了400米，这才放慢步伐，重回地面。

渐渐，四周的街景变得熟稔，真嗣的脚步才趋向自然。也许……是故障吧，竟有好几盏路灯坏了，幽深的小巷，被云层里忽隐忽现的月亮照耀得一片斑驳，出奇的寂静。偶尔，路边草丛中，也会有秋虫懒洋洋的叫着，呼唤自己的配偶。夜间空气，沁人心脾，微风轻轻细语，柳叶笑而不答。一切，都沉寂在和谐之中。

置身于此情此景，他再一次的陷入了幻想。他想象着，想象着明日香投入他的怀中：他吻她，抱着她，抚摩她的发，听她在耳边呢喃情话。痴痴地想——绫波的模样？！

真嗣仰望星空，孤星闪着微弱的光芒，犹如那苍白的少女，羸弱而彷徨。近了，又近了……他刚要伸出手去，星星却悄然隐没。不得已，只能再次睁大眼睛搜寻……

毫无收获。不由暗笑自己的痴：人生如梦，我每天像做梦般得打发着日子，干那些无意义的事。绫波丽？她只是梦中一个残像而已，为何如此执着于她的存在？执着得心都隐隐作痛起来？像是——等待着什么要来的不可思议的事；像是——在等待我久久不来的爱人！

月光流淌，漫溢至他脚下。突然，目光在某一处定格了。因为，一条影子挡住了他的视线。真嗣停下脚步。心跳，骤然加快。怀着一线希望，向上望去：那双熟悉的眼眸；那股淡淡的香味……顿时让他胸口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潜意识里，浮出绫波分手时的话语——

“会见面的，在月光下。”

## Chapter:5

### 5 居留权



清晨的一缕阳光，照进了真嗣的卧室。同时，也赶跑了少年大脑中残留的睡意。他睁开眼睛，但很快又合上了。直过了好一会儿，才像适应了这刺眼的光芒，可以舒服地将眼皮完全张开。习惯性要按揉一下太阳穴。手却因为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以致于抽不出来，头俯视下去，突然省悟到

——绫波，正睡在他的臂弯。

她睡地很沉，在寂静的房间里，甚至还能感觉到少女均匀的呼吸。身上，那缕熟悉的香味，让真嗣临到现在才意识到：绫波丽确实存在着，而且，就在他怀中。

真嗣，非常认真地审视起怀中的可人儿来。因为在记忆中，好象还没完完全全端详过她。不似看明日香那般，只恐漏了一个细节。由于绫波的脸深埋在他的臂弯，以现在的角度，真嗣只能瞅到她一半的脸颊：它被几丝鬓发纷乱的掩着，使苍白的脸色平添得几分端庄；端正的鼻梁，无意中给人以清秀的感觉。让人感到那圣洁的，清莹的，真不啻是刹那间闪现在长天的一弯彩虹。

熟睡中的她真的好美！美得那么的不真实，心里直担忧那美是否轻轻一碰就会破碎。少年不愿意当那个破坏者。所以，耐了性子等她醒转。（好在是休假日，时间上不必苛求。）

终于，看见绫波特有的鲜红色眼眸。眸子清亮如一泓秋水，倒映着真嗣的影象。有深情，又略带一分羞涩。

“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少年笑问。语气，竭力显得柔和。

少女摇了摇头，支起身子，眼神并没有离开真嗣。真嗣对她愈发怜爱了，迅速凑上去，在她的脖颈里留下一个吻痕。然后，用轻快的声音询问：“早餐吃什么？”

绫波不答，只是默默地穿衣。

“就做往常的吧。”自己回答了自己。然后，准备收拾凌乱的屋子。但绫波的手按住了他，“碗君，我来吧。”

“是吗？那谢谢了。”少女亦抱以不介意的微笑。说实在的，真嗣十分乐意有人替他干那份原本应他干的工作。“那么，梳洗后来吃早餐哟。”说完便下楼去了。

当绫波坐在餐桌旁时，真嗣已将做好的早餐推到了她的面前。

“嗯，一个煎鸡蛋，四片面包，火腿片——应该会饱了”他边放边咕哝着：“还是西式的营养均衡——怎么样？苹果还是橘子？”



“.....”

也不等丽回答：“苹果吧。医生说每天吃一个就不用去拜访他了。呃——饮品呢？”

“.....”

他故作沉思状，“啊！对了！是冰咖啡！——不过，真的没关系吗？喝冰的？”嘴上这么说，却仍然为她送上了一杯。同时，也没忘为自己倒上可口的酸奶。“美味哦！”真嗣对丽举了举杯子。

绫波依旧沉默着，用刀切着盘子里的鸡蛋，一口接着一口。

“比明日香的用餐姿势还优雅呢！”少年内心在暗暗的对比。看明日香用餐是很有观赏性的。与平日风风火火的风格相反，明日香吃饭时慢条斯理。但他最为欣赏的还是她的咀嚼方式：紧闭着嘴巴细嚼慢咽。这亦为真嗣所认同。反正，始终不喜欢有些女孩吃饭时张大了嘴，随着牙齿的上下运动而张合。要是碰上过分的，还会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太不淑女了！”母亲是这么灌输给他的。“小真选新娘的话可要注意哦！”母亲笑着对四岁的他说。

至今记忆犹新啊！望着丽，不禁又想起了弃世多年的母亲。心中顿时感慨万千，也叉起一块鸡蛋嚼起来。

“吃完了，您慢用啊。”绫波放下刀叉。

“好快呀！”少年称赞着。不由加快了刀叉在盘子与嘴巴间移动的频率。主观上，什么事他都讨厌落在别人后头。“呵……我也吃完了。”他舒了口气。“餐具，就拜托喽。”

“是的，碗君。”她无条件的起身，向厨房走去。

这时，少年才知道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男人要娶老婆了。有老婆的感觉，真好！

但……感觉归感觉，随之而来得烦恼会有多少，那实在是个未知数。至少，现在，摆在真嗣面前的，是绫波以什么名义留下的问题。毕竟，孤男寡女的未成年人，同处于一个屋檐下，传出去的话……特别是再过一个星期，父亲就要回来了……“白痴！”他抓了抓头，“伤脑筋啊！”

突然，有一双手压上了真嗣的太阳穴，轻轻地揉着。他将手覆上了她的柔荑，“好多了呢，谢谢！”

“什么事都别太在意啊！”绫波安慰道。

“唉！”愁事又上心头，真嗣叹了一口气说：“叫我怎能不在意？——你明白我在烦什么呀！”





“……是为我吗？”丽沉默了半晌，才开口。

少年点点头，“你想，我爸回来我怎么说？还有……还有的倒在其次……”

“还有的是在乎明日香对你的看法吧。”

“没……”少年很尴尬，自己的想法一下子就被看穿。“我不喜欢你这么说！”

“心虚么？”丽很适时的抛出了少女内心小小的不满。

“够了！”脑子又乱了，刚刚编好的词全乱了套。“好啦！好啦！再说吧。”

“喂！小老头，怎么没精打采的？”爽朗的声音伴随着后背火辣辣的疼痛感，还在犯迷糊的真嗣猛地给铃原冬二拍醒。他一阵哀叫：“拜托！冬二，打招呼也不用这么大的力啊！”

“什么呀！”死党冬二皱起浓黑的眉头，说：那只能怪你太柔弱了！像我……你看……二头肌，三头肌（边说边做出各种 pose）多棒！所以小老头你要多多锻炼，这样女孩子才会觉得你有依靠感！”

少年摇着头，无奈的望着佻在那儿发呆的“花痴”，“人家桐木是脑子一时发昏，才会让你占了便宜。”

“你——”刚要发作，上课铃却不识相的响了起来。他只能作罢。“别给我抓住什么把柄哦！不然……”不甘心得威胁道。

“去吧！”少年笑骂。

不过，给他一搅和，烦闷的心情竟好了很多，暂时抛开了因绫波而产生的烦恼，翻出课堂笔记，手一支，头一歪，眼神，不自觉地又被吸引到明日香的位置。

那是命运的安排，六年前在一次扫除中，从不说话的两人，竟成了朋友。

“喂！把扫把给我！”那傲慢的气势，还真只此一家呢！他暗笑。当时的自己，被她吓坏了，一边儿道歉，一边儿往后退。结果，一脚踏空，被椅子拌倒。最后，还是明日香把他扶到了保健室，替他包扎伤口。也是自那时起，少年开始被她所吸引。而随着交往的频繁，真嗣发现自己越来越在意明日香的存在，一旦，她离开了真嗣的视线。心里就会产生不安。尤其是看到她与别的男生在一起讲话，胸口简直难受的要烧起来了。

有时，也会半开玩笑地向明日香表达自己的心意，却正因为是半开玩笑，少女也没有明确表态，对他若即若离，弄得他时常患得患失。

既然无法把握，少年只能尽量的要留在她身边。所以，拼了老命的学习，才与优秀的她





一起进入了这个学校。当然，明日香也为他出了不少力，像那些不懂的问题啦，她都会耐心地为你讲解。样子，非常的严肃。

对！严肃、尊严！不错！表面随和的明日香其实对待生活是非常严肃的。与真嗣恰好相反。也开不大起玩笑。如果不小心用无聊的话消遣她，就很可能被她“冷藏”。感觉很不爽呢！作任何事都力争最好，充满信心。不象自己，还未开战，便先自馁了。因此，她会成为全校的优秀生，这并不让人奇怪。

总之，有时像姐姐，让他尊敬；有时又像妹妹，任由她撒娇。怎么也生不起气来。

“姐姐？我怎么没想到呢？”突然，一个很棒的主意产生了。

“我回来啦！丽……在吗？”

少年坐在玄关上，费力地脱鞋，头还不时往回扭。家中难得有人，总希望能与平常的感觉来得不一样。像是小丽出来迎接拉；或跪坐在玄关说声：“您回来啦！”什么的。可是，什么也没有。

真是的，果然还是那样啊！他失望地放好鞋子，悻悻地沿着走廊，要径直回房。穿过客厅时，却隐隐约约听见厨房有流水的声响。少年顺了这个声音，悄悄地走过去一看——

绫波正在那儿收拾晚餐。

心中立时涌起一阵暖意。猫到少女身后，抄腰搂住了她。少女像是已经知道似的，并不吃惊。

“晚餐快好了，碗君先去客厅坐一会儿吧。”

“唔。”第二次失望。

餐桌上，当天的报纸被摆放在了真嗣习惯拿的地方。少年连看也不必看，便可伸手抓到。他坐下，打开报纸，心不在焉地浏览着新闻。只是，不对劲。有节奏的剃刀声突然中断了，还能感到一句轻微的叹息。他当下放下报纸，冲进厨房。

只见丽双手悬空，刀掉在一边。刀和她的手指上都淌着鲜血。可她却什么也不做，没有痛苦，茫然呆立着。直到真嗣冲到她面前，也没有反应。只有眼神像在嗔怪“你来做什么？”

“喂！……小丽……喂！”真嗣可没那么镇定，托了绫波的手。

“切到了而已……”话还没说道一半，绫波用惊疑的目光定着将她的手指放在嘴里轻轻吮吸的少年。



“好些了吗？”

“为什么……要这样？”她比画着把另一只手的指头放进自己嘴里。“这……有什么意义吗？”

“呃……这个……”真嗣总不习惯绫波问这些他不知如何解答的问题。“没特别的意思。只是……只是小时候弄伤了手，妈妈常常这样帮我止痛……所以，现在也这么对你罢了。”

“哦，是么？”绫波沉思着。“碇君——”

“什么？”

“妈妈？有了，是什么感觉？——我不太明白。”

“这个嘛——”少年摸摸鼻子，有些不好意思。但很快，脸上又浮起了满是憧憬的神情，“应该是很幸福的吧！有个人在身边关心你，爱护你……我……也说不确切。可能是母亲死的太早的缘故……”

“死？”

“是的。”他有些黯然。“六岁那年，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父亲突然对我说——母亲去世了。我……那时真的很伤心。因为，我知道，今后再也不会有人能那样关心我了。尽管父亲也很爱我。但，比起我，他更爱工作。平时，都不回家，……那时，空荡荡的房子，晚上黑漆漆的就我一个。我……好害怕！怕得想哭，又哭不出来……”他深吸一口气，忽觉，自己很失态，赶忙转移话题：“绫波呢？绫波将来一定是个好母亲！”

抬起头来，碰上少女的视线，却像包含了某种承诺。迟钝的他感觉到了，却不愿承认。

“哈啦啦……怎么越来越沉重了？”真嗣为掩饰心中的情感，打起了哈哈：“对喽，今天在学校突然想起了一个好主意来对付我爸。要听吗？啊，暂时保密，吃完饭再告诉你。晚饭么，算啦！出去吃吧。我知道一家不错的汤面馆哟！”

小丽与真嗣回家已是八点了。一路上，真嗣都在喋喋不休地介绍那个“漂亮”的借口。“总之是富有同情心的我，收留了孤苦无依的你——不错吧！”他洋洋得意。

丽耐心听完后，什么也不说，只是打开了电话留言，录音机里立时传来了一个厚重的声音：

真嗣吗？是爸爸，你遇见小丽了吧。她的父母因事故去世，本人又丧失了记忆，暂时由你照顾她，怎么样？我呢，可能要出国，一年后才回来——放心，生活费会定时存进你的帐户的……其他的，也没事了，再见。



“啊——啊——”真嗣被完全打败了。“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不说？”“他有种被戏弄的感觉。”

“要尊重碇君的想法啊。”少女一脸认真。

他真是哭笑不得。不过，结局还算完满，……但愿老爸能多存些钱，否则开支可要入不敷出啦！

## Chapter:6

### 6 上学去

“喔喔……在做坏事哟！”自信又带一份戏谑的娇笑在真嗣的耳边响起。埋头抄作业的少年被吓出一身冷汗，哀声连连：“明日香——少吓人好不好？！”

“不好！”很干脆的拒绝了。“正所谓‘白日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自己不做作业，还怪人家。”明日香满是教训人的口吻，“小孩子不可以学坏哦！”

却不料，被真嗣抓了个漏洞：“‘夜半不怕鬼敲门？’那么说——你是那个鬼喽？不过，我倒希望你敲我的门呢！”

明日香一听这话，脸由红转白。

“你——好，你惨了你。”明日香气急败坏，一把抽走了“母本”。“我看你抄什么！”

这下真嗣可真急了，“喂！别闹了！——明日香。快把本子还给我呀！”

“不要！”

“拜托——”

“谁叫你口臭？”

“我道歉还不行？”

“那顶什么？除非——”少女露出一个坏坏的笑容来。“除非——你请客！”

“好好好……今天午饭我替你买。”真嗣装傻。

“啊？”少女做了个很夸张的表情啐他：“想得美！福利社的午餐就想把本姑娘打发了？”



“那你要什么？”完了，得趁她还没提出过分的要求之前，先占取主动。“麦当劳可以吧？再逼没有了。”

“去！我不要。——你少烦……让我想想……”少女歪了脑袋：“什么比较贵呢？……嗯～～啊～～对了，好象学校附近有一家新办的冰淇淋店，听说很正点呢！”

“不要～～”少年自然也听说过这家食品和服务极具人性化，而价格绝对没人性的“黑店”

“喂——想清楚哦？”明日香拿本子在他面前晃了又晃，“时间不多了呢！”

真嗣看看本子，又用手摸摸钱包，万分痛苦。明日香呢，洋洋得意地站在那儿，胜券在握的模样。看来，被她吃定了。“好吧！”他咬咬牙，像是经过了严酷的思想斗争，“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这就对了嘛！唉，看你，冷汗都出来了，真有那么可怕吗？”

废话！少年暗自恨声。但也只能说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让自己顺着她惯了呢？算了，不去想了。要紧的是把作业补上。

……

“吁！”总算好了。少年抹了抹额头上的汗。

“不错嘛。”好事的家伙又来了。只见少女翻着他的本子，装模做样地评论道：“该抄的抄，该改的改。这么短时间还能考虑到作业分抄的布局，我可太佩服你了！用泰戈尔的诗句‘天空无痕，青鸟已飞过’来比喻再恰当不过了。我想美里再厉害也看不出来哦。”

“还不是你？”他伸了个懒腰，“是你让我领悟——作业，就是用来抄的。”

明日香也不说话，一拳挥中他的下颌，少年立刻“阵亡”。“这便是下场！”她拍拍手，回到了座位。真嗣还想反击，却听见“咳咳”的一阵干咳。嘈杂的教室一下子静了下来。导师美里一本正经地走上讲台。

“同学们。”顿了顿，环视四周，“特别是男同学们注意了。”口吻好严肃。从来没见过如此严肃的美里。出了什么事？大家议论纷纷。

“是被加持先生甩了吧。——啊！”粉笔精确地击中了冬二的脑袋。他忙一缩头，不再出声。

“现在的孩子，真不象话。”美里叹了口气。转而，突然换了一种很兴奋的语气，“好消息哦！”



“啊——”大家给吓了一跳。真嗣也不例外。太讨厌了！那种性格，怎么能当老师呢？他一肚子不满。尤其厌恶美里每次对他都“小真，小真”的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不能称呼一声“真嗣同学”吗？可能真如传说的是恋童癖呢！

“这个……”台上美里继续着她的讲话：“今天有个女转学生要来哟。”

“哦——”台下立刻骚动起来。

“进来吧，绫波。”

“啊！”这回轮到真嗣吃惊了。但，他并不是一个感情直露的人。将惊疑压抑着。开什么玩笑，她所说的透气就是指上学？同时面对明日香和绫波两个，从哪个角度想都不是一件好事情。他慌乱中瞅瞅明日香：她也同其他人一样，好奇地向门口张望着。

只能期待不是她了，不是。不是！不是！他盯着门口，紧张得心直跳。

再众人的一片期盼声中，神秘的转学生终于出现了。很不好意思，的确是绫波。站在美里身边，无表情的俯瞰着同学。声音还是冷冰冰的，

“丽，绫波丽，请多关照。”

“你坐哪儿呢？”美里考虑着。

他呆望着玻璃似的少女。却不料，一个不知从哪儿来得纸团砸在了他的后脑勺上。好痛！纸团砸人为什么会这么痛？他捡起打开一看，要命！里边竟包了一块硬橡皮！而纸上，熟悉的字迹映入他的眼帘：

“不许你，不可以这样色咪咪的看女孩子！”

真嗣回头，与明日香双目一接触，她就像赌气似的别过脸去。真嗣暗自好笑，坐正。

“那么，物流同学旁边还空着，绫波你就坐那儿吧！”“是。”

青天霹雳！真嗣彻底崩溃。两个自己倾慕的女生，坐在了一起。风雨欲来啊！

（中午）

大家都把绫波围成一团，问这问那。什么星座啦，爱好啦，爱吃什么东西啦。绫波一一做了回答。只有在问到住址时，她的答案开始迟疑，用那双有些忧郁的红眼睛，向人群外的少年征询意见。真嗣看着她，又瞟瞟门外，然后走了出去。

绫波像是领会了他的意思，又将头低下。



（楼顶的平台）

真嗣靠在屋顶的栏杆旁，一手插着口袋，一手摸着鼻子，在想：她会不会来呢？必须得给我个解释，老是做事瞒着我，一想到这儿就憋气。嗯？有爬梯子的声音，她来了？他转过身，正对着楼梯口。看见了少女，制服，头发，都散乱着的少女，站在那里。即便如此，仍掩饰不住她的清丽。紧抱双臂，孤零零的站着，像做错事的孩子一般。

对着这样一个她，少年无论如何也发不出火来。只能尽量缓和语气，又不失严厉的责问道：“怎么回事？给我答案！”

“……”

“说话嘛！”

“我，我只是想见碇君你……”

吧嗒吧嗒的，大滴的眼泪从绫波的眼眶里滚落下来。

完了！真嗣最见不得女孩子哭了。好不容易培养出的威严立刻跨了下来。“哎，你别哭嘛！”他抓抓头发，“让别人看到还以为我在欺负你呢。别哭了，好吗？”

绫波总算止住泪水，在抽泣着。“……对不起！都怪我……”

“你应该明白的，有时候，有些事情我很难作出选择。”真嗣缓缓地说着。

少女点点头。“所以，我不想伤害你们的任何一个，给我时间，但在这之前，不要对别人说我们之间的事，好吗？”

她摇头。倏忽，又点了点头。“那好。”少年松了口气，“就这么说定了？——要上课了，我们回教室吧。”

两个人都离开了。但心事重重的真嗣，压根没料到水箱后还藏着一个人影，以及她幽怨的目光。

放学后。

真嗣与明日香坐进了那家“黑店”。人很少的店堂里，宁静，雅致。周围的空气中，漂浮着各种冰淇淋酱料的香味。耳边，还伴有轻柔的布鲁斯。

他俩对面而坐。明日香，出乎意料的安静。搅着冰淇淋，脸向着窗外。真嗣顺着她的视线望去：人们行色匆匆，如赴战场。是的，外部的世界，是大人的世界。每一个人都在为着不同的目的奔忙。他时常独自置身于其中。思考着将来如何去面对这他所不得不经历的生活。



“我的白昼晴朗，我的黑夜幸福。……可这些事物我如今就要离开。”

“偉？”少年无端的吟诵，唤醒了同样在沉思着的明日香。

“是海涅的，我比较喜欢。”

“哦——真嗣。”

“什么？”

“最近，象是心不在焉似的。”

“是，是么？你太敏感了。”

“我总觉得，如果毕了业，不出两年你就会把我忘记。”

“瞎说！”少年暗暗一惊。“我们——不——我一定，一定不会忘了明日香的。”他的脸涨了个通红，象是在发一个永恒的誓言。

“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明日香听了，一语不发，继续搅着冰淇淋，直到它成了糊状。现在的少女，正向真嗣展现着她的另一面，亦是真正吸引他的那面：沉静，稳重，温和，优雅而富有理智。这才是真实的她。少年的渴望。尽管里头还包有一丝忧郁。

女孩子开始凝视他了，真嗣的脸火辣辣的，也凝视着她。捧了杯子的手，将杯子捧起又放下，放下又捧起。不好意思说话。也可以解释成，他不愿意唐突的去破坏这美妙的气氛。一直到结帐离开。

“我会把玩笑当真的哟。”临别时，明日香留下一句让少年摸不着头脑的话，消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只剩下他一人伫立思量。

天空下起了小雨，街的另一边，绫波在那儿等他。

## Chapter:7

### 7 探病

次日的早晨，真嗣到校，只觉得有点死寂。周围的同学，与往常一般无二。到底少了些什么？是什么呢？眼睛条件反射般得向上一瞥——那就是原因，原属明日香的位子空着。她从来不迟到的呀！



“是真嗣君。来得正好。我有事找你呢。”

“桐木吗？明日香她——”

“我正想告诉你，她病了。”“病了？怎么会？”

“别激动嘛！着凉而已。不过，嘻嘻……我给她请了两天病假。放学一起去看她吧。”

“这个……啊……”心里是非常想去的。口中却迟疑着。并将探询的目光投在绫波的身上。少女像在报复昨天他对她的责备。神情呆滞，一点表示也没有。

似乎光也有察觉：“要是不方便的话，不去也没关系。真嗣也有自己的事呀！”

“那个……嗯。”真是个好孩子，平时还是好朋友，有病时连去探望的勇气也没有，白痴、胆小鬼！看光的樣子，一定对我很失望。真的无法不在意他人的想法么？

“那么——”“啊——”他回过神。

“我先走喽”

“嗯。”

晚餐可以说是丰富的。桌上放的都是少年爱吃的料理。像是拌海苔啦，烧肉啦，有怀石风味的油煎小鱼浸肉汤啦……但他实在一点胃口也没有。右手握了筷子，神经质地在台面上划拉，还不时的抬腕看时间。绫波坐在他的对面。他并没想让她知道自己所忧。只能强打起精神，随便扒拉几口白饭。调整好情绪，又如往常一样不断的将报纸上的奇闻轶事说给她听。

丽专注于他，认真地听着。过了一会儿，脸上有了一丝倦意，眼睛渐渐合上。

“……事情就是这样的——丽？”

“嗯？”

“在听吗？”

“嗯。”声音渐渐微弱。

“这几天你也很累了，去睡吧。”

“可是，碗君——”

“没关系的，碗我来洗好了。”拦腰抱起瘦弱的少女。绫波沉默了，因为她是晓得的，真嗣的固执非同一般。于是，很合作的靠在他的胸前，紧紧勾住他的脖子，由他去做那个幼稚的骑士。





替丽盖好被子，真嗣将楼下收拾妥当。似乎还有些不放心，回房又去看了看她——睡得很沉。

如此的话我可以去了。

明日香的家，在东京的西区。与真嗣的房子隔了好几条街。已经九点了，明日香家的灯还亮着。少年站在门口，踌躇着。最终下定决心，停在半空的手向门铃方向按去。

铃响了很长时间，怎么还没人开门？灯确实是亮着的呀！难不成——心中泛起一片阴云，动作激烈起来，使劲地拧门把。她，不会出事吧…

“是……真嗣吗？”二楼的窗户，明日香探出半个脑袋，声音颤巍巍的。“钥匙，在，门口的地毯下，自己进来。”说完，头又缓慢的缩了回去。

真嗣依言取到钥匙，打开门。眨了眨眼睛，总觉得有人在监视似的。而那边，明日香正歪歪斜斜地扶着楼梯下来。他实在惦挂着少女，故也顾不上有什么不对劲的，甩上门，迎向少女，“明日香！”

“有，有事吗？”已然失去了往日的洒脱样，可能稍有不慎就会栽倒。

“听说，听说你病了，来看看。”

“我……去倒茶，真，真不好意思，家中乱的……”

“不不！”她太谦虚了。真嗣还独身时，废物站都比它清洁。“明日香你身体不好，不该……”

“真嗣爱喝什么？……唔……我记得的……是，是热红茶。”

“你病了！”

“什么都不放的红茶，什么都……”她步履蹒跚，每说一句话都要喘上好大一口气，“给……请……”

“谢谢——啊！”真嗣下意识一退。天！在搞什么？让一个病人招呼自己？“你，你别忙了！”

“茶杯垫？”少女摸索着。终于支持不住，摔倒在地。

“明日香！”少年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接住她的身体。

她躺在真嗣怀里，头搭在他的胳膊上。薄且小巧的嘴中吐着热气，自发际至耳根一片绯红。皮肤被灯光打的透薄，简直能够透视内部纤细的玻璃组织似的。青筋浮动，口唇在光线



下亦现绯色。

她正大口大口的吐气，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沁出，鼻翼张合。可是，她的手，还在地上摸索。

他的手盖在她的额头。“你要休息。”

“杯垫……在哪儿？”“我扶你上去。”

“怎么？明明在这儿的——”

“明日香！”真嗣火了。那种答非所问的态度和倔强的动作。真嗣属于你倔，他比你还倔的人。所以，口气第一次对她强硬：“别在任性了！”

“我……知，知道了……”奇怪，在这样的真嗣面前，明日香竟屈服了，是非常乐意的屈服。这么一来，真嗣的男子汉气魄得到了完全的展现。满足地扮起成熟的样子将他的公主送上了楼。

一切都被安置好后，他抹抹脸上的汗水，想拖把椅子坐下。却……

“咕噜噜……”那边少女背向他缩成一团。

“你——还没吃饭吗？”

她点点头。“那个……”真嗣摸了摸鼻子，“我去做。”

“真——”“真是的，饿了肚子还不早说，身体这么弱却忙这忙那，也不知道在搞什么东西！”

真嗣来到厨房，这里可能很久没被动过了。灶架有些锈迹，刀具倒还簇新。好在冰柜里的储藏非常丰富。做什么好呢？他边刮鼻子边考虑着。看到放在冰箱的鱼——一定是她的母亲为她准备的——对了，就做这个！

他在种类齐全的刀具前站了好久。受不停的移动。陌生的环境让他不习惯，以致于该拿地东西也忘了拿。最后，真嗣挑了厚刃刀。他把鱼放在砧板上，用刀面认真地刮下鳞片——明日香的母亲呢？——一刀循鱼肚的剖开处上溯，在鳃边剁了两下——和老爸一样，不管孩子——把头连胸鳍一块儿摘下。又换了把薄刃的。从鱼尾鳍入手，左右手互相推进——女孩子不会做饭，不病才怪呢——皮与肉分离，抽出柳刃刀。将收拾好的与细细切片，防进冷水，推入冰箱——老是以强者的面目出现，不对别人敞开心扉——“唔，水正好。”开始煮饭。一边又在烹制酱汤——混蛋！难道不知道要多关心一下自己吗——撒好细盐在黄瓜表面，倒醋。汤冒着泡，“快好了。”他手持木勺，在汤中顺势搅了几下，尝尝咸淡，正好——我得照顾她！



“明日香，开饭了。”真嗣的背顶开了少女卧室的门。她挣扎着坐起来。“别动！”他放下托盘，去拿了枕头垫在她身后。明日香一转头，看到了她的晚饭：生鱼片，芋梗汤，拌黄瓜。

“看上去很好吃的样子！”他想要端碗，手又不听使唤，差点把饭碗打翻。“当心！”目睹此情此景，少年心都要跳出来了。“你别动，我来！”夺过碗筷，夹起一撮饭堆在勺上，送到她口中。

“怎么样？我觉得你现在吃些清淡的比较好。”

“嗯。”

“吃什么？我给你夹。”

“黄瓜，嗯——再来片鱼。”

“当心细刺！你看，气色好多了。”

“真嗣手艺不弱嘛！”少女已有了些许精神。

“别剩饭。”他笑着。抚了抚她地头发。“好好吃。”

真嗣一口一口地喂，明日香一口口的吃。

.....

时间过得很快。呆望着少女的他渐渐不自然起来。

“晚了，该回家了。”站起，步伐却迈不动。因为，他的手被明日香拽住了。“再坐会儿，陪陪我，好吗？”

“家里……”“有人等？”

“不，不。没有……”

“那就行了。”她拉起被子，闭上眼睛。长长的睫毛，还有善于闪动的轻柔眼睑，宁静、雅致、倒与绫波有些相象呢。“就这样，真嗣，陪着我，别走开。”明日香又将眼睛睁开，仰望着天花板。

她想是觉着热了，解开了睡衣前襟的一颗扣子，并要把自己那光润微红的赤裸的臂垫到后脑勺的部位。真嗣便为她抻了抻薄棉睡衣的领子，说道：“睡啦。”



但她又把领子扯开了。并坐起身盯着少年。粉白的胸口，让真嗣心跳加速，浮想联翩。  
“你——”明日香合上双眸，仰起头，在期待着什么。

少年怎会不解其中之意？怎么会临阵退却？——不！为了消除心中的那个不知名的疑惑，他把唇印了上去。明日香的唇好软！一股热血直冲天灵，他的手开始搂住她的纤腰，两人紧紧相拥。意乱情迷之际，真嗣突然睁开眼：“不可以！”分开了彼此，并手忙脚乱地替明日香拉好衣服。

“为什么！”

“我……不明白。”他咕哝着。

“你明白，却不敢！”

“你该休息了。”

“站住！”

“再见。”

“回来！”真嗣的后背立即感到剧烈的疼痛。是明日香在用东西砸他。回视屋内，看来，少女已扔出了所有她够地着的东西：闹钟、玩具熊、枕头……现在，她正沉默的瘫坐在床上，用愤恨的眼光瞪视少年。“为什么不选我？！”

但真嗣并不因此而气恼。茫然地站到她眼前：“这不像是我所认识的你——出了什么事？昨天我们分手时你就怪怪的。”

“我……”平时口齿伶俐，常把少年驳得语无伦次的明日香，竟然支吾起来。“我，我……蠢材！我为什么要信任你这个混蛋！”摆脱了真嗣的束缚，一拳打向他。“为什么要信任，你怎么能不明白？！”

“你不说我怎么去明白！”他也生气了，“我又不是什么神仙？我根本猜不到你在想的。你让我怎么办？”

“……”明日香可能没见过这么生气的他吧。已经吓坏了。寒噤的蜷缩在一角。他察觉到时，立刻敛收起不满，恢复到原有的矜持。“对不起，我不该这么大声吼你。我，我想，两个人都好好静一下——告辞了。”

他正要开门。后背，明日香一下子抱住了他的后背。薄薄的衬衫感觉湿湿的，少女双肩颤抖。明日香，哭了？

“留下来，求你。我不想一个人……”



“是的。”他明白自己已无法离开，只得好言把她哄上床。然后，让她靠在他身上。明日香，用天真的眼睛望着他，眼里还残留有未干的泪痕。他笑着安慰道：“没事了，睡吧。”

“今天，什么也不做？”

“嗯，什么也不做！”

她安心了，紧搂着他。即使睡着了也不放开。今夜，就这样吧。

## Chapter:8

### 8 思想

几天后，真嗣家。天刚暗了些，屋内却早已灯火通明。纸牌被撒的满地都是。

客厅里，除了真嗣独自报着头痛苦外，绫波不知去了哪里。也许，是知道在他烦躁时得躲着他比较好吧。

真嗣一个人在玩接龙的游戏。就是电脑里常有的那种。而可笑的是他竟把这当成了占卜未来的指南针。过关了，表示一切顺利；反之，则是厄运当头。当然，照此情景，已不可能是前一种推断了。

他尽量要装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来安慰自我。如同先前所提到的：事实时常与他所想的相反。愈不想放在心上的事，它愈要缠着你。从明日香家回来，心情就没好过。尽管绫波的表现极力预示她不知道这件事。但真嗣异常清醒：她知道！而且一轻二楚。之所以没挑明，只是要避免彼此的尴尬而已。这比原先估计的要糟糕。他被卷入了一个怪异的旋涡之中。一方面存在着尊严与断裂，一方面是圣洁与崩溃。诱惑他，逼他做出选择。

喜欢？还是不喜欢？真的不知道！他一个人坐在地板上，难受得要死。因为他找不出答案。他颓然立起，走到了电话机旁。报纸上的心理咨询号码，因该记得的吧。

失魂落魄地按着号码。（嘟……嘟……的待机声后……）

“喂？是物流家，你找谁？”

什么？竟拨了明日香的号码。真嗣浑身烫极了，我跟她说什么？她一定会认为我很无聊……

“喂？喂？你是谁？”讨厌！要不要回答？算……算了吧。他拿开听筒——不——男子汉，好不容易——怎能当缩头乌龟呢？至少，该说些什么吧，是的，得说些什么才妥当。他



打定了主意，调整了一下呼吸，拿起电话：

“明日香，其实——”（嘟——的关机声）

就是么，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最货，还是不行啊！搁好话筒，真嗣又垂着头回到了客厅，拿了罐啤酒，坐回地板。

酒灌下了肚，少年连打了三个冷战。然后，哈出一口满足的气。

“滴铃铃……”

又是谁？屁股还没坐热……

“喂？——我——爸爸！……这个……”

“……嗯，我……还好啦……那个……”

“啊——小丽啊，还好啦……我们，相处的很好……”

“……是吗？您还不能回来……不，不，没，没什么，没什么……嗯……嗯……好的。嗯……——爸——爸！”

每次都一样，真嗣失望地猛灌口啤酒。也不知道儿子的心意，这么急匆匆的就给挂了。虽说是爸爸，我这个做儿子的却一点也不了解他。刚才，他问到了丽？心中突然泛起一股反感。为了这才大电话的吧，臭爸爸！

唉——仰了的头枕着沙发，觉得眼皮在打架——那就合上吧——睡不着！

（这是，有房门开的声音）是她吗？因为一时不知如何面对，他决定装睡。

近了，脚步声越来越近。已闻到她身上的香味了。白天在学校，冬二还在夸她美丽来着。她的气息……在我身边，蹲下了？他紧闭眼皮，呃——忍耐，千万要忍耐！只一下就好。对了，她走了，好了，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就睁一小会儿。（绫波的声音）真嗣赶紧再把眼闭上。闭着眼，什么都看不到。酒被拿走了；有一件滑滑的东西覆盖在身上。是外套。她，帮我盖外套！还在抚摩他的头发。要说他本是顶不喜欢别人碰他的脑袋的，有一次，还冲明日香抗议呢！现在，他却沉默了，甚至，还有种欢喜！为什么？

“——真嗣要乖哦。”脑中泛起亲切的声音。

“妈妈！”他立即睁开了双眼。什么？还是绫波啊。真嗣失望了。

“醒了？”“啊。”“吃饭了。”“啊——天黑了？”“是的”向挂钟望去，时针指在九字上。“绫波还没吃吗？”“两个人一起。”

“哦，是么？两个人一起……”“我最讨厌这种繁文缛节了！”那回午饭真嗣也这么回答



明日香。结果她却说了那样的话。毕竟，两个人。就是树叶，全世界也找不出两片相同的来。

“碗君？”“哦！”“吃饭。”“对不起。有走神了。”有了绫波还不够吗？这样一来，心自然安了下来。

“心情不错，吃完饭，去散步吧。”

## Chapter:9

### 9 流言

日子，一如既往的平淡。我重复着每日的生活：学校，家；家，学校。除此以外，还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一个人，逛固定的店；在固定的餐厅买固定的食物；回家与固定的人说固定的话，乏味又不失条理。明日香的病痊愈了，友谊那个骄傲的公主的性格出现在我跟前。恍惚间，我几乎忘记了那晚所发生的事。

很平常的星期五。天阴沉沉的，下着绵绵细雨。秋天，栽在校园内的鸡爪栖因季节的缘故，鲜艳的艳阳色渐退；原本干枯蜷缩起的叶片被细丝般的雨打得耷拉着。真嗣徜徉在这烟雨迷朦的世界，自我感觉极好。

“西风无力卷，秋雨落残红。”

正要构思下一句时，脖子猛地被一双巨大的臂膀勾住。“小老头，手脚挺快嘛！”

“快放开！要憋死啦！”他极力要挣脱这股蛮力。

“还装蒜？”大个子紧了紧手臂：“你的风流韵事现在可以称得上是人人皆知呢！”

“什么？”他停止挣扎：“你再说一遍？”

“好啦，好啦，大家心知肚明。我也知道你一直对明日香有意思……”他暧昧地笑着。“一上课就会盯着人家看。明日香的什么吸引你了？明日香的胸部？明日香的大腿？还是明日香的……呃！”得意过了头的家伙遭到真嗣的奇袭。双手捂住肋处，后背像大虾一样痛苦的弓起来。嘴里不住呻吟：“王八蛋，发什么神经？——哎哟，痛死啦！”

少年没有理会他，一头冲向教室。走廊上的同学，神情说不出的怪异。每个人都像在对他指出点点。犹如光芒在背，他烧着了似的发烫。加快脚步，走到教室门口。从门里传出杂乱的议论声。

“这小子可真有艳福。”“就是！”“下流！竟对生病的人干那样的事！”“乘虚而入嘛！”正议论地起劲，“啪！”门很大声的被拉开了。杂七杂八的私语也随着他的出现而消失。几十





双眼睛盯着他，有好奇，有猥亵，有鄙薄。明日香不在教室，绫波则若无其事的向窗外远眺。

他的心跟被刀子捅了没什么两样。疼痛中一股寒气随之涌出。他调整了呼吸。坐到了自己的位子上。周围静得可怕。

上课了，美里与明日香一起走进教室。明日香异常的疲倦，正眼也没瞧过他。

“起立，敬礼，坐下。”

“这节课自修，真嗣跟我来。”

怎么？是为那件事么？美里真严肃啊。不管怎么说，听天由命吧。真嗣离了位子，临走前，踌躇了一会儿。装做松脖子的模样，匆匆扫视坐在明日香旁的绫波。

“真嗣，快点儿。”美里已等的不耐烦，催促道。

“是，是的。”他跑出门。门一关，交头接耳的声音再次响起。

我，厌恶他们。

（职员室）美里来回拖动茶杯：“其实事情不必闹这么大的。”

“我没做过。”

“我的压力很大，小真。老师并不是说反对，只是，这间学校一向以校风严谨而闻名，你们都还是孩子呀。老师不希望你们过早的经历成人世界的残酷……”

“嗯。”成人世界的残酷？不，十四岁的孩子不是更不可理喻吗？既非纯粹的小孩，也不是完全的大人。既有儿童的冷酷，又能执行大人才能做的犯罪行为。最后，再伪装出一份纯真的表情，逃避一切责任。人的对手就是人，老师怎会了解？

“当然，我是相信你的，可明日香的反应并不明朗……”

“伟……”

“你们两个都是要强的孩子，这种伤害你们经受不起……”

飞流短长，人人都是狡猾的。老师因怯懦而利用学生去对付学生。学生因自私而去充当这些不光彩的角色。为的，难道只是老师几局虚伪的夸赞吗？

“幸好理事长律子博士是你父亲的老友，这件事被压下去了……”

倔强的家伙，强得，老是让认为她担心。

“……好了，总之，下次不要再有让我头痛的事了。回教室吧。”





绫波的冷淡，父亲近些天来反常的热络，难道会有我所料不到的事发生吗？

“嘿～～喂!!!”

“啊～～ 老师，什么事啊？”

“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放学？”

“笨蛋！回去上课！”

“哦——”

（放学后，冬二与真嗣值日）

“小夫妻两不说话喽！”一旁的冬二幸灾乐祸的笑着。

真嗣不理他。一整天他都没和人说过话，他不知道要以怎样的面孔面对明日香，只好沉默着。

“喂，你们真的做过了？告诉我什么感觉啊？——喂，问你话呐！透露一点？”

“够了！我说过没有。”

“不会吧！”

“我不象你这么色！”

“你，你——”

“唉！你不信也罢。”他摸摸鼻子：“口气何必如此凝重？”

“噗——”那边冬二已经憋不住了，捧着肚子狂笑。

“喂！这就是当朋友的反应？”

“你——哈哈，让我怎么说你。”单细胞生物走过来，饱含热泪（笑出来的），使劲儿拍少年的肩膀：反正一样臭名声，连半点腥都没沾到，大白痴。”

“我不是色鬼！”

“说什么傻话？我的‘纯情少年’，这种事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

“可我真的是清白的。”



“好啦，先不讨论这个。我问你，到底喜不喜欢她？”

“谁？” “白痴！明日香啊”

“我……”他点头。 “那你为什么那晚——”

“你还提？”

“不是啦！对自己渴望的女生，一点欲望也没有。这不是太假了吗？”

“你的意思……”

“有时候，女孩子是期待着被自己喜欢的男生侵犯的哦。”他像个小大人似的教训真嗣。

“这方面，原本男孩子就要主动点的。象你这么木讷，我看—— 一辈子也别想追到女孩子！”

哈，这个冬二，平时傻里傻气的，没想到竟能分析出如此深奥的道理来，人真的不可貌相啊！

“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倒发觉转学生好象对你有意思， 一直盯着你哦？小老头的魅力可不小啊！”

“是，是么？”真嗣心虚的鼻尖直冒油汗。“兴许，兴许只是——”

“她那么漂亮。”

“哦。”语气里表现出对这个名字的轻蔑态度。“不会吧。”

当然，绫波是个美女。但真嗣于人前从不予承认。因为他有一个致命的恶习：对爱慕自己得人采取轻蔑态度，甚至冷酷对待。可万一别人说她不好他又不高兴，他的自矜不允许，他自信自己的眼光。这种不良嗜好恐怕无人能出其右。

“逗你玩嘛，少臭美了。现在就这么紧张，将来还不被老婆骑在头上？”

“谁，谁怕老婆来着？”

“那有本事就去找明日香啊。”“可值日……”

“我包拉！你呀，好好约人家出去聊聊，她这时最需要你的安慰了。”

“冬二……”

“记住，不要老象个父亲似的，谈恋爱时受点气不损男子汉的威名啦！”

“那，谢谢了。”

“去吧，去吧，一个人扫起来更利落呢。”



.....

“丽，你觉得我这个人怎样？”真嗣趴在床上，问帮他按摩的绫波。

“为什么这么问？” “难得也为难你一下。”

“好人……”迟疑地吐出个词，但面容上，明显写着，“又不太象”。

“只这些？我是说我在性格上是不是很让女生讨厌？”

“小孩子呀。”

“偉？”

“老是在乎别人的看法。”她浅笑着轻轻帮他捏背，“别人一反对你就说‘对不起’，可心里又死不认错……”

“是说我顽固喽？” “太死心眼儿罢了。”

“明日香事件，我打电话向她道歉，结果她很生气地挂断了电话。”

“那只能证明，你和她之间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错误。”

真嗣一听，几乎不能自持，翻身用手压住了绫波的太阳穴。“不要让我听到这种话，我……不喜欢！”

“是我透露的。”

“什么？”他两臂的力道加强。

“你也该清醒了。”可这会绫波并没有如前几次那样掉眼泪。倔强而微含一丝怒意得瞪着他。

“我顶讨厌——讨厌别人不经我的同意……背着我开那种玩笑。”

“你也在意那样的背叛？！”

“你——”一把将她推到墙角。懊恼、愤怒，被欺骗的感觉，糅合在一道。他有甩她一巴掌的冲动，又无论如何下不去手。人伫在那儿。他从没这么恨过一个人！

“滴铃铃……”电话铃让他暂时解脱。真嗣抱了被子，枕头，然后用力甩上门，下楼去了。因为他知道她又要哭了，他得在绫波落泪之前离开，以保持那份恨意。

又是爸爸的电话。他觉出了父亲对绫波的暗暗的牵挂，并不单是对遗孤的关怀，这不是笨拙的父亲所擅长的。他说不久就回来，还会带来一个惊人的消息，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夜，深下去了，它表示着黑暗的降临，令我不安，我，不喜欢。



## Chapter:10

### 10 生活的断片

随着考试将近，题目越来越深了。压力陡然增大。正好借此逃避大家，绫波，美里，明日香，父亲，冬二他们。一片忙碌中，偶尔，也会觉得寂寞。尤其望着明日香与他人谈笑；时刻介意绫波的冷言。

如今的他，天平开始向明日香那边倾斜。绫波伤透了他的心。少年从此对她有了一丝芥蒂。红色的眸子，闪了妒忌的光。清瘦的身体，在引不起他的热情。她是从月亮上来的，失去月光的反射，美丽的胴体不再吸引他。我还爱她吗？肯定的语气强弱不定。

“在想什么那？”开朗的明日香站在他身旁。真是稀客呀。

“一道题目不明白。”他掩饰。“是吗？我看看。”她俯下身，少女身上的芬芳刺激着真嗣的鼻腔。鼻子好痒，这不是她常用的那一种！其中夹杂着轻微的，绫波的气味。

“啊糗！”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怎么了？真嗣？”

“对不起，你擦了香水吧。我有些不习惯。”

“应该很好闻的，真嗣你——”

“不是那个意思啦，只是不习惯突然改变了味道的你而已。”他对女孩子的欣赏，可不单单是容貌气质，气味也是重要的一环。不必是进口的法国香水，只要是清爽的沐浴后肥皂，洗发水的香味就好了。容易产生健康的映象。

明日香今天怎么会换香味了呢？而且还与绫波的气味相仿。

“不夸人几句吗？”少女赌气嗔道，“亏我那么卖力的帮你解题。呐，步骤在这儿，自己看吧。不过，报酬另算哦。”

“又是额诈！”

没有阳光。他是笑醒的。房间内充满着明日香的光影。

今天下着雨，小雨唏唏沥沥得打在窗玻璃上，溅得一片模糊。

与此同时，响起敲门声。他赶忙收拾起快乐的表情，“进来吧。”



绫波进来了，掩上门。

“有事么？”

“……偉。”

“说吧。”他打开衣柜，“我还有事要办呐。”今天和明日香约好的。也关照了冬二他们，别来凑热闹。“快点。”边催促着，边翻衣服。

“碗所长，要回来了。”

他忙乱的手停了停。迅即，有继续刚才的动作：“回来就回来吧。”

“我们的事，碗君……”她的话开始犹疑。真嗣没在意。

“我是说，万一我突然不在了，碗君你会怎样呢？”她压低声音，很快地问了一句。

诚然，她向来如此。时而会故意说出些耸人听闻的话来。活象公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言语中又暗含伤感的情调。

少年放下衣服，叹口气：“今天怎么了？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

真嗣原本就和她很亲密。但也不得不反问一句。在漫不经心的表面下满含不安。或许，这就是绫波想要的反应。

“回答我，会挽留我吗？”

“开心的时候不要杀风景。你是我的，又怎么会离开我呢？别胡思乱想了。”

可绫波轻启贝齿，紧咬下唇，头使劲得往下低。

“……对不起。”

“为什么又要道歉？”

“因为你不开心，上次的事。我，我承认我暴躁了些……”

“不！不是的！”她仰起头，含着泪花，“我很高兴，真的。谢谢你，碗君。”

“看你。”真嗣抽出纸巾为她拭泪：“开朗点嘛！来。帮我挑一下，穿什么？这件怎么样？”……

一路上他忐忑不安。总觉得周围的行人在向他行注目礼。拘束的很。而更不习惯的是脖子下的那根领带。一向穿惯便服的他怎受得了如此折磨？可这身打扮不带领带又不行。它是绫波挑的。



大约三十分钟后，他到达了指定约会地点。左顾右盼，很快捕捉到了明日香身影。那个穿浅灰色长裙的女孩。她是特别的，那头红发，无论在多少人中，真嗣总能认出来。当下，他放轻脚步。偷偷躲到她背后。“明日香！”

“啊~~”尖叫声过后，随即便被她踹了一脚：

“你要死啊，偷偷摸摸把人吓死了！”

“这样才好玩嘛！”

“你……”她也不说什么了，又是一顿拳脚。

“哎哟！救命啊！”打闹之中，明日香忽得停住手。一把揪住他的领带，然后很不淑女的大笑起来。

“喂！大庭广众之下，别那么夸张好不好？”

“你……带红的，象感恩节的火鸡。”她边笑边擦眼泪：“不过，挺适合你的。你不是讨厌红色吗？”

没办法嘛！绫波硬逼的。再说他也想不出该配什么色的好。今天的着装是他最喜欢的色彩组合：米色裤子加白衬衣加咖啡色的外套。因为太一本正经了，所以不带领带……幸好绫波眼光不错。

“冬二他们怎么还不来？”果然够哥们儿！真嗣暗自得意。

“小老头。”

什么声音？难道——冬二？不会吧！还有相田，桐木。“你们——”

“奇怪，绫波没来吗？我记得有通知她的。” “这人比较孤僻啦。”

“绫波！？ ”

“小老头，怎么一听人家名字就激动啊？难不成你们有一手？”冬二邪邪笑着。

“胡，胡说！”真嗣胀红了脸，又瞪了他一眼。冬二明白他在气什么：“喂，火什么？不是我不帮你，这是女生们的约定。”

“是啊。是啊。”光出来打圆场，“难得大家出来玩，明日香邀请她也是为了友谊啊。”

“明日香？” “没错。明日香提出的。可我没完成任务。”

真嗣才不管班长的自尊心是否受到打击呢。一切太不寻常了。明日香竟关心起绫波来，



她两平时不说话的嘛！

“我们去哪儿好呐？” “别告诉我你们没想好。”

“不如我们去真嗣家吧。”明日香提议。 “宾果！”众人附和。象是早有预谋。

“也对——不对。不，不，不对。不可以！”真嗣险些给口水呛死：“你们不能去！”

“那又为什么？” “不会是你家里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带颜色的？我不介意分享啊！” “是啊。”

“吵死了！你们——没动好脑筋！”

“只是，只是家里太乱了。对！太乱了！不能见人。要说去，冬二，剑介，光，你们家不行吗？”

“你真蠢材！就你家我们没去过呀！”

“可是——”他还想争辩。

“好啦！我决定——”明日香跳上一旁的花坛，“向真嗣家——出发！真嗣，不准反对！不然后果自负。”

“我……” “走吧。冬二，剑介，架着他，开路！”

## Chapter:11

### 11 曝光，渚薰登场

“好到了。真嗣，开门吧。——喂！”冬二一把抓过他：“不许溜走。”在威逼下，他不情愿地掏出钥匙。手哆嗦着，好几次钥匙都插不对地方。

门在这时开了。

“碇君。”绫波在门后浅浅笑着，真嗣刹时停止了呼吸。立刻，她的表情凝固，转而又换了一副冷冷的样子：“有客人，我去加点菜。”说完便穿上鞋，扔下一帮惊诧的家伙，连个招呼也不打的走了。

“啊～”半天冬二和剑介才回过神来。“果然，你真的对转学生下手啦！”

“不是——”



“还说谎？你的眼神已将你出卖啦！没见刚才，刚才，我敢肯定。转学生笑了。她从来不笑的呀！”

“光……”

一向稳重的班长，这会儿也捂着脸尖叫：“还抵赖？事实就在眼前。”

“怎么……”

“明日香？”

少女拼命在脸上挤出一丝笑意：“还有什么？不是很般配么？”普普通通却又十分刺耳的话。

“明日香——”

“傻瓜！明知道，还要来。”

“我已经很困扰了。”

“很般配。”她推开上前劝阻的光，“你现在不用困扰了，不！你根本不必困扰。蠢材！”执拗地盯着他。接着，褪下了脚上的皮鞋（那是真嗣去年给她的生日礼物。）仍到他身上，然后离开。

真嗣就这么眼睁睁的看着她走，捧着那双鞋。

“真嗣君——”旁边的光义愤填膺。“还不快去追？你把她给伤透了！”

“我不去……既然我令她如此伤心。”

“你混蛋！”

“这根本就不关你们的事！”他忍不住大喊。“你们也走！走啊！你们！”

“好，我里外不是人，我们走！我们立刻走！冬二，剑介。”

“是。”那两个人只得按按少年的肩膀以示安慰。也跟着光走了。真嗣一个人，疲惫地靠在大门口，颓然瘫坐。把头埋进双臂间，抱成一团。“我，真是一个大笨蛋！”

这时，有脚步声渐进。他舒展开身体，是爸爸！

（屋里 父子俩对坐）

“生活，还过得去吧。”





“嗯。”

“丽还好吗？”

“嗯。”

“我认真考虑过了。你们这样也不是办法。”

“嗯。”

“所以——赤木博士的远亲渚家愿意收养她，成为他们儿子的未来太太。你，我来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心里想反对，口里却没有勇气：“我……没有意见。”还是这份爱来得太容易，反而不懂珍惜？

“是么？想清楚了？”

“我——没意见。”

“那么，我今天就带她走。他们也住在东京。” “好，好的。”

“丽，你回来了？”

“碗所长？”

原度推推眼镜：“我们走吧。”

绫波挎着的菜篮掉在了地上。她捡起菜篮，慢慢走到少年跟前。真嗣心虚的低着头。

“很抱歉，不能再做饭了。”

让他接过篮子，从绫波的眼中，真嗣看见了自己。

“有什么要带的？” “不，这里没有我需要的。……保重，碗君。”

“保，保重。”

“丽，该走了。”原度在门口召唤。

“等等，爸爸！”

“碗君——”

“你不再多住几天。” “不了，我还很忙。”

“哦……哦”



汽车排气管突兀的喷着呛人的气体，迅疾，载着如风而来的父亲和绫波消失于街道尽头。  
出神的他，好久，才冲出一句：

“饭，不用再吃了呀！”

（第二天，）

“喂，喂。听说了么？新来的转学生？” “什么什么？” “就是很有魅力的那个。”

“已经订婚了呢！” “真的假的？” “就是一班的绫波啊！” “那么那个真嗣……”

“嘘，他来了——”

（学校的体育馆）

只有你了，值得我信赖。真嗣拉着大提琴——她们都走了——哀伤的旋律回荡在整个场馆中。突然，远处传来与这悲伤曲子不和拍的歌声——《欢乐颂》

“mi mi fa so so fa mi re do do re mi fa re re

mi mi fa so so fa mi do do re mi re do do”

空气凝固，门被拉开，“唱歌真好，不是吗？”室外的光线直射进来，给来人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辉，“这是人类文明中至高无上的宝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碇 真嗣先生？”

“你，怎知道我的名字？”他也有红色的眼睛。

“我什么都知道。碇先生。冒昧说一句，你也该了解一下自己的立场。”他灿烂一笑。  
“你好，我叫渚薰，称呼我阿薰好了，碇先生。”

“别，别客气。叫我真嗣吧。”

## Chapter:12

### 12 无题

“早啊，真嗣。”

“渚薰？呃——绫波你早。”

绫波丽礼貌地欠了欠身。



“很早就听我父母说过，我有一个新娘。所以一直就期待着。”他轻轻搂着绫波的肩膀：“我们有很多共通之处。也谢谢你这半年多来对她的照顾。”

“呵呵，也谈不上什么照顾的，绫波就象是我的姐姐，我当然高兴她有个好的归宿，应该多谢你才是。”在讲出这番话时，真嗣根本不敢与绫波的目光相对，怕渚薰看穿他的违心之言。而明日香的出现，帮他解了这个围。

“对不起，我看见了我的朋友。失陪了。”随即欠身告辞。向明日香那边跑去。明日香象是看到他了，加快步伐奔去教学楼。

“明日香！”真嗣一口气赶上她，把她拉到楼边僻静的地方。

“你放开我！”少女使劲要甩开他。

“干嘛躲我？”

“我不会做那个人的替代品的！你别想！”

“瞎说什么啊！”

“不是吗？人家有未婚夫了，你才想到我，你当我是什么？”

“听我解释嘛！”

“让开！我不听！”她堵起耳朵。“你让开！”

“——你不让开是吗？好，我数一二三，一、二、三——你——”

“啪”撕扯之间，一个耳光甩在少年脸上。两人楞住了。真嗣的嘴角渗出一道涓细的血流。明日香看看自己的手，又瞧瞧他。

“啪”又是清脆的一声。真嗣打还了她。不重，雪白的脸几乎看不出一丝痕迹。明日香捂着脸，不敢相信他竟然也会还手。

紧接着，少年就探头吻住了她。吻得她，透不过气来。舌头相互纠缠；下唇被吻出血丝。少女的反抗在顷刻被瓦解，软瘫在他怀里。

他抱着她，不断在她耳边悉数道歉的话语。“对不起，对不起……”

“上次怎么就这么走了？”

“你也没来追我呀。你这个笨蛋！”

“去我家吧！” “……”

“你的鞋，还在那里。拿回去——是为你挑的，所以只有你穿着才合适。”



明日香暗声答应。

我终于把我的阳光少女掌握在了我手中。

又有人为真嗣料理家务了。不，应该是真嗣成了明日香的专职厨师。相应的，少女回报他的是用她那阳光般的笑容驱散了少年心头的阴霾。

## Chapter:13

### 13 完结

十四岁，暧昧的年纪。少年看任何一个少女都有一种面红心跳的感觉。偶尔一阵风吹来，掀起姑娘们的裙角：水手服的下摆，露出发育中小女生所特有的白皙肌肤。不由得心神荡漾，想入非非。

跟明日香算是稳定下来。逛街、看电影，两人都粘在一起。他可以牵她的手，搂她的腰，吻她的脸，还可以更进一步……只要他愿意的话。可他没有。每回告别也只是亲亲她的额头而已。

“以前你也这样对绫波吗？”明日香依在他的身旁，抚弄他的脸：“不该只是这些吧？”

真嗣摸了摸鼻子，喉咙里含混的“嗯”了一声。明日香对他的态度并不满意。一把扯住他的衣领：“少装蒜了！每次你一摸鼻子。就知道你要编话匡我。你是不是还想着她？对不对？所以不碰我。”她的身子逼上来。

“哎呀——没有了啦。”少年夸张的摇头。她难道连这种事也要攀比吗？

“说谎！你根本就不爱我！”她更上一步：“不爱我是吗？”

谁料，一副软弱相的真嗣猛个一翻身把她压在身体下，抓住她因突然受惊而剧烈抵抗的手。

“痛！你的手抓得我好痛！”

他不管，凑近了少女的唇。“色狼！”明日香别过脸，低声斥道。

“原来你也非常排斥这样的我吧？”真嗣正色道。

“真嗣——”

“你好象有些变了。”他起身整整衣衫，“有时候，理智比情感更重要。”



少女也坐起来，用手理了理凌乱的头发，把手按在心口，“对不起，真嗣。我只是担心——”话还没说完，嘴已被真嗣用嘴堵上，持续好久，他们才分开。“我，要回家了。”

“我送你。”真嗣喘着粗气：

“嗯。”

送走明日香后，他躺到床上，抬头仰望天花板。是不是又干了无聊的事。口中还残留有少女柔软的舌的甜香。他在体验柏拉图似的恋爱过程，所以根本没有要碰明日香的念头。

他只属于过去。大脑只存在于伤感的怀旧气氛中。明日香把光和热递给了他，但他承受不起；绫波的关怀是冰冷的，她总能看透他，用最简洁的话语说出他最阴暗也是最真实的想法。让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逃避她。

“可绫波那么地吸引我——”难道她真是上天派来毁灭我的吗？

陷于混乱思绪的他，昏昏然地睡了。

“你害怕与人接触吗”渚薰一把拉住他的手。“害怕吗？你怕与人沟通吗？”

“薰……”“不去了解别人，就不会遭到背叛，也不会彼此痛苦了。”静谧的街道，不能表达的神秘。渚薰手插裤袋，与真嗣一起观赏着远处如蝶儿般轻盈的绫波和明日香。

他凝望着，神色安详。庄严的神色让真嗣的自尊受到极大的挑战，此时渚薰的脸似笑非笑：

“只是，这样人就再也忘不了寂寞了。”

——

“寂寞吧？”绫波赤足漂浮于水面上，努力要进入倒影的月亮。“碇君的心里，想着我吗？曾经许下让我幸福的人？”

“已经远离，毫无可能。”

“你真蠢材！不可能的事还在牵挂。你当我是什么？！”

“但我会爱护你啊——”

明日香手撑着桌面，狂怒下露出一丝阴冷的笑意：

“你根本不明白什么是爱！”



“你又在纠缠我？我早已不是你的人了。”

“我许过要给你幸福。”

“太自私了。我只能接受你许的幸福吗？薰也可以。”

“不行！除我外别人不可以！”沮丧的少年大声疾呼。世界变得黑漆漆的，没有指引，没有依靠，“不要留我一个人——”

“不可能的。”

什么不可能？他的心脏异常灼热，“只有现在，我才爱你。”

——“和我在一起也想着她吗？（明日香的声音）

“绫波在时没感受到吗？”（薰问）“离别代表痛苦，相聚也一样。相聚快乐，分手更相同。”

“去找她吗？”

“去要回她！”

“为什么不对我笑？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你还是在用嘲弄孩子的眼光看我？”（明日香）

“自尊对你真的很重要吗？即使幸福也得去遮盖？”（绫波）

“小真的举止很得体啊，会有好太太的。”

“妈妈！”

“绫波和你根本不相配！薰会给她安全感。”

“爸爸！”

“你渴望温柔吗？”（丽）

“在漂亮女孩子面前羞涩了吧！值得为脆弱的矜持付出好感呀！”

“好感？”



“对，就是喜欢。所以，我不会把绫波让给你的。”

“拜托——”

“你和我，只能存在一个，每个人都将各得其所……”

“不要，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啊——”

忽而，有水滴落在地上的声音，

“你想得到温柔吗？”有人轻轻地蒙住了他的双眼。清雅的香味，拂开柔荑，绫波又穿起了他俩第一次见面时穿的那件兰色的和服。

“救救我……”

——二楼的房间，咖啡壶搁在电炉上。后边站着与它一般烫的明日香，居高临下地逼视真嗣。

——绫波侧着脸颊，靠外册的部分淌着泪水，他要吻她。少女摇头。凑上去，探测到了拒绝。

——恐惧的真嗣，不知所措。

——热情的真嗣，陷入不可自拔的爱欲中。

——“明日香，救我！”

——“你是我毁灭的根源！”他宿命似的对丽说。

——“你还来作什么？！不要靠近我！•”

——比起内心，所谓的拒绝不过是从更遥远的地方发出的而已。

——松垮的居家服，明日香因恼恨地加重呼吸而起伏的胸脯。

——少年抱着她，透国鼓鼓囊囊的和服，感受到的是少女曼妙的曲线。

“明日香救我！”他上前抱者少女的胳膊，努力求助。

“救我，明日香！”

——他腾出一只手，用力扳回少女的下巴骸。它光滑柔软，轻微起伏。这样，就能吻她了。



——“你其实谁也不爱！你更不爱你自己！你在逃避所有人，你父亲，绫波，渚薰，你躲不掉了，才像个鸵鸟似的到我这儿来。”明日香步步进逼。他连续后退。

“不是，不是的！”

——他的唇印上去时，绫波的内心酷似一个火炉，炉火大开，火势熊熊。她猛然捧住他的脸狂吻起来。和服成了他俩的唯一阻隔。他弯腰去解和服的扣带。可今天，它竟象被施了什么法术，任凭全部蛮力，依然无法解开。

——“啊！——”无后路可退的真嗣被电线拌倒，整个人跌落在地板上，滚烫的咖啡飞溅出来，淋遍他的前胸，但他一点也不痛。不！是恐惧掩盖了疼痛！

“明日香救我！”“你别再来烦我了，不要再出现在我身边！我讨厌！”她嘶声力竭：“离开！”

——绫波的手离开他的面颊，绕到身后，似在强烈反抗，其实在巧妙的给予协助。两个人的手在腰间上下频频拉扯。终于，沉重的背带重重地弹落在地上，衣服如水珠般滑落。

——“明日香救我！”呼喊转为低声的哀求。

少女已经冷漠，无情地吐出三个字：“——我不要！”

——自始至终，绫波一直沉默着，没有一个“不”字，这到底是无声的诱导；还是无言的反抗？他无法分辨。

——她无限地拒他于门外。

——她无限地引人入胜。

——“求你，救我。”他喘息着站起，走近木偶般的明日香，“救我，明日香。”

“我不要。”

——她双眸微闭，身影摇曳。

——刹那间，他已紧紧地掐住了明日香的颈子。手暗暗加劲，就听见少年后中的鼻息，和转瞬即逝的骨头碎裂的声音。人，沉下去了。

——绫波的脸如此平静，没有痛苦，没有哀伤。只有那鲜红的眼睛，目不转睛地深情地凝视着他。嘴角的血，顺了下巴，流到了少年的手臂。他，没有松开捏住她脖子的手。

血，灼痛了他的皮肤。





“一切都结束了。”

“所谓的爱是什么？所谓的喜欢又是什么？当你关心，在乎一个人时，你真的在喜欢她吗？”

“我喜欢她喜欢地发狂，牵念明日香的一切。我也为绫波苦恼。但时间久了，又不再挂心了。”

“你在寻找答案吧？哪个你内心若然昭彰又不肯承认的答案。”

“我害怕背叛。”

“试想另一种环境吧。——晴朗的天空，微风熏人，温和宁静。花草眨着眼睛，露珠中闪耀着爱的光影。”

“可是，少年的悲哀他们又如何能知晓。在他的怀中，心上人已去。”

“……”

“不知是为什么？你总能让我安静下来。”

“因为我和你是一样的。”他率直地笑了，并幸福地张开双臂：“来吧。按照规则，我也该安睡了。”

月亮，被染成了红色。

我真的好差劲。

真嗣一直被罪恶感包围着，自他醒来后。他举起他的手：我就是用这双手，把渚薰、绫波、还有明日香……我，是我杀了他们！他注视着那双手，惨白的手，隐隐约约还能在上面发现一丝血色。两耳边“嗡嗡”地直响。真嗣靠墙慢慢的跌坐下来，抱住头抽泣：“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

咖啡壶就散落在窗的一边。少年已临近崩溃的边缘。

“真嗣——”这时，楼下传来富有朝气的声音。

“这——”他止住哭，“明日香？”少年立即推开窗户：庭院里少女正笑着跟他招手。  
“上学要迟到喽。”

“太好了！”他有些不自信，所有的都没变，明日香还在。真嗣抹掉噙在眼角的泪水。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好清新啊！还残留着夜晚的芬芳。他仿佛在一瞬间长大了。

路上，他问：“绫波呐？”

“绫波是谁啊？”

“怎么？”真嗣吃了一惊：“就是转学生，渚薰的未婚妻呀！你不记得了？”

“渚薰？那又是谁？”她耸耸肩。

“不，或许，没什么了……”他决定将这一奇异的故事埋藏在心里。“做梦吧。”

“梦？不过，那里边是不是有……”少女欲言又止，转头眺望远方。真嗣含笑看着她，也顺了她的视线望去——突然，他看到了，那个身影——绫波！他的血液沸腾了。还想更近的去确认个仔细，可是，还是同一个地方，竟什么也没有！

“这是怎么了？还发呆？”

“哦……”他猛然回神，“没有，我们走吧。”开朗的说。

“好，那我们比赛看谁先到学校。”少女一下子冲出去，“现在开始！”

“喂！你好赖！”少年追上去，“等等我——”

一切又回到了原来。生活还将继续。

*（附注：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周与？*

*——庄子《齐物论》）*

**\_END**



## 深红与天蓝

作者：Random1377

翻译：残酷的天使

### 第一章 你能否听到我的呼唤？

绫波零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感情匮乏。实际上，有些人甚至怀疑她到底有没有感情，但是碓真嗣却和别人的感觉不太一样，他看到过她的微笑（尽管那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但真嗣毕竟还是一个羞涩的少年，他并不知道该怎样接近绫波。

但是，绫波的微笑让他坚信，她拥有的感情远不止她表达出的这么多（或者说是表达能力的问题）。这天，正当真嗣起身打算离开学校的时候，绫波轻轻的把手搭在了真嗣的胳膊上。

“碓同学，我能和你谈谈么？”绫波问。

教室里的几个同学都放下自己手中的事情，瞠目结舌于绫波的举动。

“什…什么事，绫波？”真嗣有些不知所措，而且那双瞪着他的眼睛也让他感到浑身不自在。

零似乎也察觉到了其他同学的反应，“我能和你单独谈谈么？”

真嗣环视四周，点点头，他伸出一只手示意绫波先走。他跟着绫波走出教室，爬上天台——一个他并不希望绫波选择的地方。

真嗣确定天台上只有他们两人之后，很有礼貌的发问，“呃…你想谈什么呢，绫波？”

绫波的舌头有些打结，“我经常…”她迟疑了一会，不知该怎么继续，“我没有自己的…voice…”她轻轻的说，希望自己能把手意思表达清楚。

真嗣看着绫波，虽然他还不很明白她的意思，但他愿意聆听。

绫波低下头，努力寻找恰当的词语以保证真嗣能明白她的意思，她小心翼翼的说，“我看了我们的哲学课本，发现有一段关于 voice 的内容，书上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 voice，还说找到了 voice 就可以找到快乐。”她抬起头，脸上依然没有表情，但眼睛已经湿润了。

“绫波，我…”真嗣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是要哭么？））。他以前从没见过她这样。



“碗同学…”她的声音低的几乎让他听不到，“我没有 voice，所以我不快乐。你可以帮我找到我的 voice 么？”

“我…绫波，我…”真嗣深吸了一口气，“我会尽全力帮助你的，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帮你…”真嗣盯着地面继续说，“我…我甚至还不知道有没有找到自己的 voice…”

“我听过你演奏乐器，碗同学…它给了你 voice。”

真嗣感到很惊讶，原因一，他不知道绫波竟然听过自己的演奏，原因二，不知为什么，他对音乐的看法让他重新认识了自己，这对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

绫波继续说，“或许那帮不上什么忙…不过…你能教教我么？”

绫波的请求完全出乎真嗣的预料，“呃…我…当然，我想…我可以试试…”一个念头闪过真嗣的脑海，“可是，你不是已经会了么？”

“我会三种乐器，中提琴，横笛和竖琴。”绫波的回答再次让真嗣感到惊讶，他知道她会拉中提琴，但他对其他两种一无所知。绫波下面的话让真嗣收回了注意力，“但是没有一样能给我带来快乐。”

真嗣想了想，“绫波，我不知道大提琴会不会也是那样，我的意思是…”

没等真嗣说完，绫波已经点头表示同意了，“我知道有这种可能，不过你弹琴时我在你脸上看到过快乐，我愿意试试…”

真嗣已经明白了绫波的意思，他点点头，“好吧，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学？”

绫波的声音显得有些不安，“如果你方便的话，我想从今晚开始，今天是星期五，我已经做完作业了。”

“好…好吧…”真嗣想到自己即将为人师，感觉不免有些紧张，“那么，五点可以么？”

绫波点点头向门口走过去，手接触到门把手的那一刹那，她停下来转过头看看真嗣，“谢…谢谢你…”她有些犹豫，但还是没有留下其他的话，她的脸颊随着思绪变的通红，((还是很难说出口))，她想。

“不用谢…”真嗣对着空荡荡的天台说，“不用谢…”

## 第二章 大提琴课

零很准时的出现在真嗣家门口，她在五点零分零秒的时候按下门铃。来开门的是明日香，两个人都感到有些不悦。零虽然不讨厌这个蓝眼睛的女孩，但毫无疑问，她的存在会妨碍到



零的学习。另一方面，明日香却非常肯定自己的感觉，她讨厌第一适格者。她无法忍受所有能让她想起“玩偶”这个词的人和事…而零恰恰能让她想起“玩偶”。

“你来干什么，优等生？”明日香丝毫不掩饰语气中的厌恶。

“我来向碇同学学习大提琴。”零平静的回答，她希望面前的女孩有外出的打算。

明日香眯起眼睛紧皱着眉头，“大提琴…？”她挖苦道，“你为什么还要浪费…”

“绫波，你来啦！”真嗣的声音打断了明日香的话，“明日香，请你让她进来。”

明日香狠狠的瞪了真嗣一眼，真嗣吓的向后退了一步，“切…”明日香将门大敞开之后就径直走回自己的房间。

真嗣走到门口招呼绫波进门，他的脸微微泛红（（虽然只是一堂大提琴课，但她确实是来见我了…太棒了…））

经过真嗣身边的时候，零轻而易举的驱散了所有杂念，她甚至忽视了真嗣的存在。

真嗣边叹气边关上门。“这边，绫波。”他把绫波带进客厅，那里放着椅子和他的大提琴，他示意让绫波坐下，绫波坐定后，真嗣小心翼翼的把大提琴交给她。

绫波慢慢接住了大提琴，把琴颈放在自己的肩膀上，这是她以前从真嗣那里看来的。

此时，明日香正倚在门框上对二人嗤之以鼻，“真差劲，像个老头在递交自己的宝贝。”明日香双手合十望向天花板，“哦！亲爱的爸爸，谢谢您！谢谢您送给我这么棒的礼物！”接着她又把手背到后面，尽可能让自己的声音变的低沉，“它属于我祖父的祖父…所以你要好好珍惜它，儿子。”突然，明日香又恢复了常态。“切，我走了。”

真嗣皱了皱眉，看着明日香走向门口，零则完全不理睬明日香，她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手中的乐器上。

真嗣边摇头边把琴弓递给绫波，“现在…我们看看该怎样拿琴弓。”

零接过它，把它横搭在琴弦上，努力回忆着当初真嗣的姿势，“这样？”她静静的问。

真嗣审视了一下绫波的姿势，“恩…差不多，不过还不完全正确…啊…我可以…？”

绫波茫然的看着真嗣，“你可以什么？”

真嗣涨红了脸，“呃…这个…好吧…”他走过去，站在绫波的身后，“左手放在这里，扶住琴颈，”真嗣把住绫波的手，两人之间产生了一股小小的静电。

“呀…对不起…”真嗣急忙道歉。



“没关系，我没事。”绫波边说边等待真嗣下一步的指导。

真嗣又试了一遍，在轻轻把绫波的手引导到正确位置的同时，他注意到自己的手和绫波的手差别如此之大，((她真…苍白…))他想，((她应该没怎么被太阳晒过…))真嗣红着脸注意到了其他的什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她…真漂亮…))

真嗣认真把琴弓交到绫波右手，扳过绫波肩膀，绫波察觉到真嗣的手微微有些颤抖，她还注意到了他的呼吸，轻轻的掠过她的脖子和肩膀，((很温暖…))她想，((我…))绫波的脸也有些红，她想起铃原东治两个月前所说的话，“你和碇之间有什么事，对吧？”真嗣的手指在不经意间滑过绫波的指间，绫波的脸更红了。

“就…就这样…”真嗣有些不情愿的走回绫波面前，此时他们面对面，他们都在回想刚才各自经历的那一刻…也许想的还要多一点。真嗣首先开口了，“呃…这样就对了，试试吧。”

零点点头，清理了一下与真嗣短暂接触所引出的思绪，她小心的在琴弦上拉动了琴弓。

### 第三章 信念

授课效果并不理想，大提琴发出了刺耳的噪音，真嗣急忙捂住耳朵，明日香也在一个小时前出去寻清静了。现在距离第一堂课已经有两个星期了，但零的演奏依然没有进步…一点也没有。

“今天就到这吧，绫波。”真嗣叫道，房间突然安静下来。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拉不好这首练习曲，这是最基础的东西。”零的声音仍然平静，完全无视真嗣释放的叹息。

“我们到阳台去吧。”真嗣建议，“这里太热了。”

他们走到阳台上抬头仰望天空。

“为什么没有进步呢？”零自言自语。

真嗣凝视着天空，“就像…亚特兰蒂斯！”灵感袭来，真嗣的话脱口而出，“直到2000年人们还在寻找这个传说中失落在海洋中的城市。”

绫波的回答很平淡，“亚特兰蒂斯是柏拉图为他一个自大的学生虚构出来的……再怎么找也是无用功。”

真嗣摇摇头，“你怎么知道它是虚构的？”

绫波微微皱了一下眉，她不明白真嗣问这个问题的目的所在，“我们的课本上有写。”



真嗣非常兴奋，他向绫波靠近了一点，“是的，但是如果课本上写错了呢？”

“那么我们就不会再用它们了。”绫波的回答非常简洁。

真嗣叹了口气，试着从另一方面引导话题，“好吧，那你怎么知道课本上写的是对的呢？”

“因为老师告诉我它是对的。”绫波失去了对此次谈话的兴趣。

“是的，但是…为什么你会相信！？”真嗣步步紧逼。

绫波眨眨眼，“我…”她顿了顿，不知何故，她总感觉真嗣是在捉弄自己，“如果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她冷冷的回答。

真嗣笑了，他找到了一个契机，“是…课本是对的，”他做出了让步，“但是如果课本告诉你亚特兰蒂斯确实存在呢，你也会相信，对不对？”

“对，我会。”

真嗣又向绫波靠近了一点，然后平静的问，“那么你为什么拉不好大提琴？”

绫波完全怔住了，她对这个问题丝毫没有准备。不过她又迅速镇静下来，“我还没有掌握必要的技巧来…”

真嗣打断绫波的话，“对于另一种弦乐器，你拉的非常棒，它们的技巧和原理对于天才的你来说都是相同的。”真嗣自己都觉得脸红，但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现在你至少可以演奏简单的乐章了…是不是？”

绫波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我…”她的声音很小，很不确定。

真嗣鼓励道，“我想是因为你不相信自己能做到。老水手们去寻找亚特兰蒂斯时，尽管课本上说它是虚构的，但是他们仍坚信它的存在。”他靠近绫波，“相信自己，零。你知道怎样做笔记，还知道怎么拿琴弓，相信自己，你能做到。”真嗣低头看着地板，“我也相信你，零…”

绫波看着真嗣，他的表扬让她脸红，“我们该…回去了…”

真嗣羞涩的笑笑，“是啊，该过去了…”

他们回到房间，绫波又作了一些练习，虽然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真嗣觉得她一定能行。

((她只需要一点时间和一个能相信她的人。))真嗣开心的想…不知不觉中，他已经忘却了二人之间所有不愉快的事情。





#### 第四章 铺垫

几天过后，事情有了好转，零可以演奏比较基本的乐章了，尽管她还没有感觉到快乐，但她还是感觉稍微好了一点…尤其是真嗣将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的时候，如果你问她，她也许不能确切的说出个所以然来…但事实就是事实。

这是一个非常暖和的夜晚，零像往常一样做着练习，她不知道自己已经练了多长时间了。除了真嗣的注视能让她稍感愉快之外，她还有一个小秘密，那就是在她练习的时候，她能忘记时间的存在…她一直都把它埋在心底，为什么其他忘记时间存在的时候不能让你快乐呢？

真嗣看了看表，“休息一下吧，你想…你想喝点东西么，绫波？”他犹豫着问。

“不了，谢谢你，碇同学。”绫波礼貌的回答。

“呃…好吧…”真嗣拿起琴弓，“我去给它涂点松香…很快就回来。”

另一边，在零练习的时候，明日香也呆在客厅里…她一直皱着眉头看杂志，真嗣一离开，明日香就站起来靠近绫波，她的声音异常柔和，“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这？你拉的差劲极了。”

零静静的看着眼前的女孩，“我相信我会进步的…而且…碇也相信…”零回忆起她和真嗣的对话，脸色微红。

“哦！是吗？”明日香眯起眼睛，她讨厌绫波脸色的变化。

真嗣拿着琴弓走进来，坐在零的身边，“明日香，可以不要打扰我们么…我们在练习…”真嗣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发现他和明日香之间的实力差距太悬殊了。

明日香嘲笑真嗣，“练习…真可笑，谁愿意让你来做老师？”明日香抬起手，抢先阻止真嗣的辩解，“哦！等等，我忘了…你在给一个玩偶上课。只有她这样的玩偶才会把时间浪费在接受你的‘教育’上！”

真嗣张开嘴想要说点什么，但又被明日香打断了，“什么？”她继续嘲弄真嗣，“你又想说对不起吗？”明日香怒视真嗣，“省省吧！我不想听…你那该死的道歉说的太多了…失败！”

突然，真嗣松开手，琴弓啪嗒一声掉落在地上，他颤抖着站起来，“对不起，零…”说完，真嗣便一声不响的离开了客厅。

门被关上时，明日香摇了摇头，“白痴…如果月亮从天上掉下来，你也要道歉吧。”

零注视着明日香，轻轻的说，“惣流同学？能问你一个问题么？”

明日香四下看了看，她竟然忘记了绫波还在这里，同时她也为红眼睛女孩的话语感到惊





讶，“什么，优生？”

零弯腰拾起琴弓，小心的把它放在椅子上，“你是不是…非常喜欢伤害他？”

明日香睁大眼睛，她张开嘴，但什么也说不出。

零继续说，“我不明白你对碓同学的态度，你把他当作…”她寻找着合适的词语，“非人类…你就这么讨厌他？”零顿了一会，但明日香还是没有回应…她只是死盯着地板，脖子和脸渐渐变的通红。

零点点头，她知道她等不到答案了，于是她拿起自己的书包，缓缓向门口走去，“请转告碓同学，我明天还来上课…再见。”

零走了以后，明日香仍然在客厅里站了很长时间，第一适格者的话回响在她的脑海里，尤其是讨厌和伤害两个词。

“愚蠢的玩偶…”明日香低声说，“她懂什么？”但是，明日香似乎还能看到真嗣脸上的表情。

## 第五章 加速度

真嗣不顾那大家伙的重量，现在已经把它拖上三四层楼了，外面的建筑还在叮当作响，让人心烦意乱，可是不管怎样，真嗣仍旧是个快乐的少年。

“你确定你不需要帮助么？”零问真嗣，而此时的真嗣正在同墙角那个大黑家伙战斗着，“我不介意帮你。”

真嗣摇头，他不想把力气浪费在说话上，把它拿出公寓并不难（公寓有电梯），穿过城市也不难（城市里有新干线），但是他不指望能在零这里省些力气。在这里，他只能爬楼梯。

在上最后一层楼的时候，真嗣回忆起绫波的邀请，邀请他到她的公寓去上课，当他想起明日香尖刻的话语时，便爽快的答应下来。这时他已经到了绫波的家门口，他边喘气边想明日香看到他们离开公寓时的表情。

“我们走之前不再挖苦我们什么了？”真嗣问明日香，他惊讶的发现自己的语气中有一丝苦涩。明日香的嘴张开了，又闭上了，她只是摇了摇头。如果真嗣不十分了解她，他会认为明日香确实有些…伤心。他们走进电梯以后，明日香依旧站在玄关，脸上还是那副表情。

（（她或许只是因为没有捉弄到我和零而恼火呢。））真嗣一点也没有生气。他们穿过楼道，真嗣终于问了那个时常困扰他的问题，“绫波？你为什么搬家呢？”



绫波好奇的目光越过大提琴投向真嗣，“我为什么要搬家呢？”

“这个，”正说着，他们已经来到了绫波的家门口（绫波轻轻一推，门开了。门根本就没有上锁），“因为，你看，门上都没有锁…而且这栋楼房看上去好像快要塌掉了一样。”

绫波先真嗣一步进入了凌乱不堪的公寓，“这个建筑非常坚固，这里也不需要锁。”

真嗣注意到他在三号机事件前做的所有清洁工作都付诸东流了…甚至比那时还要糟糕…还有那带血的绷带又出现了，那是使徒送给她的见面礼。

真嗣看着四周叹了口气，接着他将注意力移回绫波的身上，“不需要锁是什么意思？”

绫波把书包放在地板上，一股灰尘飘了起来，“我没有什么值得保护的东西。”

真嗣把大提琴放好后，注视着绫波，他有些脸红，“呃…值得保护的是你啊…”他轻轻的说。

绫波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不，我不是。我们现在可以上课了么，碇同学？”

真嗣默默的点点头，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好…好吧…呃…你有椅子么？”

绫波走到墙角，一把折叠椅子靠在那里，她把椅子打开，然后坐在上面等待真嗣下一步的指点。

真嗣突然发觉绫波看起来是那么孤独，她坐在房间中央，灰尘在她的头发旁边胡乱飞舞，像一个晕轮。真嗣低下头看着地板，他害怕绫波看穿他的心事。

真嗣轻轻的拿起大提琴，把它交给绫波。绫波准确的把它放到自己的肩膀上（（她看起来真自然…她…她很快就不需要我了，她太优秀了…）），这个念头让他感到异常伤感。

真嗣把琴弓递给绫波，她把它搭在琴弦上，等待真嗣告诉她接下来该做什么。真嗣只是默默的看着绫波，（（她…她现在已经不需要我了）），这个事实冲击着真嗣，他的视线模糊了。

真嗣深吸了一口气，“绫波？你…你想把大提琴留在这里么？把…把它拿回去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你已经…你已经用不着我了…”

绫波看着真嗣，表情非常惊讶，“好…留下吧，碇同学。”绫波还在等待真嗣下一个指令。

最后，真嗣终于决定了，他静静的说，“呃…我想…我想你已经不需要我了，绫波…”

绫波有些迷惑的看着真嗣，“我…我不太明白。我的水平还远不如你，我不能再往下学了？”

真嗣摇摇头，努力的与眼泪做抗争，“不，你…你已经像我一样，知道该怎样做了，接下来要做的就只剩练习了。这个大提琴就放在你这里吧，我…我想我暂时还用不着它。”真



嗣转身准备离开。

真嗣走到门口时，绫波开口了，“我…我需要装一把锁…我现在已经有值得保护的东西了…”真嗣似乎听到了绫波失望的声音…他摇摇头，他觉得那一定是自己的幻觉。

“两个…有两个需要保护…”真嗣边自言自语边推开门走了出去。

绫波猛的抬起头，真嗣刚才的一番话在她耳边回荡。她站起来把琴弓放在一旁，疾步走到门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她想，((为什么我会觉得不能让他离开?))

绫波打开门，打算叫住真嗣，没想到刚一开门，真嗣就摔了过来，正好摔在她的身上，真嗣边喘气边试着擦掉自己的泪水，他刚才靠在门上哭了好一阵子。

绫波没有在意真嗣的体重，她静静的说，“碇…继续教我吧…我…我想让你留下来…可以么？”

“为什么…”真嗣的声音很低，“为什么想让我留下来，绫波？我…我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了。”真嗣竟然没有注意到零在叫他的时候，前面已经不再加“同学”两个字了。

绫波注意到他的身体紧紧压在自己身上，她的脸已经红的像番茄一样，而且她的大脑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我…我希望你留下来是因为…我不想在练习的时候总是那么孤单，否则即使 voice 出现了我也不会察觉到的…”((原因不是那样…))她边想边睁大眼睛，((我…我在…说谎))，这样的思绪猛烈的冲击着她，((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真嗣的脸突然也变的像绫波一样红了，他发现他的胸部就位于绫波两腿之间，他小心翼翼的站起来，努力不让自己往下看，“对…对不起…我压到你了…”真嗣深深的吸了一口气，把绫波扶了起来，“我…当然，我留下…”说完真嗣憨厚的笑了笑。

绫波也回赠了真嗣一个罕见的微笑，“谢谢…”((我想错了…))绫波坐在椅子上高兴在想，((其实说出来并不难))。

## 第六章 使徒袭来

奇怪…真奇怪，绫波每次想到音乐时都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到现在我还对一堂课记忆犹新?))绫波不停的问自己，她站在升降机门口，目的地…是中央教条。

“啊啊啊!!!”面对十五使徒鸟进一步的精神污染，明日香再次尖叫起来，“不…天啊，不要!!!!”

已经是第十次了，绫波站在升降机里面，第十次了，她又把手收了回来，((我…我要等待命令…))尽管真正的原因要比这复杂的多，但绫波仍然这样想。



不，绫波还是按动了按钮，因为她必须这样做，她不得不这样做。明日香渐弱的哭泣声迫使她不得不这样做。她…也是血肉之躯啊……

((不公平…)) EVA 随着升降机继续下降，((忍受这种痛苦，对她来说不公平…我不能无视于她的哭泣…)) 此时，绫波与中央教条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她曾经尝试着去解救红发少女，但她失败了，那并不是她的责任，自动步枪的威力根本无法穿透使徒的 A.T.FIELD。

绫波试着转移注意力，她回忆起大提琴，回忆起大提琴靠在自己肩上的感觉，((现在应该是碗给我上课的时间了…)) 绫波真的希望她现在能和真嗣一起呆在公寓里。

((和…和他在一起…)) 升降机继续下降，((如果是他在遭受攻击呢？…)) 一阵莫名其妙的寒意向绫波袭来。她虽然不讨厌蓝眼睛的二号机驾驶员，但不知为什么她总感觉如果是真嗣有危险她会与现在不太一样的…不知为什么…

“爸爸！”真嗣的声音打断了绫波的思绪。

((真痛苦…)) 绫波想，((他太想帮助她了…帮助所有人…)) 对于真嗣会不会更喜欢明日香这个问题，绫波想都没想过。明日香根本就不会好好跟真嗣说话，不知为什么，绫波相信真嗣会更喜欢自己…不知为什么…

“让我帮帮她，爸爸!!”绫波听到真嗣用近似于命令的口气恳求着。她知道恳求也没有用，碗司令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初号机受到任何威胁。

((他不相信我可以保护惣流同学么？)) 绫波有些气愤。

不过绫波很快就不以为意了…她知道如果现在被攻击的是她，而明日香来保护她的话，真嗣也会请战的，这是真嗣的本性使然。

“求求你…求求你，至少让我和她说句话…不要…”真嗣哽咽了，“不要让她孤独的死去…”

绫波想到真嗣现在如此难过，她的眼睛突然感到有些刺痛。她感觉到一股温暖潮湿的东西滑过自己的脸颊，融合在 LCL 中。

“这是…眼泪么？”她有些不敢相信，“我在哭么？”

绫波收回散乱的思绪，她已经到达目的地了，她拿到隆基奴斯枪之后，回到地面的速度就会快很多，绫波来到了天堂之前，另一边，真嗣和明日香的对话也开始了。

“明日香…明日香，你能听见吗？”真嗣努力的提高自己的音量。



“真…真嗣？”明日香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

“明日香…坚持住…不要…不要离开我…”真嗣的声音也有些颤抖。

“真嗣…真嗣，太痛苦了…我…我不想去回忆它，”明日香又尖叫起来，“妈妈!!!”

“明日香!! 明日香!!! 听我说!”真嗣试着吸引明日香的注意力。

绫波驾驶着零号机走进天堂之门，((你为什么要这么做，碇?))绫波想，((我不相信你仅靠你的声音就能帮助她…))这时，绫波已经来到了 LILITH 面前，插在她胸前的正是隆基奴斯枪。

绫波小心的取下隆基奴斯枪，同时，真嗣和明日香的对话依然回荡在她耳边。

“真嗣？”明日香低沉的声音中充满了恐惧，“求你帮帮我，真嗣…我…我不想记起那些可怕的事情…”

“明日香…我…我不能去救你…不过零可以…”真嗣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心。

明日香并没有渴望绫波的能来救她，“不!!! 我不需要那个玩偶!! 我宁愿去死，你听见了吗，我宁愿去死!!!”明日香撕心裂肺的叫着，语气恢复了正常。

“明日香…”真嗣轻轻的说，“我…我不想让你死…”

“为什么，真嗣？”明日香的语气中充满了绝望，“你想怎样…你想取代我，然后你就是第一了…”

“不是那样的!!”真嗣说，“我…”

“你什么…啊啊啊啊啊啊啊!!!!!!”使徒更加猛烈的精神污染打断了明日香的话。

“明日香!!!”真嗣喊道，“听我说…听我说!!!”

“真嗣…”明日香低语，“我…我试过了…可太难了…我很难去思考…”

绫波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零号机的手里紧紧握着隆基奴斯枪。

“明日香…求你别离开我…好不好？”真嗣恳求着，“你死了谁来每天戏弄我？谁来每天催我上学？谁来…谁来迫使我不断提高自己？”

零察觉到真嗣正在哭泣，((你…你为什么哭呢，碇?))不知不觉中，零已经返回地面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也在哭泣…其实她的哭泣一直都没有停止过。她将隆基奴斯枪举过头顶，等待着电脑发出投掷的命令。

“为什么…”明日香重复着这句话，她的声音低的几乎听不到，“你为什么要关心我的



死活…没人关心我…”

零将隆基奴斯枪向后拉，她没有注意到枪的前端已经合并了，隆基奴斯枪蓄势待发。

“明日香…我…”

零号机一只脚后撤一步。

“我…”

零号机开始助跑，绫波紧绷起全身的肌肉。

“明日香，我…我爱你…”

郎基奴斯枪从零号机的手里以光速飞了出去，它经过的地方，空气似乎都要燃烧起来…它劈云斩雾，终于撕开了使徒的 A.T.FIELD，使徒完全沉默。

在接下来的一片寂静中，明日香的声音清晰的像铃声一样，“你…你爱我？”

零屏住呼吸等待着真嗣的回答，“是的…我爱你…”这是真嗣最后的答案。

零低下了头，呆坐在零号机的插入栓里。((不…))这是她内心的声音，((不…不…不…那应该…应该是我…))泪水源源不断的从眼眶涌出，她的意识模糊了，“真嗣…”绫波静静的说，“我爱真嗣…”

在使徒沉默后…在寂静零号机插入栓里…她找到了能真正让自己快乐的东西，绫波零找到了自己的 voice…她叫喊着，用它发泄着自己的痛苦……

明日香双臂抱膝，坐在二号机里，静静的看着它回到总部。

“明日香！很…很高兴你没事…”真嗣的声音从系统中传出来。

明日香从屏幕上看到了真嗣，她笑了…笑的很苍白，但一个微笑还不足以表达她的情感，“多亏了你，我才可以平安的回来，真嗣…”明日香低语。

真嗣咽了下口水，明日香太美了。((是…是真的吗？))他自忖着。明日香从插入栓里走出来，停在了他面前。

突然，她伸出双臂紧紧的抱住了真嗣，“如果你不对我说那些话…那些神奇的话…我现在已经死掉了，真嗣。”

真嗣的脸涨红了，“我…我只是说出我想说的话，明日香…”真嗣的声音中掺杂了一些迟疑。

明日香靠在真嗣肩上笑了笑，然后叹息道，“我知道，真嗣…我知道。”明日香给了真嗣





一个吻…在脸颊上，“但是我想你并不希望我把你的话当真…”

真嗣惊讶的看着明日香的眼睛，“什…什么意思？”

明日香轻轻拍了一下真嗣的脸颊，“真是大笨蛋，”她的脸上掠过一丝狡黠的笑容，“我不傻…我知道你爱的是优等生…”

真嗣睁大了眼睛，“什么…？”

明日香看起来有些惊讶，但很快她就转过头大笑起来，“哈…哈…真有趣…”明日香转过身继续捧腹大笑，真嗣被搞的有些莫名其妙。

“什么真有趣？！”真嗣有些怒了（其实看到明日香快乐真嗣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明日香轻轻的擦拭掉眼角的泪水，“哦…哦，难道你还…你还不知道!!!”

“知道什么！？ ”真嗣有一种挫败感。

明日香已经完全平静下来，她走过来再次抱住真嗣，她很高兴的看到真嗣对这个拥抱非常紧张，“你爱零，傻瓜…你为什么总是逃避呢？我看到过你看她的眼神，也看到过她看你的眼神，伙计，如果你们之间没有感觉的话，我是不会看到那种眼神的！”

真嗣震惊了，他呆呆的看着远处，他的脑海中闪过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这…这是真的吗？））

明日香把真嗣抱的更紧些，“真嗣…我也爱你…我非常高兴你能走进我的生活中…作为一个朋友。”明日香放开真嗣，给了他一个微笑，“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现在去找优等生吧，好吗？”明日香的笑容消失了，“我敢肯定她听到你那些话了。”

真嗣愣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了，“谢谢你，明日香…”他边跑边说。

明日香苦涩的笑笑，（（也许这是我对他的一种补偿吧…））她双臂抱在胸前，“优等生…你最好能意识到我把什么让给了你…”明日香看着真嗣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脸上仍然带着微微的，苦涩的笑容……

\*\*

真嗣找遍了所有零可能去的地方。NERV 总部…控制室…美里的家…最后（他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他应该先去那里的）他去了绫波的公寓。

真嗣站在公寓的门口，他听到一段柔和的《泪》从公寓里飘出来，刹那间，建筑的声音停止了（至少是对于他来说），真嗣就这么站在门口，微笑着聆听大提琴所发出的忧郁的音符。



音乐停止后，真嗣轻轻的敲了敲门。他想直接进去的，可是已经不可能了，零终于在门上装了把锁。((谢天谢地…))他边等边想，((那扇门里面的东西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碗…”零打开门，声音冷的冻人，“你来干什么？”真嗣注意到绫波紧紧把琴弓握在胸前，像是在防备什么。

冰冷的声音让真嗣退缩了，“呃…我…”真嗣低头看看表，((谢天谢地，太巧了!!))，“现在…现在是上课的时间了…”真嗣的嘴有些不听使唤，“对不起，我来晚了…”

绫波边关门边说，“不用再上课了…我…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零的声音非常低，内心的痛苦显而易见。

真嗣急忙用手撑住门，“零，等等！还有一节课，我忘了给你上…”

零怀疑的看着真嗣，然后赌着气打开了门，“什么课？”

真嗣走进公寓，示意零坐下来，“坐，我来教你。”零慢慢的坐下，拿起大提琴。“好，现在你只注意琴弓就好了…”

“那…”零开口了，“弦呢…”真嗣走到她身后，手轻轻的绕过她的肩膀，搭在琴颈上。

“只…只要拉弓就好了…”真嗣温柔的说，“我们来演奏巴赫的大提琴第一交响曲，好吗？”

“那很难的，碗…”零冷冷的说。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完成…我相信你，零…你呢…”真嗣在零的耳边轻轻的说，“你相信我们么？”

零想了一会，点点头，然后拉动了琴弓。

不知不觉中，音乐已经溢满了整个房间。随着音乐的起伏，零的思绪也开始混乱起来，((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已经向她表白了…他…是来戏弄我的？))由于走思，她差点拉错了谱子。

过了一会，真嗣慢慢向零靠近，“零？”他悄悄的说。

真嗣的呼吸掠过她的脖子，她不禁微微颤抖起来。“什么，碗？”

真嗣犹豫了一下，“对…对于明日香…我…”

零觉得自己已经受不了了，“我…我不想知道，碗…那是…那是你们之间的事情…”零收回注意力，继续拉着琴，((求你…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我承受不了…))零在内心恳求





着。

真嗣做了一个深呼吸，认真的按动着琴弦，“零…你误会了…我…”

零突然停下来，“我…我不想再拉了…请你…请你离开这里…”

真嗣的心沉了一下。“零…你听我说！”

零摇摇头，“不…我不想再听你说你对她的爱了…你不走…我走…”

零迅速站起来，她忘记了真嗣的胳膊还环绕着她，真嗣失去平衡，连同大提琴和零一起跌在地上，他们都狠狠栽了个跟头，先是零，然后是真嗣，最后是大提琴。

真嗣睁开眼睛，（他刚才竟然在闭目养神），他发现他和零的脸之间只有几英寸…她正用她那深红色的眼睛凝视着他，（（我…我在她眼中看到了什么？））真嗣问自己，（（那…那就是爱？））

“碇？”零平静的说，“为什么…为什么你总要趴在我身上？”

真嗣没有说话，他只是着了迷似的继续凝视着那双眼睛。

零意识到她以后再没有机会离他这么近了。她抱住真嗣的头，让他的嘴唇覆盖上自己的，（（我要尽情感受这个吻…））她对自己说，（（只有这一次…在他永远成为她的人之前，只有这一次机会…））他们的吻持续了很长时间，零在接吻的过程中一直紧紧的抱着真嗣。

在这段时间里，真嗣已经找不到北了…他甚至连自己姓什么都忘的一干二净。他任由零亲吻他，他所做的只是张开双臂去接纳她。真嗣突然发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于是他把大提琴放在一边，腾出双手轻轻揉揉她的手肘…然后尽全力回应着她的吻。

又过了一会，零伸出一条腿，她翻身压到了真嗣的身上，令人惊奇的是，他们仍然在接吻。零紧紧抓住真嗣的手，（（我…不会放你走的…））她想，她不需要再担心了，真嗣现在跑不掉了。

过了很长时间，零终止了这个吻…但她依然没有放开真嗣的手。她凝视着真嗣的眼睛，好象在寻找什么。（（我…我必须告诉他…我必须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零…”真嗣刚开口说话就被零打断了。

“真嗣…”零的嗓子有些干，“真嗣…爱我吧…我…我爱你，我想和你在一起…求你…求你像爱她那样爱我吧…”（（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说这些？））零快要疯掉了，她从真嗣身上爬起来，向门口走去，泪水模糊了眼前的一切。

零在门口停下来，她平静的声音像小刀一样划开了沉闷的空气，“我…我就是我…我真



的爱你…”

零没有回头，“你…你呢？”

她听到真嗣站起来的声音，但她不敢回头看。她听到真嗣慢慢向她走过来，她感觉到真嗣的胳膊从身后环住了自己的腰。真嗣的呼吸掠过零的耳朵，零颤抖着，耳边响起了真嗣的声音，“我也真的爱你，零…”

“那…那惣流同学呢？”零快窒息了。

零全身酥酥的，有些站不稳了，因为真嗣在不停的吻着她的脖颈，“我也爱她…但和我对你的爱不一样…她…她只是我的好朋友…”

零依然没有回头，“那…那我呢…真嗣？”

“不一样…我想…”真嗣的声音在颤抖，“非常非常不一样…”

零慢慢的转过头，将手指伸进真嗣的发间。（（非常不一样…））她的心都要飞出来了。她把头向后倾，再次吻住了真嗣。他们就这样站着，互相吻着。零的背紧紧靠在真嗣胸前，真嗣则用手环住零的腰去接受她的吻。

过了一会，零推开了真嗣，“不能这样…”她边说边走到了一旁。

真嗣看着地板，“但…但是…我…我明白…”

零露出了一丝笑意，“那样太难受了，”她走过来看着真嗣的眼睛，胳膊滑向真嗣的腰间，“这样会好的多…”零低语，纵情的吻着真嗣。

他们用了整个下午和整晚来接吻、互表爱意，他们沉浸于这种和友谊不太一样的关系中…非常不一样。

## 第八章 风云突变

零静静的走在上学的路上，她回想着这几个星期发生的一切。大提琴课还在继续，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真嗣在聆听，虽然她的技巧还是比不上真嗣，但她已经可以不用真嗣指导自己拉曲子了。

这样的进步让零感到很高兴，真嗣的聆听也让她很高兴，他经常歪着头，嘴角上还带着微笑。

但是，他们之间也发生着一些变化。零轻轻的皱着眉，她想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当然，零还是沉浸于真嗣的吻，她喜欢听真嗣说他爱她…但还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几天前，



真嗣的吻变的越来越…饥渴，好象要把她融化掉一样。

零感到一阵寒意。虽然她也有一种想把自己给他的冲动，但她还是怀疑现在做这些是不是太早了…可真嗣吻她的方式告诉她，他已经等不及了。

零非常愿意相信真嗣是不会强迫她的，但是她看过太多关于人类关系和人类本性的书了。

她不愿意怀疑自己所爱的人，她决定在下堂大提琴课之前找他谈谈。

“嘿，”傲慢的声音打断了零的思路，“这不是优等生吗…”零回过头看到明日香满脸堆笑的朝她走过来，

“你好…”零平静的问好，第二适格者是她的另一块心病。自从上次与使徒的战斗结束之后，明日香的精神就看起来有些…错乱。也许某天她会对零非常友好，但保不齐第二天就会翻脸。

今天的明日香看起来还是很友好的，“恩…你男朋友呢？”

零看了看明日香的侧脸，“我不知道…他没和你在一起么？”

明日香眨眨眼，“他昨天没有回家…你确定他昨晚没有和你在一起？”明日香将声音压低了些，“嘿，零…告诉我…你们有没有…那个？”

零知道明日香想说什么，但她还是为明日香的直接感到惊讶，所以她摇摇头，“哪个？”零希望刚才明日香只是口误。她根本没想过真嗣昨晚到底去了哪儿，他既没和她在一起也没有回家。

明日香皱了皱眉，“别跟我装傻了，第一适格者！”明日香咬牙切齿的说。接着她的口气缓和下来，“我只是想知道…那个感觉怎么样…”明日香炙热的眼神让零有些战栗。

“我…我们没有…那个…从昨天晚上他离开我那里之后，我还没有见过他。”和真嗣结合为一体的想法让她感到很兴奋，但是她还不知道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当然她也不想问明日香的想法…尤其是当蓝眼睛女孩已经笃定他们“那个”了之后，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必须和他谈谈…））她想，（（我必须知道他的想法…））零决定利用午饭时间去找真嗣，这比利用大提琴课的时间要好的多。

明日香有些失望，“好把，我知道了…”她停下脚步，“等等…那么昨晚他在哪儿？”明日香努力的回想着昨晚的事情。她想起她在看电视…然后去洗澡…然后…

明日香轻轻皱眉，（（昨晚美里着急忙慌的离开公寓…））她想起美里没等她睡下，就匆匆离开了，难道美里如此偶然而奇怪的举动不能说明什么吗？也许是一种必然…美里焦虑的眼神暗示了事情潜在的可能性？“该死…”明日香暗自咒骂，“为什么我当时没有发现？”



零也停下来，她看着明日香，“怎么了？”她静静的问。

明日香拿起手机拨通了美里的号码，铃响三声后美里接听了，声音显得异常疲惫，“我是葛城…”

“美里？你还好吗？发生了什么？”明日香的不安随着美里的沉默越积越多。

“我就知道你会发现的…”美里叹气道，“真嗣…昨晚被车撞了…他现在在医院。”

“什么！？！”明日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

美里的声音十分低沉，“明日香…我…”她深吸一口气，抑制住自己的眼泪，“我是不想告诉你的，在医生没有下定论之前…”美里终于忍不住哭泣起来，“在医生不知道他还有没有救之前…”美里低声说，“我不想让你担心…”

手机从明日香的手中滑落，她惊恐的睁大眼睛，“怎么回…”没等零说完，明日香便仍下书包，没有留给零任何解释，撒丫子跑了。

零看着远去的明日香，轻轻的皱了皱眉，然后拾起地上的手机，“葛城三佐？出什么事了？”听完美里的话，零变的更加苍白了。

二十秒种后，零也撒丫子跑了。

\*\*

零到医院的时候正碰到明日香在和护士争吵，“该死的！你看见这个没有！”明日香朝护士晃晃手中 NERV 的 ID 卡，“这个表示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你马上给我滚开！”

护士终于让开了路，零跟在明日香后面向特护区跑去。他们终于看到了美里，她正站在一个房间的门外，她轻吻着十字架，眼睛死死的盯着地面。

“美里！”明日香喘着粗气，“他还好吗？”

美里抬起头，“不…”她低声说，“他不好。”美里的呼吸都在颤抖，“他还活着，但是…”她指了指监护室的窗户。

零和明日香慢慢的靠近那里，浑身充满了恐惧。

“真嗣…”零边喘气边向监护室里望去。真嗣躺在那里，周围是复杂的医疗仪器，他的头上缠着厚厚的绷带，右腿被高高的吊起来。

“他现在睡着了…”美里轻轻的说，眼睛依然盯着地面，“他…没有受内伤…但是头部的撞击非常严重。”她抬起头，美里空洞的眼神让明日香感到震惊，“他们不知道…他的大脑受到了什么影响…他们为他…”美里快要窒息了，“开颅的时候没有发现任何损伤…”美里



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美里崩溃了，她坐在地上哭泣着，与此同时，零仍旧站在那里，她看着真嗣的胸部缓缓的起伏。突然间，所有关于今天早上的回忆都变的琐碎起来。明日香的一举一动，一切都变的飘渺，虚无。

零想到另一件事的时候，她心紧紧揪在了一起。她把手放在监护室的玻璃上，两行孤独的泪水滑过她的脸颊，她意识到她也许永远都没有机会和他谈他们的关系了…甚至没有机会谈任何事情…“我爱你…真嗣…”零凝视着监护室中的真嗣，“回来吧…我还要向你学很多东西…”

零为她受伤的爱人默默的哭泣着，她想告诉他，哪怕一次也好…她爱他

## 第九章 二重奏

零静静的坐在真嗣身边凝视着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你为什么还不醒过来?))零伤心的想，((已经两天了…))

零紧紧握着真嗣的手，她修长的手指和真嗣没有知觉的手指紧紧穿插在一起。零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他们发现真嗣的时候，他的手里拿着这个…’美里把盒子交给零时这样说，‘他一定是在找这个的时候…’美里没有说下去，她有些控制不住自己。

零又看了小盒子一眼，她想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她肯定这是真嗣要送给她的(不知为什么，她非常肯定)，但是在真嗣没有郑重的送给她前，她没有勇气打开它。她觉得那是…不道德的。

医生告诉零她可以和他说话，尽管他也许什么也听不到。零温柔的对真嗣说，“真嗣…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但我还是要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所以我就和你说说我们的家庭作业吧…”

零停了下来，她发现自己的声音是那么没有人情味。((他是我爱的人啊…))零责备自己，((我该和他说点私人的东西…))

于是她又开口了，“真嗣…求你回来吧…”她等了一会，尽管她知道她不会的到任何回应，“我…你让我体会到了快乐，真嗣…”零低语，“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我感激上苍，它能让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

零低头凝视着真嗣的手，“我知道你想…想做的不仅仅是接吻，真嗣…等你醒过来，我会答应你的。”零看着真嗣的脸，“但是你要对我温柔一点…我…你抱紧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害



怕…我怕…你怕你会弄伤我。”

说完，零仔细的打量着真嗣，（（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她想，直到这之前她还没有想过自己到底在怕什么。她只知道真嗣那样吻她，确实让她害怕。

零把头枕在真嗣的肚子上，体会真嗣每一次轻柔的呼吸，“也许我更怕如果我答应你，你会没有休止…我知道你很温柔的，真嗣…但我还是惹你生气了…”零亲吻着真嗣的手，“我不想感受你的怒气，我只想感受你的爱，所以请你…请你对我温柔一点…回到我身边来吧，我想你…”

零不知不觉的睡着了，她梦见真嗣紧紧的抱着她，那一刻她什么也不怕了。

\*\*\*

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正睡在真嗣旁边的床上，明日香正坐在她刚才坐的座位上…也握着真嗣的手。“惣流同学？”零的声音显得很疲惫，明日香惊叫了一声，把手抽了出来。

明日香用漠不关心的语气掩饰住自己的惊慌，“哦，你醒了…希望你睡了个好觉，你要知道，是美里把你从地上抱起来的。”

零眨眨眼（（是我太累了么？我连自己摔到地上都不知道？？））零虽然没有怀疑明日香的话，但她还是不敢相信那是真的…当然，她在两天之内只睡了两个小时，所以她的身体失去知觉也是很正常的

零爬下床揉了揉眼睛。（（我睡了多长时间？））她看看四周，才知道自己没有睡太长时间，因为外面还有光亮…虽然光线暗了很多。她猜现在一定是晚上，（（也许比我想象中的要长吧…））

“零…”明日香很惊讶，她居然叫她零，“盒子里面是什么？”明日香朝盒子所在的地方努了努嘴。

“我…不知道。”零回答，“在他没有亲自交送我之前，我不想打开它…”零看着地面，“我甚至还不知道那是不是给我的…”

明日香大笑起来。零猛的抬起头，她发现明日香的声音中隐藏着疯狂…也许她已经疯了？“哦…那就是给你的对不对…”明日香朝零飞眼，“你是他的女朋友嘛。”明日香看了看盒子，又严肃起来，“你觉得他会不会打算向你求婚？”明日香是颤抖着说出“求婚”二字的。

零睁大眼睛，“不…不会吧…”（（他会么？他还太年轻了…））“我们…我觉得他不会打算向我求婚的…”





明日香笑了，“哦，我觉得他会…也许并不是现在，但是他确实是居家型的…”明日香看着真嗣，她的笑容消失了，她的指尖滑过真嗣的下巴，“哦，是的…他是那种能和一个人白头偕老的人…”像是被真嗣的皮肤烫到了一样，明日香猛的收回手，她向零投去一道让人费解的目光…不知为什么，这让零感到不安。

零看着明日香的眼睛，“你没问题吧，惣流同学？”（（没错…有，一定有问题。））她敢肯定第二适格者有很大的问题，但她还不能确定她有什么问题。她不知道怎样（或者应不应该）帮助她。

“当然没问题。”明日香突然笑了，“我要去上学了，再见。”明日香离开了房间，没有留下其他的话。

“学校？”零看了看昏暗的光线，“可现在是晚上…”

\*\*

夜晚的时间过的很快，但是自从零白天睡了很长时间后，（十个小时，她终于知道了确切的时间）她就再也睡不着了。所以她坐在真嗣身边，思考着真嗣醒来之后她该说些什么。

在她想到第五十六句问候语时，她听到真嗣身旁的机器‘嘟’的一声响，真嗣的眼睛缓缓睁开了，零刹时忘记了所有的问候语，他想说什么，但插在他喉咙里的管子不允许他这样做。

“真…”零的眼中溢满了泪水，“太好了…”她知道真嗣醒来之后，医生和护士很快就会过来，但他还是想让真嗣第一个看到自己。“真嗣…你知道你在哪儿么？”

真嗣环视整个房间，慢慢点点头，零笑了，“知道我是谁么？”她抱着一线希望，屏住呼吸，真嗣默默的凝视着零，然后微笑着点头，他握住了零的手，轻轻的握了一下。

零长长的出了一口气，“天啊，我太高兴了…”零俯下身，吻了吻真嗣的嘴角，这时，她听到了身后的开门声，“我会一直陪着你的，”零悄悄的说，医生和护士已经进入房间了，“直到你好一点为止，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真嗣微笑着握了握零的手。

零很有礼貌的让到了一旁，然后一位医生开始检查真嗣头部的伤，他取下了真嗣喉咙里的管子（那东西简直让真嗣窒息），接着医生问了一系列的问题来检验真嗣的记忆。你的生日是什么时候？二零零一年六月六号。你的指挥官是谁？葛城美里。你的第一个大提琴老师是谁？Ilperazzo，他是意大利人…我们相处的并不好。

一系列问题过后，医生检查了真嗣的身体来确定他一切正常。两个小时的精神和物理检查后，医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需要休息…所以什么也不要做，以免他血压升高，好吗？”医生向零交代完便离开了。



主治医生临走前还对零眨眨眼睛，((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我们之间有点什么呢？))零皱着眉头问自己。她转过头发现真嗣正在专心致志的看着她。他示意她离他近一点，零当然非常愿意，真嗣边叹气边搂住了零的腰。

“嗨。”真嗣的嗓子被呼吸机弄的有些沙哑。

“嗨…”零坐在真嗣床边，轻轻的抱住他，把头\*在他的肩膀上。

真嗣抚摩着零的头发，随后他用一根手指挑起零的下巴。他吻了她…零的恐惧又回来了，她非常高兴真嗣能醒过来，但真嗣吻她的方式让她的后背直冒凉气。虽然医生对她说过他需要休息，但零还是要和真嗣谈谈…她必须知道他那样吻她的时候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真嗣？”零推开真嗣，“我…我想问你件事…”

“什么？”真嗣轻轻的抚摩着零的脸。

“你永远都不会…伤害我，对么？”零红着脸说，“你吻我的时候…你…抱我抱的太紧了…我有点害怕。”零用恳求的眼神看着真嗣，“你不会…强迫我做任何事…对么？”

真嗣吃惊的看着零，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她…她怕我强暴她！))真嗣有点糊涂，他回忆着在他们接吻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拥抱她的…他之所以把她抱的那么紧，是因为他害怕她突然消失…而他之所以不顾一切的深深的吻她，是因为他害怕那是他们最后的吻别。

真嗣抑制住眼泪，他的声音更沙哑了，“零…我永远…永远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我…”真嗣紧紧的抱住零，“我爱你…”他对着她的耳朵悄悄的说，“不…我永远不会伤害你的…”

零长出了一口气，她想自己怎么能够怀疑真嗣会伤害她呢。“真嗣？”零依偎在真嗣怀里，“还有另一件事…”

“什么？”真嗣问。

零探头去吻真嗣的嘴唇，之后她将额头抵在真嗣的脑门上，“我想…我想让你抚摩我…”她低语，“我想让你抚摩我，就像一个男人抚摩一个女人那样。”

真嗣惊呆了，他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完全领会了她的意思，“你是要我和你…合二为一么，零？”零闭上眼睛，胸部随着呼吸有节奏的起伏，((虽然听起来很不错…))她想，((也许吧…))“不，”零平静的说，她摆脱了刚才的思绪，“还不是那样…”零微笑着睁开眼睛，又吻了吻真嗣，“我只是想让你摸…这里…”零将手放在了自己的胸部上。

真嗣睁大眼睛，他的血压在直线上升。“你…你确定？”真嗣无法将视线从零的手上…和她手的下方挪开。





零点点头，“我想感受一下…”零没有说下去，她看着真嗣的眼睛，轻轻的把他的手带到自己的胸前，“我想感受一下。”零简洁的说。

真嗣隔着校服碰到零的时候，都快忘记怎么呼吸了。他看着零，一动也不敢动。“零…你不…不需要因为我而强迫你自己…”

零看起来有些惊讶，“我…不是。”她出于同情允许他抚摩自己的这种思想，似乎是受了国外观念的影响，“我这样做只是因为我想让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这是‘第二步’…对不对？”

真嗣张大了嘴，“零，在此之前你和谁聊天来着？”

“明日香…”零天真的回答，“你怎么知道？”

“她还跟你说什么了，零？”真嗣皱着眉头，他很担心零接下来的答案。

“哦，她把所有的步骤都告诉了我…她还告诉我关于最后的那一步，”零轻轻的皱了皱眉，“虽然我不太喜欢听这些，但是我愿意试试，如果…”

“零，”真嗣打断了她的话，“忘掉明日香对你说的话吧，好么？”

“但是…”零有些困惑，明日香好象对这些东西很在行似的…她甚至还给零列了一个‘好日子’的时间表（零还感谢过她）。

真嗣摇摇头，又马上停了下来，他想起自己头部还有伤。“你不需要为我们的关系做任何规划…我们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了。”真嗣歪着头，“就像这样…”他温柔的吻着零，吻她的下巴，然后往下吻脖子，最后吻她的肩膀。

“哦！”零把手放在真嗣的肩上，“我…知道了…”

真嗣伸出手把零搂在怀里，让她趴在自己身上，他轻轻的吻着零，他们两个人谁也没有注意到红发少女正在门口注视着他们…水晶似的蓝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渴望，她轻轻的关上了门。

## 第十章 断了的弦

零陪同真嗣缓缓步下蓝色跑车，为了避免汽车的顶部碰到真嗣的头，零必须格外小心。“当心。”她的语气依然很平静，“我可不希望你这么快就回医院去。”

真嗣把拐杖架在腋下笑了笑，“谢谢你，零…”“他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公寓大楼，距离他上次来这里只有了两个星期的时间，但真嗣感觉好象隔了一个轮回那么久。



他微笑着看着零，她蓝色的头发随着微风轻轻的飘动着。真嗣又看看夕阳撒下的金色光辉，笑的更开心了。他回忆起自己刚刚醒来的那几天。

“我有东西送给你，零。”说着，真嗣小心的掏出了那个小盒子。

“这不是结婚戒指吧，真嗣？”零有些迟疑。

真嗣差点栽到地上，“什么？”

零扶住真嗣，“惣流同学很肯定的告诉我…你想要向我求婚…是么，真嗣？”

真嗣努力想让自己搞清楚零的意思，但最后他还是放弃了。他慢慢的摇头，“不，零…我不是…”他微笑着，“至少现在还不是…我们还年轻，你说呢？”

零脸上的表情非常滑稽，既轻松又生气…她又想起了明日香那笃定的语气。

真嗣看着零的脸，他看出零复杂的表情中也有一些失望，“对不起，零，”他看着零的眼睛“说不定哪天我…”

零打消了真嗣的歉意，“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我会等你的…”

真嗣微笑着点点头，“好…我也会等你的…”

真嗣低头看了看自己打算送给零的胸针，金色的大提琴，银色的琴弦，在大提琴顶部还有一颗亮晶晶的珍珠。真嗣永远也忘不了零看到它时眼中闪耀出的光芒，所有关于‘求婚’的事情，她都忘的一干二净了，“太美了！”真嗣都要被零抱的窒息了，“谢谢你！”

“来，”零伸出一只胳膊，“我扶你进去。”

真嗣扶住零的胳膊，“美里？能帮我拿一下箱子么？”真嗣回头看着美里。

美里看看真嗣仅有的一个手提箱，她已经把她提在手里了，“我可不知道，真嗣…这对我来说会不会太沉了呢？”美里微笑着。

零打开公寓的门，她放开真嗣让他先进房间。一进门，真嗣差点被明日香扑倒，她边哭边抱住真嗣，“真嗣！你回来我太高兴了！！”

所有人都呆呆的看着明日香。“怎么了？”明日香放开真嗣，“难道我不能为我们优秀的驾驶员平安无事感到高兴吗？”

美里耸耸肩，“那个，明日香…”美里从三个孩子面前走过去，她没有注意到零微微皱起的眉头，“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你们几个小家伙弄点晚饭吧，好吗？”

“我已经做好了。”明日香兴奋的说。所有人又被惊呆了，“什么嘛！？”人们的表情让明日香很受打击，“我又不是白痴！我也会干活！而且干的还不错呢，好啦，吃吧！！！”



大家高兴的吃起来，饭菜很给明日香争气，真的非常好吃…

\*\*

晚饭过后，明日香和零都在厨房里刷碗，真嗣则独自坐在房间里（是美里亲自把他从一堆盘子当中拖出来的）。

“哎，第一适格者。”明日香边洗碗边对身旁的零说，“已经很晚了，你还不打算回家吗？美里是不是允许你搭便车了？”

“我不回家了，”零静静的回答，“我答应过真嗣，我会一直陪着他，直到他复原为止。”

明日香手里的盘子滑落到地上，摔的粉碎，“你…你必须回家，零…”明日香的声音接近于歇斯底里，“你必须回去！”

明日香的语气让零有些困惑，“我…我不能离开他，我说过我会陪在他身边的…我不能食言。”

“哈！”明日香笑了一声，声音有些怪异，她把手指伸进自己的发间，然后看着地上的摔碎的盘子。当她再次抬起头时，平静笼罩了她的脸，“既然真嗣受伤了，”她轻轻的说，“你就住一小段时间吧。我去给你拿床单，你睡在沙发上。”

零看着明日香边哼歌边转身离开厨房，零把自己手头的盘子收拾好后，来到了客厅，“葛城三佐？”她平静的说，“我觉得…惣流同学好象有点问题…”

美里从一大堆纸张中抬起头，脸上带着疲惫的笑容，“是啊，她很自大，这我知道…”美里回过头，“不过除此之外，她也是一个美丽大方的女孩子，她的厨艺比我想中的好很多。”

“不，我的意思是她也许有些…”零别过头，“不正常。”

美里轻轻的放下笔，“零…在与第十五使徒的战斗之后，明日香接受了精神测试。她已经恢复正常了。”

零皱着眉头，“我…还是觉得有些…不对劲。”

美里摸了摸自己的鼻梁，“我肯定这只是真嗣的事故给她带来的压力…别担心，我想她会好起来的。现在，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可以明天再谈么？”

零点点头，“是…很抱歉打扰你，三佐…”

\*\*

在房间里，明日香仍然笑着哼着曲子，她从壁橱里拿出了一叠床单。



细心的听众一定能听出来，从明日香离开厨房开始，就一直在哼同一首歌中的同一个段子…只有一流的精神病学家才能看出她那呆滞的，死气沉沉的眼神，她的脸上没有一丝微笑…甚至什么感情都没有，惣流\*明日香\*兰格雷太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了。

明日香转过身，手里拿着床单环视整个房间。她平静的面具彻底消失了，她真正的面孔……一张流着泪的狂乱、饥渴、充满需求的脸…她说不清自己需要什么，但焦点完全集中在一个名字上……真嗣。

明日香瘫倒在地上，泪水迅速溢满了她的双眼，“她必须离开这里…”明日香低声对自己说，手中的床单从指间滑落，“她必须…”

明日香看着曾经整洁的房间，自从使徒的精神污染后，她的房间就变的很凌乱，这让明日香非常厌恶。她站起来，突然忍不住大笑，“也许真嗣可以帮我整理一下，他总是…总是善于做…做…”明日香停下来凝视着虚无的空间，然后摇摇头，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所有事情…”

她拾起地上的床单，做了个深呼吸。然后她的面具又回来了，她微笑着哼起曲子，准备给零送床单。

\*\*\*

真嗣看着熟睡中的零，零坐在真嗣的床边和他聊了好几个小时，最后她趴在自己的胳膊上睡着了。

经过几分钟的沉默后，真嗣轻轻的说，“零，我想和你说件事。”他深吸一口气，“我不知道我们的关系还能维持多久…”真嗣伤心的摇头，“谁知道呢？也许你会发现我是一个多么懦弱的男孩，你会离开我去找一个比我强很多的人…”真嗣轻轻的抚摩着零的脸颊，“但是即使真的是这样，即使你明天就离开我，你也要记住，零。我对你的感情永远都不会改变…无论发生什么，我会永远爱你。”

真嗣又盯着零看了一会，接着他慢慢闭上眼睛，他想如果她没有睡着，自己的那些话是肯定说不出口的。

真嗣沉沉的睡去，呼吸的声音充满了整个房间，零缓缓睁开眼睛，她坐起来看着真嗣，一滴眼泪滑过她的脸颊，他的话语回荡在她的脑海里。

零小心翼翼的躺到真嗣身边，她轻轻的亲吻真嗣的脸，真嗣边笑边说着一些让她听不清的话。零犹豫了一会，她在想自己该留下来还是该睡到沙发上去…最后，零想起了真嗣的话，她轻轻的探过头枕在里真嗣的臂弯里。

感觉一切安然无恙之后，零高兴的叹了口气，“我也会永远爱你，真嗣…我在也找不到



比你更好的人了…”她\*近真嗣，感受着真嗣的胳膊带来的平缓的起伏。

拌着真嗣的心跳声，零沉沉的安逸的睡着了，她没有注意到刚才自己说话的时候，真嗣脸上漾出一抹温柔的微笑…真嗣轻轻的抱住了零。

## 第十一章

### 回声篇一：疯狂的回声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疯了。零已经丝毫不怀疑这个事实了，但她说服不了其他人。美里总是挥挥手告诉她那只是压力，而且真嗣也什么都没看出来。（零不能怪真嗣，因为明日香一直都对他非常友好。）

零睡在那个公寓里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其实就是在沙发上，她只在真嗣的房间睡过一晚。）这天，零遇到了困难。真嗣还在睡觉，她必须去给真嗣抓药，这样一来，公寓里就只剩真嗣和明日香两个人了。

“别担心，优等生。”明日香边说边把零推向门口，“我已经不小了，如果他醒过来，我会给他做午饭的。”

（（我担心的又不是他的午饭。））零想，但她意识到自己别无选择了。真嗣的腿恢复的非常好，不过他还是有些头痛。医生说这是由于他受到猛烈撞击而引起的，这种症状在他身体痊愈之后就会彻底消失了…大约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

零站在门口没有回头，“我很快就回来。不要打扰他，惣流同学。”

明日香吃吃的笑起来，“你是指什么？第一适格者？”她把零推出门，门自动关上了。

零站在那里犹豫了一会，（（我为什么不让她去？））她想，零把手伸到门前，然后又收了回来，“我告诉过真嗣我去的…”零自言自语，“我不能食言…”

基于这种动力，这种错误的信念。绫波零转身离开了公寓…她并没有预料到这会给她带来多大麻烦。

\*\*

明日香\*在门上环视着公寓，“从哪里开始呢？”她的眼睛兴奋的闪闪发光，“我要给他做午饭吗？还是先打扫一下房间？”明日香捂着嘴笑起来。

突然，明日香半皱起眉头，“不行，不要去打扰他，明日香！”她摇了摇手指，“他需要休息！”明日香的脸变的非常茫然。



明日香甩了甩头，径直向前走去，“不…他不需要休息…他需要安慰。”她自言自语，边走边脱掉了身上的衣服。

明日香在真嗣房间门口停下来，一种说不出的忧虑敲打着她的意识。

“我没疯…”明日香低语，这时她想起了十五使徒事件之后的事情，在她的潜意识里，她可以看到自己正在劝说真嗣去找零…但这种幻觉非常模糊，“那…是我吗？我那样说过吗？”明日香使劲摇头，把刚才的幻觉驱散开，“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爱的人？”

明日香又站了一会，她歪着头，她的思想在激烈的斗争着，她原来固定的人格在不顾一切的与现在支离破碎的人格斗争着。

在一片寂静之后，战争有了最后的结果，明日香笑着打开了真嗣的房门。

\*\*

真嗣的梦中充满了焦虑。他梦见自己正设法逃离一座着火的大楼，所有安全通道都被堵死了。更糟糕的是，他怀里还抱着零，鲜血从零头上流淌下来，她已经失去知觉了。

“救命啊！”真嗣叫喊了，他希望自己的声音能传到大楼外面。

“真嗣？”他低下头，看到零正冲他微笑，“我没事，真嗣…”零抱着他的头亲吻他，“只要我在你身边，一切都不会有事的…我爱你，真嗣…”

“我也爱你，零…”突然间大楼消失了，他们正躺在是一块林间空地上，零趴在真嗣身上，一丝不挂。

“和我结合为一体吧，真嗣…”零边说边吻真嗣，“我想感受你…”

当T恤衫掠过他头部的时候，他疼的面目狰狞起来。“小心我的绷带…”((绷带？))真嗣摸摸自己的脑袋，((我什么时候受的伤？))

慢慢的零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黑暗。真嗣知道自己醒了，因为他头和腿又开始疼了…但他仍然还能感觉到吻和体温。

((怎么回事？))他想，((是零么？他从来没有这么大胆过…))真嗣心中窃笑，((也许她是看过睡美人了，想重现结局呢…虽然我不很漂亮。))

真嗣没有睁开眼睛，真嗣抱住她让她\*近自己，“哦，真嗣…”她呻吟着，“我知道你爱我…”

真嗣心里的警钟立刻响起来，((零的声音没有这么低沉啊…))他边想边感受着自己胸前的重量，((胸部也没有这么大…))真嗣睁开眼睛，震惊着收回手，“明日香？！？”





“嗯…”明日香叹气道，“感觉不错吧？现在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没等真嗣反应过来，明日香就握着真嗣的手，把它带到自己裸露的胸前，“是不是比零的好？”明日香微笑着，“我想要你…现在就想要…”明日香的手滑过真嗣的腹部，直奔他裤子的拉链。

“明日香！”真嗣尖叫着坐起来，把明日香推到一边，“啊啊啊啊！！”真嗣紧紧的捂住头，他为自己的卤莽感到后悔。

“哦，亲爱的…你要当心一点…你有伤在身。”明日香坐在真嗣旁边用身体抵住真嗣，“让我为你缓解疼痛吧…”明日香\*在真嗣身上继续亲吻他。

“不！”真嗣尖叫着站起来。头部的疼痛更加剧烈了，伴随着另一声叫喊，真嗣跪倒在地。

“你怎么了？”明日香关切的问，“哦…你头疼了？”她起身走到真嗣旁边，手在真嗣身上游走，“让我帮你忘记疼痛吧。”明日香喃喃的说，“我们得快点，因为…她就快回来了，我讨厌让她看到我们亲热的样子…”明日香将真嗣推倒，跨坐在他的大腿上。

真嗣忍着疼痛，喘着粗气，“明日香，你在干什么？！”

“和我的丈夫洞房。”

明日香尖锐的目光打断了真嗣的猜疑，“你的…丈夫？”

明日香高兴的点点头，“是啊…自从上次你救了我之后我们就在一起了…”她的眼神变的十分缥缈，她回忆起一幅根本不曾发生过的片段，“你说你爱我…打败使徒后你告诉我你已经等不及了，所以我们结婚了。”明日香满心欢喜的笑着。

“明日香，”真嗣试着再坐起来，但他的头太疼了，他又躺倒在地上，“我们没有结婚…那时你告诉我，我要和零在一起，你忘了吗？”

“零？”明日香困惑的看着真嗣，“哦，亲爱的…你比我想象中伤的更严重！”她边摇头边轻轻的拍打真嗣的脸，“即使我告诉你要和别人在一起，那人也不会是她…她只是一个驾驶员而已，她连感情都没有。”

真嗣的耳边嗡嗡作响，“但是…你告诉我你只是…我的朋友…”真嗣打算离开公寓。

最后，巨大的疼痛淹没了真嗣，他晕了过去。

“真可惜…”明日香低语，她弯下腰亲吻她的‘丈夫’，“我想我只能在你睡觉的时候占有你了。”



明日香刚刚脱下真嗣的外裤？

警报就响了起来。明日香叹了口气，“我会回来的，亲爱的，别乱跑哦。”她又吻了吻真嗣，然后从他身上跳起来，她的表情在一秒钟之内由爱意转变为厌恶，“现在我要去教教那个蓝头发的小丫头怎么打败使徒！”

明日香回到房间穿上自己的作战服，她没有浪费一点时间，接着她便冲出家门飞似的直奔 NERV 总部。而真嗣仍然躺在原地。

\*\*\*

“不，它来了。”零的声音从系统中传来，环型的使徒突然变成一道白光向零袭来。

在指挥中心的监视器屏幕上，使徒穿透了零号机的 A.T.FIELD，侵入它体内，随着使徒攻击的不断深入，零号机痛苦的扭动着身体。

“明日香！”美里喊道，“准备好了吗？”

“当然，女王陛下！”明日香异常兴奋，“只等你一声令下了。”她吹了声口哨。

美里皱起眉，（（也许零是对的…也许明日香真的有点问题。））美里后悔没有听零的话，但她知道她现在已经无能为力了。

“好，到达地面后立刻展开 A.T.FIELD，然后瞄准目标开火。”美里转头对身边的伊吹说，“第二发射通道准备。”

“战斗结束后，我想再给明日香做一遍精神测试。”美里看了看身边的律子，这时二号机已经到达地面。

二号机迅速走出发射舱，它紧握自动步枪，将子弹全部送到了…零号机体内。

“明日香，你到底在干什么！？！”美里尖叫着。

明日香的回答让美里凉透了心，“我在摧毁敌人…这正是我要做的，对吗？”明日香的声音异常冰冷，她扔掉没有子弹的枪，又拾起了一支新的，“敌人必须死，对吗？不能让他们碍事…”明日香扣动了扳机。

“不要!!!”美里大喊，“该死，弹射出二号机的插入栓，快！”

二号机的背部打开了，白色的插入栓伴随着一阵烟雾弹射出来。

明日香疯狂的笑声回荡在中央教条。





## 第十二章

### 回声篇二：死亡的回声

零看着自己膨胀的血管哭泣着，她为自己拥有的一切哭泣…为自己即将失去的一切哭泣…也为自己所爱的他哭泣，她再也见不到他了。

她能感觉到使徒的攻击更深入了，她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告诉真嗣我爱他，三佐…”零轻轻的说，同时拉起了自己座位后面的红色的操纵杆，“告诉他我对他的爱远远超乎我的想象…告诉他…”零痛苦的喘着气，“告诉他我终于在他那里找到了我的 voice…我愿意向他求婚，而不是等着他来向…”

“零！”美里目不转睛的注视着零号机，“零！放弃机体，快逃吧！”监视器旁边的计时器显示的时间为三十秒，((快来不及了…))“你可以自己去和他说的…弹射插入栓!!”

“不…”零低语，“如果我不在了，A.T.FIELD 就会消失。这是唯一的办法了。”计时器显示时间还剩五秒，零的语气变的十分迫切，“答应我你会告诉他，三佐，答应…”

零号机跃到空中，手中似乎抓着一件东西…一件被禁止使用的东西。

一滴眼泪滑过美里的脸，而这滴眼泪还只是开始，“我答应你，零…”美里哭泣着，“我答应你…”

零号机爆炸产生的光和声充斥着整个世界，午后的天空被染成了血的红色。

\*\*

真嗣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了，整栋大楼都在晃动。“啊啊啊啊!!!”噪音充斥着真嗣的大脑，他狠狠的甩了甩头。

最后，震动消失了，真嗣慢慢站起来，蹒跚的走到窗边，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第三新东京的一半都被夷为平地…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冒着浓烟的大坑。

“使…使徒？”浓烟渐渐散去。整个城市都在燃烧，许多建筑都被烧焦了，滚滚浓烟从里面冒出来。地下水开始涌入大坑，“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时真嗣的手机响了，“喂？”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他非常惊讶，手机竟然还可以用。

“真嗣，你没事吧？？ ”美里的声音近乎疯狂，((上帝啊，))她想，((求你不要让我一下失去三个孩子…))

“我觉得…我没事…”真嗣边说边捂着脑袋，“发生什么事情了？”他的眼睛突然变的



雪亮，“零还好吗？”

美里顿了顿，“呃…你在那别动…我去找你。”美里的目光一直停留在屏幕上，“可能会慢一点，不过我一定会去找你的…别动。”

没等真嗣反应过来，美里就挂断了电话，“律子…你来处理…处理明日香，我必须告诉真嗣…”

律子点点头，美里跑出指挥中心，迎面撞上了元度。

“是的。”元度简洁的回答出美里还没有问出口的问题。

律子叹息道，“伊吹，下令回收第二适格者…我要去检查零号机的毁损状况，”

“检查毁损状况？”伊吹眨眨眼睛，“但是，学姐…”

“照我说的做！”律子打断伊吹的话。((让我去救她已经够糟糕了…))她厌恶的想，((而且我还不能跟下属挑明。))她冲出房间，往自己的手提电脑中输入了一串信息，同时踩动了脚下的电钮

\*\*

真嗣跪倒在地，“自…爆？”

美里蹲在真嗣身旁，把手搭在真嗣肩上，“呃，真嗣…对不起…”她想到自己对零的承诺，心中充满了矛盾和犹豫。她要告诉真嗣零不能亲口告诉他的话。

美里说完后，真嗣只是死死的盯着地面。“美里？”他终于开口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当我意识到自己有多爱她的时候…她却要离开我？为什么我哭不出来…我很伤心…但我哭不出来。”

“她…她并没有离开你，真嗣…”美里努力控制住自己，不让真嗣看到自己的泪水，“是她救了你的命…她最关心的人就是你。”她轻轻的拍拍真嗣的脸，“想哭就哭出来吧…没关系…我会陪着你的。”

真嗣看着美里的眼睛，“为什么老天要带走她？”他改变了问题，“她…”真嗣抽泣着，“她那么优秀，美里…她比我强。”他的泪水滑落下来，“死的应该是我…应该是…我…”

美里抱住了哭泣的真嗣，用自己的衬衫帮他擦拭眼泪。她没有安慰他，因为她知道无论她说什么也无济于事…所以她只是抱住了真嗣，他的身体在不停的颤抖。过了一会（她不知道有多长时间）真嗣止住了哭泣，沉沉的睡去。

此时，葛城美里才静静的释放出自己的眼泪，零的遗言不停的在她的耳边回荡…让她对



零的死无法释怀。

\*\*

慢慢的，她睁开眼睛，“我在哪儿？”

“你在第四十三号独立舱里，”金发女人回答，“知道你是谁吗？”

女孩眨眨眼睛，“是…”她回答，“我是绫波零，第一适格者，EVA 零号机的专属驾驶员。”这是对这个问题的初始回复，只对律子和元度作出回应。

律子点点头，“零，我是谁？你的最终记忆是什么？”

零闭上眼睛想了一会，“你是赤木律子博士，E 计划的负责人，我的最终记忆非常模糊…”

律子紧锁眉头，她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好好想，零。”

“是…”蓝发少女定神想了一会，然后静静的说，“我的最终记忆是 EVA 三号机被十三使徒侵入，还有三号机的毁灭。”

律子大吃一惊，((该死，))她想((只清除了一个星期的记忆，她记得那之前的一切。))她叹了口气，“那么你的最终记忆…”律子开始有些担心了。

三个小时的测试过后，律子给美里打了电话，((好吧，))律子举起手机，((执行今天伟大的任务。))

打完电话，律子走到办公室取了几页纸，然后朝家走去。她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黑衣人一直在跟踪着她，直到她的家门口…她还没来得及叫出来就被那人麻醉的不省人事了。

\*\*

“她还活着！？”真嗣发出欢愉的尖叫，“我能见她吗？”

美里也高兴的笑起来，“走吧！”

在驶向 NERV 医院的路上，真嗣几乎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情绪，他经过护士身边时差点把她撞倒，他艰难的拄着拐杖…进入了无比黑暗的梦魇。

零默默的坐在床上，对于真嗣的到来，她只冷冷的说了一句，“你好，碇同学。”

真嗣突然停住脚步，他受伤的头部开始抽搐着疼痛起来，一丝痛苦的表情掠过真嗣的脸。((碇同学？))他感到一阵眩晕，((我没听错吧？))“呃…你感觉怎么样，零？”真嗣看着零眼睛上的绷带，小心的问。

“我还好…”零的语气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房间里一片寂静，零转过头，默默的看着



窗外。

真嗣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走到零的床边，“零？”他犹豫着，“你…真的没事么？”他笑了笑，“哦，还有，谢谢你…”

“为什么？”零平静的问。

真嗣眨眨眼睛，“你…虽然毁掉了零号机，却拯救了全人类！”

“我有吗？我不记得了…”

真嗣感到一阵寒意，“零…你还记得，”真嗣舔舔嘴唇，他不想问这个问题，但他必须知道答案，“你还记得大提琴课么？”

零用空洞的眼神看着真嗣，“不，碇同学…”她轻轻的说，“除了我会的那种乐器，我不记得我上过别的课，我不会拉大提琴。”

真嗣心如刀绞，他坐在床边的椅子上，“你还记得…”他停下来握住零的手，“关于…我们的事情么？”真嗣屏住了呼吸。

零看着真嗣的手，小心的把自己的手抽出来，“不，”她的回答非常坚决，“我不记得。”真嗣痛苦的捂着头。零困惑的看着真嗣，这是自从真嗣进门后，零脸上露出的第一个表情，“对不起，”零静静的说，“我能看出来你很痛苦，我知道是因为我。请接受我的道歉。”

零冰冷无情的话语像锥子一样刺痛着真嗣的心，他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站身来急速跑出房间，他蹒跚着经过惊讶的美里身旁，没有理会她提出的问题，径自跑出了医院。

\*\*

真嗣漫无目的的在第三新东京的街道上走了几个小时，最后来到了零号机自爆形成的大坑（湖）边。

真嗣盯着湖水，他感觉那不是一个湖，而是一个巨大的墓碑。在医院的那个女孩不是零…至少不是他的零。她把他们的所有美好的时光都忘记了，丢下真嗣孤单一人。

真嗣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但此时太阳已经接近地平线了，他忽然发现有什么人在哼歌，他环顾四周，发现一个年龄和他相仿的少年坐在一个雕像的残骸上，真嗣略带苦涩的看着雕像，它看起来是个天使。

“唱歌是件很有趣的事情，你说是吗。碇真嗣？”少年有着一头银灰色的头发，那深红色的眼睛勾起了真嗣对零的回忆，让他的心一阵抽搐，“它能给你带来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恩…”真嗣含糊的回答，语气中带着怀疑，不过他很高兴自己能不哭着和别人说话，“也许吧…”他轻轻的皱眉，“尽管它也会成为悲伤的源泉，如果你刚刚失去了什么的话。”真嗣移了移拐杖。他希望少年可以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会。

“一些看似失去了的东西，其实只是隐藏起来了。”少年继续说，“有时候信心可以帮助你找回它们。”

真嗣别过头，“信心也会失手的…”他低声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保护不了，信心又有什么用？”

少年跃下雕像，朝真嗣走过来，“单有信心是做不成任何事的，它必须要有行动和意志的配合才行。音乐与信心一样，碗，”他走近真嗣，“他们都有能量创造奇迹…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嗣怀疑的看着他，“我可不得觉得信心和音乐能帮我摆脱现在的困境。”真嗣苦涩的说，“还有，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人人都知道著名的 EVA 初号机驾驶员。”少年简单的回答，“另外，也因为我很喜欢你。”少年伸出手，“我叫渚薰，第五适格者。”

真嗣握住他的手，但并没有报以微笑，“很高兴认识你。薰，”真嗣礼貌的说，“但恐怕你来的很不是时候。”

薰点点头，“是…我知道。第二适格者她被…双规了，对吗？”

“恩…而且第一…”真嗣有些哽咽，但很快又恢复过来，“第一适格者在使徒来袭时受了伤，现在还没有复原。”

“我知道了…”薰看着湖面，“你是音乐迷吗，真嗣？我很喜欢贝多芬…”

真嗣揉揉眼睛，“我喜欢音乐…”他平静的说，“但我觉得它现在帮不上我什么忙…”

“我明白了，但不要轻易放弃希望，真嗣…”薰把手搭在真嗣肩上，温柔的看着真嗣的眼睛，“人们真正拥有的只有希望…”他轻轻的拍拍真嗣，“相信我，音乐可以帮助你。即使是为了寻求安慰，它也可以帮助你…相信我。”

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记住我的话，碗真嗣…继续练习你的大提琴。”

真嗣凝视着湖面，听着薰的声音渐渐远去，当他听到最后一个词的时候，他猛的转过头，但他的眼前去空无一物。

真嗣紧皱眉头看着雕像的残骸，“我从没告诉过他我会拉大提琴…”



## 第十三章

### 回声篇三：生命的回声

“真嗣…真嗣？”真嗣睁开眼睛环顾四周。

“哦…嗨，薰，什么事？”红眼睛的少年正微笑着站在真嗣床边。

“我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去看电影，”第五适格者说的非常简洁，“我很无聊。”

真嗣看着自己的新朋友，“我不知道…我不太想出去…”

距离零号机自爆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真嗣所有的梦都围绕着那个大水坑，还有他心爱的女孩的复制品。

真嗣闭上眼睛，他想起与薰的初遇，想起昨晚赤木博士在中央教条给他看的東西。成群结队的没有生命的零充斥着真嗣的大脑。

甚至在真嗣清醒的时候，他有时也会听到她们哭泣的声音。

“走吧，”薰轻轻的说，他拉住真嗣的衬衫，试图把他从床上拉起来，“你这样闷闷不乐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你必须打起精神来，真嗣，否则你会永远生活在过去的。”

薰的话让真嗣想到了零…它时刻提醒着他一切都过去了。“我喜欢过去，”真嗣依然闭着眼睛，他把薰的手从自己身上移开，“过去很温暖…很安全…”

“但是过去的已经过去了，真嗣…”薰温柔的说，“你必须接受现实，否则你也会死的…”

真嗣发觉自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你自己去吧，薰…”他静静的说，“我可不是个好同伴。”

薰坐到真嗣床边，“真嗣…”他伸出手搭在真嗣肩上，“你必须放手…即使你生活在过去，它也不会回来了，它只会让你迷失自己。”

“我不在乎！”真嗣尖叫着，他猛的睁开眼睛坐起来，甩开薰的手，“你没听见吗？我不想接受现实，它对我根本没有价值，根本没有价值！”真嗣躺倒在床上，“我宁愿去死…”他自言自语。

薰默默的看了真嗣一会儿，“我走了，碇真嗣，”他轻轻的说，“想想自己应该做什么…我爱你，如同我爱自己一样…”

真嗣困惑的看着起身准备离开的薰，“等等…你去哪儿？”



薰没有回头，所以真嗣并没有看到他脸上的泪水，“我有点事，”薰平静的说，“你很快就会再见到我的…我保证…”

真嗣坐起来，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他，“那个…”他站起来，“我跟你一起去吧…然后我们去看电影。”

“不，真嗣，”薰把手放在门上，“我必须自己去，”他的心怦怦直跳，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说谎，“我很快就会…回来的。”薰擦掉泪水，转身挤出一个微笑，“真嗣？等我回来你能…拉大提琴给我听么？我听说你拉的很好…我知道你喜欢音乐，可以么？”

“我…”真嗣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自从零（现在的零）把大提琴还给他后，他就再也没有碰过它，当时零的语气平淡而冷漠，“我觉得这是你的东西，碇同学…”真嗣感到相当自豪，因为他在零离开之后才哭出来。

此时真嗣只得点点头，“当然，薰…可以的…”他笑了笑，“音乐能带来希望。对吗？”

薰会心一笑，转身离去，“是的，真嗣…”他低语，“这就对了…永远不要忘记。”

“你要去多长时间？”真嗣敢肯定他的朋友对他隐瞒了什么。“薰，怎么了？”

薰微微颤抖着，“没什么。真嗣…你只要知道，当天堂之门开启，天使在歌唱的时候，你就会再见到我…”没等真嗣想好说什么，薰就疾步离开了房间。

一个小时后，薰的话应验了…一个声音突然响起…但那不是天使的歌唱，而是刺耳的使徒袭来的警报…

\*\*

真嗣坐在插入栓里动弹不得。“薰？”他努力的领会着美里的意思，“使徒？”

“你必须阻止他，真嗣…”美里努力的保持着平静，“你是唯一的驾驶员了。零号机报废了，而且我们也找不到零…所以只有\*你了…对不起。”

真嗣抗议着，“他…他是我的朋友啊…而且我…”

“别管那个！”美里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是使徒！你必须阻止他，必须现在就去！”

真嗣甩甩头，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我明白了…”他把操纵杆握在手中，（无视头部和腿部的疼痛），启动了 EVA…

\*\*

孤独的公寓，孤独的心，真嗣哭泣着，他闭着眼睛慢慢的拉动琴弓，感受着自己与音符的共鸣。





“音乐与信心一样，真嗣，”真嗣可以听到薰的声音回荡在耳边，一个曾经如此鲜活的声音。

真嗣认真的按着琴弦，拉着琴弓，任泪水流过自己的脸颊。

((明日香...))真嗣想起前几天去看望明日香的情景...她正胡言乱语的挣扎着反抗企图抓住她的医生，真嗣感觉明日香从窗户看到他的一刹那眼神变的清澈起来，她甚至叫出了他的名字...但紧接着她就咬了医生一口，然后大喊大叫起来，声音大的竟然穿透了隔音墙。最后真嗣终于离开了，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医生告诉他明日香复原的希望非常渺茫，“那需要奇迹的出现...”其中一个医生避开他的眼睛这样告诉他。经过这些天的洗礼，真嗣并不觉得奇迹有多么遥不可及。

((零...))一个小时内他已经想了她不下一百次了。他回想起她趴在自己身上，恳求自己爱她。他回想起当他把金银相间的大提琴胸针别到她衬衫上时，她脸上浮现出的笑容。他能听到她低声对自己说‘我爱你...’。他回想起他们的大提琴课，她渐渐的进步着，让他感觉自己变的十分没用。他还回想起现在的零的死气沉沉的眼神，回想起从前的零那充满生机爱意的眼神。

((薰...))最后他把思绪集中在自己的新朋友身上。薰告诉他信心可以战胜一切。告诉他失去的东西其实只是隐藏起来了。告诉他如果他不相信她，那么她永远也不会复原。最后他被初号机握在手里时，他还告诉他，除了结束他的生命外，他别无选择，否则每个人都会死（包括零），无论她现在是什么样子，她仍旧是他的学生，他有责任保护她。

真嗣发现自己的手指已经不能动了...他睁开眼睛，含着泪看着自己僵住的手指。((我不能总在这里逃避现实，))他想，((这样只能于事无补。))

真嗣把手指从琴弦上移开，叹着气站起来。他抬起头...发现零正站在门口凝视着他。

“你好。”零平静的说。

“你好，绫波...”真嗣克制住想拥抱她的冲动，“找我有事么？”

“葛城三佐命令我在惣流同学住院期间住在这里。”零冷冷的回答。

真嗣感觉自己像挨了一记重拳一样，“住...住在这里...？你要...住在这里？！”((还有比这更糟糕的吗？？))

“是...她还命令我和你保持密切联系...”零看着真嗣的眼睛，“保护你的安全。”

((哦...真伟大!))真嗣气愤的想，((他们以为我会自杀...还把...这...这副...躯壳派来监视我!))真嗣很快擦干眼泪，努力摆脱刚才的想法。“那个...”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你都来了这么半天了，想喝点什么吗？”

零目不转睛的盯着大提琴，“是…”她有些心不在焉，“好的…”

真嗣点点头，“我很快就回来。”他从零身边经过，尽量不让自己看她。

((该死…美里在想些什么！？))真嗣边想边从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我是…不会自杀的…”他自言自语。

真嗣自己听着都有些言不由衷。

他回到客厅时，差点把饮料掉在地上，“绫波…你怎么坐在这里了？”

零把大提琴的琴颈小心翼翼的\*在自己肩上，然后抬起头，“你…看起来并没有享受的感觉，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起。”零准备起身。

“没…没关系，”他说，“真的…”零抱着大提琴的情景让真嗣有一种想哭的感觉，((为什么…))他伤心的想，((她为什么要离开我？))

“我可以…试一下么，碗同学？”零轻轻的问。

“当然…可以…”真嗣把琴弓递给零。

零接过琴弓，认真的注视着大提琴，“感觉…似曾相识…我曾经…拉过？”真嗣睁大眼睛点点头。

“你能…帮帮我么？”零问，“我感觉…有些东西要纠正，但我不知道在哪里…”

真嗣走到零身后，“我来…按琴弦，”他并不奢望什么，“你来拉琴弓，就像…”((就像上次一样…))“跟着感觉走好了…”

当真嗣站在自己身后，将胳膊轻轻绕过自己肩膀时，零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们拉什么曲子？”她静静的问。

真嗣擦掉眼眶中的泪水，“随你…绫波…”((不要…))真嗣告诉自己，((不要抱什么希望…她只是对乐器很好奇罢了…她不会记起什么的。))

“我们可以拉…大提琴第一交响曲么？”零犹豫着说出曲名。

真嗣屏住呼吸，“好…”他轻轻的说。

零闭上眼睛，轻轻的拉动琴弓。大提琴发出柔和而甜美的声音，零的脑海中充满了朦胧的记忆。每个片段都让她感到困惑。音符就像一把插在生锈的锁里的钥匙…进的去，但打不开。



一曲终了，零轻轻的站起来，把琴弓放在椅子上。她感觉到真嗣极不情愿的把胳膊从她肩上移下来。这些让她有一种感觉，一种记不太清的感觉。

真嗣重重的叹了口气，然后转过身。((笨蛋...))他生气的想，((那只是好奇而已。))

“我...”零踌躇着说，“谢谢你，碇。”她走到真嗣面前，“能告诉我明日香的房间是那间么？要去那里睡...”零的内心好象有什么东西在骚动，但她抓不到它，这让她很难受。

“当然...”((我真的感觉...也许...))真嗣使劲摇摇头，((跟我来...))

真嗣把零带到明日香的房间后，就给美里打了电话...但美里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会把零安排在那里，她告诉真嗣她今晚不回家后就匆匆的挂断了电话。

\*\*

午夜十分，真嗣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了。他四下望望，然后无力的坐起来，试图找出声音的源头。

真嗣看看表，((两点半？))他边想边站起来，“伤脑筋...”他打着哈欠朝客厅走去，突然，他停住了脚步。

零正坐在客厅弹奏他的大提琴。

真嗣看着零闭着眼睛流利的拉着琴弓，大提琴发出轻柔的声音。真嗣听出了这个曲子：《泪》...他们合奏过的另一支曲子。

((真美...))银色的月光从窗口倾泻近来，洒在零洁白的皮肤上...真嗣努力的克制着自己不去亲吻零那漂亮的脸蛋。

拉完曲子，零慢慢睁开眼睛，真嗣的身影映入她的眼帘。她站起来，放下琴弓，“晚上好...”零轻轻的说。

“绫波...”真嗣微微有些脸红，“对不起...我不是...不是...”((不是什么？))他想，((这不像看到她裸体的那种感觉...))但真嗣还是有一种窥探别人隐私的感觉。

“没什么，”零冷冷的说，她背过身把大提琴放在椅子上。“我睡不着，所以想再来试试。”

“我很高兴...”真嗣有些难以启齿，“我很高兴你能想起琴弓...你拉的很不错。”((薰错了...))他悲伤的想，((音乐和信心什么也不是。))

“这是我老师对我的赞扬，”零看着真嗣的脸，“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真嗣皱起眉头，“你不是没有上过大提琴课么？”他困惑的说。

“没上过...”零点点头，“直到我遇见你。”



真嗣睁大眼睛，“…零…”他发现自己的呼吸相当急促，((不…不可能的…))真嗣努力否定自己。

零的脸上漾起灿烂的笑容，她向真嗣伸出双臂“真嗣…”

真嗣站在原地，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两人沉默了一会，零放下胳膊走到真嗣面前，“你不想拥抱我么？”真嗣发现零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愉悦。

“我…”真嗣看着零的眼睛，“我不想把事情…搞错”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不会抱你的，除非你是真正的…零。”

零笑了笑，“我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说服你了，真嗣…”她抱住真嗣，吻住了他的嘴唇。

零紧紧抱住他的一刹那，真嗣驱散了…所有的不安和恐惧。他抽泣着紧紧的抱住零，真嗣的腿没有吃住劲，两个人重重的坐到地上。

零还在亲吻着哭泣的真嗣，轻轻的抚摩着他的脸。“没事了，真嗣…”零低语，“我在你身边…”

真嗣说不出话来，所以他只好轻轻的抱住零，他不敢抱紧她，他害怕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梦境。当他能开口说话时，他只是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她的名字来填补一个星期以来的空虚。

零把腿放在真嗣身体两侧，趴在真嗣胸前。“真嗣…”她试图让真嗣平静下来，“现在没事了…一切都过去了。”零轻轻的吻着他，她感觉到自己的眼泪也滑落下来，与真嗣的眼泪混合在一起。

真嗣终于停止了哭泣，他抱着零…汲取着她身体的芳香，不停的抚摩着零的身体。“美里为什么要你到这里来？”

零微笑着抚摩真嗣的脸，好象要把他的容貌刻在心里，“事情很奇怪…”她努力让自己\*紧真嗣，“在薰…”零犹豫着，她知道薰和真嗣非常要好，“在薰死后，美里在办公室发现了他的留言。”

“他怎么说？”真嗣努力克制着自己的好奇心…他不确定自己想不想知道，但问题已经脱口而出。

零看着真嗣的眼睛，“那是一张非常小的便条，他要求三佐让我和你一起住。”真嗣张大嘴，零没有停下来，“他说你需要我…他敢肯定如果三佐不答应，说不定哪天你就会死掉。”

真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只是慢慢的点点头，“我是想过自杀…”他的声音非常小，“我没有在这里找到让我留恋的东西…”

零沮丧的看着真嗣，她没有说话。她知道这样要比说服他有效的多…真嗣的表情清楚的



告诉她，他不会被她说服的，所以零只是捧起真嗣的脸去亲吻他，“现在找到让你留恋的东西了么？”零低下头，“在你知道我是什么之后…”美里已经把律子所做的一切都告诉零了…当时零并不在意。

现在，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嗣用手指勾起零的下巴让她看着自己的眼睛，泪水夺眶而出，他的声音非常清晰，“当然…我不在乎你是什么…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我想娶你。你愿意么？”

零轻轻的抚摩着真嗣的脸，“我…我想这不太好吧，真嗣…”零看出真嗣有些失望，她解释道，“十七使徒的死并不是最后的结局，”她抵着真嗣的额头，凝视着他的眼睛，“还有更麻烦更糟糕的事情等着我们…我对未来非常没有把握，我不能对你承诺什么，我不想给你一个海市蜃楼…”

真嗣轻轻的亲吻零，“我不需要你承诺什么…我只想听你说你会成为我的女人。”零轻轻的皱眉，但真嗣没有给她说话的机会，“我知道事情也许会变的不可收拾…”他轻轻的说，“但我想我们在一起会很快乐的…我和你在一起真的很快乐。”

“我和你在一起也很快乐，”零脱口而出，“但是…”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怎么能让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呢？我不能失去他…也不能让他受到伤害…）零颤抖着，此时她听到了命运的召唤。

真嗣抱紧她，“零…我爱你…”他抚摩着零的脸，“我想听你说你愿意…就算你说要等到我们三十岁也可以，我不在乎…但我要听你说你以后会成为我的妻子…”

“我…”零终于点点头，她知道真嗣是不会罢休的，“我愿意…我会嫁给你，”她轻轻的说，“一年以后…我想那时我们会安全了。”她根本没想过一年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她连明天会怎样都不清楚…但她太想看到真嗣开心的样子了。而且她也不能否认一个事实—她确实想嫁给他…但她知道自己还有一项任务…碇司令知道她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是今夜…在真嗣的臂弯里…沐浴着他的笑容…零还是让自己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他们在一起。

真嗣和零都没有说话。他们只是紧紧的抱着对方，一直拥吻到深夜。真嗣感觉自己眼皮发沉，他看看自己的卧室，然后看看零。零摇摇头，轻轻的吻着他，这就是无声的回答。真嗣点点头，他零抱的更紧些，他把头枕在零的肩上，然后闭上了眼睛。

他们坐在客厅中央睡着了。虽然姿势不怎么舒服，但心里相当开心。他们根本没有回房睡的意思。他们不会忘记自己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他们还是无忧无虑的睡着，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醒来的时候，他们会在一起。



## 第十四章

### 倾听我的故事一：生死轮回

真嗣坐在三零三房间伤心的凝视着躺在床上的女孩。“明日香？”他低声说，“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红发少女没有回应，她只是继续茫然的环视房间，当看到外面的景色时，她有些困惑…但她的眼睛从来没有休息过，它们只是不停的游走于整个房间。

真嗣真的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他甚至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他的话，于是他决定说一些小事情，“那天…公寓里有一只蜘蛛…”真嗣清了清嗓子，“你知道吗，我讨厌蜘蛛。”他强迫自己笑了笑，“是美里把它弄死的，因为零也不愿意动手…她只是说那个不会妨碍到她…只有我像个小姑娘似的站在椅子上…真滑稽，哈？”

明日香还是没有回应，她的头还是晃来晃去。

真嗣换了个姿势，他感觉有些尴尬，“我一直睡在沙发上…”他轻轻的说，“零睡在我的房间。美里想让她住你那里，但我没同意。真嗣突然弯下腰。“明日香…回到我身边吧…回到我身边吧。我想你…”

明日香依然没有回应。

真嗣深深的叹了口气，“好吧…”他站起来，“我想我该走了。无论你什么时候回家…我都会等你的。不管多长时间，明日香…”他弯下腰轻轻的吻了一下明日香的脸。然后边叹气边转身往外走，他没有注意到明日香微微的颤抖。

在真嗣关门的同时，明日香的颤抖更加剧烈了，她的整个身体都在抖动着，终于，颤抖变成了叫喊声，“真嗣！”明日香的声音就像嘹亮的号角一样打破了午后的寂静。

真嗣猛的回过头，他看到了明日香的眼睛…这次他是真的看到了，而不是那空洞的眼神。“明日香？”真嗣低语，“明日香！”他冲进房间抱住了明日香。

明日香困惑的看着真嗣，“真嗣…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还记得什么？”真嗣擦干眼泪，（（该死，））他想，（（为什么我每天都要哭哭啼啼的？））

明日香皱着眉头努力的回忆着，她睁大眼睛，“我…”她的脸变的通红，“我记得我在试着脱掉你的裤子…”



真嗣眨眨眼睛，((这个…我怎么不记得…))

眼泪从明日香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记得…零号机。”她发出了悲伤的呻吟声，“我记得我在攻击它…”明日香抓紧真嗣的胳膊，“真嗣！”明日香有些抓狂了，“我杀了她？”

((是…也几乎杀了我…))真嗣甩甩头，赶走了那些阴沉的字眼，他轻轻的说，“不…零号机自爆了，插入栓弹射出来，她平安无事。”这是一个小小的谎言，真嗣认为…在明日香变的歇斯底里之前，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

“她在哪儿？”明日香问，“我要…我必须向她道歉…”虽然这让她感到尴尬…但她知道她必须这样做。

“她觉得她在这里可能会打扰你，”真嗣坐到明日香的床边，“所以她和…和爸爸去做别的事情了…”想到 NERV 的司令，真嗣不禁皱起了眉头。

明日香边点头边坐起来，“真嗣…”她悄悄的说，“我…我想他们不会再让我驾驶 EVA 了。”

真嗣把手搭在明日香的肩上，“很好…”他坚定的说，“我倒希望我再也不用碰那东西了。”

明日香看着真嗣的眼睛，“你不懂！”她绝望的说，“那是我的一切！我之所以穿作战服不是因为它好看，而是因为我要显示自己是一个驾驶员…”明日香的声音突然低沉下来，“那才是我…”

真嗣捧起明日香的脸，“你知道吗？”他温柔的说，“你现在没有穿作战服…但你还是你自己。”真嗣抚摩着明日香的脸，“你还是我的朋友…即使你不再是驾驶员，我也仍然爱你。”

明日香握住了真嗣的手，“我也爱你，真嗣…”她凝视着真嗣的眼睛，“但是，如果我不能驾驶 EVA，我…”

刺耳的警报声打断了明日香的话。真嗣眨眨眼睛，“怎么回事？”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见技术人员正在检修设备，“警报系统是不是出问题了？”

“真嗣？扶我起来，好吗？”

真嗣急忙走到明日香身边，搂住明日香的腰，当他的手碰触到明日香裸露的背部时，他的脸变的微红。

“如果你敢占我便宜的话，”明日香用余光瞟着真嗣，“我就把你打到地狱里去！”

真嗣笑了，“现在我知道你已经好多了…我们去哪儿？”

“你是白痴吗？”明日香边说边把胳膊架在真嗣的肩膀上，“当然是去 EVA 那里！”



真嗣皱着眉往门口走去，“我先把你送到那里…”他轻轻的说，“然后我就必须去找零了…”

明日香点点头，“了解…”她回答，“这并不是错误警报，快点…我可不是在贪功…”

“天啊，明日香…”真嗣睁大眼睛故作惊讶，“你真大方！”

明日香白了真嗣一眼，“你给我闭嘴…”

\*\*\*

“我们不用再检查一下了么？”零又问了一遍，“警报已经响了三十分钟了，司令…”

元度挤出一丝微笑，“我敢肯定真嗣没事，”他向零打保票，“他有一个出色的监护人。”

零轻轻的皱眉。“是…”

他们已经接近中央教条了…那是零的目的地，但她此时对情势非常担忧。

((但愿他没事,)) 他们继续前行, ((我必须快点完成任务…然后我就能和他在一起了…))

元度皱着眉头, ((关键时刻她可不能犹豫啊…)) 他随即对零说, “进入中央教条之前我会联系他的…那里有电话。”

“谢谢,” 零稍微放松了一点, “谢谢你, 司令…”

元度点点头, 两人继续往前走。

\*\*\*

虽然他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但他们还是比平常多走了好几分钟, 因为明日香的腿还吃不上力。

“终于到了。”门在真嗣身后关上了。

明日香点点头, 然后蹒跚着到墙边的架子上取作战服。

“背过身去…不许偷窥…”明日香笑着说, “变态…”

“我…我从来都没偷窥过你!” 真嗣抗议道, 他红着脸转过身。

“得了吧,” 明日香边说边脱掉住院服, “好象你多纯洁似的。我敢肯定你已经和优生牵过手接过吻了。”

真嗣转过身, 他感到脸上烧烧的。“我们除了…呃…除了…”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明日香紧握着拳头。

(痛苦的)片刻过后,真嗣头朝下倒在地上,此时明日香已经穿好作战服,嘴里还哼着歌。

“如果我找不到她,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明日香…”真嗣轻轻的说,“我…她是我的一切。”

“真甜蜜,”明日香回答,“她又不是在森林里迷了路。她不是和你爸爸在一起吗?”

“是…”真嗣耸耸肩,“但是我只有知道她平安无事之后才能有安全感…”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明日香微笑着想,“我有点累了…”她按下作战服腕部的按钮,“我想先去睡会觉,你快去快回!!”

真嗣笑了笑,“是,女王陛下!”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恐慌。

明日香朝二号机走过去,她转头看了真嗣一眼,“真嗣…抓紧时间。”她爬进插入栓,启动了 EVA。

\*\*

美里独自走在中央教条。

明日香与地面部队的战斗已经持续十五分钟了,与此同时,美里也找了真嗣将近十五分钟。

“他去找零了,”明日香这样说,“他也是去找死了。”

“我要把他找回来,”美里检查好自己的武器,这样回答,“你只管保护基地就好了。”

美里叹了口气,在一部电话前停下来。

她决定不使用手机而改用这个来减低被逮到的风险。因为他们要保护基地的安全(他们还有 MAGI,这是律子的功劳。)

“喂?”铃响两声后,一个声音响起,“明日香?”

“真嗣,”美里终于松了口气,“是我…”

“美里!”真嗣兴奋的喊。

“我正在找你,”美里平静说,“我在第四层。”

“我也在第四层,”真嗣马上回答,“我在一个储藏室里。”





“呆在那别动！我马上去找你。”

“好的，”真嗣感激的说，“请你快一点…我还要去找她。”

“知道了，完毕。”

美里边叹气边放下电话，“接指挥中心。”她再次拿起电话。

电话铃响过六声后，她听到了日向的声音，“这里是指挥中心。”日向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恐惧。

“日向，”美里急忙说，“大家都好吗？”

“是的，”日向的回答让她对指挥中心的情况稍感宽慰，“但是明日香有麻烦了。”

“怎么回事？”美里问，“她不只是在应付地面部队吗？”

冬月的声音代替了日向的声音，“对，”副司令平静的说，“但 SEELE 已经派出量产机了…”

“九个一起？？？”美里叫道，“让我跟她说话。”

“嘀”的一声后，美里听到了明日香的声音。“怎么了，美里？”明日香满不在乎的问，“我现在有一点点忙呢。”

“尽量拖延住他们，”美里说，“我离真嗣不远了。我去让他驾驶初号机帮你。”

“不着急，”明日香轻松的说，“没关系，这里只是小意思，没什么大不了的。”

“副司令，把线路接回来吧，”美里为明日香大敌当前的镇静而感动。

“它们还没有着陆，”冬月说，“它们现在还在天上盘旋。”

“用不了多长时间，”美里低声说，“他们就会着陆的…”

“伊吹刚刚告诉我你到真嗣那里的具体路线，”冬月几乎不抱什么希望，“坐电梯到他那里大约要三分钟。”

“好的，”美里回答，“我这就去。”

“抓紧时间，三佐…我不知道在它们着陆之后惣流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明白。”美里挂掉电话，((无论她自视多高…九个量产机也是很难对付的…))

美里急忙朝真嗣所在的方向走去，一副严峻的表情。

\*\*



真嗣探出头看了看四周，((似乎没什么事。)) 他想。

他重新躲回了刚才的房间，这时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美里？”他充满希望的问。

“不是。”电话里传出生硬的回答。

“爸…爸爸…”真嗣低声说，“爸爸，零和你在一起么？”

“那不重要，驾驶员，”元度回答，“我命令你驾驶初号机保护基地。”

真嗣眨眨眼睛，“但是…还有零，我还要…”

“这是命令，驾驶员，”元度打断真嗣的话，“执行命令！”

真嗣闭上眼睛，“不…不…”他结结巴巴的说，“爸爸，我必须去找她，我…”

“她死了，”元度冷冷的说，“她被战自的人开枪打死了。现在去做你该做的。”

“不…”真嗣哽咽了，他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她…不…”

“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了，照我说的做，保护基地。”

断线的一刹那，手机从真嗣的手中滑落。

\*\*

“他还好吗？”元度一从小屋里出来，零便上前询问。

司令笑了笑。((看来让她呆在外面是对的,)) 他想，((非常明智。))“是的，他会保护我们的。他还跟我说，‘请帮我转告她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告诉她我爱她。’”说这些的时候元度感觉非常别扭…但他还是挤出了一丝微笑。

零的脸颊微红，“我…很惊讶他会…和你说这些。”

元度拍拍零的胳膊。“这是最后的战役，”他冷漠的说，“一切都结束之后，你就自由了。”

零点点头，“是，我们进入到 LILITH 体内摧毁她之后，我就自由了…然后我就能永远和他在一起了…”

((对，你会永远和他在一起的。))元度边想边点点头，笑的十分张狂。

接着，他们一起进入了中央教条…一个改变人类命运的地方。

\*\*

真嗣茫然的在大楼里游荡着。

虽然他距离他躲藏的地方还很近，但他已经不在乎美里会不会帮他了…不在乎任何事情，



“走了…”他喃喃自语。

真嗣几乎没有注意到三个士兵正在向他靠近。

“我们找到第三适格者了。”说着，他们便围了上来，“马上处决。”其中一个举起手枪瞄准了真嗣的头，“对不起，小家伙…别怪我哦…”

真嗣抬起头看着他，士兵怔住了，真嗣坚定的目光让他震撼，那是一种坚定无比的目光。

一种感激的目光。

这个停顿挽救了真嗣的性命。

两颗子弹射入了其中一个士兵的肩膀和胸部。

其余的两个士兵都举起自己的武器准备转身，这时，一个留着紫色长发的女人从走廊向他们猛冲过来，同时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三颗子弹打中了另一个士兵，当美里来到他们面前时，第二个人也倒下了，紧接着，美里的膝盖击中了最后一个人的腹部。

“别怪我哦。”说着，美里用枪抵在他的下巴，迫使他的头靠在墙上。

真嗣默默的看着美里连续扣动了两下扳机，结束了刚才差点杀了他的人的生命。

美里边喘气边低头看着自己的杰作。“拿着武器跑起来真费劲…”

真嗣呆滞的看着美里，什么也没有说。

“我知道我说过我们要一起去找零，”美里勉强的说，“但是明日香也需要你的帮…”

“零死了，”真嗣的声音异常空洞，“我和爸爸通了电话…她被枪杀了…她走了…”

美里错愕的看着真嗣，她头一次看到真嗣的眼睛如此黯然无光。“真嗣…”她低声说，“哦，对不起…”

“你走吧，”真嗣轻声说，“我要和她在一起。”

美里退缩了，“我真的很难过，”她边说边把手搭在真嗣肩上，“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去帮明日香。”

“我不能帮她了，”真嗣绷着脸，“我帮不了任何人，我要和她在一起，美里…”

美里闭上眼睛，她在想自己该怎么做。“跟我走，”她的语气非常坚决，“我不能因为你的拒绝就让明日香白白送命。”



真嗣毫无防备的任由他的监护人拽着他的胳膊把他拖向电梯。

\*\*\*

量产机着陆已经有两分钟了…到目前为止，明日香已经干掉了其中的四个。

“杂种，”明日香小声嘟囔着，“想用几坨狗屎打败我的二号机？”

明日香大喊一声，她在量产机的重重包围中挥舞着一个剑状的武器。干净利落的削掉了第五个家伙的腿。

趁她还没有转过身，另一个量产机向她猛扑过来，把她压倒在地。

“哦，不！”明日香尖叫着，一个白乎乎的脑袋向她凑过来。

明日香抓住它的胸部，往它的肩膀上猛推了一把。

明日香露出了狡黠笑容，二号机肩膀里的武器弹射出来，刺穿了对对手头盖骨，量产机的身体向后飞了出去。

“多于四个了，对吧？”明日香迅速站起身来，“对不起，真嗣…没有你的份了…”

明日香眨眨眼睛，她突然用余光注意到了一个计时器。

“我想我得抓紧时间了…”她想知道她的能量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四分钟…”

明日香冲向其余的量产机，她希望能快一点结束它们。

\*\*\*

零站在元度的身后，默默的注视着元度和赤木博士。他们两人都一改从前的态度。

((她为什么要阻止我们？))零想，这时金发女人闭上眼睛，把手伸到口袋里，((难道她不知道我们正要消灭使徒吗？))

“什么？”律子睁开眼睛，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遥控器，“密码错误？妈妈…您竟然为他放弃了自己的女儿…”

“赤木博士，亲爱的…”元度轻轻的说出了他躺在她床上时常说的话。

律子笑了笑，“骗子…”

零看着博士的身体呈拱形向后飞了出去，这个冲击来自于元度的高口径手枪。

零轻轻的叹息，((也许这样能让她快乐一点…))她感觉到博士的灵魂与她合为了一体，((她看起来总是那么悲伤…))



渐渐的，零开始注意到 NERV 总部里的战斗…她甚至能感觉到他们的灵魂正在与 LILITH 合而为一。

“这是因为她的灵魂已经感觉到时机就要到了，”元度这样回答零，“她在与她的孩子们融合，她希望利用他们来打败我们，她不会得逞的。”

零感觉到这并不全是真的…但是，司令以前从来没骗过她，于是她把疑虑抛在了一边。

“时间到了，零…”元度轻声说，他放下手枪，摘掉手套，“准备好了吗？”

“是…”零轻轻的颤抖起来，她感觉到了司令手上来自 ADAM 的令人敬畏的能量。这股能量让她震撼。

突然，她感觉到自己的胳膊断裂开来，掉在地上。

她惊讶的眨着眼睛，但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觉到疼痛。

“我们必须抓紧，”元度说，“你的 A.T.FIELD 坚持不了太久…”

零点头咬住下唇，元度伸出手，放在她裸露的胸部上。他曾经告诉过零这会有一点疼…但在 ADAM 接触到她的皮肤时她还是倒抽了一口气，她感觉自己快要融化了。

元度笑着将手插入零的胸膛。((马上…))

((真嗣…))零想，((我们很快就自由了…))

“现在，”元度将手完全没入零的身体，“带我去见唯吧…”

零点点头，她全神贯注的让自己的身体向上升，几乎听不到元度在说什么。

元度笑着离开地面，他为零对他的轻信感到惊讶。

((当然，))元度想，((我就是照这样制造她的…))

两人同时朝第二使徒上升，他们的身体相连，他们的呼吸同步…但是他们对即将发生什么却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

\*\*

和明日香打架可不是闹着玩的。

“去死吧，混蛋！”明日香掐碎了面前的量产机的脖子。

血液从那东西的脖子里喷射出来，明日香并没有把时间浪费在沾沾自喜上…她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因为这已经超过她预计的时间了。



明日香驾驶二号机把刚才的量产机扔了出去，迅速瞥了一眼计时器，然后奋力冲向最后一个敌人。

“五十秒，”明日香自言自语，“这是最后一个了！”

明日香挥起拳头，一拳穿透了敌人的胸部，她抓住它的核。

就在明日香打算结束它的性命时，二号机的传感器突然发出警报。

明日香放开量产机，急忙驾驶二号机闪到一边，展开 A.T.FIELD 来阻止量产机的武器。

正当明日香放松的叹气的时候，量产机的武器开始变形…变形到了一个让人熟悉的形状，“隆基奴斯枪？！？”

隆基奴斯枪在空中停留了一会，没等明日香喘过来气，便穿透了她的 A.T.FIELD，刺穿了二号机的一只眼睛。

\*\*

“终于到了，”美里感激的说，“它会带你到初号机那里。”

真嗣抬起头。((怎么回事？)) 他想，((我已经不想活了…为什么还会担心？))

他的眼睛恢复了一丝生气。((其他人还不想死…)) 他想，((如果是她的话，她会袖手旁观吗？))

当他们朝电梯方向移动时，第三适格者作出了一个决定。

他要战斗。要保护那些活着的人…因为零也会这样做的。

一个细微的声音引起了真嗣的注意，他转过头。

“小心！”真嗣边喊边把美里猛拉向门口。

美里对真嗣的举动没有丝毫准备，她困惑的叫了一声，接着，扫射声便充斥在空气中。

离门口还有两步的时候，真嗣感觉到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后背，还向前推了他一把。

他们越过那扇门后，美里靠在墙上颤抖着叹了口气。“真悬啊…”

“美…美里…”听到真嗣痛苦的喘息声，美里急忙回过头…吓的几乎尖叫起来。

真嗣靠在墙上，用手捂着身体的一侧，血从一个美里看不到的伤口里流淌出来。“还…不算太遭…”真嗣挤出了一丝微笑。

“真嗣…”美里哽咽了，她把手搭在真嗣的手上，拼命的想止住涌出的鲜血。



真嗣看着美里的眼睛。“告诉明日香，我很抱歉…”他边说边离开墙壁。

美里恐惧的向后退（（怎么会这样…））美里绝望了，（（怎么会…我们离的这么近！））

美里的背已经挨到了电梯的门。“真嗣…”她沉重的说，“我们…会帮你的…我们…”

“嘘…”真嗣低语，“一定要帮我把话转告明日香，”真嗣边说边轻轻的拥住美里，“我们会再见的，美里…”

美里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没等她说出来，真嗣便探过身去轻轻的吻住了她的嘴唇。

美里还在震惊的时候，真嗣按下了电梯的按钮，迅速把美里推了进去。

“不!!”美里这才意识到刚才的吻只是为了分散她的注意力。

“再见，美里…”真嗣轻轻的微笑着，“我爱你…”

“不不不不不不!!!!!!”美里尖叫着，这时电梯的门已经关上了，“真嗣…”她跪倒在地，脸上淌满泪水。

在电梯徐徐上升的同时，真嗣正靠在墙上。

“对不起…”他轻声说，最后一点力气也被他用尽了，他因为失血过多而滑倒在地上，，“我想帮你的，明日香…可是我让你失望了…对不起…”

真嗣的脸贴在冰冷的手面上，他叹了口气，看着自己的血液从伤口里流出来，形成一个小湖，非常漂亮。

“我们很快就能在一起了，亲爱的…”真嗣微笑着想起了自己已经逝去的爱人。

什么东西进入了真嗣的视线，他抬起头，“零？”他轻声说，“我这样做可以了吧？”

苍白的女孩笑了，但什么也没有说。

“我只想再抱你一次…”真嗣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现在就跟你回家…”

第一适格者的幻象蹲下来，用冰冷的手抚摩着真嗣的脸，‘欢迎回家’……这时，从地下喷涌出一个巨大的火球。

\*\*

零突然睁开眼睛。“真嗣??”她倒吸了一口凉气。

元度笑了笑，“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

“他…受伤了…”她试着离开…但是当她接近白色的巨人时，她才突然意识到，一切都



太晚了。

对他，也对她。

元度抬起头看着第二使徒。

“你很快就会见到他的…”元度温柔的重复着刚才的话。

巨人胸部的一部分向他们伸展开来，把他们拉了进去。人类补完计划开始了…

## 第十五章

### 倾听我的故事二：生命的颂歌

明日香的生命中充满了痛苦，有生理上的，也有情感上的。

四岁的时候，她从楼梯上掉下来摔伤了腿。那只是一个小小的伤口…但她还是觉得像进了地狱一样。

七岁的时候，她的妈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她们两人是如此接近。

到了十四岁，她仍然忍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但是，没有一种疼痛能胜过隆基奴斯枪的威力。

疼痛感太强了，明日香所能做的只有在自己的左眼什么也看不见的同时不停的喘息。

二号机完全沉默了，明日香开始哭泣。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失败。

她又失败了。她在驾驶上输给过真嗣，在战斗中输给过十五使徒，现在，她将在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面前输掉自己的生命。

“我不想死，”明日香低语，泪水混合着鲜血滑过她的脸庞，“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她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四个字，她猛拉着操纵杆，希望她的二号机能有所回应。

她知道有一个量产机还活着…那么其他的隆基奴斯枪呢？

她还知道那些隆基奴斯枪的到来只是时间的问题。

“求助…”明日香呻吟着，“向别人求助。不…”向谁求助都是徒劳，此时，明日香满脑子想的都是失败，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为什么现在不向别人求助呢？她已经够可怜的了，再丢一次脸又能怎样？毕竟，一切都快要结束了。

“我一个人做不来…”明日香将身体靠在驾驶员的椅子上。闭上那只完好的眼睛。





“我不想死。”明日香又重复了一遍，她在想那些量产机是会马上结束掉她，还是会慢慢折磨她。

“那不重要…”一个声音轻柔的响起，“活下去…明日香…活下去，相信自己…”

明日香睁开眼睛，她奋力的维持住自己的意识，因为她认出了这个声音……“妈妈？”

“活下去…”声音依旧轻柔，“记住那些爱你的人…”声音低的几乎让明日香听不到，“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

“是，”明日香回答，泪水更加肆无忌惮的流淌下来，“我会的，妈妈…我会的…”

明日香只听到了这些，过了一会，她开始想这些是不是她的幻觉…这时她听到了监视系统中传来的声音。

“明日香！”这是伊吹的声音，“我看到二号机有高能反应，你那边怎么了？明日香？明日香，你能听到吗？”

明日香睁开眼睛，她惊讶的发现九个量产机全都站起来，展开了它们的翅膀，好象准备起飞一样。

“他们要来结束二号机了…”她轻声说，无视于伊吹的存在，“结束我…不，结束我们。”

量产机悬浮的空中的同时，明日香眯起了她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但是我不会让它们得逞的！”

明日香再次握住了操纵杆，猛的把它拉到一边，同时操纵二号机抓住了依然戳在地上的双刃剑。

中央教条的人都在关注着这场战斗，这时的量产机正在向二号机的方向涌来，二号机突然用一只手支撑住身体，另一只手拔出了刺进左眼的双刃剑，随即滚到了一边。

明日香终于让二号机重新站了起来，“现在我才真正了解了 A.T.FIELD…”

面对着九个量产机，明日香鼓起勇气，“你一直和我在一起…你一直在照看着我…你一直都在这里，妈妈…”

一个白色的怪物咆哮着向二号机冲过来。

“我宽恕你。”明日香轻柔的说。

白色的 EVA 靠近时，二号机转过头，张开带着拘束器的嘴怒吼着。

明日香熟练的向旁边横跨一步，顺势把双刃剑送进了袭击者的胸膛，她并没有发现其他的量产机也着陆了。



“然后，”红发少女自言自语，“接下来是谁？”

“明日香，”伊吹的声音让明日香注意到了那些白色的家伙，它们个个看起来如狼似虎。  
“美里正在赶来的路上。她说每个量产机都配有双刃剑，它们都搭载了 S2 机关和傀儡系统。你必须毁掉它们的核或者傀儡系统才行，明白了吗？”

“真嗣呢？”明日香回答，“他找到零了吗？”

过了一会，美里的声音响起，“恐怕…他们都走了，明日香…”美里伤心的说，“他们都…”

“不!!”明日香叫喊着，“你搞错了！你说谎！”

“明日香，拜托！”美里央求道，“我看见真嗣…”

“不……………!!”

美里完全被二号机撕心裂肺的吼声震慑住了。

“我的…天啊…”伊吹惊异的注视着监视器，“翅膀…它有翅膀！”

明日香的心中充斥着怒火，她任由二号机奔跑着，一直被拘束器和人类灵魂压抑住的使徒的形态终于被释放出来，也让二号机释放出无限的潜能。这种状态能持续多长时间，明日香也不知道，她根本不在乎这个。

明日香关心的只有一件事。

“不，”她的指关节发白，“我还没发话，他怎么能死呢！”

指挥中心的人无比敬畏注视着红色巨人展开六对翅膀飞向天空。

同时，他们也被明日香的盛怒震惊了。

\*\*

“有什么东西，”日向平静的报告，“是高能量反应。”

“哪儿？”冬月靠在指挥台上问。

“中央教条，”日向看起来有些困惑，“显示为…人类？”

冬月低下头，((终于如你所愿了…))他边想边放松的叹了口气，((一切很快就会结束了…))

冬月抬起头看着监视器，二号机和量产机的战斗还在继续。

突然，他睁大眼睛，有着绫波面孔的巨大的第二使徒从中央教条缓缓升起，



人们的反应各不相同。

伊吹玛雅尖叫起来，她捂着眼睛拼命的摇着头。

青叶茂和日向诚注视着这个生物冉冉升起，惊异的说不出话来。

葛城美里则本能的举起手枪，瞄准目标射击，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样做根本无济于事。

就这样，他们一起看着 LILITH 离开中央教条，朝天空中的战场前进。

\*\*\*

在明日香的记忆中没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加愤怒了。

起初愤怒的火苗逐渐积累，升温，现在已经变成了炙热的火焰。

“来啊！”她咆哮着，二号机飞的更高了，“你觉得你比我强吗？你觉得你可以打败我吗！？”

明日香咬牙切齿回过头，看了看追赶她的量产机。

“武器…”她嘟囔着，“需要一件武器…”

突然，明日香笑了起来，她控制着二号机收起了翅膀。

“现在让我来告诉你该怎么用它。”

量产机的傀儡系统中输入的是第五适格者渚薰的思维方式。SEELE 觉得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因为第五适格者本身就是使徒，他的思维方式与 EVA 本身的非常相似…这让他们对 EVA 的控制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但他们毫无实战经验……而这正是明日香最拿手的。

量产机只顾着在后面穷追不舍，在他们还没来得及惊叫的时候，红色的巨人突然停止了攀升…反而像石头一样砸了下来。

“拿来吧你！”明日香一把夺过量产机手中的双刃剑，“我来教教你怎么用它。”

明日香把武器深深的插进了量产机的核，白色的 EVA 从天空跌落下来，二号机又展开翅膀，借助量产机下降的力量拔出了双刃剑。

“谢谢。”她将武器举过头顶，寻思着谁来做下一个目标。

胜利的喜悦非常短暂，两只双刃剑向她飞过来，击中了二号机的手掌。

“啊啊!!”明日香低下头震惊于眼前的画面，她自己的手在流血…看起来非常恐怖，与



此同时，双刃剑从她手中脱落。

量产机抱着她往相反的方向飞去，迫使二号机伸开双臂无法反抗。

“给我力量吧，”手掌和眼睛的疼痛已经把她带到了崩溃的边缘，“无论怎样都可以，妈妈，帮我…帮我战胜它们…”

明日香咬牙切齿的看着另一架量产机冲她扑过来…隆基奴斯枪对准了二号机的胸部。她屏住呼吸，在白色巨人接近的同时默默的向真嗣道歉。她看到了它的脸，带着怪异的近似于野性的笑容。

一种猎手知道猎物已经无路可逃的笑容。

插入栓中一片寂静，明日香突然听到了哨子的声音……起初是轻柔的，但很快就扩大到接近于尖叫的程度。

量产机肯定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因为它们全都停止了活动，没有眼睛的头部迷惑的摇摆着。

“YES!”明日香欢呼，双刃剑变成一个拱型，在天空中划出了一道弓状的红色光线，深深埋在了抓着二号机右臂的量产机胸前。

白色巨人停止活动，从空中跌落。

“谢谢你，妈妈，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明日香很快释放出右手，抓住另一支双刃剑的末端，让一架量产机（抓着双刃剑的另一端）旋转起来…刚好撞在了抱住她另一只手的量产机身上。

两架量产机相撞的那一刻，明日香几乎大笑出来，她驾驶二号机冲了过去，用肩膀朝猛撞一架还在活动的量产机的中心。

她抓住隆基奴斯枪，冒险向四周瞥了一眼。“其他几个呢？”她嘀咕着，“不能失去…失去…”她的声音将到了最低点，“该死…”

其余的量产机在空中形成了一个圆圈，把她包围在中间…或者说，把她和一个从 NERV 总部升起的白色生物包围在中间。

明日香睁大眼睛，她甚至没有注意到刚才的那架量产机已经跌落到地面。

巨大的生物抬起头…明日香勉强的哼出了一个词，

“优生？”

巨人黑色的眼睛注视了明日香一会…然后慢慢的伸出手，温柔的将二号机吸了过去。



明日香失去了斗志，面对着一个大的让人无法想象的绫波零，二号机张开手掌，丢掉了隆基奴斯枪。

双刃剑并没有下落，而是悬浮在空中…伴随在二号机身边缓缓上升。

“怎么…回事？”明日香低语，她的大脑完全败给了她的眼睛。

巨人没有回答。

疼痛的感觉从明日香的胸部传来，她低下头，努力与自己不断膨胀的即将被征服的恐惧抗争，这时，二号机的核从拘束器间展露出来。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明日香轻声问，她目不转睛的看着隆基奴斯枪对准二号机的核…然后慢慢的刺进去。

“不，”一个轻柔的声音在她脑海中低语，“这只是一切的开始…”

美里一动不动的站在那里，几乎没有胆量呼吸。

在她的周围，指挥中心的所有人都在微笑…他们的身体一个接一个的消失了。

她惊讶的发现，日向在轻声呼唤她的名字，身体在微笑中化成了 LCL。

她震惊的看着伊吹试图抓住空气，她一遍又一遍的哭喊着，“前辈！前辈！”直到她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

美里抬起头望向指挥台，绝望的寻求一个指示…但是冬月已经不在了。

她回过身，心一下子提到了喉咙，手枪慢慢从她手中滑落。

“真嗣…？”

男孩微笑着冲她张开了双臂。

她心甘情愿的跟着他走了，拥抱着他流下了喜悦的泪水，这时她的身体失去了自我形态，化成了虚无。

同样，全世界都走了，男人，女人，小孩…所有的灵魂都被白色的巨人召唤走了。

惣流·明日香·兰格雷是最后一个被召唤走的人，二号机和隆基奴斯枪与 LILITH 的头部融合在了一起。

二号机消失的同时，地球寂静下来，第三次冲击…全人类的融合…真正开始了…

\*\*\*



“我在哪儿？”

真嗣再次环顾四周空荡荡的观众席。

他低下头，“我不应该在这里，”他喃喃自语，“我不能死…”

“走吧！”不知从哪里传来了美里的声音，“想走就走吧！我不需要你这种态度的驾驶员！”

真嗣退缩了，他想起了他的监护人发怒的声音。

“我留下，就是了…”真嗣低语，“我留下…我战斗…我…”

“爱我吧！”

真嗣坐在折叠椅上颤抖着，“我本来…”他温柔的说，“我本来就是爱你的，零。”他痛苦的叹息，“可是你死了…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了，而我却没有办法救你…”

真嗣想起爸爸严肃的声音…（平静的）告诉他零被枪杀了。

“我为什么在这儿？”真嗣嘟囔着，“美里救了我？”他再次低下头，闭上眼睛，“为什么…？”

“你爱她么…？”又是美里的声音，比先前响亮了。

“是的…”

“难道你不想再见她？”

“我当然想！但是她…她走了…”

“她在等你。”

“她走了！虽然我也想和她走…虽然我也死了，这里是地狱…我只能失败…我太懦弱了…”

“如果我和你的话一起去…你能坚强一点么…？”

“如果你和我一起…我会试试…”

“真嗣…”

慢慢的，第三适格者睁开了眼睛。

“美…美里…？”

\*\*\*

明日香慢慢睁开眼睛，兴奋的发现自己恢复了知觉。她还记得与量产机的战斗，她迅速



坐起来…或者说她想马上坐起来，她从来没被抱的这么紧过。

“嘘…”轻柔的声音让她安静下来，“没事了，明日香…没事了…”

一只手缓缓的插进她的发间，(她察觉到)那里已经没有神经连接器了。“你是谁…？”明日香低声问，她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反抗了，“你是天使吗？一个真正的天使…？”

女人…明日香可以从声音判断出来那是个女人…轻声笑起来。“呵呵…我也曾被人当作天使的，”她的语气中带着消遣的味道，“在那个男人向我求婚的时候。”

明日香闭上眼睛，当旧的记忆重新浮出水面时，她震惊了。“妈妈…？”

插进明日香发间的手慢慢下滑，小心的抚摩着她的脸。“我想如果他现在看到你，一定会很骄傲的，”惣流\*响子\*齐柏林轻轻的说。“我知道他会…”

“妈妈…”

明日香慢慢抬起头，她害怕突如其来的举动会唤醒自己…在她做梦的时候。

“你说你了解了 A.T.FIELD 的奥义，”响子温柔的说，“我很抱歉我不能真正陪在你身边，明日香…但我不得不保证你的安全，当你…”

“你现在不是和我在一起吗，”明日香轻声打断了他\*的话，她的心随着喜悦膨胀起来，“我想你…”

明日香轻轻哭泣起来，响子笑了，“我也想你，”她把明日香抱的更紧了，“尽管我在哪里…但我还是碰不到你…可是…”

“怎么回事？”明日香微微皱眉，她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你为什么这么…虚弱…？”

她无法用语言来诠释眼前的一切。她的妈妈就在她面前…明日香可以摸到她，看到她…闻到她的气味(紫罗兰和杜鹃花的香气)，但她是那么模糊不清…仿佛那不是现实中的一样。

“没有时间了，”响子的笑容变的有些伤感，“对我，对每一个人。明日香，听我说…”

\*\*

“你到这里干什么？”真嗣有些茫然，他和他的监护人正走在第三新东京空无一人的街道上。

自打从一扇自己看不见的门里出来后，真嗣就说不出口了，看到美里站在自己面前的的震撼对他来说太强烈了。

“我不知道…”美里坦白道，“我所知道的只有…我很温暖…很安全…”她笑着说，“也很高兴…”



“你在哪里？”真嗣问，“其他人又在哪里？”

“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美里回答，“我只是…”美里的声音变的柔和下来，他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我只是听到了你的声音…我还听到零让我到你那里去…所以我来了…”

“零…？”真嗣嘀咕着，“爸爸说她已经…”

“我知道…”作战课长轻轻的打断了真嗣的话，“我还知道你也…”

“这都不重要了…”真嗣轻声说，“我们是怎么逃出中央教条的？其他人都到哪儿去了？”

“天为什么是蓝的？”美里调皮的笑了笑，“我不知道，真嗣…”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美里的笑容消失了。“我还不能确定，但是我想…我想这很重要…”

真嗣点点头。“好吧…”

他们在沉默中走了一会，两个人都沉浸在各自的思绪中。他们走到另一个红绿灯前，同时惊讶的摇了摇头，他们竟然在等待信号灯变成绿色，美里叹气道，“明日香知道你出事之后都发狂了…”

真嗣皱起眉，“你是说我被杀了…”

“我想…是的…但是如果你死了，那么就意味着我也死了？这里是天堂吗？”

“不像。”

两人听到声音，同时惊讶的转过头，“明日香？？ ”

“你们看到其他人像我们这么安然无恙了吗？”明日香讽刺道，她插着腰走到他们面前，“正如我说的…这里不是天堂…”

“你是谁？”真嗣好奇的发现明日香并不是一个人。

“我想你的监护人应该知道，”怪异的女人回答，然后露出淡淡的微笑，“对吧，三佐？”

美里耸耸肩，掩饰住自己的惊讶，“我看过你的照片，”她冷冷的说，“你更喜欢我叫你惣流博士还是惣流夫人呢？”

“我更喜欢你叫我响子，”女人笑了，“我也希望…考虑到现在的情况，我可以叫你美里，”她转头看着目瞪口呆的褐发男孩，“还有你…真嗣…”

“你说什么情况？”美里温和的问，“你似乎知道接下来的事情。”





响子缓缓点头，然后把注意力转到第三适格者身上。“她呢，真嗣？”她礼貌的问，“你的女朋友呢？”

真嗣咽了下口水，注视着三个女人…她们看起来都比他知道的多。“她…死了，夫人…”

“你也是，”响子回答的相当直接，“我也是…但是她还没走。”

“我不明白…”

“我知道你不明白…没关系，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明白。”她摇了摇头，“恐怕我只能解释一部分，但是现在…你能想想零吗？只要试着勾勒出她的脸…试着幻想一下她在哪儿，好吗？”

真嗣点点头，闭上了眼睛。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一阵寂静过后，明日香提醒道，“我们必须快点找到她…”

“嘘…”她的妈妈提醒她，“别打扰他…”

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大家都没有说话，然后，真嗣慢慢举起胳膊…指向南方。“那里…”他的声音颤抖着，“她在那边…”

\*\*

“她在哪儿，零？”

“我…我不知道，司令…”

“别对我撒谎。你必须说实话，死海文书就是那么说的。随便反抗吧，但你要知道，你是我造出来的。”

“我说的是实话…但我还是不知道她在哪儿…”

“把她找出来…马上。”

“我会…努力的…”

\*\*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里的确是天堂？”

一行人来到 NERV 的入口，响子皱起眉。“好了，真嗣…”她沉默了一会，“到了。”

“事实很清楚，”美里冷冰冰的说，她想知道，是不是所有 NERV 的高层雇员在被录用之前都要经过严格的保密测试，“你怎么解释现在的一切？我们对这些还一无所知。”



响子笑了笑，她边摇头边把手伸向明日香，“事实上，这很简单，”她拉住女儿的手，“第三次冲击的目的就是把世界上所有的灵魂都合并成为一体，单一的生命。”

“就算是这样，”美里边说边走进已经敞开的门，“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分离的？还有，其他人在哪儿？”

“唔…”科学家轻声回答，“我们没有分离…”

“啊？”

响子叹息道，“我尽我最大的能力解释给你听…”她深吸一口气，“假设全人类是一个海洋，可以么？”大家点头之后，她继续道，“那么，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即使是大海也是由一个个水滴汇集而成的。”

“我们就是水滴喽？”明日香的眼睛因为他\*的点头微笑而闪闪发光。“那好吧…但我们为什么还是…恩…水滴呢？我们为什么不是大海的一部分呢？”

“这就是问题的有趣之处，”响子喃喃自语，“或者说…是我们的问题所在…它也是我们的契机。”她停住脚步，大家都在认真的聆听。“一个扭转乾坤的契机，”他轻声说，“借助强烈的愿望，和 ADAM 自身的力量…”她望向真嗣，“你爸爸正在阻止这个计划…虽然计划是他启动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第三新东京是他的伤心地，虽然我们团结在一起，但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把力量集中起来…就像和使徒作战一样。”响子耸耸肩膀。

“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美里困惑的问，“他想要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不知道，”响子坦白道，“但他现在几乎已经万事俱备了，他得到了 ADAM，真的，在他的手掌里。”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美里问，“我是说，你一直在 EVA 里，对吗？那么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

“第三次冲击的材料，”响子回答，“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是 E 计划的一部分。属于 ADAM 的那一部分，”她的脸上带着黯淡的微笑，“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在二号机里的时候，看见他把它拿给唯看，所以…”响子突然睁大眼睛，呼吸提到了喉咙的部位。

“怎么了，妈妈？”明日香有些脸红，因为其他人都为听到这么亲切的称呼感到惊讶。

“快，”说着，响子奔跑起来，“我知道他为什么要阻止它了。我们必须到他们那里去。快点。”

其他人都跟着她跑起来，他们虽然感到迷惑，但对她深信不疑。

((零…)) 真嗣边跑边想，((我来了…))



\*\*\*

“她在哪儿，零？”元度低头凝视着蓝发少女，冷漠的问。“别拖延时间了！”

“我…不知道，司令，”零低下头，“我找不到她。”

“她一定在这里！”元度咆哮着，“所有灵魂都被召唤过来了…她拒绝不掉的！”

“我感觉不到她，”第一适格者低语，声音非常空洞，“她不在这里。但是真嗣…”

“我不在乎真嗣，”元度冰冷的打断了零的话，“找到她！”

零闭上眼睛。“我再试一次，”她轻声说。

中央教条，全世界的核心，寂静下来，蓝发少女全神贯注的搜索着。((她一定在这里。))  
元度气愤的想，((我所为之奋斗的一切…所有的牺牲…都是为了再次与她见面。她必须在这里!))

“好了吗？”零睁开深红色的眸子，元度就立刻发问。零摇摇头，他眯起眼睛，“别对我撒谎，零，”他威胁道，“所有人都被卷进第三次冲击。唯她…”

“不在这里。”

元度闭上嘴，他沉下脸转过头与侵入者面对面。“齐柏林，”他冷静的说，“好久不见。”

“好啊，碗，”响子带着一股熟悉的气息步入中央教条，“你让这里改变太多了…尽管你还保持着原有的装饰，”她向十字架上的白色巨人点点头。

“很有趣，”元度干涩的回答，在零向前迈出一步的同时，他举起手，控制零停了下来，不满的表情也浮现在他脸上，“你从二号机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了，还找到了女儿。真感人。”

响子忧伤的微笑，此时明日香也进入了中央教条，后面跟着美里和真嗣。“并没有完全解脱，”她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胸口，“如你所见，这还不是我的全部。”

“很有趣的措辞，”元度微微一笑，“我打赌你的女儿对此一定有很多话要说。”

响子激动起来，她不自然的耸耸肩。“我只是尝试着跟随唯的脚步…将未来变成现实。”她叹气道，“但是…碗，你又想证明什么呢？这并不是她想要的…”

“她看不到，”司令轻声说，他又瞥了零一眼，因为零又向前挪了一步，她的目光完全集中在真嗣身上。“她看不到了，我们会永远在一起。”元度摇摇头，“我不在乎现在怎样，事情已经这样了。我关心的是她在哪儿？我只要找到她，就可以继续我的计划了，我们会一起生活在永恒的天堂里。”



响子看着全神贯注于真嗣的零，虽然她想到真嗣身边去，但她似乎并不想打断他们的对话。“她在十一年来她一直所在的地方，”她把目光移回到元度身上，脸上还带着微笑…零的纯洁的表情让她忍俊不已，“她在初号机里，等待着她的儿子。”

响子用“她的”代替“你们的”这个举动并没有影响到元度，他轻蔑的冷笑着。“不可能，”他平静的说，“第三次冲击把所有人的灵魂都召唤到…”

“你不会明白的，”响子哀伤的打断了元度的话，“你不可能让每件事都在你的掌控之中，无论你怎么努力，你永远都不可能掌握一切的。”

“你是什么意思？”元度问。

“唯的灵魂被束缚在初号机里，”响子解释道，语气中略带遗憾，“初号机是使徒的克隆，”她把声音压低，“而渴望与 ADAM 和 LILITH 接触的使徒们，反而被第三次冲击拒之门外了。”在元度的脸变的苍白的同时，响子点点头，“现在你明白了吧，我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二号机与 LILITH 融合了，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完全解脱出来。”

元度震惊了，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真嗣身上。“让他把初号机带过来…”

“我不能，”真嗣轻声说，在他的记忆中这是他第一次打断爸爸的话，“我已经死了。”

“不…”零哽咽着向真嗣跨出了第三步，“我那时感觉到的…”

“是的，”响子温柔的说，“你那时肯定已经感觉到了他的灵魂。”她微笑着，“如果第三次冲击结束，他就可以回去了，就像与 ADAM 和 LILITH 融合时，每个人都死去了一样，这些全都取决于生存的意志和回去的时机。”响子叹息道，“但对于唯来说…她恐怕永远都要被束缚在初号机里了。”

“不！”元度吼道，“她不会的！”

“可怜的男人，”响子低语，她缓缓的接近司令，“你一定会很孤独，很恐惧，很迷惑，这就是自负的代…”

“闭嘴，”元度粗鲁的打断了响子的话，他的声音又变的冰冷而沉着，“少给我上课，我又不像某些人一样会轻易上吊自杀。”

响子的脸有些泛红，但是她还是继续向前走，最后与元度面对面站定。“我那样做是为了和我的女儿在一起，”她的声音变的更加凄凉。“我那是出于爱…你曾经体会过，但是现在你只能用梦来重温的感觉，因为你让它变的扭曲了，你还想利用自己的儿子帮你找回你永远失去的东西。”响子别过头，“你害怕他，对吗？因为他不再受你的控制了。他做了他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甚至于去反抗你…来确保自己的快乐与安全。你不能理解他，所以你害怕



了。”

“这是事实，不是吗？”真嗣边说边走向自己的父亲，但目光还是没有离开零，“我有一些你做梦都想得到的东西…对吗？”

“你知道什么。”元度的声音低的接近于耳语，“你什么也不知道。”他的眼睛中露出了疯狂的光芒。“但是你能理解，是吗？”他将目光锁定在儿子身上，“当我告诉你她死了的时候，我能从你的声音中知道…你能读懂我。”

“我不能，”真嗣轻声回答，他把手伸到零面前，“起初我认为我能。但是我越想越觉得我可以离开她生存下去。”零将头转到一边思考着，真嗣继续解释，“我爱她…但是她已经离开我了，我要努力的活下去…因为那才是真正的爱。她不会愿意看到我痛苦绝望的，她一定想看到我快乐的活下去。”

真嗣降低声音，“虽然我不知道在没有她的日子里我能不能快乐起来，但是她在天堂…如果真的有这种地方…向下望的时候，因为我的悲伤而悲伤的话，”真嗣耸耸肩膀，“那么那一定不是我想要的。所以我会努力让自己保持快乐…为了她。”

零意味深长的点点头，微笑着向真嗣伸出手，然而她还被元度和 LILITH 束缚着，没办法和真嗣\*的更近。“我起初还不太理解，”零低声说，声音柔和而坚定，“但现在我明白了。”她低下头，闭上眼睛。“我阻止不了即将发生的事情，”她轻轻的说，“但无论如何，真嗣，记住我爱你。你是我的 voice。”

零睁开眼睛微笑着看着自己的男友，“你说对了，”元度冰冷的说，“你阻止不了。现在，第三次冲击将圆满结束。如果我见不到唯，我就会让其他所有的灵魂都归于虚无…人类将合为一体！”

响子边摇头边向后退。“不。”她平静的说，“你还忘了一件事。”

“还能有什么？”元度挖苦的问，“就凭零那点小小的能量？她的意志力能让你们幸免于第三次冲击？我对整件事仍然有绝对的主导权，她必须完成任务！”

响子叹了口气，“明日香，”她轻声说，“握住我的手。”

明日香犹豫着走过来，她希望妈妈真的有最后一张王牌。

“你要干什么？”元度威胁道，“你想用二号机和我争夺控制权？放马过来吧，齐柏林，即使你…”

“想想插入栓，”响子轻声对女儿说，完全无视元度的存在，“想想操作系统。”

“愚蠢，”元度唾弃道，同时轻蔑的看着站在中央教条入口手拉手的美里和真嗣。“你也



试试…零，”他把手转向第一适格者，“快。”

零的整个身体颤抖起来，她绝望的反抗着元度，但他对她的控制太深入了，一切都无济于事。零看着真嗣，年轻的脸上冒出了汗珠，她想对他说什么，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元度已经迫使她服从了自己的命令。

“是…长官…”

元度摇摇头，响子仍在继续唤起女儿对二号机的记忆，她让她想象操作系统，二号机的形状和 EVA 内部的显示器，让她尽可能的把这些重现在脑海中…但当他听到那个词时，他脸上的笑容消失的一干二净，“隆基奴斯枪…”

“隆基奴斯枪？”他猛的把头转向他们，“不！”

“太晚了，”明日香露齿而笑，她缓缓闭上眼睛，身体开始褪色，“没人敢和我妈妈那么说话！”她的影子摇摆了一会，然后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

第三次冲击之外的世界寒冷而空虚，没有声音和生命，地球上所有的生物都被白色的巨人束缚住了。四周一片寂静。冲击唯一的目击者慢慢呈现出来。

起初是一个轻微的声音，是从地下室传来的一声嚎叫。接着一切又归于寂静，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寂静被一真超自然的呼啸声打破了。

LILITH 的头慢慢向后倾斜，她的喉咙部位出现了一条红色的裂纹，LCL 从那里奔涌出来。她的头继续向后倾斜，伤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

在她的头和身体分离的同时，另一个伤口也出现了，这次是她的右眼。

伴随着一阵野性的咆哮，EVA 二号机从 LILITH 支离破碎的身体里脱离出来，又是一阵凄惨的咆哮，它的四只眼睛放射出绿色的光芒，完全挣脱了束缚，它迟疑着站在使徒快要倒塌的身体上，当它朝着地面坠落的同时，它后背的装甲板突然开启，弹射出机体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不远的某处，真嗣，明日香，美里，零和响子的身体飘浮出来，他们不再身处第三新东京市的中央教条中。

“干的好，”响子有些疲倦，她的身体继续褪色，“干的好…我的明日香，快点去吧，”她微笑着抚摩女儿的脸，“活下去…”

“那你呢？”明日香迟疑了，她也将手贴在了他\*的脸上，“接下来会发上什…”





“嘘…”响子避开明日香的目光，“现在就走，明日香。”

红发少女皱起眉头。“但…但是…这不公平！”她有些愤怒了，“真嗣和零都死了，可是他们却回去了！为什么你不行？”

响子微笑着，“因为这么一点事就哭鼻子？”她温柔的说，“我坚强的小明日香到哪儿…”

“我已经厌倦坚强了！”明日香喊道，“他们都很快乐！他们都有爱他们的人，只有我没有！我永远都是孤…”

“看看你的身边，”响子打断了明日香。

明日香照办了，她皱着眉看了看其他三个人，同时他们也在好奇的看着她。“他们怎么了？”明日香问，“和我说的一样，他们都有另一半！真嗣有优等生，优等生也有真嗣…美里有他们两个，而我有…”

“他们三个。”

明日香感到很意外。“啊？”她皱起眉，“你说什么？”

“再看看。”响子静静的说。

第二适格者犹豫不决的再次审视了其他三个人，她一个个的看着他们的脸，想找出第一次没有发现的东西。她刚才在真嗣的眼中看到了它，但此次，她也在另外两人的眼睛里看到了，她自言自语道，“该死的这有什么关系？”当真嗣冲她扬起微笑时，她红着脸低下了头，“你是想跟我说他们都爱我？？”

“我什么也没说，”响子微笑道，“我只让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仅此而已。”她的身体又褪掉了一点颜色。“我想跟你说我爱你，我希望我每天都能对你说。”她的声音接近于耳语，接着她叹了口气，泪水终于夺眶而出，她看着零和真嗣，紧紧的拥抱着明日香，用爱来安抚她。

响子微微的把头转向他们，闭上眼睛轻声说，“任何地方都可以成为天堂，如果你愿意。”

身边的世界消失的同时，明日香闭上了眼睛，第三次冲击的力量终于被冲破了。她缓缓的睁开眼睛，最后看了妈妈一眼，同时说出了在心中深藏已久的话…

“我也爱你，妈妈。”

\*\*

二号机继续下坠，终于落在了 LCL 之海里，留下了迅速腐烂的 LILITH 的身体和一片涟漪。它曾经充满希望和力量的眼睛黯淡下来…曾经居住在它身体里的灵魂，此时已升入天



堂。

在海边坐着四个人，他们惊讶的发现自己已经从融合的灵魂中脱离出来。“结束了？”真嗣仍然不敢确定，他看着白色的量产机也坠入了 LCL 之海，“我是说…真的结束了？”

“看起来好象是…”美里也困惑的摇摇头，“但我还是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号机有隆基奴斯枪，”明日香双手托着没有瑕疵的脸，凝视着 LCL 之海，“真正的隆基奴斯枪。它有毁掉使徒的能量，所以我用了它。”她边叹气边站起来，把头上的神经连接器取了下来。

美里看着眼前的画面，明日香犹豫了一会，然后使出全身的力气把它们掷向远方，看着它们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抛物线后，伴随着一朵小小的浪花落入了 LCL 之海。

“现在怎么办？”真嗣小心的问明日香，他仍然抱着零，生怕她会突然消失，“EVA 都消失了，你也打算走吗？”

“请你不要离开。”零轻声说，她轻轻的挣脱了真嗣的怀抱，面对着明日香，“我们…我希望你留下来。”

明日香认真的考虑了一会，她抬头看着第二使徒的残骸，“不是很想去别的地方，”她耸耸肩膀，“不是很想回德国…我连我爸爸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而且我们从来没有这么彼此接近过，所以我哪儿也不想去…现在我想到处逛逛。”明日香慢慢站起来，微笑着把手指向真嗣，“还有，”她调皮的说，“我得保证在优生厌倦你，抛弃你的时候，我能在你身边呀。”

“那你有的等了，”零边说边红着脸看着男友伸过来的手，“我是不会抛弃我刚刚找到的真爱的。”此时，明日香向她靠过来，也伸出了一只手。

“说话算话，”红发少女颜色的说，“因为我会一直在你们身边，即使我结了婚，即使我有了五个孩子，即使我住在别的地方，我也会为他保留一个位置的。”

“五个孩子？”美里怀疑的问，“我还以为你讨厌孩子。”

明日香吐了吐舌头，“你没听到我说假设吗？”她边抱怨边猛地把零拉起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小妮子。”

“你说什么？”美里威胁着问。

“我说，‘该死’”明日香马上回答，“就是…‘该死，天黑了，咱们找个住的地方吧。’”

真嗣微笑着看着美里白了明日香一眼，敏捷的站起来。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没有说话，他们只是凝视着红色的海洋，他们都在想着响子的话——任何人都能回来，如果他们愿意。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几分钟过后，明日香握住了真嗣和美里的手，他们又笑着拉住了零的手，四个人围成了一个圆圈。

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应该说点什么来缅怀那些没有机会回来的人，或者说点什么来承诺自己不会离开大家。但是没有人开口，最后还是美里打破了沉默，美里把零推向真嗣，然后后退一步，以便他们能享受拥抱，同时她也冲明日香打了个手势。

第一适格者和第三适格者缓缓的用胳膊环绕住对方，他们闭上眼睛忘却了周围的一切，两个人的嘴唇轻轻的贴在了一起。

这并不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吻。这只是两个彼此熟悉的人之间的吻，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每天享受这样的吻…简单的吻…同时，这也是他们所经历过的最甜蜜的吻。

接吻结束后，零和真嗣的脸都红的发紫，美里和明日香都克制住自己想说话的冲动，展开了笑容，接着，四个人一起离开了海边，去寻找一个最终的栖身之处。

任何一个看到他们离开的人，都可以轻易的从人群中辨认出他们。他们是，一个褐发男孩，一个留着紫色长发的女人，还有两个年轻的女孩…她们的头发…一个是鲜艳的深红色，一个是深沉的天蓝色。



# BLUE LOVE

作者：Yebisu

翻译：cowboyayam

## 第一章

（你知道……我从没注意过她是那么的美。也许是因为她的头发）……真嗣倚着背笑起来。（她的头发太美了。）

东治坏笑着捅了捅剑介，“嘿。瞧瞧那里我们的大英雄。”

剑介也裂开嘴笑了起来，他把自己的眼镜向上推了推，对东治说：“他一整天都这样么？”说着靠在东治的肩上大声叫：“我说，真嗣？”

真嗣连头都没回。“怎么了？”

“盯着谁看呢？”

东治笑着开始奚落真嗣，“我打赌你在想着她们的胸部……呃，真嗣？”

剑介接着说，“还有她们长长的小腿……”

“漂亮的大腿。”

“绷得紧紧的屁股。”

“非常紧……”东治还在笑。“是不是？”

真嗣只是倚着背笑着。（她看上去太美了。不光是她的身材……我真想再看她笑一次……）

东治皱起眉头，“他动都不动。该死!! 她们可没那么好看吧。”

剑介擦了擦他的眼镜，“你看谁呢？真嗣？阿光，hideko……还是那个红一恶魔的化身？

**（作者是推崇凌波女神的，各位下仆读者不要怪我呀！一译者）**

真嗣转过身去把 sdat 的耳机塞进耳朵里。他把音量调大，笑着说，“不关你的事。”丽……丽……凌波丽……

\*\*\*

光抱怨着。“坏蛋们在盯着我们看。变态!! 阿香，叫他们停下来。”



明日香抬起胳膊把拳头握紧，“那三个讨厌的小丑。他们让我觉得恶心。尤其是那个“天才”真嗣。看看他……他一直在盯着我们看。他们一点儿不感到可耻么？”

其他女孩子们格格笑着挤到护栏的前面，“噢……是真嗣!! 看那边……”

明日香丧气地低下了头。“难道我们没有尊严了么？我不敢相信那些女生那么可耻。她们让我感到恶心!”说着她愤怒地卷起袖子，“到了让真嗣付出代价的时候了！那个小变态。他一看我我就想揍他。”

光笑了起来，“你对你的 **eva** 驾驶员是不是太关心了，阿香？最好把你的男朋友看紧点儿……他最好别对其他女生有什么主意。”

明日香轻蔑地回应了光的说法，“拜托……你全搞错了。我告诉过你好多次了。那几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能跟加持先生比？”她叹了口气，“好了好了，只有一个男人能配的上我，我猜这就是命运吧!”

光笑着说，“我猜也是……”

瞧着两个女孩从她的眼角消失，丽一如既往地望着天空。（我现在应该感到尴尬……其他人都是。）看着其他女孩对着男生们指指点点时而大呼小叫的样子，她一点儿也没有试图去理解这种行为。（我应该……）

随着把膝盖往胸口靠得更紧，她低下了头。（为什么……为什么她们感到尴尬？）

丽小心翼翼地看着另一边，发现真嗣正大胆地盯着她。她飞快地转过头来，而这时光正朝东治招手而明日香拍打起真嗣来。

（我觉得……有点……）真嗣一直在看她。

\*\*\*

“我说东治……”剑介说着把底片夹了起来，“知道我们挣了多少了么？谢谢你……请下次再来。我们还会有 5 张新的照片。”他把钱塞进了铁盒靠过来对东治说：“谁能想到？就算认清了她的真面目还是有傻瓜来买。”

东治点了点头开始准备最后一张照片。看着明日香的裸背在显影液中渐渐清晰起来，他说：“唉，我们真是没救了。你还能找到这样的傻瓜么……就算那个恶魔一点儿也不搭理他们可他们却还是要买她的照片。”把照片拿到亮处他轻轻吹了一声口哨。“只是我看我永远也不会喜欢上她。”

“我倒知道有人这么想，可是……照片洗好了么，东治？”

东治吹了声口哨笑了起来。“是呀……他们住在一起所以没准儿也已经有过那些经验了。”



“那次是因为使徒的攻击，东治。那次不算数。”

“嘿，你活着就要吃饭，呼吸，睡觉……”

“我们不能不提睡觉么，东治？”

“别傻了。而且是在一间屋子睡觉……”

“和美里小姐在一间 10 x 10 英尺的屋子里……”

“空间虽小乐趣多多。你还插嘴么？你还指望我相信什么都没发生？”东治东治咧嘴笑了。“但是我们必须问问真嗣到什么程度了。呃……我们年轻的信徒成长得很快嘛……我能说什么？”

“嗨！东治，剑介。你们好！”真嗣拿出了他的便当放在他们眼前，“我们吃饭吧。今天该我带饭。”

剑介打开了便当看了一眼，“嘿，真嗣。这看上去倒是能吃。谁做的？你？”

东治兴奋得快昏倒了，“哪怕是泥浆——只要是美里小姐亲手做的我也不在乎……”剑介靠着背躺下，枕着脑袋说，“真是孩子。”

真嗣耸了耸肩，“嘿 come on 东治!! 控制一下你的荷尔蒙吧。”

东治没理他们俩拿了一块三明治*(我不认为真嗣会拿三明治当午饭，可看来写这篇文章的美国佬大概只知道三明治吧——译者注)*，咬了一口又扔给真嗣一罐冰茶。“可她太迷人了，真嗣。不管你愿不愿意，整个学校没有一个男的不愿和你交换位置。”

“我想她没有那么 hot ……”东治按住真嗣脖子往下压。

“那你说谁 hot 呢？真嗣？”

真嗣结结巴巴的说，“不……不……没有。另外，我正在好好学习，不像你们似的有空光想女孩子……”

剑介耸了耸肩，“我看过你的成绩单，真嗣。相信我，你的成绩可不怎么样。来吧，真嗣……那个女孩是谁？当然我们在学校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可那些女孩是很 hot 的。我们是在日本，你说呢？”

东治斜眼看着真嗣，“我打赌是明日香，对吧？你们俩已经在一起很长时间了……而且还一块儿做过很多次体检吧？”

真嗣的脸红了，“不!!! 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我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说实话……明日香和我……我们什么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



东治耸了耸肩，“呼吸，真嗣，呼吸。喘气这样用力过度可不好。嘿，剑介，看他的脸都红了。”

剑介叹了口气，“这就是恋爱中的男人。这就是爱情！你没见很多人为爱赴汤蹈火么。嘿，没问题。你们俩看上去很合适。”

真嗣徒劳地摇着头，“不！！我不喜欢明日香。真的！我必须和她在一起，这是美里的命令。”

东治看了一眼剑介，“他在撒谎，不是么？”

“好啦，好啦，你从头到尾说的都是真的，行了吧？那……真嗣，学校里有你喜欢的女生么？”

（好吧，我喜欢丽……可是……我怎么能告诉他们呢？）

“不！学校里的女生我一个都不喜欢！不是明日香，不是光，不是……，一个也没有！离我远点儿！”

“你真是八嘎一真嗣。”三个男生一起应声回头，明日香正靠在楼梯的扶手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东治和剑介的小售货亭，“好了，那我不管了，可你也成为不了花花公子。你愿意 yy 就 yy 好了，可你休想找个像我一样的女孩”明日香对三个男孩得意地笑，“你们两个小丑也是。”

当东治和剑介无奈地垂下了头时，真嗣却如释重负，“谢谢你，明日香。非常感谢……我欠你一个人情。”

明日香，东治和剑介听了都一回头，“什么？”真嗣微笑着说，“你瞧，我告诉你们我们俩之间什么也没有。我是说……看看她。她是对的。我对她一点儿也不合适……”

明日香呆呆地盯着真嗣，“天才真嗣……你真的这么可怜么？”

真嗣结巴起来，“我希望你不要误会……”

明日香点了点头，“当然……无论如何。”突然间她一下子冲了下来抓起便当盒拿出了一块三明治，“像你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当上 eva 的驾驶员我永远也不会明白的。”

东治大叫起来，“嘿，那是给我留的。那是我们的午饭！你怎么不去吃阿光的白食？”

明日香边咽边说，“你看。想我这样一位既美丽又聪明的女性能够屈尊和你们说话你们应该感到荣幸。知足吧。”

东治一脸苦相，“我们真是……幸运。”



“你说什么呢？”她把整个便当盒拿起来转身要走，“好了，我想我要回去了。”

剑介忍不住说，“至少给我们留一两个三明治吧？”

“……。”

“没错，别这么泄气嘛，小伙子们，”她笑着走了。“你们只是请了我一顿午饭。”

东治咆哮起来，“真是条母狗……恶魔——”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么，真嗣？真嗣……？他哪儿去了？”

“谁在乎，我们去食堂吧……”

“我没事。你确定不想和阿光谈谈今天的事儿么？”

“闭嘴剑介！”

\*\*\*

（这功课太难了……我永远也理解不了物理。）真嗣挠着头，该死。突然间他的书上多了一道影子。抬起头来，他看到丽正友好地看着他。真嗣有些惊慌失措，他合上书把它一下子塞进书包，“嗨……呃……凌波。唔……你在干什么？”

丽注意到真嗣的脸红了。她弯下身与他面对面，真嗣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吹在他脸上，同时也发现冷汗正从他的额头一滴一滴地冒出来。“你坐的是我的座位——一碗 kun。”

真嗣一下子跳起来挪到了旁边。他慌慌张张地把他的书包也拉了过来，丽专注地看着他收拾东西，“对……对不起……凌波。我……我很抱歉……”

丽点了点头坐了下来。她拿出物理书翻到一页开始读起来。慌张的真嗣一丝不差地模仿着她的动作。为什么丽总是那么冷静？为什么她从来都不笑？她喜欢我吗？我是不是应该跟她说话？真嗣懦弱地躲把头埋在书后面，用眼角的余光看了丽一眼。丽正平静地看书，甚至她的兰发都一动不动。

她太美了……我喜欢她的头发，我要是能看到她笑就好了……

“为什么你盯着我一碗 kun？”丽平静地问。

“对不……对不……”真嗣一下子低下头，紧张地看着自己的脚，“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脸红了。”丽查着书，“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脸红……为什么我一和你说话你就脸红？”

感到血开始涌上头，真嗣紧张地坐了回去，“那是……好吧，那通常是因为……我……我不知道”

“为什么？”

“我……我真的不知道。每回和你说话我都那样，就是如此。”

丽点了点头，“谢谢你一碗 kun。”

真嗣无力地笑了起来，“不用谢。”看着丽的物理书，他紧张地假笑着，“你也在学物理么，凌波？”

“是的。”

加油真嗣……现在正是和她说话的机会……他清了清嗓子，说：“唔……我物理学得很差。我想这次考试美里小姐会杀了我的。”

“不，她不会的。”

“我只是开玩笑……”真嗣泄气地又拿起来书。他暗骂自己：“为什么你一点勇气都拿不出来，真嗣？”

“你哪里不明白？碗 kun？”

真嗣的脸又红了，“没什么……没什么。不管怎么说它太难了……”

“我物理得了 134 % *(我不知道这是否是美国的成绩表示方法，总之看来和我们的方法不一样——译者注)*。”

“对不……起……好吧，我只是不懂课上教的混沌理论。我只是不理解它的原理和……”

丽点头说，“很好。请过来一下碗 kun。”

“什么……？”

“我来教你。除非你宁愿让物流当你的辅导老师。”

“辅导老师……？”

“是的。辅导老师。你还有什么问题么？”

“但是……为什么……你要怎么做？”

丽点了点头，“谢谢你的关心。我非常感谢你。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真嗣干咽了一下唾沫，“对……对不起。”他迅速站起身，紧张地坐到了丽身边。

丽抓起了真嗣的手，他感觉到她把他的手攥成了一个拳头，“请放松。让我们开始吧。你知道混沌理论的定义么？碗 kun ……？”

一下子从震惊中清醒过来，真嗣摇了摇头，“不……不……对不起。”

“它所定义的是关于整个世界概率论的方程式。你看……”她拿着自己的水瓶往手上倒了点儿水。“我要把这水倒到你的手上一碗 kun。它会流到哪边？”

真嗣聚精会神的想着，“我……我想它会流到……左边。”看着丽，他的声音又软了下来，“你说呢？”

丽耸了耸肩，“我不知道。”她把自己手掌上的水倒到了真嗣的手掌上。两手接触时，水分散成了更小的水滴。随着真嗣手掌的弯曲它们流向各个方向，“它们流到了哪里？碗 kun？”

“左边右边都有。”

“对，这就是混沌理论。简单的条件并不一定总能导致简单的结果。”擦干了自己手上的水后，她放开了真嗣手，“就像生活一样。”真嗣看着自己手掌上的水。他张开手，水滴从他的手上流过轻柔地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我明白了……我想我明白了！”

丽点了点头又迅速埋头看书。

真嗣对着她的后背微笑着，“我明白了。真的谢谢你。”

丽突然回过头轻声地说，“能帮我个忙么？碗 kun？”

“是什么？”

“请……叫我丽。”

真嗣看着她的眼睛，“为什么？”

她低下了头，“我……我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

真嗣冲着她微笑并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那很好，丽。非常好。”

## 第二章

他还没有真正长大……只是十四、五岁而已……还是孩子。可他却已经经历了太多，并且……美里喝了一口啤酒。她扶着脑袋，看见真嗣正努力通过电视学习物理。她飞快地扬了下眉毛，怎么回事儿？真嗣在晚饭前做功课……





明日香在屋里走来走去又一下子跳到了榻榻米上。她抓起遥控器切换了频道。

“你在干什么，真嗣？”

“我的物理。”

明日香弯下身，“真是妈妈的乖孩子。你真是个大学者，真嗣。”说着她得意地搬了把椅子坐在了他的身旁看起他的功课来，“这太容易了！我是说，这只是基本的量子力学（才14岁就学量子力学还说很容易，不得不寒——译者）而已。别告诉我你不懂。”

真嗣耸了耸肩，“是的，我不懂。”他自嘲地笑了笑，说，“不过这话从一个只考了57%的人嘴里说出来可有些奇怪呀。”

明日香一下没词儿了，美里笑了起来。她借机大声说道，“是这样的么？明日香。我记得不是要你每天晚上都要学 Kanji **（日本汉字——译者注）**的么？”

她只是耸了耸肩，“你看。我七岁那年就已经大学毕业了。我不需要你们的升学体制强迫我学些我已经知道的东西。”她靠着真嗣的肩膀说：“是这道题么？”

我来吧。真嗣，这是你见过的最难的题么？“

真嗣紧张的看着明日香，“嗯……它们其实没那么难。线性力学还是挺容易的，而且惯性力学对我也不成问题……”

明日香打起了哈欠，“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聪明了，真嗣？”

门铃响了。美里朝门口看了一眼，“你们谁今天有朋友要来？”

真嗣虚弱地笑了笑，“事实上……嗯。那是我的辅导老师……我请她来帮我复习高等数学。”

明日香“嘿嘿”笑了起来，“来了，我来开门。我倒想见识见识是谁聪明到

能帮你这样的傻子。我一定要向她祝贺。”走到过道时她又坏笑起来，“或表示一下我的同情。”可打开门后，她一下子呆住了，“怎么会是你呢，凌波？”

真嗣连忙在事情没有变糟之前跑到了过道。他笑着对丽挥手，“嗨，丽。谢谢你能这么快赶来。”

丽轻轻扬了扬眉毛，“这没什么，反正我也差不多写完作业了。”

“来，让我帮你拿着这个。”说着他从丽的手中接过书包，又把它搁在自己肩上，“想去阳台坐一会儿么？”

丽点了点头。她越过明日香与真嗣一起走向阳台。美里冲着傻站在屋里的明日香吹了



声口哨，“我打赌你可不想看到这个。”

她很快回复了镇静，她耸了耸肩，“那不是真的，我意思是，”她摇了摇头，接着说，“我是说，谁才值得同情？奇妙的男孩儿和女孩儿……”明日香尖刻的讽刺过来了，“就个人来说，他们俩都是完美的，要是他们能通过两道考验的话……”

美里眨了眨眼，“他们不必非得……你要是明白的话就不必多说了。是吧，明日香？”

“美里，那太恶心了!!”

“你当然不会是在嫉妒吧，明日香？”

“要是那样的话，你说我还会不对加持先生下手么？”

呃……该死……美里把剩下的啤酒一饮而尽。

\*\*\*

“真嗣……明日香!! 快起床! 该上学了!” 美里呻吟着把想把自己拉起来，“哦!! 我的头疼死了!!! 给我拿点 Tylenol **(一种头疼药——译者注)** 来。”

突然间一瓶阿司匹林砸到了她头上。她抱着前额哀鸣，“疼死了!! 该死的，给我下地狱去!! 啊!!”

真嗣跑到过道时讨好地说，“对不起……非常。我得走了!”

美里正冲着的一个枕头发脾气，“真嗣。疼死了。别走了，把我从这个不停旋

转的世界里救出来……我到底在说什么？”

真嗣穿鞋时担心地看了看美里，“你今天不去上班了想呆在家里么？我告诉过你不要一下子喝一整箱啤酒。”他叹了口气，脱了鞋子翻箱倒柜起来。“来，让我给你量量体温。”说着他把体温计插到了美里的嘴里，又用另一只手摸了摸她的前额，“放心吧，你没事儿。对不起，美里小姐，我真得走了。让明日香照顾你吧。Bye !”

美里抬起头，空洞的眼睛盯着真嗣，“呃……bye ……bye ……”她把体温计抽出来，又拽过床单盖在脸上，“在学校好好玩……”

跑向大门时，真嗣不小心撞到了明日香的肩膀。他来不及道歉抓起她的胳膊拉到了美里的屋里，“你看，明日香，美里小姐可能病了，请照看她一会儿，并告诉日向一声。我得走了。”

明日香挠了挠她乱糟糟的头发用几乎听不见得声音说，“呃……什么？”

真嗣点点头，“没错。”说着他已经在门后消失了，而他的声音还在回响着。



“别忘了今天轮到你做午饭了。”

明日香看了看门看了看美里又看了看门，“你让我做什么……”意识到美里仍然躺在床上，明日香摇了摇头。接着，她走到床前开始使劲摇睡着的美里，“起来!!”

[illegible]

\*\*\*

丽看着学校的窗外。太阳快落山了……快到那个时候了。那是我一天中最喜欢的时刻了。就在这里。其他的学生大部分已经走了，可那正好。我还有时间考虑一下今天的事。但是……这里不是考虑问题最好的地方。碗 kun ……

她摇了摇头，把想法大声说了出来，“我对他到底的感觉是什么？”

碇 kun ……碇真嗣，泛用人形决战兵器 EVA 初号机的制定驾驶员。他和我很像。他开 EVA。她站起身来，把上衣裹得紧了些拿起了书包。

已经不早了，但她必须在回家之前去看它……不，那不是我的家。我只是临

时住在那里，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丽走出了教室，她绕着第三新东京市走了很长的路。当来到那个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山顶上时，她意识到开始下雪了。

这几天越来越冷了，环境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她的公寓连温暖都不能给她。

暖气已经坏了好几个月了而且她讨厌为了这点儿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耽误司令官。

他实在太忙了……

丽斜靠着栏杆，风儿轻轻吹过，她的脸泛起了一丝潮红。看着表她轻轻皱起眉来。已经晚了……

就像是在回应着她的想法一样，一个声音轻轻响起，“为什么总是这么晚？”

她回过头，看到在几尺之外有个人站着。她认出了他，轻声问道，“碇 kun？”

“嗯？”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真嗣回过头来看到丽正站在身边，“你在这里干什么？我想你……仍然……会……在学校。”

丽感到全身涌上一股暖意。(我想毕竟天还没有这么冷。)"你怎么在这里——碗 kun ?"

“嗯……我今天作业早就写完了，而且美里小姐不会来接我……所以……我就走路了。”

突然真嗣指着远处说，“丽！开始了……看！”

丽顺着真嗣的视线看去。死寂的城市——第三新东京市正在觉醒：无数原本隐藏在地下



的建筑开始从 GeoFront 中升起。“这看上去总是那么美……”一阵轻风微微拂过两人，丽不禁打了个冷战。

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真嗣紧张地问她，“你是不是想再呆一会儿……我是说……第三新东京市不常下雪……在夜里看上去真的很美……”说着他把自己的夹克脱了下来苍白地笑着说，“要是你觉得冷的话，可以穿我的夹克……”

丽盯着真嗣看了一会儿。她点了点头，“那太好了。”

真嗣走到 albino *(是白化病人的意思，可我实在无法忍受在这里使用，就用英文好了一——译者注)* 身旁，不安地把夹克披到了丽的肩上并紧紧靠着她。雪花开始从天空降落并轻轻落在 GeoFront 的摩天大楼上。很快整个城市成了银装素裹的世界。

丽叹了口气，“真美呀！”

真嗣点了点头，“是呀……”于是两位驾驶员一起静静地看着城市的变化。

随着暮霭降临，夜色渐浓起来，可望着白雪在地上的反光，谁又能分辨得出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呢？

\*\*\*

“丽……我能问你个问题么？”

丽轻轻回过头来。“问吧，碇 kun？”

“为什么上次我说我不信任我父亲时你那么激动？”

丽想了一会儿。“他是你的父亲。那怎么能不信任你自己的父亲呢？”

真嗣沮丧地倚着墙。“他……背叛了我……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我只是不能信任一个那样对待过我的人而已。”

丽平静地说，“司令官从来……没有一次。他从未背叛过我。”她的嘴唇轻轻地歪了一下。“他就像是我父亲一样。我信任他。”

真嗣闭上了眼睛。为什么？为什么她看不到？元度……父亲，他从没有爱过任何人。他在利用我……丽……明日香……每个人。他不值得她去爱。真嗣叹着气把自己的想法大声说了出来，“也许错的那个人是我。”

“也许是你。”丽转过头冲着真嗣，“也许你该给你父亲一个机会。”

真嗣坚定地摇了摇头，“不，决不。在他这么对我之后。他背叛了我。他留下了我一个人……总是一个人。他只是在利用我。我恨这个男人……”看着丽走向自己，真嗣靠着墙直



起身子。“我……对不起……丽……”

闭上眼睛，真嗣准备迎接丽的又一个耳光。我知道……我活该。不是吗？

丽慢慢摊开手掌，接着温柔地抚摸起真嗣的面颊。怀着对上一个巴掌的恐惧，真嗣不禁本能地退缩了。可没想到代替火辣辣的疼痛的是一只冰冷、光滑的小手轻轻拂过自己的脸。睁开眼睛，真嗣发现丽正盯着自己。“为什么……？”

丽仔细看着他的眼睛，“不……你经历过的比我多的多。”她放下了手。

“我没有权利责怪你。对不……碇 kun.”

真嗣轻轻笑了起来。“那……那很好。丽……”

\*\*\*

“啊……呀！”东治猛拍了一下自己的头。“废物真嗣！我怎么向我的父母交待呀？我体育得了 F.体育什么时候开始算一门正课了？”

失魂落魄的东治一个人从学校拥挤的成绩榜前挤了出去。他空出了位置让别人看。剑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没关系。这只是期中考试。你还有整整半个学期好好准备呢。”说着他又狡诈地捅了捅东治，“另外……看看那个有了辅导老师后得了 A 的家伙！”

真嗣谦虚地用手挠了挠脑后。“没有那么好啦……我是说……我的统计学还能考的更好……”

剑介撅起了嘴。“那还不够么？你说这和你那位新朋友就没关系么？我是说……你们俩可花了很多时间在一起学习！！”

真嗣抗议到，“我们是！可那又怎么样！丽是来帮我做功课的，我们只是在走廊待了一个晚上而已。”

剑介乐了，“当然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剑介盯着东治给他狠狠来了一拳，“来吧！你不是和我一样爱怂恿真嗣么！”

东治摇了摇头。“我都焦头烂额了，哪有功夫去关心真嗣的爱情生活……我受不了了……我跟我妈说过我每门功课至少要得个 D 的。”

剑介打了个响指。“嗨！为什么不求丽帮你一把呢？我是说，看看她的个别辅导对真嗣的效果。那太棒了！”

东治眼睛一亮。“对呀！而且去真嗣的屋子意味着能多看美里小姐几眼！真是好主意，剑介。真嗣，能让丽来帮我么？”



剑介和东治用期待的目光看着真嗣，而他正紧张地考虑着该怎么拒绝他们…

…该死……

真嗣咳嗽了一声，小心翼翼地说：“我想……但是……你们了解凌波。她不太善于交际而且我恐怕没什么时间让她……也许……你们能让阿光帮帮忙吧？”

他闪烁其辞，接着说，“而且凌波要帮我一个人已经够费力了。我看她不会愿意再辅导一个人了，而且她真的已经很忙了，所以……”

剑介怀疑地看着真嗣。“你整晚都和她在一起，碇。那有什么难的？”

真嗣只好笑了笑。一个紧张的微笑……

东治和剑介使劲盯着他的脸看，嘴里发出威胁的声音，“呜呜呜呜！”

真嗣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这样的！老实说……”

剑介摆了摆手。“那好吧，真嗣。我明白了……噢……没想到会是这样。哦，好吧。”

真嗣觉得自己膝盖都软了，他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剑介看着真嗣。“你喜欢她，是不是，真嗣？我是说……那就是为什么你现在宁可找个地洞钻进去的原因吧。”

真嗣笑了笑抱起了头。认真想了一会儿之后，他用别人听不到的声音轻声说，

“是呀……我猜就是那样，不是么？”

\*\*\*

女孩儿们在另一边，明日香高兴得上窜下跳。“阿光！阿光！看！我日语得了 A ！！”

面对兴奋的红发女孩，班长抱着她一起跳起来。“我就知道。看！我告诉过你那该死的 Kanji 没问题的。”

“我知道！那太容易了！我只要花点儿时间在上面就行了！就没问题了！”

明日香高兴地拉着光一起跳，笑着说道，“美里听到这个会大吃一惊的！”

突然间她好像记起了什么，诚恳地问道，“你考得怎么样？”

光从记忆中仔细地搜寻出了自己的成绩，“嗯……我的计算机应用得了 B，不过那没关系。我最喜欢的几何是 A，可是 B 对于我的外语就不太好了。”说着，她把书放进书包，精神地说，“无论如何，我想这样不错了！”



“这次考得怎么样？”美里的牙齿很白，而她的微笑则很好地利用了这一优势。“不会告诉我明日香这次日语得了个 A 吧？”

明日香笑了起来，两个女孩儿一起冲着少校（**在这里用的是 major，可我记得美里是上尉，不过我还是不改变原意吧——译者注**）转过身来。“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成绩的，美里？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吃午饭时才知道成绩单已经贴出来了。”

美里把两手摊开，露出了两张磁盘。“好了……那不是你所应该关心的问题。”

光叹了口气，“你不会又威胁校长了吧？”

美里吹了声口哨，“嗨。他……那个人也太胆小了。只要跟他摆个监护人的架子他就会什么都告诉我的。”美里看了表一眼，耸了耸肩，“有人看到真嗣了么？光，我想你看到他了？”

明日香笑道，“当然了。为了庆祝我的伟大胜利！”她飞快地从美里手里拿走了那两张磁盘，仔细看了看说，“你不会也知道真嗣的成绩吧？”

美里笑了笑，“别担心。你比他强写。”看着明日香一脸不屑的样子，美里继续说，“你微积分和物理比他强点儿，但是他的自然学得比你。你的 G.P.A（**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译者注**）比他高。可当然和丽没法比。”

明日香做了个鬼脸，“又是全 A？”

美里摇了摇头。“不确切……准确地说应该是 A +。我真不能理解现在的老师一个学期内打分时 50%超过了 100 %。我上学那会儿 100 就是 100。”她看到了远处真嗣和他的两个朋友正走过来，“他们来了。你们三个，快过来！！”

三个人朝这里走了过来（对于东治和剑介来说，用“冲”过来更合适）。真嗣看着那两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人说，“知道么？你们俩可真值得同情！”

东治对真嗣的讽刺毫不理睬，“Hello！美里小姐！”

光揪起他的耳朵咆哮道，“拿出点儿尊严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这么积极地擦过黑板呢！”

东治发出了哀鸣，“什么？为什么你总是揪住我不放？离我远点儿……”

明日香耸了耸肩，“你们两个给我停下！看……”她推了一下真嗣的肩膀，懒洋洋的说，“真嗣……看来这次我又打败你了！！告诉你我能学会 Kanji 了！”

真嗣抬了抬眼皮，“不管怎么说我也得了个 A。要不是你对于热化学荒唐的解释我还能考的更好呢！而且你还有一个优势。你知道所有的数学公式，所以没有理由不在微积分上超过我。”





明日香嘿嘿一笑。“听上去你真是天才呀，真嗣……”

在真嗣开始反击之前，美里叹了口气，“我们以后在公寓里再讨论这个问题吧。”接着她冲着东治和剑介眨了眨眼睛，“你们俩愿不愿意来坐一会儿？”

剑介和东治听了都快要晕倒在明日香和光的怀里了。“我想我能得到个肯定的答复。OK！大家快上车。明日香，你坐前排。你们四个在后排挤一下吧。”好不容易钻进驾驶席后，她开始发动引擎。

当剑介和东治还在争论谁该头一个进去的时候，光已经从另一面优雅地闪进了车里。真嗣扭扭捏捏不想进去。为了躲避其他人的目光他把头扭向别处，却意外地发现丽正从教室里出来朝着十字路口走去。看着 albino 的背影渐渐远去，他敲着美里那头的窗户。“嗨，美里小姐！我想我还是走回家吧！”

她把太阳镜向上推了推，“你肯定么？”接着把嘴角咧开，露出一丝微笑，

“是怕我做的饭么？”

美里理解地摸起真嗣的头来，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差不多吧，美里小姐。”

美里看着他背起书包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是个孩子。”看着这边明日香把书扔到了剑介身上，她大叫起来，“别闹了！明日香……，你们最好按分点儿。”

明日香正忙得不亦乐乎，她一面好不容易躲过了剑介的书夹反击，一面又开始用物理书砍东治。“谁叫东治别骚扰阿光的！”

美里叹了口气，“今天有人想兜风么？100 迈怎么样？我觉得那不错……”

汽车里一下子变得鸦雀无声，随之便响起了一阵系安全带的“啪啦啪啦”声。

美里得意地笑着，一下子把车轰出了停车位。“果然每次都有用。”

\*\*\*

丽叹了口气，低着头从音乐教室里走了出来。她把书包往背上一背，接着缓缓走向公寓前的十字路口。今晚 GeoFront 没有升起来……上周升起来是为了防御使徒的攻击采取的措施。她觉得有些失望，不能在那里见到碇 kun 了。她内心泛起一股暖意，和他一起看比自己一个人看好多了……

望着落日的余晖渐渐将天空染成金色，她摁下路口的按钮等车停下来好过去。

她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与碇 kun 在一起能使自己感到愉快，可这却是事实。也许是因为他的单纯，他的真诚……他那颗迷失了方向的心。她能理解他。





看着信号灯已经变色了，她刚要走过去却被一个声音打断了，“丽！嗨，丽！

……等等！”转过身，她看到真嗣正从上坡狂奔下来到自己面前来了个急刹车。

在能和丽说话之前，他不得不花几分钟抱着膝调整呼吸。丽好奇地看着真嗣气喘吁吁的样子。

“你怎么那么着急呀？”

真嗣紧张地抓了抓头，“其实……我一路……都在跑……为了赶上你。”丽感觉吹起的微风似乎减轻了背上书包的重量，“为什么要追我？”

真嗣终于慢慢站直了，“那……我……只是……”他拼命地想为自己找个恰当的答案。终于，他从书包里翻出了一张纸递给了她，“看！我微积分得了A！”

丽小心地接过了他手中那张微微有些皱褶的纸。她仔细地看它，突然指着一处问道，“这几道题你怎么没做呀？”

真嗣不好意思地笑笑，“嗯……其实。我考试时忘了这几道题该怎么做了。

我看我还得再上几节课……明天行么？”

丽点点头还给了他卷子，“明天我没问题。你还需要我帮你别的忙么？”

真嗣正要回答，一辆车的喇叭不耐烦地响了起来。接着是一个愤怒的声音，

“你们俩快从马路中间走开！该死。整条路都让你们给堵死了。”

看到这儿，两名驾驶员才意识到他们正站在马路的中央而他们跟前已经排起了一长串汽车。真嗣的脸一下子红了，慌张地说，“对……对不起……我们马上走。”

跑过剩下的路，两个人花了一会儿时间调整呼吸。等喘匀了气，丽奇怪地问，“怎么了碗 kun？你不用跟着我了。我的公寓还很远呢。”

真嗣听了一下哑口无言，他试着想用自己笨拙的舌头说句有说服力的话来。

在谨慎的选择了用词之后，他给了丽一个苦笑，“嗯……我只是想既然你帮了我，那至少该让我替你做点儿事作为回报吧。”

丽立起了头，“没那个必要。我不需要回报。”

真嗣的脸红了，“好吧……那没关系。我只是想你可能需要有人陪你，因为……嗯……你总是一个人……所以……”听到丽没回答，真嗣的脸一下子变得很难看，“可是看来我错了。对不起，耽误了你的时间。明天见。”说着，他转身要走。



这时，丽一下子感到不知所措。我需要人来陪我么？她突然笑着说，“碗 kun.”

真嗣转过身，看到丽正用手把头发拂到眼角，她温柔的说，“愿意……我很愿意。”真嗣听了眼睛一亮。

真嗣跑到丽身边，几乎是从丽手上抢走了书包，“让我帮你拿吧。”把书包

背上肩膀上，他如释重负地说，“那太好了。其实我一样也想找个人陪我，所以不光是为了你……”他光顾着朝前走，没注意到丽的微笑。优等生的头一个微笑

……不是应别人的要求而笑的。

\*\*\*

“我说明日香！”

在没有把鱼子酱咽下去之前，明日香又吃了一大口加拿大奶酪，“嗯？怎么了，光？”

“我怎么从没看见你和真嗣一起放学回家呀？”

明日香差点儿没喷出来，“别再跟我提这个了，光。我们只是得住在一起。

而且，白痴在那边，“她指了指男孩子那边，接着说，“她大多数时间总和优等生在一起。”

光扬了扬眉毛，“偶？”

“没错。真嗣说优等生能和他作伴，而且他们决定搬到丽的公寓一起去‘学习’。”

“那太恶心了。”

“就是的。美里睡得早，我就不得不熬夜等着给真嗣开门，而且我还要给我们俩做午饭。”

光笑了，“让我猜猜。他还是得负责做早饭吧？”

“事情就是这样。你不会指望像我这样一位既美丽又聪明的人整天做家务吧？”

“你對自己太没有信心了，明日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光笑了，“你是个好人，明日香。你也是个好朋友。”

明日香哼了一声又摆出一幅吃相，“光……我还是 Sorhyu Asuka Langley, EVA 二号机的驾驶员。我唯一和那两个人在一起的原因是我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

她叹了口气，抱着脑袋说，“而且……和这样没用的家伙合作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呀！”

光勉强笑了笑，“当然了，明日香，当然了……”



\*\*\*

“你说那两个孩子呆在一起的时间是不是太多了？”

美里扬了扬眉毛，“律子，你是什么意思？”

律子抿了口咖啡，“看看他们，美里。”

美里朝 EVA 的格纳库看了一眼，她只看到真嗣正盯着初号机看，“嗯……怎么啦？”

律子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看着美里，“你不是总抱怨我除了计算机什么都不懂么？对我来说，我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比你丰富得多，美里。”

美里插起胳膊，不屑一顾地说，“我又没说我得过心理学博士学位。我可做不到一心二用。”

律子抬了抬眼皮，“你难道没注意到真嗣最近和零号机的驾驶员呆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么？”“那又怎么样？我从没有考虑过这方面的事。他们太年轻了用不着你担心，律子。好了，等他们上大学时我再和他们讨论一下这事儿吧。”

“和我一样。”

“闭嘴，律子。”

律子笑了起来，“无论如何……也许你是对的。可是，你考虑过么？当然只是假设。”

“我考虑什么？”

“关于丽和真嗣。”

“他们很可爱，可惜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们在一起了。”

“为什么？”

“我非得说实话么？”

“你就说吧。”

“好吧。首先，他们绝不会有结果。丽太专注于她自己的工作了，真嗣则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了，比如说，明日香……”

“你不会告诉我明日香是嫉妒了吧？”

美里笑了起来，“嘿，那只是我的想法。不是你的。”

“何况明日香已经有意中人了……唔，美里？”



美里咆哮起来，“住嘴!!”

\*\*\*

“加油！东治！”剑介推了东治一把，“来吧！”

真嗣也在推波助澜，“那没什么难的！加油！”

东治仍然在徒劳的抵抗，“没门!! 停下来！看！她们都在看着我们呢……”

“没错！她们正看着呢，那更好！只要你闭上眼睛就像你原来老骚扰光那样……”剑介要拉东治的脚，却被一下子摔了个大马趴。他揉了揉后背站起来，“好疼。”

“你看，谢了。我还没有那么疯狂！放过我吧！”

剑介磨起牙来，“休想。不是你跟我们说想这么干来着么？现在你真么害怕根本没有理由！”

东治软了下来，“可是……这不意味着我非得……”

“就要这样！我们迟早是要长大的！所以拿出勇气来，干吧！”

“过些时候吧……等我准备再说吧？”

“要是你能给我们做出个榜样的话，那对我们都有好处！”

真嗣也随声附和，“而且……很明显。要是你这么害怕的话……”推了东治一把之后，他接着说，“你就再也不会再有勇气说了！”

东治耸了耸肩，“你们俩不会是想在一旁看热闹吧？”

“哪里哪里，你是我们的偶像。”

\*\*\*

光在远处担心地看着东治，“明日香……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明日香眯起一只眼睛，“我不能肯定……”

突然间东治大叫起来，“光！你愿意和我一起走么？”

明日香吹了声口哨，“现在你知道了？”

光的脸上一下子泛起了红晕，“我该说什么？”

“好好玩玩他，让他知道想追你可没那么容易。”

光点了点头。她把手弯成喇叭捂在嘴上大声说，“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走？”



\*\*\*

东治慌张起来，“我该说什么呢？”

真嗣脑子一转，“就说你认为她很可爱，你喜欢她。”

“对光说这些好么？”

“这样正好！”

\*\*\*

“我觉得你是整个学校最漂亮的女孩而且我喜欢你笑的样子!!”东治的声音在整个操场上回荡。

光大吃一惊。一丝微笑从明日香的嘴角泛上来，“你听见了么？你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么？”

“嘿！去问他，别问我！我可不愿意被他追到尽管……”

光大声回应，“你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 为什么是我？你从前总是拿我取笑!!”

\*\*\*

剑介退缩了，“哦……她问到了点子上。”

东治的脸都白了，“该死!!你们两个快想。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一步的，现在赶快帮帮我!!”

真嗣坐了下来，“唉……我真是没用……”

\*\*\*

光笑了起来，“看来他好像没词儿了，明日香。”

明日香插起手没看她。

东治又大声说，“我真的觉得你很可爱!! 给我个机会!!!”

明日香叹了口气。东治真是个失败者……她假装大声咳嗽起来，“是的……是的……”

光转过头看明日香，“你说什么？”

明日香又吹了声口哨。

光笑了起来，接着喊道，“好吧！下次学校舞会我就让你送我回家！”说着，她拉起明日香的手带着一脸灿烂的微笑消失在了女更衣室。

\*\*\*



三个男孩之间先是一片沉默，接着东治发出了一声大叫，“太太太太好好好好好好了了了了了了了!!! Yeah!!”说着，他冲向南更衣室，后面跟着剑介。

真嗣擦着额头的冷汗，终于长长舒了口气。他往上瞧了一眼，发现丽正在楼上的教室看着他。他冲丽挥了挥手。

丽看了一眼他的手又继续盯着他看。

真嗣张大嘴说话却又不发出声音，“到……去”

丽通过唇语看懂了真嗣的话，她缓缓举起一只手向真嗣挥起来。她笑了。

\*\*\*

丽和真嗣挨着对方站在一起，看着有些有些荒芜的第三新东京市。真嗣小声说，“看上去真……孤独。”

丽点点头，“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总是孤独的。”

真嗣摇了摇头，“不……那不对了。不是那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正在这里和你说话。因为……我还有人能与我分享我的感受。我在这里就不会感到孤单了。”

丽安静地问道，“所以你只要和我说话……你就不再感到孤独了？”

真嗣仔细想了想。“不……”他抓起丽的手，轻轻抚弄着她的手掌，“这样我就不感到孤独了。”

丽盯着他的眼睛。真嗣觉得看到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动，可他不知道是什么……也许不过是反光而已。

她回过神来指着远处说，“开始了。”

建筑开始升起来，真嗣注意到在自己手心中丽的手一点也没有抽回去的意思。

### 第三章

“我和其他人不一样……”

“我也是……丽。”



“所以其他人就都讨厌我？”

真嗣沉吟了一下，“没有人讨厌你，丽。”

“所以我总是如此孤独？”

“有我在这里呢。”

丽不禁觉得好了些。“碇 kun ……为什么你害怕被别人讨厌？”

“每个人都不喜欢被别人讨厌……我们都是这样的。”

丽抱膝坐了下来。低下头，她轻声说，“被讨厌……你的话听起来就像被爱一样。”

“什么意思？”

“被别人爱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我一点儿这方面的经验也没有。”

“被别人讨厌呢？”

真嗣颤抖起来，“被讨厌？那意味着别人会离开你。让你哭泣……再也不会有人来关心你。”

“泪。那是我应该了解的东西……”

“憎恨会导致悲伤。总是这样……”

“悲伤会导致孤独……”

“是的，就是这样。但是被讨厌也并不一定是件坏事。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如此清晰……残酷。”

“碇——kun？”

“什么，丽？”

“我能留在这儿么？”

“只要你愿意……待多久都可以……”

\*\*\*

他又在拉他的大提琴了……明日香叹了口气，他拉得真好。我想这也许是天生的……

真嗣一面摇头晃脑地拉琴，一面心不在焉地想事儿。我不是因为喜欢大提琴才拉的。



不……我还在拉是因为没人让我停下来。飞快地扫了一眼乐谱，他无视刚才那个小节的错误继续拉着奏鸣曲。一曲终了，他睁开眼睛，发现身后明日香若有所思的身影正映在面前的镜子中。

叹了口气，真嗣用手指轻轻滑过琴弦，聆听着这渐渐消逝的美妙声音。明日香忽然扬了扬眉毛，“你应该多加练习，真嗣。”

“为什么？”

“你自己听听。你花过功夫好好听过自己的演奏么？更不用说你的标准比我的差远了。”她无奈的耸了耸肩，叹了口气接着说，“当然我是不会花时间浪费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的。”

真嗣点点头，“对不起。”他拿起大提琴，把它收到了提琴盒里。

明日香又叹了口气倚着衣橱说，“你對自己就真的没有什么想法么？比如找份打工的事儿干干- 那对你不是很好么？”

真嗣不想和她争论，他只是想一个人静一会儿。“我说了对不起。我不想和你吵，明日香。今晚不行。再说我也不拉琴了。”

“那你为什么要拉琴呢？”

“因为……因为……我……我不知道。”

“你看，真嗣。你非常讨厌驾驶 **eva** ；你仅仅是在凌波的辅导的情况下才用功学习；你就不想在某一方面超过我么!!! ? ? ? ? !!!!! 真嗣，你这个可怜虫！”

“……”

真嗣把目光从明日香身上移开，把装大提琴的盒子拿在手里，“对不起。我说过，要是你不喜欢听我拉琴的话，那就……那就……那就……那就别听好了。”

“我们住在一间公寓里，不是住在一个大楼里，真嗣。就算我不想听你拉琴的话，你认为我有别的选择么？”

“对不起……”

“你太令我失望了，真嗣。”

“真是意外。”

“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别的呢？再拉大提琴可不是个好主意。你已经是这座该死的城里大提琴拉得最好的人了。而且你拉得时候并没有全身心地投入进去。”

“……”





“你为什么不试试别的呢？难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我……我从3岁时就开始拉了。我想……我想……它对我从来就没什么特殊的意义。”

“为什么没有呢？”

“我叔叔替我报名上的提琴班……不是我想去。我只是……按照谱子演奏…

…就像老师希望的那样。而一旦开始，它就好像没有完结的时候。”

“我明白了。所以真嗣，你有没有想停下来的时候？”

“没人叫我这么做过。”

明日香插起了腰，“就因为没人叫你停下来，你就一直在拉这个对你来说猪狗不如的乐器不成？”

真嗣叹了口气。这听上去真可怜。“是的。”

该死……他的声音听上去那么失落。他需要些指导。“好吧。我现在叫你停下来。”

“什么？”

“拉提琴对你不是没意义么？那好！我现在叫你别拉了。你不是不想拉了么？”

好的，现在你有理由停下来了。“转过身，明日香走进她自己房间并咣当一声把门带上。

真嗣呆呆地望着她消失的背影。看着琴盒上的把手，他松开了手，琴盒一下在躺在地板上，发出一声很响的声音。终于有人叫我停下来了……为什么我不觉得难过呢？

\*\*\*

“我受够了！！我再也不做了！！！！”明日香扑通一声倒在睡椅上，并把自己的制服一下子朝墙上扔去，“该死的测试……我受够了！！”

在nerv的休息大厅，明日香躺在睡椅上，觉得自己好像就要死了一样。转过身，她笑着说，“看来这次我又踢着你们的屁股了（指同步率超过真嗣和丽——译者注），天才的一对。”

跟着明日香进入休息大厅的真嗣和丽各自挑了把挨着第二十适格者的睡椅坐了下来。真嗣的脸红了，“其实……不是像以前差那么多。”

丽仔细地把自己的制服叠好放进一个整洁的包里。

“可是你的同步率下降了0.5%。”

明日香生气了，“那又怎么样？就算我的同步率再低，我看你们俩也根本赶不上我的分



数。

丽平静地把制服放到了书包里。“也许吧。”

明日香冲着真嗣发出一声冷笑，“你的借口呢？笨蛋？”

“我才我就是干不好这个。我不在乎。”

明日香一耸肩，“嘿！那很好。胜不过天才少女物流。明日香。兰格丽又不是你的错。”

真嗣挤出一丝微笑。“我看也是，明日香。”

明日香冷笑了一声。“而且那不是我唯一胜过你的地方。”

真嗣叹了口气。“你说……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全部价值么？”

丽转过身来面对真嗣。“你是什么意思，碇-kun？”

可是，真嗣好像茫然不知所措起来。“我是说……我们在这里整天、整小时地进行同样的训练和测试，有时我觉得永远也不会有停下来那天。”

明日香皱起眉头又一次把自己的制服往墙上扔去。“那又怎么样？这就是对我们干的该死的工作的最好描述。怎么了，真嗣？已经受不了啦？”

真嗣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个愤怒的火花，他用拳头朝垫子狠狠打去。“是的！我受不了了。没错，我厌烦了。我对那个该死的训练烦透了。我们驾驶 eva……每周我们都在为使徒的到来准备测试和训练。每个月我们都得出击。而且我们每次回来都做同样的事。每次都这样……我已经烦透了。”

真嗣一下子失去了力量，靠在了墙上。“而且……这样的生活我看不到尽头。”

丽看着真嗣的眼睛，仿佛发现了某些和自己身上同样的东西。“我们驾驶 eva……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碇-kun. 你为什么不明白？”

真嗣没有抬起头。“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么？为了驾驶？我…

…我不想一直这样下去……我想要一些……一些……”仿佛没词了一样，真嗣说不下去了。

明日香一下子站了起来。“所以，真嗣……你想要干什么？”

“我不知道，明日香。我真的不知道。”

“你已经不想当驾驶员了么？你害怕了？”她的声音中带着一丝轻蔑。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哪怕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目的……那没有什么可耻的。我们战斗别人就不会受害了。没



有什么比牺牲更光荣的了。他当然应该认识到这点……

真嗣摇了摇头。“我不害怕 **eva**，明日香……不……不怕初号机。我甚至不怕死。”他自嘲的笑了一声。“那有什么？没人不在乎。不……不是因为它。”

丽轻声问，“那你害怕的是什么，碇-kun？”

真嗣看起来把身体缩得更紧。“我是……我是……我是害怕……以后发生的。”

明日香的语气也软了下来。“你是怎么想的？我们会尽量好好生活下去的。”

“不！不！”真嗣抬起头。原本在他眼中闪烁着的郁闷的光变成了绝望。

“不！还这样生活下去？这样逃避死亡？不！不是这样的生活！”

明日香没有退缩。“那又怎么样？你想要做什么？生活还得继续……我们还要按照……”

真嗣问，“然后呢？还得继续这样的生活？想想我们以后会怎么样？想想我们要是开着那该死的机器和使徒战斗活了下来呢？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还怎么继续这样的生活？我们没有目的。这是你宝贝的 **eva** 能做什么？”

这话一下镇住了明日香。她原先对真嗣的误解一下子烟消云散了。原来是这样。他不是害怕驾驶 **eva**，不是害怕死亡，甚至不是害怕使徒。他是害怕未来！

明日香摇了摇头。他是迷惑了，他完全迷惑了。该死……

她摇了摇头，试图把这念头从脑海中赶出去，她说，“八嘎- 这就是你害怕的事么？”叹了口气，明日香接着说。“所以你才要为自己制定目标。你以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明日香被自己心头涌上的想法下了一跳。我又能做什么呢？当……当我不再是 **eva** 驾驶员以后我会怎么样呢？那以后会怎么样呢？

在以后呢？以后的以后呢？那想法吓坏了自己。

真嗣回了她个微笑。“我猜那就是你一直哪儿都比我强的原因吧，明日香。”

他轻声笑了起来，接着说，“我想那可打击了我。你明白了么？好吧……你是不是做每件事之前都已经计划好了，明日香？我……我……我离开了 **eva** 就一文不值。”

明日香走过来拍了拍他的后背。“没事儿，真嗣。但是……既然我们还是在讨论这个话题，那就好好想想。”

“我想，明日香……”

明日香直视着他的眼睛。“嗯，真嗣。”



“什么？”

“就算这听起来很蠢……你不知道你今后的人生会如何……我真的不相信你是唯一怀有这种问题的人。相信我……你在这里并不孤独。”

真嗣笑了。“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明日香。”

要是现在有人在这里告诉我……有一天……也许有一天我不用驾驶 eva 了……那会怎么样？摇了摇头，她想到了自己，明日香……也许问问别人请求帮助也不错。

那么 14 岁以后的乐趣和自由在哪里？

一点儿……有一点儿。

\*\*\*

在墙后，美里正认真地聆听驾驶员们的谈话。在笔记本上，她写道：

对于 eva 计划后的情况极其缺乏了解。不能以其他方式看待自己。fear integrated beyond medical field and into physiological arena. **(这句话实在不知道怎么翻，读者有兴趣自己试试吧——译者注)** 冲突的根源在于缺乏动机。长时间这样的压力可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前期工作已经开始奏效。

葛城少校：10/23/15

合上笔记本，她背靠着墙叹了口气。“换句话说……我的孩子们需要上一堂关于如何生活的课……”上帝呀……要是你在上面的话……给那女孩个机会吧！

\*\*\*

“丽……丽？是我……真嗣。有人在？”站在丽破落的公寓门前，他失望地敲着门。“嗯……丽？”

“进来。”丽的声音从门后传过来。

“对不起……”打开门，真嗣紧张地朝里面张望。“你应该锁上门。”

进去之后，真嗣注意到她的屋里一片狼藉。带血的绷带和只穿过几次衣物乱七八糟的散在地上，看起来活像有一个多月没有收拾垃圾的样子。小心翼翼的穿过了丽的“睡衣”，他终于来到了里屋。环顾四周，丽哪儿也不在。“丽……丽，你在里面么？”

轻轻把书包放在床上，真嗣担心地瞧了一眼浴室。上帝……我希望她可别没穿衣服……注意到浴室拉帘后面有一个背影，真嗣小心地把拉帘拉到一边。在一个角落里，头深深埋进双腿之间，穿着制服的丽正把身体缩成一团，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真嗣大喊，“丽！”跳到



浴盆旁边，他靠着女孩蹲了下去，轻轻摇着她的肩膀。“丽……丽……你还好么……”

无言的点点头，丽把头埋入大腿之间，像是要隔绝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似的。

“怎么了……丽，你怎么了？”

“没什么……碗-kun.”

“我能帮忙么？”

丽摇了摇头低声说，“请走吧……我只是在思考……”

犹豫着该走还是该留，真嗣看了一眼丽。不……她需要我的帮助……我不能逃……现在不行……

他面对丽盘腿坐下，轻声说，“你能和我说……我在听……”

他们对坐了很长时间。两人都不敢做下一步动作，犹豫着要不要开口。终于，丽低声说，“我……我在害怕，碗-kun.”

“为什么？”

“我在思考你们说的话……今天在 nerv 说的。”

“所以？”

“我试着……我试着想自己要是没有了 eva ……没有了别的东西……”

真嗣在听。

“我不能，碗-kun. 我……我不能。”

“就和我一样……”

“是的……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在服从命令。我从没有自己做过决定。”

“那也不坏呀……至少美里小姐不会冲着你大吼。”真嗣试着想把气氛弄得好起来，可又陷入了沉默。他理解地叹了口气，“但是当……当再也没有人给你任何命令时那会怎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明白了丽在担心什么，真嗣不知说什么了。

丽看起来把身子缩得更紧了。“我……我不能……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 eva 之外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我该在乎么？”

真嗣花了点儿时间整理了思路，努力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一些，他说出了自己的想法。“丽……我不知道怎么解决你的问题，但是……要是我知道的话……那就是……”



真嗣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地呼了出来。“当我头一次来到 **nerv** 时……我想是我父亲要我到那里去的……在那儿我能找到我的父亲。但是，当我来到这里……他想要的就是想利用我……”

丽痛苦地咬了下嘴唇，“碇司令和这没关系。”

“听着，丽。请……”真嗣接着说，“当我来到这里……我意识到我唯一的用途就是成为初号机的驾驶员。我拒绝了……我根本没想过半秒钟之后也许整个第三新东京的生物都会被使徒毁灭。”

丽在听。

“那确实自私。可是，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唯一的用处就是开 **eva**。所以父亲把你带了进来。”真嗣笑了一下。“你几乎站不起来。你是这么坚强……也许身体很弱可是在精神上……”

“好了，我对自己说，竟然有人如此坚强，如此努力，不需要从别人那儿得到什么。她克服了痛苦超越了自我。你是这么勇敢，丽……和我不同。我很软弱……是个懦夫……而你呢？”他自己轻轻笑了起来，真嗣温柔地看着丽。“所以，丽……这就是我那时所了解的事。没有了 **eva**，你同样会生存下去……你会生存下去是因为你的坚强。即使你觉得你不离开 **eva**……我从没看到过你失去过目标。”

他笑着用一只手轻轻拂过丽的蓝发。“而且我知道……我知道我相信你能做到的。因为我能用我自己的眼睛看见。对不起，丽……对不起你让我看到了我不该看到的一面。”

丽抬起头，呆呆地盯着他的眼睛，仿佛他的目光能使自己石化一般。真嗣的手滑过她的脸颊轻轻托起她的下巴。“所以，请……不要放弃自己……更不用说未来了。”他微笑着。

丽无法思考，他看上去那么迷人当……当……当他微笑的时候。*（具体情节请参考“凌波的微笑”……译者）*

\*\*\*

“真嗣!! 你马上给我过来!”东治抱怨着把门框举到了脑袋上。“该死!! 这东西沉死了!!!”

明日香笑了起来，“怎么啦，铃原？你分泌的类固醇不像原来那样管用了？”

“我怎么看不到你们女生帮帮忙呢？为什么我们得干这个？”

明日香叹了口气，“好吧……要是你真的想要光出汗弄得粘糊糊的而且证明你这个人连这么简单的工作都干不好……我想我们会……”



东治咆哮起来，“算了吧。真嗣!! 快过来!!!”

真嗣低下头，门框从他的头顶上险险擦过。“当心点儿，东治。嘿，剑介……你还没把门铃修好么？”

剑介舔着嘴唇，正专心地用螺丝刀把电线拨出来。“我看是保险丝断了而且这里的电线还短路了。现在……只要我把这儿的电线接一下……”剑介正用改锥戳着一块电路板时，突然窜出一个明亮的电火花。“该死!!! 真没用!!!”

火花窜上他的手，他一下丢下改锥开始诅咒起来。

穿过走廊，真嗣按了一下门铃。一声清脆的铃声在公寓中回响。“嘿，干得好，剑介。它响了。”剑介正在抚摸自己被烫伤的手指，听到铃声他扬了扬眉毛。

“好的……既然我们已经把门铃修好了。加油，东治！你还没修好门么？”

“是的是的，碇。别把活儿都往我身上推。”他嘴里嘟囔着，从口袋里摸出了一把钳子，“为什么我得赶这个？又不是……好了好了！我错了行了吧!! 别揪我的耳朵了!!!”

阿光盯着愤愤不平的东治。“听到你们的消息，我们才过来整修丽的公寓——因为它都快塌了。既然你干不了了，也许只要……”

气急败坏地托着下巴，东治抱怨着，“那为什么你们女孩子不来帮忙呢？”

光大吼起来，“你说什么!!”

真嗣和剑介都屈服于光的淫威之下，而东治的耳朵都快被拖断了。东治嚷嚷着，“耳朵……总是冲着耳朵……”

真嗣也同意。“那是东治身上最敏感的部位了。就算他的球儿（指睾丸……译者注）都没这么脆弱。”

东治开始悲鸣起来，“我对不起……放开我的耳朵吧！我干活……”

光笑了起来。“好吧。我希望下次你能学乖一点儿。”

明日香捅了捅丽，“咳，优等生。你应该感到幸运，是我想起让傻瓜三人组检查一下你整洁的房间的，这是个好主意吧？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真是超出了我的理解。”

丽不过眨了眨眼，说，“是的，驾驶员物流……这真是件幸运的事。”

明日香抬了下眼皮，“不管怎么说。”她张开嘴大声嚷，“你们三个完了没有？”

东治舔了下嘴唇，他正仔细地用榔头瞄准着钉子。真嗣正扶着门框好让铃原把钉子钉进去。仔细看着钉子，东治哼了一声，“是的……只要……”





剑介正拿着一条毛巾，他叹了口气，说道：“要是美里姐姐能来就好喽。我想知道她为什么总是拒绝我当一名 eva 驾驶员的要求……”

明日香一听笑了起来，“也许是因为你是个废物。”

剑介伸了伸舌头。“哈哈……很有趣，地狱来的红发恶魔。要是你能多闭上你的嘴的话……”

明日香一下子站起身来。她紧紧攥着拳头，咆哮着，“你说什么？”

剑介连忙来回摆着手，假笑着，“哦……不……没什么……真的没什么。今天天气不错……云……天空……”回过身，他冲向真嗣。

“嘿！看着点儿！我正要……”门框越来越斜，真嗣拼命想要门保持平衡。

“这边，剑介……喔!!”

当剑介绊倒真嗣时，真嗣大叫起来，门框也随之失去了平衡。就在这时，东治的锤子正在落下……正好砸到了他自己的手指上……“废物!! 你们俩#\$% !

\$@#%! \$ !!! 我叫你别动!!! 该死!! “握着自己的拇指，东治对剑介怒吼道:”我要杀了你!!! “

剑介发现真嗣站在公寓门口，已经准备逃跑了。“嘿！等等我，你这该死的!!”

看着像头愤怒的公牛般冲上来的东治，他不禁叫道，“噢，糟糕!!”两个男孩儿一起撞到了门上。

东治的这下撞击让门几乎从已经破烂不堪的门框上掉下来，剑介站起来拔腿就跑，“给我回来!! 该死的!!”把榔头扔到地上，东治拔腿就追。

光见状大叫起来，“回来！你要让我干剩下的活儿么？铃原!!!”

\*\*\*

“碗-kun？”

“怎么啦，丽？”

“真的谢谢你……”

“为什么？”

“因为你信任我。”

“那没什么。”





“碗-kun……我能告诉你件事做为回报么？”

“当然了。”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还记得在 eva 格纳库么？”

“这我怎么能忘记？”

“那时我很疼，哪里都疼。痛苦……痛苦传遍了我的全身。我觉得我好像就要死了……那时真是那样。”

“……”

“所以当天花板掉下来我也从床上翻下来时……我不指望我还能站起来。我已经不想动了。因为那痛苦……甚至我的灵魂也能感受到。”

真嗣转过头来看着她那依然毫无表情的脸。

丽双眼依然直视着前方，继续说。“然后你就跑过来，保护我。你把我抱在你的怀里……以前从没有男孩子这样……对我。”

真嗣的脸红了。“不是那样的，丽……”

“不……也许不是。但……但那是头一次有人试图保护我。**(奇怪，元度以前不是救过丽么——译者注)**就算你是在冒着生命危险……你还是要来救我。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

“不是初号机挡住了大部分掉下的碎片么？我真的没做什么……”

丽没有理会真嗣苍白的借口。“虽然还是那么疼……可……可我……可我觉得痛苦好像减轻了一些……就像有人把我抱到了床上。当你与我说话时……当你告诉我你相信我时……我有了那同样的感觉。”

“什么……”

“我感到了被保护……被庇护。”丽转过头对着真嗣，她的脸上带着一抹微笑。“所以，碗-kun……能帮我个忙么？”

“是什么，丽？”

丽将身体滑入他的怀里，头轻轻靠在他的肩膀上。“你能再保护我一次么？”

真嗣不由一下子呆住了。接着，他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他把丽轻轻搂在怀里，胳膊慢慢抱住了丽的腰。“只要你愿意，丽……多久都可以……”



#### 第四章

美里俯下身子靠着 Magi 叹了口气。“律子……我们现在做的事……是正确的么？”

“我们保护世界，拯救人类，消灭坏人，……是的，美里，我想我们做的是正确。”

“果然……不愧是位真正科学家说的话。不，律子。我们做的事对于孩子们是正确的么？”

“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讲，我为那只是整个补完计划中无关紧要的一点而已。所有科学家都知道，任何事对计算机来说只是一个数字或一条线而已。”

“律子……”

“我明白。从一位母亲……和一位女性的角度来讲……”耸了耸肩之后，律子抿了一口咖啡。“我们不应该从事这么肮脏的工作，我意思是……他们还没死呢。”

美里不以为地哼了一声。“是呀……我懂，与死亡相比，失去宝贵的童年、精神上的创伤、巨大的压力、没人关怀、丧失感情、得不到幸福……”

“我明白你要说的，美里。”

美里笑了笑，“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可是说句实在的，律子，我们对那个孩子做的事……”

“为什么这么操心？你昨天不是还抱怨明香和真嗣又吵起来了么？怎么来个 180 度大转弯？”

“实际上……你知道真嗣放弃拉大提琴的事了么？”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再也不会拉了……该死，真可惜。他是第三新东京市里大提琴拉得最好的一个。”

“唔，……真是可惜。”

“别这么假惺惺的，律子。你装得太差劲了。”

“和你不一样，我可不善于伪装。”

“当然。”美里苦笑着咬住了嘴唇，“你真是一点儿也不善于伪装。你未曾关心过何一个人，就算他为你做了再多的事。天晓得，律子……也许有一天你会变成元度那样。”

律子笑了。“至少还有个人不希望我会那样，不是么？”

“律子……”

律子缓缓伸出一只手。“你看，美里。我确实不会像你那样关心别人，可依我看，你现



在好像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得有些过敏了。”

“不是这样的，律子。”美里无力地笑了笑，“那只是……实际上……我觉得大提琴对真嗣真的很重要。至少看上是这样。他每次拉的时候都非常认真，追求完美……”

“追完美常常表明缺乏创新的勇气。一个人要是不愿接受挑战往往意味着丧失了行动的热情。”

“唔……你给我说中国话好么（原文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但我想用这句话最合适——译者注）？到底是什么意思？”

“好的，要是真嗣失去了拉大提琴的兴趣，那一定是有什么别的事使他沉迷其中。”

“唔……好主意。是不是……长笛……”

“太女性化了。”

“小提琴……”

“就凭你挣的那点儿工资？”

“吹喇叭。”

“太不要脸了。”

“竖笛……”

“你想洗那种东西么？”

“那你倒说说看，你这位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女性！”

“我也不知道！说起来，你觉得我们了不起的第三适格者到底想要什么呢？”

“科学家大人还有什么建议么？”

“唔，要真嗣自己决定干什么，要是他感到自己是被强迫的话是没用的。”

美里笑了，“知道么，律子……你有时候比我还要像一位母亲。”

“老天爷……看来我开始变得软弱了。”

“你那是老了，博士。”

“此话怎讲？”

“好吧……我的胸部还是比你的大，不是么？”

“是隆出来的……还是……借助别人的帮助？”



“住嘴。”

\*\*\*

“嘿，真嗣！在干嘛呢？”美里笑着问。

正在埋头看书的真嗣抬起了头，不以为然地皱起了眉头。“这都看不出来么？”

我正在听我的 SDAT……反正现在也没别的事好做。”

美里毫不介意，在真嗣身边坐了下来。“为什么不和凌波一起到公园散散步呢？”

今天的落日应该看来很美的。”

真嗣不以为地翻了一页。“是呀……我今天正打算这么办呢。另外，”他的嘴角渐渐浮起一丝笑意。“我和凌波已经不是头一次看落日了，美里。”

“正式约会过么？”

“不，美里！！你怎么会想起问这种事情？”

“其实……NERV 雇我来当你们的监护人。我可不能让我的第三个孩子，”

抚弄着真嗣的脸，她继续说道。“长大后连一点儿那方面的经验都没有呀？”

“哦，别说了，美里……事情不是那样的。只是和别人相比，我与她说话多一些罢了。而且，你了解丽的。她很少说话，我和她在一起也没有太多的话说或做其它的事……”

美里突然一把揪下真嗣的耳机。“别给我装蒜了，你到底在听什么，真嗣？”

看着真嗣徒劳地试图夺回耳机，她不禁咯咯笑了来。

发觉自己阻止不了她，真嗣索性也笑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和我说，美里？”

小心翼翼地戴上了真嗣的耳机，美里皱了皱住眉，“古典音乐？老天……你怎么会喜欢这个？”

真嗣不以为地闭上了眼。“那只是因为你不能欣赏艺术……”

“真嗣……我来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拉大提琴了？我以前觉得你是真心喜欢的。”

真嗣朝走廊的方向偷偷了一眼。“嘘……。你想要明日香为这事再和我吵一架么？”关上了门后，他叹了口气，“你也这么想知道我的事么？”

“当然了。”美里的态度一下子软了下来，她让出自己身边的一块地方。

“来吧！坐在这里！和你的监护人谈谈。我洗耳恭听……另外，想想我可是很忙的呦。”



真嗣直视着美里的眼睛。“那……好吧，美里。”好不容易在她身边坐了下来，真嗣叹了口气说，“从哪儿讲起呢……？”

“从头说比较好。”

“好吧……你要知道，美里。我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大提琴。和其它事情一样，我拉大提琴只是因为……好吧……是这样。我的伯父伯母都是古典音乐迷。他们想要我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或贝多芬。”

“那一定让你非常苦恼。”

“当了！我讨厌它！我讨厌一天一天地练习，因为，太简单了……我从未在意过它。但是最糟的是这该死的东西太容易了。拉大提琴一点儿也不难，我从没有一心一意地拉过……就连一心二用也算不上。可我伯母以为我是因为不断练习才能拉得这么好的……不过我从未告诉过她这件事。”

“你应该为你自己感到骄傲。你也许认为这很容易，可我要告诉你，在世界上其他的人看来……不是这样的。”

“也许是这样。可我不这么看。所以我总是练了又练。所有人都很高兴，但是我却非常想要放弃……”

“那你为什么不放弃呢？”

“因为每个人都会失望的。怎么能在拉了8年大提琴之后对你伯母说“我不拉了”只是因为你觉得厌烦了呢？”

“说出“我不拉了”这句话那么难么？”

“是的……但是要是有人……只要有一个叫我停下来，我会毫不犹豫地放弃的。”

这样我就有理由退出了。要是有人问我来，我就可以把过错算在别人头上。没人会深究的。那只是艺术家的个性，仅此而已……“

“真嗣……我给你看一样东西好么？”

“是什么？”

打开真嗣的壁橱，美里从最里面抬出一个包得紧紧的大箱子。把它放在地板上，她拂去了上面一层薄薄的灰。被灰呛着了，她咳嗽着说，“咳……，就是它！”

她小心地把它推给真嗣，说，“打开它。”

虔诚地擦了擦箱子表面的图案，真嗣解开了箱子上的扣钩。“一把吉他？我从没听你弹



过吉他呀？”

美里愉快地笑着解除了真嗣的疑惑。“我么？不……我确实从没弹过。”

“那它是怎么来的？”

“其实，是加持把它作为圣诞礼物送给我的……可是……。我因为取笑他的脸所以给了我一件胸罩和一箱 Yebisu 啤酒 *（其中的因果关系我也没搞懂，也许出自作者的其他设定吧——译者注）*。”

“那你为什么还收着它？”

“因为它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我总是鼓不起勇把它丢掉。但是……”打了个响指，美里笑了。她俯下身子对真嗣小声说，“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处理它了。”

把吉他从黑箱子里拿出来，她笑得更开心了。“圣诞快乐，真嗣！”

真嗣开始结巴起来，“什么！我……我……我不能收下这个，美里！我是说……”

美里伸出一支手指止住了他要说的话。“你看……这把吉他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位我在乎的人送给我的。真嗣……我要把它送给你的真正原因……是我也同样在乎你。你是我的真嗣，OK？……只要你还在这里……我保证我也将一直在这里……守护你……好么？”

“但是，美里……”

美里把一支胳膊搭在真嗣肩膀上，仔细注视着他的眼睛，缓缓说，“真嗣……

那没关系。我并不在乎那把吉他……正像你已不在乎大提琴了一样。但也许……只是也许……你能用它找到一些我已经失去的东西。”美里拥抱着真嗣来，她的下巴缓缓垫在他的肩上。“所以只要你能真心喜欢它……我是一点儿也不会觉得可惜的。”

望着真嗣的脸，她说，“好么？”

真嗣笑着摇了摇头。“可……现在还没到圣诞节呢，美里。”

“你真是个笨蛋!!! *（原文比这可要骂的利害的多，不过不好翻出来，呵呵……译者注）*”

\*\*\*

我不明白……为什么美里认为它对我来说与众不同？为什么她认为这对我会有

什么特殊的意义？怀疑的看着静静躺在那里的黑色吉他箱，真嗣叹了口气。“我……我只是……我只是不认为这次会和以往有什么不同。”



“要是不去尝试一下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碗-kun。”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的丽出现在他的身后。“关于那件事……上次怎么了？”

真嗣笑了。他在长椅上坐了下来，同时注意到丽正走过来。“真的没什么……只是因为那是第一次……仅此而已。”

丽整理了一下裙子，靠着真嗣坐了下来。“也许你做出了一个不合适的决定？”

“8年的练习……我认为时间已经足够了。”

“我说的不是你的大提琴，碗-kun。”

真嗣的脸上再度浮起了笑意。“美里给了我这个，丽……她告诉我这对她很重要，所以她才把它送给了她关心的人。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你在乎美里么？”

“我……我想是的。”

“那就应该在心里为她留一个位置。”

“这样真的有用么，丽？”

“哪怕只是一株小草，只要你觉得珍贵，它同样对你重要的。”

“为什么，丽……这么简单的事却让人如此辗转反侧，无法正确了解？为什么好的愿望往往不能产生好的结果？”

“为什么呢？”

“要是我不弹这个吉他的话……要是我让美里失望的话……是不是就意味着美里对我再也不重要了？我是不是错了……又一次的错了？”

“这不是你的错，碗-kun。对关心你的人多一些信心。”

“也许吧……”

两人沉默地坐在一起，真嗣几乎是虔诚地爱抚着吉他箱子。“总有一天，丽……总有一天我会发现关怀不是一件坏事。”

“你害怕关怀么？”

“谁会害怕呢”

“那些害怕被别人所爱的人……将永远生活在黑暗之中。”



“但是有这么简单么？”

丽忽然朝真嗣靠过来，身子擦过了他的肩膀。依偎在他的臂弯中，丽凝视着真嗣的脸，  
“你害怕么，碇-kun？”

真嗣被这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冲击得不知所措，脑海中一片空白。突然间他脸上浮现出了幸福的笑容，他抽出手臂搂着丽的细腰。“要是像这么容易的话，丽。”

丽闭上眼睛，嘴里轻声呢喃着，“Hmmm……。”

\*\*\*

“东治！……你个笨蛋。还男子汉呢，下来！”明日香冲着铃原大嚷，后者正竭力试图跟上屏幕上如雨点般落下的箭头。碇站在旁边的跳舞机上，看到东治狼狈不堪的从机台滚到向田脚下，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剑介把东治扶起来，还数落他，“唉……这个游戏也许对你来说太难了。”

东治揉着摔疼的屁股。“哎呦……可是我没想到会有这么难。”他好不容易站起来，脑袋里还是有几只小鸡在转悠。“是谁设计的这个该死的 **dance dance revolution**？谁能跳得好这玩意儿？”

光笑着轻轻揉了揉东治的肩膀。“明日香肯定没什么问题嘛！”

“那不算。她可是 **eva** 的驾驶员。她要是连这样的事都做不到，怎么保护我们？”

明日香大嚷起来，“你意思是我就会干这个么？？嗯？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东治叹了口气，“我不是那个意思，明日香。只是……”他苦笑着看了一眼真嗣，接着说道，“我说，真嗣……你怎么不来试试？”

摆了摆手，真嗣说道，“那倒没问题，记得我和明日香上回那次么？我上次都快崩溃了……整整一星期除了跳舞没干别的。”

“**dance dance revolution** 对真嗣还是太难了。真奇怪还有人在玩它。唉……”光耸了耸肩。“你不可能比明日香跳得好，对吧……第三适格者？”

光的激将法没有奏效，真嗣把手一摊。“没错。现在让我安静会儿吧。”

明日香给他的肚子来了一拳。“来吧，真嗣……既然你已经跳过这么多次了，那么多一两两也无所谓！来吧……”

真嗣眼珠儿一转，“好吧，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明日香、光、东治和剑介同时回应，“什么条件？”





“条件嘛……”他把头转向丽，笑着说，“能请你跳一支舞么？”

听了这话，东治和剑介在一旁窃笑，光竭力想让脸涨得通红的明日香冷静下来。“把握住呀，女孩!! there not living in sin just yet!!! (这句话从字面翻译似乎是：“无人生来有罪”，可是放在这里似乎说不同，也许是英文谚语之类的吧——译者注)

丽盯着真嗣的眼睛。“好的……当然可以。”

丽站到了左边的机台上，而真嗣站到了右边的机台上。把2个10元的硬币投进机器，一个选曲菜单跳了出来。“你想选哪支曲子，丽？”

丽点点头，“我喜欢这支。”右箭头翻了两次，她摁了start键。音乐随之响起，画面也活动起来。

扬了扬眉毛，真嗣问道，“为什么选这首？”

丽转过头来对着真嗣，轻声说，“我……我只是喜欢这曲子。”

真嗣的声音也变柔和了，“丽？”

“怎么了，碗-kun？”

“right,left…….right!!”伴随着音乐的节奏，俩人的脚步随着屏幕上翻滚的箭头上下翻飞起来。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

have you nerver cried.....

\*\*\*

丽轻盈地跳出了eva，随手接过了真嗣递过来的一条毛巾。把脖子上的汗擦了擦，她和真嗣一起跃上了狭窄的天桥，俩人并肩向电梯走去……

“已经够了，赤木博士……”

耸了耸肩，律子翘起二郎腿来并关掉了电视机。她冲着元度意味深长地一笑，说道，“怎么了？看不下去了？”

元度笑了笑，只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他们两个之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有多长时间了？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要注意到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难，只是你从来不关心自己以外的人而已。”

“回答问题，赤木博士。”



无奈地耸了耸肩，律子说道，“最多 2……3 个月吧。”

“你能肯定？”

“他们现在可是一刻也不愿分开，碇。这说明丽和真嗣非常重视他们之间的关系呀。尽管听上去有些平淡无奇……可是……我想你的玩偶开始变得有女人味儿了。”

皱了皱眉头，元度站了起来。“比我想的还要快些，赤木博士。”

“所以……你打算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律子摇了摇头。“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吃惊呢？”

元度踱步出了屋。“那是因为我总是把每件事都考虑到了，赤木博士。每件事……最好不要忘了这点。”

\*\*\*

“我要看我的肥皂剧，真嗣！给我遥控器！”

“我们上礼拜一直在看它！这是我头一次拿到遥控器!!!”

美里吼了起来，“你们俩别吵了！我要看相扑超级赛！！把手从遥控器上拿开！”说着扑向了真嗣手中的遥控器。美里的突然袭击使原本只在两个孩子之间进行的争夺电视控制权的战争一下子升级了。

好个美里！只见她一掌“黑虎掏心”噔噔噔震得明日香一连倒退三步，一招“力劈华山”逼开试图负隅顽抗的真嗣，终于拿到了武林至宝——电视机遥控器！一见二人挣扎着要站起来，她不敢怠慢，连忙使出“八步赶蝉”的绝世轻功，一下子退到了——屋子外面（**以上纯属译者恶搞，大家不要把帐算在作者的头上……译者注**）。“接着来呀！还有什么比欣赏充满力量的肌肉之间的冲撞更带劲儿的事情了？”

真嗣咬紧牙关。“我不知道……那个……无论如何我们最近总是陪明日香看她的肥皂剧。”

明日香发出了刺耳的尖叫，“你这个 baka hentai（我想大伙儿这两个词都认识吧，呵呵——**译者注**）乔安娜就要向乔治求婚了——”

美里问道，“那家伙不是想要向那个女孩儿求婚么……”

“乔安娜是男的!!”



真嗣徒劳的摆了摆手。“而且乔治是个女的……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说我古怪？”

“住嘴，真嗣！给我遥控器，美里！”

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去接电话！”从三个人口中爆发出同样的声音。

在第 n 次电话响起的间隔声中，真嗣叹了口气，“算了吧。就算是色情频道我也不看了，我去接吧。”他站起身来，留下两个仍然对峙着的女孩。他拿起听筒，“mochi - mochi 啊，是律子博士！……抱歉美里现在很忙。让我给她留个口信吧？”之后，他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扔下听筒，他迅速抓起衣架上的夹克冲出门去。随着一声巨大的关门声，美里望着真嗣迅速消失的背影看了半天。“该死……这孩子是怎么了？”

注意到听筒没有放好，她走过去把它拿了起来。“嘿，律子……。怎么了？你对真嗣说了些什么？”突然间她的眼睛一下子睁得大大的，“你是在开玩笑吧，律子，别开这种玩笑了。……该死！”砰的一声撂下电话，她嚷道，“嘿，真嗣！等等我！”甚至都没来得及拿起自己的夹克，美里就紧跟真嗣冲了出去。

---

**剧情在这里开始进入了高潮，真嗣不顾一切的跑出去到底是为了什么？元度到底有着怎样的阴谋？真嗣和丽的感情会维持下去么？这些问题将在下几章中得到解答。**

**(为什么无论在原著还是在同人里，真嗣与丽得到幸福都是一件这么难的事情呢，唉……上帝呀，你为什么连这位三无少女的一点小小幸福也要夺去呢？)**

## 第五章

刚刚睁开双眼，丽却突然后悔有这么做。又疼起来了……全身每处肌肉、每块骨骼仿佛脱离了自己的身体，但却能感受它们在地狱中接受的煎熬。抚摸着胳膊，她意识到自己又被绷带包起来了，可却还是感到很冷。无尽的黑暗笼罩了上来，分不清自己尚在人间还是已远离了尘世……

我又是一个人了……只有我一个……我讨厌孤独……蜷缩成一团，丽把头靠在枕头上。我不要这么孤单……再也不……为什么？为什么我总是如此寂寞！！？？

默默流着泪，身体靠着垫子，她听到了周围传来的尖叫声。那声音没有停止……直到……直到她意识到这里其实只有自己一个人为止。



\*\*\*

十小时以前

“准备好了么，丽？”

“是的，碓司令。”他让我想起了真嗣……

“很好。小心，注意安全。”

“是，碓司令。”碓-kun 关心我……碓司令关心 EVA ……当我和碓-kun 谈话时我能感觉到他需要我……而与碓司令在一起时……只有无力的空虚感。

爬入空空的插入栓之前，丽看着零号机兰色的外壳。她的 EVA，只属于她一个人的 EVA，只有她能驾驶它。这也可能是在整个世界唯一属于自己的……财产。

这意味着……很多……如果一无所有能被称为财产的话。

我……我除了 EVA 之外一无所有。没有了 EVA ……我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我不想这样。我……我想被别人所需要……。想要……我好想要有人陪我。

请和我在一起。

LCL 开始充满狭小的驾驶舱。这液体是冰冷的。或许……或许我在欺骗我自己……或许是碓-kun。我有很多话想和他说……有很多事情想要告诉他。但是说什么呢？

闭上眼睛，丽静静想着，当我在 EVA 里的时候……我所想的都是些我不拥有的东西。我没有朋友，我没有……我没有……爱。我所有的只是 EVA ……

这就是我所有的么？

我不知道。

你想要什么？

我不想要孤独。

什么是孤独？

就是一个人也没有。

总是一个人也沒有么？

不。有个人……

是谁？



是碗-kun.

你爱他么？

什么是爱？

你害怕那种感觉么？

那种感觉，我从没经历过，所以无法去相信。

你相信碗-kun 么？

我……我……

他相信你么？你是否对他有些感觉？

我……我能感到……一点。我觉得我好像……完整了。

为什么？

他……碗-kun……就是那样。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让我感觉到……一些东西。

你相信他么？

丽想了很久。是的，我相信他。全身心的相信他。

为什么？

因为假如生活中缺少了真嗣的话，我……我将活不下去。

很好，你开始理解了。

我想……我想当我再次见到碗-kun 的时候，我会朝他微笑的。他说他很喜欢我笑起来的样子……而且很奇怪……当他说他喜欢的时候，我也很高兴。丽笑了。

这就是爱么？

这将是好的开始。

如果是的话……我——爱碗——kun.

\*\*\*

十小时之后

“我吓坏了，美里。”

“我也是，真嗣。”



“为什么会出这种事？”

“我正调查，真嗣。”

真嗣的双手紧紧靠在病房的玻璃窗上。在冰冷的玻璃后，裹着病号服的丽正躺在病床上，面无表情的脸上双眼紧闭着。“为什么……她到底是怎么了？所有人……为什么是她？为什么是现在？”

“……”

“我很在乎她，美里。我原来告诉过丽……我将会保护她。她只要受到伤害我就会来到她的身边……”说着说着，真嗣终于崩溃了，他的身子从窗户上无力的滑下来，背靠着墙壁。两行泪水止不住地流下，他哽咽着，“现在……美里……现在我甚至连碰都不能碰她。”

“那不是你的错，真嗣。”跪坐在真嗣的身旁，她轻轻把一支手臂搭在他的肩上。“我不认为这是……”

“我……我从来也不能信守诺言。我总是不能守护那些对我重要的东西……”

我只能看着它从我指间滑过。你看，美里……这次又是这样……”

“那些对你重要的东西永远不会真正离你而去，真嗣。”

真嗣猛地把头扭向美里。他的双眼已经在强忍住泪水的作用下变得通红。

“不，美里……我终于认识到。他们告诉我的……在电影里……在书里……爱情总是不可战胜的……你爱的人不会离你而去……你永远不会输。”

美里仔细地聆听着。

“但……但那是假的。从来……从来都不是这样。你越是在乎她……你就越容易失去她。”

“那不是真的，真嗣。”

真嗣把头缩进美里的夹克里。“请告诉我这不是真的，美里……告诉我。因为我不想失去丽……我不能。我答应过我不会……”

美里温柔地拍着他的后背。“别担心，真嗣……不要再为丽哭泣……”微笑着，她轻轻把他的面颊抬起。“她看到你这样会不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真嗣……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已不再是只属于真嗣的真嗣……你已经成为了丽的真嗣，你已经成为了她的一部分。而且我肯定她希望一直这样下去……”



\*\*\*

“真嗣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是不是，律子？”

“真嗣对第一适格者真是非常关心。这是与他年龄不相配的成熟，我宁愿称之为‘早恋’”  
(我也觉得这里用“早恋”这个词有些不合适，可原文使用的是“young love”，我也没有更好的词代替，希望各位读者理解——译者注)

“零号机又暴走了？”

“是的。”

美里叹了口气。“为什么？”

“我想这是元度所希望发生的。”

美里听了浑身一震，“什么？”

律子递给美里一杯咖啡。“这当然是我的猜测。”

“可是……可是为什么？元度……他……他不是很关心丽么？”

“实际上他没有。”

美里坐了下来。“你怎么证明？”

“不，我不能。但这无关紧要。我检查了所有 MAGI 系统关于这次试验的纪录。毫无疑问，全部消失得干干净净。”

“元度……不，这没意义。”

“我想是有的，美里。”

“那是为了什么？”

“元度又在利用丽。这次，是对自己儿子的报复。”

“……”

“他想把丽和真嗣拆开。这个男人竟然会走到这一步，真是令人吃惊。”

“律子……？”

“是的。”

“别告诉真嗣这件事。我不认为他会接受的。”

“我已经忘了，少校。”



“谢谢你，博士。”

“为什么？”（*律子装傻装得还真是快，寒——译者注*）

\*\*\*

光疑惑地看着两个空位子。“真嗣上哪儿去了，明日香？”

明日香牢骚满腹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第三个傻瓜？我不知道……我起来是他已经走了。美里告诉我不要为他担心。”

“真奇怪……我总是看到真嗣和丽放学上学走在一起。他以前从没翘过课而丽总是准时到校的……”

“丽也不在这里？”

“她的课桌是空的，明日香……”

明日香做了个鬼脸。“那两人上哪儿去了？我真不知道……可是昨天晚上真嗣接到个电话就冲了出去。他们一直没有回来，直到大概……凌晨2点钟吧。”

“这听起来真奇怪，我希望凌波别出什么事……”

“优生？别操心了。她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她就知道服从碇司令的命令，她只是他的一个玩偶而已。她是个谁都看不上的婊子……”

“真嗣似乎不这么认为。”

“那个笨蛋？是呀……可能只有他才喜欢那个兰发的畸形儿。可怜呀，他不知道优等生会容忍他唯一的原因只因为他是司令官的儿子。”

光叹了口气。“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丽呢，明日香？她从没对你做过什么……”

明日香不屑一顾地插起了胳膊。“你不会明白的，光。优生从没真正关心过别人。我只是……我只是不想看到她那样玩弄真嗣。”

光叹了口气。“可是你见过她看真嗣时的样子么，明日香……我不能想象丽是在”玩弄“真嗣。当……当她看着他时候……好像对她来说，真嗣就是整个世界。那……那种感情是真心的。”

“你在东治身上花的时间太多了。”

光的脸红了。“他是……铃原是个……。我意思是说……我认为他……”

“别着急，喘口气。”





光的脸更红了。“我……我只是认为他非常可爱。我是说……他上次表现得像个傻子一样只是为了让我答应去陪他跳舞。”

“你知道舞会就在下周，对了？”

光听了愣了片刻，接着一下子大吼起来。“不会吧！我全忘了！哦，不！我必须去买件衣服……礼服……要是东治不喜欢怎么办？啊！明日香……”

明日香扶着脑袋闭上了眼睛。“我需要帮助……我需要很多帮助……”

\*\*\*

The song goes way too fast,

And now there 's nothing to believe,

Life becomes a mystery,

The tired song keeps playing on the tired radio ,

And I won 't tell no one your name ...

(该歌名为 *Goo Goo Dolls*) (因为歌词本身是英文的, 我就不翻译了, 不是我偷懒呀, 呵呵——译者注)

听着从耳机传来的歌声, 真嗣默默注视着丽的脸。看上去是如此平静……似乎她已经睡着了。真嗣合上了眼睛。这首歌听上去节奏很快……没有什么可以相信……是这样么, 丽?

“我在这里听着 Walkman ……我为这个只认识了半年的女孩为之心碎。”想到这里, 真嗣轻轻笑了。“丽……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才学会不关心别人……而你只用了 3 个月就让我的努力付之东流了。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你的……”

轻轻滑过她唇边的一缕秀发, 真嗣说道, “我想……丽……老实说我可能真的已经 (爱上你了) ……”

“你还好么, 真嗣?”

真嗣听了猛地一回头, “美里! 你……你在这里干什么?”

“我在工作……”看到真嗣握着丽的一只手憔悴的样子, 本来微笑着的她叹了口气, “怎么样了?”

真嗣悲伤地摇了摇头。“还……还是那样, 美里。”

“那好吧。……回家去吧, 我来照看她, 好么?”



想到要把丽单独留在这里，真嗣还没来得及说不就被美里温柔地搂在了怀里。

“你看……真嗣。我答应尽我所能不让丽受到伤害。”她蹲下来理了理真嗣前额乱糟糟的头发。“因为既然她对你很重要，那么她同样对我也很重要。”

真嗣点了点头。“谢谢你，美里。”摘下随身听，他把它轻轻放到了丽的枕头旁。“这个，美里……你拿着它。它会帮助你打发时间的。”

慢慢踱出房间，真嗣叹了口气沮丧地把头靠在墙上。抱着头，他喃喃自语道。

“我刚才想要说什么？有那么重要么？”

而且我不会告诉别人你的……

名字

\*\*\*

“我回来了。可……谁也不在乎。”把鞋子扔在门边，失落的真嗣开始朝门框撒气接着哭了起来。

“BAKA！这么晚才……。真嗣？”从拐角走出的明日香看到了正独自落泪的真嗣。“真嗣……。”

“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什么？”

“我没去陪她做测试……为什么？为什么信任我的人都会落得如此下场？到底这是为什么？”真嗣朝墙狠狠捣了一拳，他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去看过丽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也弄不明白……我不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来个人告诉我该怎么做！”已经泣不成声的真嗣用通红的眼睛盯着明日香。“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我再也不相信别人了。”

“冷静一点，真嗣。就算你去了零号机也一样会暴走的。你还算是个男孩子么！你见过丽和我像你这样哭过么？”

真嗣苦笑着。“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关心我，明日香。”

“……”

真嗣接着说。“那不是你的错。我没用，我懦弱……我保护不了喜欢的人……可是我真



的，真的很在乎丽……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哭泣。人人都不希望自己喜欢的人受到伤害。”

“好好想想吧！要是受伤的是换作你，你认为丽会像你这样伤心么？不，她不会的。她根本就不在乎你。”

“这我明白。明日香。”

“那……那你为什么还？”

“我早就知道了。丽根本不在乎我……对她来说，我只是司令的儿子。可是我不在乎。我只想抱着她，告诉她一切很好。可是……可是我连这都做不到。”

“真嗣……，看来我是对的。”明日香盯着真嗣的眼睛，仿佛要直视到他心里去。“你比我原来想得更可悲，可怜虫。”

真嗣点了点头。

可是……可是就算一无所有的人……也会坠入爱河的……不是么？明日香长长叹了口气在真嗣面前坐了下来。“而且那就是为何……那就是为何我误会了丽。”

“什么……？”

“我原以为她不会撒谎……不会对我……不会对你……直到当她说出那句话——她关心她的碇-kun。”

\*\*\*

玲玲！玲玲！

“该死……现在是凌晨 3：00……到底是谁这时候打电话来？”美里怒气冲冲地抓起听筒，不耐烦地说道，“谁呀，这么晚？”

电话那头响起了律子的笑声，“一大早就生气可不好，美里。”

“你想干什么？”

“告诉真嗣到医院来一趟，我想他会很高兴的。”

\*\*\*

丽把一只手轻轻靠在窗户上。感觉好冷呀。我……我不想再被寒冷包围了。

忽然间，她听到有人在呼喊着她的名字，走廊上随着传来了脚步声。回过头，她看到真嗣一下子冲到自己面前。碇-kun……他是为我而来的……

两人互相看着对方，长长的走廊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只能听到真嗣重重的呼吸声。上



帝……我该说些什么？这都是我的错……每件事都是……

丽的眼眨了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有抱我？

做什么……我该做什么？

丽在思考。我许诺过，当我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该做些什么……这是我对自己的承诺……但是我该作些什么？丽觉得身上的绷带把皮肤拉得很紧。我到底该作些什么……

真嗣清了清嗓子。“我……我很高兴……你没事了，丽……”

丽回过头，“为什么？”

真嗣悄悄握紧了拳头，“因为……因为……”鼓起勇气来，真嗣……他抬起头来。“因为我爱你。*(终于说出来了，这个BAKA终于开窍了，总算对得起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等待，^\_^——译者注)*”

丽感到随着他的话语，一股暖流涌入自己的心田。泪水如断了线的珍珠从眼角流下来，丽没有去擦，任由它滴在自己身上。我记起来了……我记起来该做的事情了。

她笑了。

## 第六章

“那很好……太好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碇-kun.”

真嗣睁大了眼睛，“什么？”

丽的眼睛虽然湿润了但她的笑容却没有一点儿动摇。“我……我想要相信你说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可是，我从没想到真会……”

真嗣把视线从丽身上移开，“这么说……你……你不愿意了，丽？”

“但这可能也是个开始。”

“什么……”

“我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实现了……我遇到了你……第一次……我尝到了幸福是什么滋味。”

“接下来……我是不是该做些事呀？”

“是的……你是应该做……”



“你说我该做些什么呢？”

丽笑了。

“我知道了……”真嗣来到丽的面前，他张开双臂把她拥入怀中。“对不起。”

“碗-kun？”

“怎么啦，丽？”

“这正是我想要的。”把头埋进真嗣的臂弯中，丽开始轻声抽泣起来。

“因为我想念你。”

“为什么？”

“因为你爱我。”

*(我拒绝让丽说出那三个致命的单词！我拒绝！) 除非大家有别的要求 (上面是作者说的话，不过我也深以为然——译者注)*

\*\*\*

“已经很晚了，美里。”

美里看了看表。“唔？”

“真嗣今天不回来了么？”

美里再一次看了看表，“我觉得没什么可担心的。”

时间在过去。

“美里？”

“怎么了，明日香？”

“你觉得他会说出来么？”

“只是三个字而已。”

“你不担心么？”

“担心，为什么？”

“我们是而且只是 eva 的驾驶员。还有比保卫和平拯救人类更重要的么，他怎么能分心在别的事上呢？”



“只要那能让真嗣高兴……能让丽过得更好，我不在乎。”

“可是就算那样现在也太晚了……”

“我知道，是我让真嗣今晚在医护室陪着丽的。”

“包括……睡觉么？”

“也许吧。”

明日香跌坐回椅子上。“我不认为真嗣敢那么做。”

“为什么不呢？”

“想想吧，你能和一个没有感情的玩偶谈恋爱么？你能指望一个玩偶回应你的爱意么？”  
她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安，“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美里叹了口气。“真嗣知道该怎么办。”

“真嗣是个 baka. ”

“可那有效……”

“不，那没用的……丽顶多会说两个字。”

“也许吧。但当你忙着和人拥抱的时候，别人说什么你都是听不进去的。我看玩偶可不会来抱你，明日香。”

“这是为什么？我只是不明白。真嗣到底喜欢凌波身上哪点？”

“对他来说，你嘴里的凌波就是他的丽。正像对她来说，我嘴里的真嗣就是她的碇-kun 一样。”

明日香不服气地叉起了腰。“你好像很了解他们俩的样子。”

“他们彼此需要，明日香。他们是一个灵魂不可分割的两部分，你不能指望把他们拆开了而另一个还能活下去。”

“你说的怎么像是今晚肥皂剧里的话……”

“我爱真嗣，明日香。”

明日香盯着她，仿佛听到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他……他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小了些？”

美里用坚定的目光回应着明日香。“在你来之前，真嗣是我的真嗣。我照顾他，我守护他，我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他的安危。我不知道这对你意味着什么，我也不想告诉你这个，



但我就是真嗣的母亲！”

“什么……？”

“去找个人问问吧，真嗣是我的孩子。”美里的眼神似乎可以轻易杀死一头公牛，她把啤酒罐重重拍在了桌子上。“谁要是敢动我家真嗣一根汗毛，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明日香退缩了。该死……又是啤酒！

美里一下子趴在桌子上，头都快贴在明日香的脸上了，“让来我告诉你吧！等这该死的事一了结，我就要和加持结婚，然后，我一定要，不是元度，而是我；要把真嗣带走。我要领养真嗣，让他做我的儿子；然后我要和我的加持良治疯狂地做爱（**寒一个，看来美里确实是喝多了——译者**），生很多很多孩子！你明白了么？”

“呜……当然……美里……”

“很好，现在来把这搞清楚了！真嗣不再姓碓了，从现在起，他姓葛城了！我也不在乎你还是丽能幸运地成为我的儿媳，总要有个人让我能抱上孙子的！”明日香不自然地笑着，“美里……你喝了多少酒了？”

“我知道自己的酒量！”

“那就是说已经有十瓶了？”

“我不管，再给我拿一瓶。”

明日香从桌上滑给了她一罐啤酒。

\*\*\*

一天中最难熬的时刻……就是等待黑夜的降临……我……我惧怕这个时刻。

我讨厌一个人的时候……

但回想起白天的时候……那真是……美好呀。丽的脸红了。我真幸福！幸福……我好想整天陪着碓-kun。当然，考虑到丽的大半时间需要在病床上度过，那只能是个奢望而已。

在白天的大多数时间，真嗣对她讲了许多话……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一些无聊的废话。一些善意的玩笑……没有任何意义……但其实说什么都没有关系，因为有碓-kun 在陪着我……那就足够了。丽回过头来看着自己的左边。现在他就在这里……陪着我……

轻轻蹭着真嗣的面颊，她笑了。他睡得很熟。

“已经很晚了……碓-kun……”



“那么？”

“我猜美里已经开始担心你了……”

“我怀疑。”

“我……我……我很抱歉……碗-kun……”

“为什么？”

“是我让你不要回去的……我一定给你添麻烦了吧……”

真嗣温柔地抚弄着她的下巴。丽感到从他手上传来了不可思议的温暖……好像太阳一样……“丽……美里曾经告诉过我一句话。我头一次意识到可能……只是可能……有人关心我了。我要把它告诉你，因为我也同样关心你……”

“碗-kun……”

“她告诉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你感到幸福，那就是家的感觉。丽？”

“……”

“我感到很幸福……总是很幸福……当我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了……因为只要当我……与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有了家的感觉。”

丽的嘴唇轻轻颤动着，眼神也开始变得迷离起来。

真嗣字斟句酌地挑选着合适的言语。“我……我想让你知道……是因为……我想听这句话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我曾经很绝望……因为……我想没人会跟我说这句话。”

“我……我不知道……”

真嗣摇了摇头。“就算你不想说也没关系。我没指望你会说。”

“为什么？”

“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我是说当你醒来时……我看着你的眼睛。见到我，你好像很吃惊的样子……为什么呢？”

“我……我没想到会有人……有人这么关心我……”

“是的。而且现在我要在这里再告诉你一次：我真的关心你。我只要有……就足够了。我听说……真爱只有一次。要是可能的话……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丽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那么……我该如何帮你呢？”





这次该轮到真嗣不知所措了。“什么？”

丽的脸红了。“我……我想要……”望着他的眼睛，丽的嘴角绽开了幸福的笑容。“我想要体会……那样的感觉……没有别人……只有你。”

真嗣听了她的话浑身一震。“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想让你……觉得……”丽的双臂绕上了他的脖子，并把身子也拉到了与他平行的位置上。

“觉得……”

丽轻轻蹭着真嗣的面颊。

“欠我……任何……”

丽的纤手轻轻堵上了真嗣的嘴，她摇了摇头说。“别说了，已经太晚了。”

移开手，丽慢慢把头低下，她的双唇在寻找要与之结合的另一半。歪着头，她闭上了眼睛，在自己的脸颊上感到了他的呼吸。

“你们好！觉得怎么样了？”美里那欢快的声音响彻了整个病房。来到角落里，美里发现两个孩子背靠背地坐着离着很远，他们脸上的红晕仍未消退。她挠着后脑勺，不好意思地说，“我好像打扰了什么事。”

真嗣/丽同时想到，“只要再有一分钟……”

丽皱着眉在想。为什么？为什么我那么想吻碇-kun？我甚至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一个吻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我想要……

丽的声音只有真嗣能听得到，“我到家了。”

\*\*\*

妈妈……

该死。又是这个梦……拜托不要再来了……

和我一起去吧，明日香……妈妈爱你……

我从一开始就不爱你……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妈妈！妈妈！快看！我要当驾驶员了！

妈妈爱我……

我是最棒的！



和我一起去……

妈妈!!

尖叫着，明日香醒了。心脏在扑扑地跳着，她能感觉到从身体传来那有节奏的震动。她无法停下还在颤抖的手指，只好双手紧紧抓着床单。

直到脉搏终于慢了下来，红发女孩才感觉到了汗水已经浸透了头发。该死……我……我需要再睡一会……

就算头已经靠在了枕头上，明日香的身体还是止不住地微微颤动。妈妈……

你为什么要死呢？

长夜无眠。

\*\*\*

“起来，起来……”一只手轻推着明日香的胳膊。“该起床了。”

明日香把那只手一下子推开，嘟囔着又把毯子盖到了脸上。“滚开……我还没睡够呢！快滚开！”

30 秒钟过去了，这次换成了更有力的胳膊肘在推她。“我知道……可是咱们还要上学去呢……要是迟到了可就糟了……”

这话让明日香清醒过来了。“什么？我们星期六也有课？”

“今天是星期五……”

好不容易坐了起来，明日香揉了揉朦胧的睡眼。突然间，她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变态！你在我的房间里做什么！？ ”

真嗣若无其事地笑了笑。“实际上我正要问你同样的问题……”

“什么……？”

“看看你的四周是雪白的……还是红的。” *（可能是明日香的房间被漆成了红色，而真嗣的房间则是白的，不过我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只是猜测而已——译者注）*

明日香照着做了。“……”

“是呀。又梦游了吧。当发现你这么精确地倒在我的床上时我真是很吃惊。”

“那个……你没有……我没有……我们没有……做什么吧……”



真嗣跨过明日香的身体去够到了他的 sdat，他漫不经心地把一只耳机塞入了自己的左耳。

“我今天回家很早。当我进屋的时候你已经睡在地板上了。*(前面说的是床，这里说的是地板，这大概是由于真嗣睡的榻榻米直接铺在了地上的缘故吧——译者注)*

“你没有进我的房间吧？你不会动了我的内衣和胸罩了吧……”

真嗣露出了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你个 bentai!!!”

躲过了她的一击，真嗣连忙一个劲儿摇头。“我没有！我刚才只是在开玩笑而已！！真的。我跑到客厅和 penpen 一起睡的。”

“噢……”

“上帝呀！听你这么嚷，别人会以为是我冤枉了你呢……”

“你不该这么晚回来……”

真嗣欠了欠身去够抽屉。“也许吧。”

“那么……为什么你那么晚才回来呢？”

“我在病房过的夜。”

“哦……这么说你又整晚一直陪着优等生喽？”

“没有。她一睡着我就把她的被子掖好坐律子的车回来了。”

“噢……”

真嗣担心地看着明日香。“你有事情么？”

“没有，一点儿都没有。”

“那好吧……”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

“我也不会把它给你。”

“你真是个讨厌鬼！”

“去照照镜子吧，还说我呢！”

“我不需要！”

“那就别去！”



“那好。”

“那好！”

“那好!!”

真嗣也和明日香一样插起了腰。他们就这样站了一会儿……又一会儿……

明日香终于开口抱怨了，“这么说你也想看我换衣服了，是么？”

真嗣一下子变软了。“明日香……。换吧……。请……”

他不敢直视她的眼睛，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可是突然间冲着她的右耳大吼起来，“你是在我的房间里!!!!”

“啊!!! 讨厌!!!!”明日香无济于事地继续堵着疼痛的耳膜，虎视眈眈地盯着真嗣。“你非得这么做么？”

“你总是冲我嚷!!”

“你也是!!”

“你比我嚷的还大声!!”

“那又怎么样？”

“我为你做饭，为你打扫卫生，每次出击时都是我来替你当挡箭牌……”

“那谁让你不是男孩子呢！我周围又没有别人……”

忽然间真嗣笑了出来，并温柔地对她说，“我明白……我全明白了……”

明日香警惕地看着他。“你在说些什么？”

“你和丽完全不一样。太奇怪了……。也许那就是为什么我更能了解她……”

这话刺痛了明日香。她一下子想起了刚才的侮辱。站起来，她说，“我不需要你那该死的怜悯或所谓的‘理解’。我就是我。你不需要这样……”

“为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意思。”真嗣咧嘴笑了。“明日香，你在各个方面……都是完美的。我不希望看到你有改变……。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丽…但是她不能像你一样成为我的朋友。我了解她……”真嗣盘腿坐下，“而你了解我。”

明日香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真嗣笑了。“我是有些蠢，但很诚实。明日香……谢谢你。你大概是唯一一个能在我与



吵架的同时和我聊天的朋友了。记得我们在一起的那个星期，”真嗣的脸红了，“我当时真的想吻你……抱歉。我说的可能有点 *hentai*……好吧，我去换衣服了。一会儿见。”

缓缓走出真嗣的屋子，明日香靠着墙轻轻坐了下来。该死……要是他能再笑一次就好了……真可惜。“优等生，有时……你真的是很幸运。”

这个想法让她自己吃了一惊。“我的心情怎么变得这么快？”

\*\*\*

我得去买些新电池了……该死！真嗣叹了口气，他的 *sdat* 已经是第五次发出电量警告了。“我本以为锂电池能坚持 5 个月以上呢……”（*寒呀，那时的电池……译者*）

“高得毛宁，真嗣！”

真嗣不喜欢这声音的腔调。回过头，他紧张地回应着明日香的远去的背影，“高……高得毛宁……”

没有理会他有气无力的回答，明日香放慢了脚步跟上了他。“你要去哪里？”

真嗣笑了笑。“我答应过丽今天要去见她。”

明日香挖苦地笑着，“你不是已经看过她很多次了么？”

“是的……可是我希望这能让她感觉更好些。有时我觉得咱们的生活应该多一些欢乐。你……我……丽 讽刺的是，我们三个可能已经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孩子了，可我们却感到这么孤独。”

“你觉得孤独么？”

“不……因为我有丽，你和美里在身边。只要能做到和谐统一，任何事情都会以完美收场的。”真嗣抬头望着蔚蓝的天空，笑了。“现在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说哪怕生活中最微小的事情也往往有很重要的意味了……”

“为什么？”

“每当我看到丽的笑容时，我的心脏几乎都会停止跳动。而且要是每次我告诉她‘我爱她’的时候，她也有同样的感觉……那就太好了。”

明日香禁不住去看真嗣脸上洋溢着的笑容。该死的优等生……你真是一点儿也不了解自己有多幸运……

明日香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别忘了，我可还是最好的 *eva* 驾驶员……”

真嗣奇怪地问。“那又怎么样？”



“没什么……只是要确定一些事。”

“现在可是我了，明日香。”

“嘿，真嗣？”

“怎么了？”

“我想陪你一起去看她，你不会介意吧？”

“我想丽会欢迎多一个人陪她的……我也不会介意。”

明日香笑了。

\*\*\*

“真是太奇怪了，一所医院竟然有 50 层……他们有没有想过怎么让病人们下来活动呢？”

“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开发高速电梯的原因，明日香。这能让病人的上下更方便。”

“在德国，病人能很容易地四处走动……可是后来……”

“使徒出现得比较少了。我想你只看过它们一两次而已……”

明日香耸了耸肩。“可犯罪率还是很高呀。在一年中，我母亲（**应该指的是明日香的继母——译者注**）在房子里装了 5 套防盗系统。”

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电梯的门开了，真嗣颇具绅士风度地往后一让，“女士优先，小姐。”

“真是殷勤呀。你可真是一位绅士呀！（哼，顶多是个店小二——明日香）。”

跟着她进入电梯，真嗣按了按钮，门关上了。“在德国时，一定有很多人对你这样吧？”

“差不多吧。”

“明日香，你说……当你头一次来到第三东京市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是在我们与使徒战斗之前还是之后？”

“之前。为什么……为什么你要来？”

“很简单。我是作为第二适格者被训练的。是正式的训练，不像你，哼！应该是一个我这样经过正式训练的人来拯救人类，而不是你这样一个外行来。”

真嗣笑了笑。“要是我也有你那么崇高的目标就好了……”



明日香狡诈地眨了眨眼，“你管自私和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叫崇高的目标？”

她笑了。“我和你说实话。这听起来怎么样？不过你得答应我，你同样要和我说实话。怎么样？”

“成交。”

明日香耸了耸肩，身子靠在了扶手上。“我要当 eva 的驾驶员是为了吸引加持先生的注意力。我觉得要是能证明自己价值的话，他就会为我赴汤蹈火。

当然了，拯救世界，证明自己的价值什么的，那都是我对那些记者的胡说八道，听起来很伟大，可实际上，那一文不值。*(所谓为了加持才驾驶 eva 的说法未免有失偏颇，这只是作者的想法，请阅读时加以注意——译者注)*

“可你的确是最棒的。这很明显……我讨厌驾驶 eva。我真的很讨厌……那你现在为什么还要驾驶它？”

明日香咧嘴笑了。“为了证明我还是最棒的！”

真嗣也笑了。

“现在 baka.该你说了。你驾驶 eva 是为了得到你父亲的夸奖么？”

真嗣犹豫了片刻随后缓缓点了点头。“是的……我是……我确实……那只是……有些……我已经明白了他的赞扬没有任何意义……那没有用……一点儿也没有”

“那你现在是为了什么呢？”

真嗣突然如释重负地一笑。“我现在开 eva 是为了——当我在同步率上超过你时，就好像往你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

明日香挥舞着书包砸向他。“你个笨蛋!!”真嗣一个劲儿告饶。她大笑着，嘴上还不依不饶，“来呀！你不是要踢我的屁股么？”真嗣眨了眨眼。

摇着头，明日香陷入了沉思，我曾以为我将一直孤单下去……没有人会理解我的想法……明日香看着旁边的这个男孩。我想……我想我是不是开始有一位真正的朋友了……该死……优等生你真 tmd 的幸运……

铃声又一次响起，两位驾驶员走出电梯来到了一个拐角处。

“我说真嗣，丽的病房到底在哪儿？”

“应该是 1023 号病房，就在拐角……”

当他们来到拐角时，真嗣的声音忽然停了下来，脸也一下变得面无人色。



注意到他的突然变化，明日香回过了头。“怎么了，ba……”当她看到丽病房里的人时，也立刻说不出话来了。

元度在和丽谈话。

丽笑着。

真嗣在想，不……不……请不要……请……

明日香发现一滴泪水从真嗣的下巴上滴下来。

请不要再让我失去她了……父亲……

## 第七章

“不……不要，父亲……我……我不能……”

明日香抓紧了真嗣的胳膊。“BAKA……没事儿的。你怎么这么白痴？”该死的优等生！你知道 BAKA 的感觉么……去你的司令官……

“你不明白……那……就像我失去妈妈的感觉……”真嗣挣扎着要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他盯着明日香。“告诉我……告诉我该怎么做……”

明日香把他的胳膊攥得更紧了，她说，“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怎么不拿出点儿勇气来！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快点长大吧！”

\*\*\*

“碇-kun……和……物流驾驶员在一起？我……我不明白……司令……”

元度的笑容仿佛要给人安慰的感觉。“是的，丽，你需要理解。他们俩很年轻……这并不奇怪……”

“您是怎么知道的……？”

“赤木博士告诉了我他们俩之间一些很浪漫的事……并非是多么戏剧化的过程，丽。那只是青春期的冲动……”

丽感到喉咙里有块冰在缓缓蠕动。“可是……碇-kun……他告诉过我……”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丽？”

突然间，一个声音窜入她的脑海。我讨厌那个声音！那个想法令丽不寒而栗。什么……？我刚才在想什么？





“他到底跟你说了些什么，丽？”

丽语无伦次起来，“我……知道……不……是司令……但是……但是……”那声音听上去快要崩溃了。

“那没什么，丽。我的儿子，”他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嘲笑。“行动总是不计后果。那就是我让他驾驶初号机的原因。”

丽紧紧攥住病床上的被单。

“要是他对你说过些什么，丽。你最好把它忘掉……”

因为……

“他的话根本不值一提。”

因为我……

“他还是个孩子，丽。”

因为我……什么？

“听我说，丽。我才是你所应该……”

我……我忘了！泪水又一次从丽的眼中涌出。我忘了，碗-kun 对我说的话。

元度露出了笑容。一只手抚摸着她的头发，他说，“我会一直在这里陪伴你的。”

丽耳语道，“为什么？”

听到电梯门开了，元度微微探头望去。很好……真是乖孩子，果然来看她了……你的行动正合我意……第二适格者也来了，真是天助我也。

丽的眼中闪过一丝亮光。碗-kun？

真嗣和物流驾驶员出现在了拐角。元度在笑。他摇着头。“我……我实在不想告诉你这个，丽……”

丽没有理会那个声音。他……他只盯着第二……为什么？

不。

\*\*\*

真嗣慢慢转过头。她的眼睛……

丽的双眸一下变得通红。他的眼睛……



他们之间空无一物……

缓缓地，真嗣转身离去。握成拳头的手由于用力过度在剧烈颤抖，他突然一把将明日香推开，狂奔起来。

“真嗣！你个笨蛋！你刚刚还告诉我你爱她！”明日香冲着他大喊，接着她转过头来冲着优等生怒目而视，“上帝呀！你只会傻坐在这儿么！”

听到这话，茫然的丽才慢慢回过神儿来。那是……那是他！碇-kun……我的碇-kun……不……

不顾腿上传来的剧痛，丽从床上跳下来。丽竭尽全力地跑着，没有听到远处司令在叫她的声音。

哪怕泪水模糊了视线，丽顾不上擦，哪怕绽开了的伤口在不停滴血，丽顾不上捂，不，我离他太远了……太远了，失去他，周围的一切都将变得支离破碎。无论他爱不爱我，我都不在乎。只要能和他在一起，我就满足了。

明日香眼睁睁看着丽超过了她，不是跑，而是拼尽全力在蹒跚步行，要追上正冲向电梯的真嗣。真是惨不忍睹……一个虚弱的白子（即白化病人），很可能，拖着瘸腿在追赶她的爱情。明日香露出了苦笑。“真是 BAKA……你们俩。”

几乎是一口气跑到电梯那里，真嗣冲着按钮猛击一拳。门打开了，他用一只手捂上眼睛，一步步挪进了电梯里。摸索着，他捶了最下面的一个按钮，希望自己能离这间病房越远越好。忽然间，他感到一股重量压在身上使他撞倒了墙上。

这突如其来的压迫感和钢铁冰冷的触感使他转过身来。

揪着他的衬衣，丽靠在他的肩膀上失声痛哭，衬衣的领子已经留下了一团泪渍。泣不成声的丽好不容易挤出一句完整话来。“告诉我，碇-kun……你跟我说的是什么？我忘了……我忘了……”接着她又哽咽起来。

真嗣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我不想因为父亲而失去你……因为你是我的全部。为什么事情总是在这时……”忽然一只缠满绷带的细手给了他一个狠狠的巴掌！

“为什么？为什么你总是拿你自己和司令比？为什么？”失控的泪水再一次从丽那通红眼中夺眶而出。“我已经受够了！这是为什么？”

真嗣感到一丝鲜红的血从裂开的嘴唇滴下。无言的他伸出一只手捂住伤口。

丽把攥成拳头的双手拼命朝真嗣的胸膛捣去。“这就是我对于你的意义么？是用来比较的东西么？为什么？不要！我不要！我讨厌你對自己作出这样的事情……”



“可是，父亲……”

“我并不属于元度，碗-kun！他不是！”

“但是你说……你告诉我说他是你的全部……”

“那时我还不了解你！你让我看到了……一些东西，让我看到了希望。我不再迷惑我存在的意义……我不再探究我留在这里的目的……我不再感到孤独……因为……”丽抚摸着真嗣的面颊，“因为我有了你……”

“……”

丽伏下身跪在真嗣的面前。真嗣将丽的手轻轻纳入自己的怀中。“我很早就不再为父亲驾驶 EVA 了……我也从来没有想过为了拯救生命而驾驶它。要不是有你，在我每次失去信心的时候还在等我……我一定什么也做不了。因为我相信……不……因为我爱你。”

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谢谢你，碗-kun……我记起了……当你抱着我的时

候…想做的事了……真嗣？”丽侧过头，两片薄薄的嘴唇微微张开，仿佛在寻觅着什么……“Ai Shiteru…”（**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估计是作者的美式日语吧，可能是日语“我爱你”的意思吧——译者注**）

（作者按：好吧……3 个单词，两个单词……真的有什么区别么？）

他们抱在了一起，嘴唇似乎永远也不会分开……

\*\*\*

元度盯着安装在电梯里的监视器传来的图像。摘下眼镜，他低吼一声，“该死。”

\*\*\*

（**下面是一些比较轻松的情节了，大家可以放心阅读，看来作者的恶搞能力还是很强的嘛，呵呵——译者注**）

“好了，大伙儿！我已经很累了，想回家了。啤酒不会送上门儿来让我喝的，所以你们俩能不能快点儿？怎么让同步率达到 70 有这么难？”

明日香不以为然地说，“你看，美里……我会给 BAKA 个机会让他能赶上来的！我说律子……我比他高多少？”

律子看了一眼监视器。“12% 左右……”

“看到了么！”



律子清了清嗓子。“好了。其实你们俩的同步率整个早晨都没有超过 50%。”

明日香的脸红了。“好了……我只是有些心事……”

律子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是呀，那没关系，明日香。可我们需要加快点儿速度，还有别的重要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呢。”

真嗣不禁抱怨起来。“可是，我从没做过这种‘双人’测试呀……我是说，怎么会想到非得脱光了衣服两个人挤在一个插入栓里进行测试呢？”

明日香叹了口气。“别抱怨了，BAKA。我觉得，无论如何这太有损我们的尊严了。而且我敢打赌，律子会把我们的录像留下作为私人收藏或干别的用处。”

律子连眼皮都没眨一下。“抱歉，明日香。你的不够大而真嗣的不够长，还够不上我收藏的水平。也许过个十年八年的话……”

真嗣/ 明日香/ 美里/ 每个人/ **(译者)** 都听到了，“律子！”

“怎么了？其实……”

明日香紧紧握着拳头。“总有一天……总有一天我要用我的拳头堵上你的臭嘴……”

美里拍了拍手。“行了，行了，大家别闲聊了。真嗣，明日香，集中精神。”她笑着关掉了通讯器。“你真是个 BT 的家伙，律子。”

律子在她的记事本上划了几个记号。“是呀，没错。那正是我。赤木博士就是个 BT。我这就去看看光溜溜的 14 岁孩子是怎么从插入栓里爬出来的。”

美里无奈地摇了摇头。“提醒我决不要把孩子放在你身边……可说起孩子，我们的第一适格者怎么样了？”

“也许你该问她自己而不是我这个恶魔博士？”

“你是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监护人……你可真不够格儿。你看，”律子指着远处的 EVA 格纳库说，“她就在那里。”

丽正站在观察窗旁，一只手平静地靠在玻璃上。尽管她站着还有些困难，右臂仍然包着绷带，但看上去精神还是挺好的。而给人留下更深刻印象的是她盯着初号机看时那渴望的眼神。

美里的眉头皱了一下。“她看上去很高兴。”

律子耸了耸肩。“更令人吃惊的是她的恢复速度……而且事实上她现在不让真嗣离开她



5 尺以外。要不是他们俩只有 14 岁就更浪漫了。”

“我能说些什么呢？Young Love……”

律子看了控制台一眼。打开了通讯器，她说，“好了，孩子们。你们干得很好。明日香的同步律是 56% ，真嗣的是 52%。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听了这话两个孩子如释重负地叹了口气。接着明日香问，“唔……律子……我们还光着身子……你让我们怎么出来呢？”

美里看了一眼科学家。“我们要不要把这里清场？”

一抹淡淡的红晕浮现在律子的脸庞（*她也会不好意思，真是奇怪呀——译者注*），清了清嗓子，她尽可能保持着严肃的语气说道。“我们会关掉摄像机。你们一从 EVA 里出来就请马上跑到更衣室吧。”

真嗣/明日香。“律子……”

关掉了通讯器，律子轻松地吹了声口哨。发现美里正盯着自己，她扬了扬手。

“怎么了？”

“跑到更衣室？”

“我对你没什么可说的，现在要是你不介意的话，我要把监视器关掉了。”

\*\*\*

请自行想象

\*\*\*

“我再也不会理你了，美里……”

“别这样了好不好，明日香？我告诉过你那是律子的错！再说这已经不是我们头一次做这种‘双人’试验了！”

“美里……少校小姐……我必须光着身子穿过整个走廊到大门口去拿我的衣服！”

真嗣轻轻咳嗽了一声。“实际上，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不是你命令我去大门口把衣服拿回来给你的么？”

明日香给了他脑袋一下。“**anta baka !!** 你应该感谢我！是我让你有机会看到了我那些漂亮的衣服。我打赌，你准是拿了我一些‘难以启齿’的东西当作你的收藏去了！”

真嗣呻吟着。“你把整个柜子都锁上了！我只能用铁棍给撬开……而且我要问问……什



么样的傻瓜才会在锁上设置机关？”

明日香脸红了。“哦……这么说你见到了短袜先生-a-baka？”（不要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原文是“mr.sock”，所以我就译为了“短袜先生”——译者注）

“你管它叫什么来着？”

明日香的脸更红了。“我没什么可说的了，再说我也不愿浪费时间听你那无聊的笑话。要是你们不介意的话，我要回家好好洗个澡了。”

“为……为什么你要先回去？”

“因为！”

美里不禁抱怨起来，“这就是说得让我来做饭喽？”

听了这话，两个孩子面面相觑，他们以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美里。明日香一把揪住真嗣使劲晃着他的脖子。“要是今天我非得吃美里做的饭的话，我一定要杀了你！听见了没有？杀了你？”

真嗣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来。“好的……我不会……让它发生的。”

美里叹了口气。“你们俩……不就是上次……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了么？”

真嗣问，“哪次？”

明日香想了想。“是不是她把烤箱调到 1000 度，结果把炉子都烤坏了那次？”

真嗣马上摇了摇头。“不是！那次的面包几乎还能吃。我说是她把铝锅放到微波炉里加热那次！”

明日香又敲了他脑袋一下。“anta baka！那次只是着火了。”

真嗣拍了拍脑袋。“是呀……”

“对了，是不是她把整整 12 罐 yebisu 啤酒倒到锅里代替食用油那次？”

“是她错把没稀释过的 lcl 倒进我们桔子汁里的那次吧？”

这一次次记忆犹新的经历令明日香和真嗣不寒而栗。

“嘿，你们俩！行了吧！我告诉过你们那不是 lcl！那是 tang。”（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译者注）



明日香/真嗣，“什么是 tang？”

“一些美国人的古怪发明……你们知道……他们每年总是弄出些奇怪的东西！”

“就像 furby 和 scooby doo 的电影么？”（还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寒——译者注）

真嗣摇起头来。“不，应该说像 olson 兄弟的电影……”

美里：你们这不是在我的伤口上撒盐么？唉，算了……反正我都已经习惯了……

\*\*\*

（作者的话：好了，搞笑结束了。该来些严肃的了……）

真嗣环顾四周，“奇怪，丽到哪儿去了？她说过要在测试结束后等我们的。”

“第一适格者现在很好。”一个低沉的声音突然响起。真嗣转过身，丽正平静地站在元度的身旁。但头一次，真嗣没有注意（他们在一起的）这个事实。

“你一定是在开玩笑……”真嗣盯着丽的眼睛越睁越大。接着，他毫无畏惧地直视着元度，握紧了拳头。“你不能这样……”

美里也紧紧握着她的笔记本。“长官……我必须以作战部长的身份请您认真地重新考虑这次……”

丽穿的是作战服。

元度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少校……我相信第一适格者已经准备好了。是不是，丽？”

丽只是看着他说。“我……我不知道……”

尽管皱起了眉头，元度在离开之前还是拍了拍丽的肩膀。“让赤木博士做好准备，零号机的同步测试准备开始……对象：凌波丽。第一适格者。”

（该死的碇元度，把他 tjtds！——译者的心声）

\*\*\*

“律子……”

“在你要把所有的错往我身上推之前，先听我说！对于这个决定，我无能为力……”把手里的笔记本狠狠地拍到了桌子上之后，律子盯着美里，“要是你不抱怨而先听我说的话，我会很感激的。”

美里带着一副很少见的温柔的表情坐了下来，“好吧……我不会抱怨的。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儿么？”



“你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美里？来，我告诉你。丽肯定挺不过这次的

测试，她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大概是想（用美里听不到的声音说：“要换一个更听话的人偶吧”）……就是这样！你明白了么！”律子大步来到美里的前面，眼睛都快贴到了她脸上。“还有什么事需要我说明的，少校？”

“冷静点儿，律子……你我是十几年的老朋友了……我听着呢。”

律子使劲理了理头发。“你看……就我个人来说，美里。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你指什么？”

“那个元度就是个该死的畜牲！丽的伤重得几乎都不能自己穿上作战服了。元度做 tmd 这种事唯一的理由就是想打击他自己的儿子。”

“这么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律子耸了耸肩。“我只是个科学家……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应该……”

“shit……”

\*\*\*

我能做到……我是第一适格者……丽站在零号机面前。她把这话大声说了出来。“我能做到……”

忽然有两只胳膊紧紧抱住了她。“要不是这话听上去有些紧张……那我就更放心了，丽……”

“碓-kun。”微微笑着，她转过了身。“别担心，我没问题的……”

温柔地笑着，真嗣轻轻用手指堵上了丽的嘴。“嘘……我知道，丽。要对我说实话……记得么？”

丽呆住了，“可是……我……”看着真嗣那清澈的眼眸，她不禁低下了头。

“碓-kun？”

“怎么了，丽？”

丽朝真嗣身上靠得更紧了，俩人紧紧抱在一起，她对他轻声说，“请……把我从这里……带走吧……”

\*\*\*

“似乎第一适格者失踪了……”





元度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真的？”

日向的声音听上去有些紧张。“是的……”

“就这些么，中尉？”

“不……不，长官……第三适格者也失踪了……”

元度冷冷一笑。“找到他们……一旦找到，马上逮捕第三……”

美里突然站了起来。“长官！”

元度甚至连头都没抬。“你要是有意见的话，少校……”

美里扬了扬手中的笔记本。“我是想和您说明一下，根据进度表，长官……我要指出的是……第一适格者的测试 50 分钟后才会开始……长官……”

元度露出了一丝冷笑。“很好。你有 30 分钟找到他们……而且，少校？”

“还有什么，长官？”

“不允许有拖延，30 分钟……”他的眼睛眯了起来。“之后，测试就会准时开始……明白了么？”

“是的……”

\*\*\*

“好了……无论你的计划是什么，美里……我们有……哦……45 分钟行动……”

美里挠了挠鬓角的头发。“你看！我所能做的就是为我们争取些时间！说实话……我真的一点儿主意也没有！”

“这么说……我们下面到底要做什么？”

“律子！别冲我嚷！”叹了口气，美里轻声说道，“该死……”

擦了擦眼镜，律子抿了一大口咖啡。“不会再糟了……要是以诱拐和绑架第一适格者的罪名，真嗣大概要在监狱呆上 30 年（奇怪，14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是不必承担法律责任么——译者注）……”

“该死……该死……该死……”

\*\*\*

明日香看着镜中的自己。



我想……就算我和丽成了好朋友……你也会比她更了解我。我看那就是你才是我最好朋友的原因……

脱下略微有些潮湿的学校制服，明日香轻轻把它放在了椅子上。

妈妈……不要死呀……

套上那身略有些紧的蓝色作战服，明日香摁下了右腕上的开关。作战服立即紧紧绷在了她的身体上。该死……胸部有些紧…… -\_-b

我想她不会撒谎……不会对我……不会对你……当她说自己喜欢碓-kun 的时候。

唔……真不知道这样做在 30 分钟里能不能管用……看着那个瓶子，明日香迟疑地读着，“快速-蓝色染发剂……保证在 10 分钟内起效……。倒入温水中并均匀涂抹于头发上……为什么律子会有这个呢？”

该死……要是能再看他笑一次就好了……

完成了染发的的工作，明日香皱起了眉头。“该死的广告……”看着镜中的自己，她叹了口气。“真嗣……该死……。我看这就是朋友要做的……不是么？你真是个……baka……”

拿起桌子上的剪刀，明日香依依不舍地看着自己那一头及腰的红色秀发。长长吸了一口气，她举起了剪刀。

一团红色的火落在了地上……

我看……这就是朋友要做的……不是么？baka？

\*\*\*

“15 分钟后开始……我们可真是忙得团团转呀，美里。”

“别和我说这个……”

突然间门被砰的一声打开了，一位兰发的少女冲了进来。律子吃惊得嘴都合不上了，“丽？”

少女朝她扔过去一个标着蓝色染发剂的空瓶子，苦笑着说。“你该要求退货，律子……上面说能染两次的……”

美里也吃惊地看着她。“明……明日香……”

明日香的声音听上去特别轻柔，她眼中似乎盈满了泪水，“我这是……为了……因为真嗣救过我的一次……”



律子忽然露出了微笑。“那好吧……就要开始了！各就各位！”

\*\*\*

15 分钟后

律子对着通讯器。“好了，大家准备好……。行动开始！over!”

## 第八章

律子：“好吧！既然我们摆脱不了碓元度那我们就来欺骗他……”

冬月幸增不由得眨了眨眼睛。在担任 NERV 副司令期间，他还从没遇到过这样“紧急”的情况。清了清嗓子，他感到了即使与使徒作战时也未有过的压力。

行动状况：太早，还很难说。副司令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行动 A

律子：“要想瞒过司令我们必须先对付 MAGI。我们不能控制这些计算机，可我们应该可以骗过它们……”

“下载完成。开始传输……传输完毕！”日向从驱动器中抽出软盘，把它抛给了玛亚。

玛亚转过身，继续走向副控制台，不小心撞到了正悠闲踱步过来的青叶的肩膀。他们手中的东西撒了一地，各自拾起来之后，两人又若无其事地走开了。青叶来到主控制前，把软盘插了进去，接着冲在电脑屏幕前忙碌的律子伸出一个大拇指。

律子点点头，对美里耳语道，“开始对主机的渗透。上传病毒，1 ……2 ……3 ……完成。”随着律子飞快敲打着键盘的动作，MAGI 的第一道防火墙被解开了。

玛亚用胳膊肘捅了捅日向的肩膀，美里冲她点了点头。“听我的命令，冻结输出的代码。1 ……2 ……3 ……完成。”

“防火墙失效。病毒入侵 Melchior. Balthasar 和 Caspar 开始采取防御措施。”日向擦去了眉头上的汗，“我们有 5 分钟。”

行动状况：5 分钟之内从电脑中下载所有必需的信息。没问题……

行动 B

律子：“通往 MAGI 的障碍已经被清除了。由于与它的直接接触会引发数据清除毁，因此我冻结了所有外部代码的输出。当病毒干扰 MAGI 的防火墙的时候，玛亚和我会 Hack 进



入并取得第一适格者的同步率资料。这样我们就能直接连接到零号机的 A-10 神经，从而防止驾驶员受到 EVA 的精神污染。”

“数据库修改完成。正在转储数据。”

“很好。启动 666 号防御计划清除我们的入侵痕迹。”

“完成。”

“情况如何？”

“不太好。只能转储部分数据。”

“该死！”

行动状况：正像美里说的……该死。我觉得用科学词汇更准确……真 TMD 的该死！立即改变行动计划……或者说应该说被迫改变行动计划。

。。。

行动放弃

。。。

Alpha 行动开始

。。。

Alpha 行动

律子：“好吧……也许这样直接的行动是不太谨慎。准备二号行动。”

“第一适格者的 LCL 电解液成分取得。准备下载数据到 A-10 神经索……”

律子紧张地看了一眼表。在用眼角的余光仔细瞥了一眼司令后，她低声咒骂着，“该死，时间不够了。”打了个响指，她摁下了通讯器的按钮。“好了，大家听着。更改全部计划。”

行动状况：完全失败。Shit……

Alpha 行动（放弃）

。。。

Beta 行动开始

。。。

Beta 行动 A



律子：“看来无论如何，零号机与驾驶员之间的精神接触将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第一适格者的 LCL 电解液应该也能用在第二适格者身上。”

“律子……这太疯狂了！就算是你……”

“你要明白。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办法。”

“那明日香会怎么样呢？我们不能……”

“其实，我想明日香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了。现在只能这样做，否则我们的计划就前功尽弃了。告诉她只是要让 LCL 充满插入栓而已，行么？”

“该死，律子……这最好管用……”

行动状况：好了，律子，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到底这是为了什么？依我看……这……这就是在赌博……

#### Beta 行动 B

律子：好了。看来我们不得不孤注一掷了！我不知道明日香在零号机里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地狱……再多的麻烦来我也不怕了。无论如何，我能做的也只能是把这个给明日香了……

“过来，明日香。”

“怎么啦？”

“这是隐形眼镜。”

“可我已经戴上隐形眼镜了……”

“这副眼镜是红色的。只是为了防止引起元度的怀疑……”

“真好呀。这大概是我一生中头一次这么努力地装扮成优等生了吧……”

行动状况：真嗣，这次你欠明日香的太多了……

#### Beta 行动 C

美里：好了……我们开始了！这对我真是有些疯狂……该死……我怎么学起律子来了……她真是让我感到……怎么说呢……佩服……

“已经 45 分钟了，赤木博士。”

“我很清楚这一点，司令。”



“...”元度盯着博士的眼光带着一丝狐疑，可作为一位指挥官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把头架在双手搭成的金字塔上。*(请自行想象元度的经典动作——译者注)*

“测试开始……”

\*\*\*

“你在担心么？或许这不是个明智的决定……”

“不，丽……不是那个。”

“我知道……可我还是求你把我带到这儿来了。我真的很自私。”

揽过她的头放到自己的肩膀上，真嗣耳语道，“你从没有求任何人做过任何事……这是你应得的回报呀。”

“可这样你会有麻烦的……”

“是呀，其实‘麻烦’还只是个保守的说法。”

“那么……”

真嗣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止住了她要说的话，“不用说了。生活自有它的价值。就在现在……此时此刻。”

丽低下头。“真的是这样么？”

“不。”

“那是为什么？”

“我不想知道以后会发生些什么。那只会造成伤害。我只想待在这里……现在……此时此刻……时间已失去了意义。”

“这听起来……真好……”

“只要你能陪着我看这天空，我就满足了……哪怕只有这一晚……哪怕……就算这需要付出我的所有……”真嗣笑了。“这么蓝的天……我从未见过……”

我从来没有注意天空……丽扬起脖子。那么？

\*\*\*

“丽……觉得怎么样？”

“有些冷……我觉得……”



“别担心。你很快就会习惯的。集中精神就好。”

“要是你这么说的话……”

美里关掉了通讯器……我不敢相信我在对她做这样的事……

律子在控制台旁弯下腰去。“她怎么样了？”

“不太好。我觉得她心里一定在滴血。我们不知道这样做会对她的精神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吗？”

律子摇了摇头，“是的……我们不知道。”

美里叹了口气。“测试结束……5 分钟倒计时。”

\*\*\*

高明呀，赤木博士。非常高明……看来我应该再给你更多的信任。元度站起身来走出了指挥台。

这时，整个儿指挥台发出一阵如释重负的叹息。玛亚笑着靠在椅子上。“任务完成，前辈。”

美里感到有一只手轻轻靠在了自己的肩上。转过身，冬月给了她一个短促的微笑。“干得好，‘特别行动指挥官’。”

“谢谢……这么说……你全知道了？”

冬月轻轻扬了扬眉毛。“知道什么？难道有些东西我不该知道么？”

“长官？”

“继续吧，少校。”

美里看着他转过身的背影……轻轻笑了起来。

\*\*\*

这就是丽所想的么？这就是她……明日香几乎感觉不到 LCL 开始从脸上退去。

我讨厌她……我讨厌她……我讨厌她……

这个想法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徘徊……挥之不去……

\*\*\*

当零号机的插入栓弹出来的时候，美里正带着胜利后的喜悦走在通向格纳库的通道上。



随着 LCL 的喷射而出，插入栓完成了排气减压一系列动作。舱门滑开，美里大叫着，“明日香？明日香你怎么样啦？”

“还好……”明日香使劲把着门口，好不容易才从插入栓里爬出来。她的声音很小，“是的……还好……”

“明日香？”

走出舱门，明日香站在过道上喘着粗气。她点点头说，“我……很好……。美里小姐。”

陪她来到更衣室，美里低下头冲着领口轻声说，“律子……我们可能有麻烦了。”

“美里……要是你要说的就是这个……那就拜托你别再说了。”

“我了解。”

\*\*\*

我讨厌她……

费劲地脱下那套蓝色的战斗服，明日香把它使劲儿扔到了屋子的另一边。听着它撞在墙上的声音，明日香眼中的怒火在熊熊燃烧……

我讨厌死她了……

她把满腔忿恨发泄在身旁的衣柜上，铝制的柜门在她一次又一次的重踢下也弯曲变形了，接着又是一拳重重击向墙壁。手骨……折了吧……可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为什么……只有心头的那份剧痛……

我恨她！

终于，应该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吧，明日香发自内心地大声哭了起来。她哭得是那样伤心，上气不接下气。

为什么？为什么我要为了她做这些事？为什么我要这么尽力？为什么？

那是因为……

明日香轻轻把泪水擦去。其实……在开始这样做之前我就已经知道原因了。

\*\*\*

“已经很晚了，碇-kun……你累了么？”

真嗣虚弱地笑了笑，“是呀……有一点儿。”





“你愿意在这里……和我一起……过夜么？”(-@\_@-) 丽的声音中带着的一丝……那是什么？是期望么？

望着她那娇羞的面容，真嗣感到脸颊一阵发烫，他几乎就要控制不住自己了，他连忙定了定神。“要是我在这里会给你带来困扰的话，丽……或许……”

“不！”大概是连自己也没想到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吧，丽轻摇着头。“你从不是我的困扰，碇-kun……从未……。而且……而且……我不是为了你才……”

丽脸上越发的红了。“这是我自己……另一个自私的愿望。”

真嗣捧起她的手。“有人不是说过梦想的事总会实现的么？我想那并不全对……因为……只有那些付出真心的梦想才能得以实现。”

丽抚摸着他的面颊。“我相信我对你的感觉……那真的很好……因为……”

她轻吻着他。“我从未体会过什么是感觉呀。”

\*\*\*

*请自行想象……（啥也不说了，眼泪哗哗的，874 真嗣100 遍呀，100 遍）*

\*\*\*

套上裤子后，真嗣把皮带系紧，又开始找起衬衣来。

“真的……非常感谢你……碇-kun。”拿起床单盖在身上，丽冲着真嗣微笑，

“我再也感觉不到冷了。”

这话让真嗣有些不好意思，他又爬回了床上坐到丽的身旁。亲吻着她的面颊，

“我也许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决定……”（当然是不明智的决定了，你很快就会被大家的怨念诅咒了，嘿嘿）紧紧靠着他的身子，丽把头深深埋在了真嗣的怀里。“我知道……但是那种感觉……真的是很好呀……哪怕只有这一晚也好。”

真嗣笑了，他伸出一只手抚弄着丽那一头柔软的兰发。把丽耳畔的头发轻轻分开，他柔声问道：“不后悔么，丽？”

丽低下头给了真嗣一个吻，她的回答很轻柔，“不……一点儿也不……碇-kun。”

明天看来又将是阳光灿烂的一天……

## 第九章



“这么说明日香所作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丽？”真嗣一下子坐回椅子上。

“可……那是为什么？”

美里叹了口气，“你全搞错了，真嗣……她这么做不是为丽。事实上，我想她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讨厌丽。”

“我不明白，那又是为什么？”

“她是为了你，真嗣。”

“我不信，美里……”

“我从不说谎，”美里担心地朝明日香的房间看去。“尤其是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回过头看着真嗣，她说，“我不清楚她是怎么想的……因为说实话……我不认为你所做的是正确的。”

“为什么？”

美里把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我知道你对丽的感情……我也了解你们彼此之间有多么重要。可就算这样……我还是不希望那件事发生过。**（美里指的是明日香代替丽做测试那件事，而不是……那件事……——译者注）**

“她让我帮她个忙……”

“然而你却把担子推给了明日香……你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么？你不笨，真嗣，你应该知道……”

“你不明白，美里。”

“你想说什么？”

“她从没有要求任何人为她做过任何事情……一次也没有过。每个认识她的人都在利用她……不，这也不对。如果我……如果我能够为她做些什么的话，无论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会……我很清楚。”

“也许吧，可是有时同一件事情对某个人来说是件好事，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就是件坏事。你必须明白。”

“是的……我懂。”

美里站起身搂住了真嗣。轻轻卷起他的一缕头发，她说：“我无法告诉你要做什么……但我会背后默默支持你的，无论你所作的是对是错……那都无关紧要。你仍然是我的真嗣……而且将永远是我的真嗣。”



“真的非常……感谢你……美里小姐。”

\*\*\*

我讨厌她……我讨厌死她了……明日香把怀中的枕头抱得更紧了。虽然她已经好不容易把头发上的兰色洗掉了，可那秀丽长发带来飘逸的感觉却一去不复返了。这么短……这么硬……时刻提醒着自己那个叫凌波的女人。

可我已经变得快和她一样了。我知道……我知道了丽的想法……丽的感受……丽的内心世界。我已经比丽自己还要了解她了。而且我还恨她……

“明日香-san……”这是真嗣在敲门……不……真嗣来了。明日香抑制不住嘴角浮现出的一缕微笑。“我能进来么？”

我应该说“不”……我会说么……还是不会呢？可是今天我怎么了……为什么听到他的声音就会感到如此高兴。不，不要，我能够感觉到有人会看穿我的弱点……只是 2 号机才是我的全部。失去了它……我将一无所有。

过了半天，当“请进”这句话从明日香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她自己都吃了一惊。

门被轻轻推开了，真嗣不安地走了进来，他的拳头握紧又张开。慢吞吞地把门关上，他回过身来发现明日香清澈的蓝眼睛正盯着自己。“你好……明日香-san。”

“你想干什么？”

真嗣在开口之前犹豫了片刻，“我也不知道。”

“那就离开。”

“那只是逃避而已……你知道我总是那样……是么？”

“是的。”

“为什么？”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为什么你非得要这么做？”真嗣有一种心如刀绞的感觉。“我……我也不希望那样的事发生。”

“那就是说你不在乎喽？”

真嗣结巴起来，“不……不是那样的……”

“真嗣……在开口之前最好认真想想你到底要说些什么。”



明日香的目光几乎要让他融化，真嗣无力地靠在墙上蹲了下去。“你是对的……我的确不在乎……你……美里小姐……eva ……除了丽，只有丽……”

“你利用了我……正如元度利用了丽那样。真不愧是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呀！你应该感到非常骄傲……你践踏了我的生活正像你践踏了那个该死的白化病人一样。”

“什么……？”

“我知道的，真嗣。零号机全告诉了我……她是多么的渴望……要是你已经和她睡过觉了我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的……只是……会感到有些……悲哀。”明日香苦笑着。“零号机和我同样讨厌丽。这听上去很新鲜吧？”

“你在零号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明日香？告诉我……”

“那里是地狱……真正的地狱。它吞噬的是你的……是你的恐惧。我无法用语言表达那种感觉。我的灵魂……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生气么？”明日香终于抽泣了起来。“在插入栓，我已经失去它了……那曾经是我一部分的感情……因为它被初号机夺走了。”

真嗣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是该去安慰她，还是什么都不做等她平静下来呢？eva ……你只会带来伤害而已……哪怕亲生母亲在里面也是一样。

明日香轻声说，“其实你应该感到幸运才对。”

“为什么？”

“我知道了丽所想的事情……还有她是如何想的。所以我才没有把她从你身边赶走。”

“你是什么意思？”

“‘他是我活下去的唯一动力……其实……他是我的全部……’在零号机里，丽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这些。所以你不必再担心你的父亲了……”明日香已经泣不成声了。“因为她现在已经是属于你一个人的玩偶了。她会为你做任何事。所以要是下次你遇到她……告诉她这些。 you can \*\*\*\* her brains out and shell still spread her legs afterwards if you want her to. **（不是我偷懒不翻译这句话，而是作为一位凌波女神的下仆译不出口呀，请大家见谅——译者注）**那不正是你想要的么……对么，真嗣？”

真嗣握紧拳头，“不……不会的……”

明日香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了，“不……你会的……碇-kun 一向很诚实的，他不会说谎的。”

“你叫我什么？”

“碇-kun. 这有什么奇怪的？”明日香稍稍抱紧了自己的身体。“我进入了



丽的内心世界……我知道了她所有的事……比我想要了解的还要多得多。你知道么？她甚至不把你看做真嗣，或是第三适格者，或是司令官的儿子……不，都不是……而是碇-kun……碇碇碇碇碇碇！”抓着自己的头发，那种揪心的痛又一次袭来。“可是我不想要知道的……不想知道！我恨她！”她的声音听上去几乎要崩溃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也和她一样……”

\*\*\*

“碇——真——嗣！”

真嗣一下子从沉思中惊醒。“怎么了？”

光的拳头在他的眼前晃动，光的咆哮震动着他的耳膜，“我的朋友到底出了什么事？”

真嗣叹了口气。他垂下头轻轻用拳头敲着自己的脑门儿，“我……我也不知道……说实话，真的不知道。”

“你对她做了什么？”

真嗣自嘲地苦笑着，“哦，是呀，光。这全是我干的……我是头变态的色狼，我闯进了她的房间，剪掉了她的头发，把它加入了我那‘明日香不可告人的收藏’。你想看看么？也许你还能找到那条紧身内裤呢，就是上次圣诞节你亲手织给明日香的那条。”

“碇-kun……”

真嗣低下头轻轻的笑了。“要不是了解你的话，我还以为你是来威胁我的呢。”

随着明日香的到来，整个教室突然变得一片安静。明日香谁都没瞧就径直走到自己的课桌面前，她安静地坐下，拿出一本书读起来。

光叹了口气。“这可不像是明日香，真嗣。”

“我知道……我和她昨天谈过了。可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是么？我能为她什么？你能告诉我么？”

“不……可你是她最好的朋友和……”

“可是，光。这话该由我来说吧？”

光无奈地笑了。“真嗣……我能够驾驶 eva 么？我能够与使徒战斗么？不，而你行……你才是有资格安慰她的人。你或许是个笨蛋，可是，你在她的生活中无处不在，上学、回家、战斗，你才是她真正的朋友呀！”

“可是……”



“真嗣……”

“怎么了？”

“朋友之间是不会眼睁睁看着对方独自下地狱的。至少最好的朋友不会。”

\*\*\*

“我很抱歉，碇-kun……这全是我的错。我应该去向第二适格者道歉。”

“真希望有那么简单就好了，丽……可我想明日香不会喜欢那样的。我还得和她好好谈谈……”

“是因为我的原因么？”

真嗣笑着抓起丽的手。“为什么这么说？”

“把责任强加在别人身上是不对的。我不想这么做，也不愿这么做。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我知道我错了。我对别人造成了伤害。我利用了别人，而且一旦以后我也习惯这样做……”

真嗣伸出一只手指轻轻止住了丽要说出的话。“明日香会挺过去的，我知道……她变了。她会认识到，事情一旦发生，就再也改变不了。所以，相信她吧……她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她一定能够自己渡过这个难关的。因此我也同样相信你……不然咱们试试看？”

“你相信我么？为什么？”

“当你亲口告诉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就已经坚信不移了。”

“为什么我们要经历如此多的事情？如此复杂？生命是什么？对我们又有什么意义？别人也会像我们一样如此辛苦么？”

“我不知道别人的生活怎么样。说实话，我不在乎。丽，我爱上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同学，也不是因为你和我并肩作过战，我爱上你是因为你是丽。就算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东西，哪怕你忘记了我们曾经山盟海誓，那也无关紧要。我只要再爱你一次就可以了。”

“不……那是决不会发生的。我不能允许它发生。我永远也不能失去你……我不能。”

真嗣轻轻拉起丽的手腕随即把她拥入怀中。“要不是我们经历过这么多的复杂的事……要不是每次我们总是犹豫不决……爱情就没有那么宝贵了。只有经历了所有的困苦和磨难，我们才能知道谁才是彼此的最爱。”

丽眨了眨眼睛。“这么说你一定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才爱上我的。”这句话令她自己也有些吃惊，她转过头问。“是么？你爱我么？”



真嗣也眨了眨眼。“我不是告诉过你么？”

丽感到泪水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了为何去爱……而且知道了如何去爱。我都懂了，碇-kun？”

真嗣小心翼翼地擦去她眼中的泪水。“是什么？”

丽扑入他的怀中，胳膊绕上了他的脖子。她笑着说，“我要告诉你……从我的心底里告诉你……这句话。”她的嘴唇靠到了真嗣的耳畔，轻声说道，“ai shiteru……ikari-kun.”

\*\*\*

“妈妈……妈妈……”

又是这个梦。我真是可悲呀……

“妈妈！妈妈！我被选中了！我要去拯救人类了……”

那又怎么样？人类的死活关我什么事……

“每个人都对我很好！我再也不感觉孤独了。”

对我好？那就是那时我想的么……可真是可怜……

“那可真好呀。一切都太好了。要是爸爸也在的话就更好了。”

爸爸……就像真嗣的父亲那样？还是像加持那样呢？像谁呢？那又有什么关系？

“请你看看我！快看我，妈妈。”

她没有。为什么？我好像从未真正想念过她。

“妈妈!!”

我不能哭……我讨厌哭的感觉。这并不值得哭……这样做……没有意义。

为什么驾驶员物流觉得没有目标呢？

是呀，丽……你不是这样想的么？

我不愿看到你受到伤害……明日香……我不愿见到任何人受到伤害……

没错……这不正是你的想法么，真嗣……

那好吧……第二适格者……明日香……你会挺过去的。

是的，美里，我会挺过去的……因为我再也不会在乎了。



“妈妈！妈妈！看我呀！”

看着那个在床边哭泣的那个小女孩，明日香跪在了她的身旁。抚摸着她的头发，明日香抬起了她那哭得红肿的小脸。你为什么要哭呢？

“妈妈……妈妈……死了……”

那不正好么？你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会杀死你了……不是么……

“可是我想要有人爱我……有人和我说话……”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我们总是能够在一起……只要你和我在一起，就会有幸福的。

\*\*\*

“新年快乐，真嗣！”

真嗣无奈地看着从杯子里洒出来的速溶咖啡。“还早了两个月呢，美里，不过还是谢谢你提醒我。”

美里发现自己的话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摇了摇头。“那只是你的想法。”

“那么刚才的话是我最敬爱的监护人美里小姐说的，还是她最喜欢的啤酒说的呢？”

“哈哈。我还以为你已经知道了呢。”

“……”

美里很快就转开了话题。“你看，由于第二次冲击发生在新年期间，人们不

愿在这个夺走了地球上 1/3 人口的日子里再搞什么庆祝活动了。所以我们决定过中国的春节（注：这里作者似乎犯了个错误，春节应该在新年过后2个月左右，而这里作者把它给提前了，因为这时连圣诞节还没过呢。——译者注）尽管它不是官方的，可是，又有谁在乎呢？”

真嗣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哇哦……这是谁的主意？”

“这样我们就有理由等到12点钟以后再睡觉了。而且，我还能再找些乐子。开心些嘛！”

“是呀……这当然……哪怕明日香还在和我冷战中……哪怕使徒三天两头地来……动不动就紧急出动……”

美里叹了口气，她坐下来摇了摇头。“是呀……看来我真的不擅长哄人开心呀！可无论如何日历都快翻到最后一页了，咱们总得来点儿庆祝活动吧？”

“我从来没说过我喜欢参与你说的那种活动吧，美里。”





美里皱起了眉头，“你想下半辈子在轮椅上度过么？”

真嗣耸了耸肩，“好了……别让我们把话题扯远了……”他笑着说，“其实，我觉得今年确实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

美里的情绪一下子好了起来，“是呀，没错！我想到了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比如……比如……”

真嗣站起身来轻轻抱住了美里。“比如在今年我得到了一位母亲、一位姐姐还有……一个女朋友，可是却失去了父亲。是么？”

美里眨了眨眼睛。“那我算哪一个？母亲？”

“想让我给你翻字典么？”

“哇……我是一位母亲……是呀。给我瓶啤酒，孩子，我要好好想想。”

“得了吧，美里。”

“住嘴。哇……这太棒了。我要给你的班主任打电话问问你的成绩。要是你

学的不好你以后怎么考上好的大学呀！而且你太瘦了，真嗣。你饭吃得多么？我得去和明日香谈谈鸟和蜜蜂的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作者这里用的是 birds & bees，八成又是句俚语吧——译者注*），和你谈谈关于……嗯……有太多的事

情等着我去操心了。”

“美里……你是不是有些……过于热心了？”

“住嘴。我还没数完呢。别打扰我。”真嗣走出房间的时候，看到她正掰着指头算数……

“唉……好吧，美里。”

\*\*\*

我上次听音乐是什么时候了？把耳机塞入耳朵，真嗣的头伴随着音乐的旋律轻轻晃动。躺在那紫色的机甲上，他的身体与机体胳膊的弧线完美地吻合在一起。

lcl 已经开始淹没他的插入栓，不要紧，sdatt 还是好好的在腰间躺着呢。要是从空的插入栓走出来的话，偶尔你能够闻到 lcl 的味道。而且有时……只是有时……要是你做一个深呼吸的话，它闻起来就会是甜蜜的，正如生活一样……

“你在想什么……碇-kun？”

真嗣睁开了一只眼，调皮地眨着眼说，“当然是一些……好的事情了……丽。”



丽轻巧地跳到了 eva 的前臂上，她在真嗣的身边蹲下，撅着嘴说。“好的事情？也告诉我吧。”

“当然了，这里。”摘下一只耳机，真嗣把它轻柔地塞入了丽的耳朵里，并把 sdat 的音量稍微调得大了些。他笑着说，“怎么样？”

沉浸在音乐的旋律中，丽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她轻轻点了点头，微笑着说。“我……我觉得这真是很好的享受。”

“我喜欢听音乐，它太优美了。”

丽点了点头，“尤其是当你与别人分享的时候，”她笑了，“不是吗？”

\*\*\*

“圣诞快乐……明日香！”

落寞的站在圣诞树下的明日香只是回头看了看美里。看着摆在面前的礼物，她轻轻问，“真嗣哪儿去了？”

美里露出了微笑。“他去给一个特别的朋友准备一份私人礼物去了。”

“丽么……”

“是一位朋友……”

“别想愚弄我，美里……”

“你怎么看上去这么不开心，明日香？真嗣怎么你了？为什么？”

大滴大滴的眼泪流了出来。“我……我只是……想见他一面……听他说声‘谢谢’……或者给我份礼物。只要能说明他还惦记着我好……”

“为什么？”

明日香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了，“因为……因为我总是很在意他……而他却总是不愿理我。为什么他就不能对我好些？”

“嗯……”

“都怪我。怪我这个相信别人会对自己好的傻瓜……可是……可是……”

美里站起身来笑了。“圣诞快乐，明日香！”来到天井旁，她一下子拉开了一块窗帘。“大家来吧！”

真嗣不知所措的声音响了起来。“该死……不是还没……好吧！一！二！三！”



吉他的声音开始在整个房间回响起来。

this is the story of a girl ,

*(这是个女孩儿的故事,)*

who cried a river and drowned the whold world ,

*(她泪流成河淹没了整个世界,)*

and while she looked so sad in photographs,

*(就算照片中的她看上去是那么悲伤,)*

I absolutely love her ,

*(我还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when she smiles !

*(当她在微笑的时候!)*

明日香一下子抬起头，感动的泪水再次在眼眶中打转。她无言地抬起脚，缓缓地向天井走去。

明日香看起来随时可能跌倒，她支持着好不容易来到了天井的门口。朝里面看了一眼，她的嘴角不易察觉地露出了一丝微笑。穿着校服的真嗣正弹着一把被改装过的吉他，青叶抱着第二把吉他，而加持负责的则是架子鼓。

望着她那吃惊的表情，真嗣笑了。

how many days in a year ?

*(一年中有多少天?)*

she woke up with hope and she only found tears,

*(她带着希望醒来却只能挂着泪水睡去)*

I could be so insincere ,

*(我是如此虚伪)*

making promises never for real,

*(对她许过的愿从来未曾实现)*

as long as she stand here waiting ,



(她一直站在这里等待)

wearing the holes of the holes of her shoes ,

(穿着她那双打满补丁的鞋)

how many days disappear ,

(多少天已经逝去)

you look in the mirror,

(你看着镜中的自己)

how do you choose ?

(你如何选择?)

and your clothes never wear as well the next day,

(尽管你的衣服从来不曾换过)

and your hair never falls in quite the same way ,

(尽管你的头发从来不曾梳理过) (以上两句翻译得不好, 请见谅——译者注)

but you never seem to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

(可是你却从来不曾停止过诉说)

this is the story of a girl ,

(这是个女孩儿的故事)

who really thinks she hid from the world,

(她想要逃避这个世界)

and while she looked so sad in photographs,

(就算照片中的她看上去是那么悲伤,)

I absolutely love her ,

(我还是全心全意地爱着她,)

when she smiles .....



(当她在微笑的时候……)

when she smiles .....

(当她在微笑的时候……)

一曲终了，真嗣平静地说，“圣诞快乐，明日香。”

(全文完)

---

终于完成了，呼呼，累死我了。我都没想到能译完这么长的连载，在此感谢suezou、残酷的天使、zero、michael、laohema、鬼神童子、云间鹤、零丽等各位朋友以及所有读者对我的支持，正是有了你们的鼓励，才使我有将其进行到底的决心。在这个平安夜，我谨祝各位圣诞快乐！万事如意！

看到有的朋友说最后的结局让人有些失望，我正好在这里谈谈我对这篇文章的感想。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篇文章还是不错的，文章并没有描写多么激烈的感情冲突，看不到明日香和丽为争夺真嗣大打出手的样子（笑），也没有描写与使徒的殊死搏斗。总之，并没有什么大场面出现，可是文中却在对平淡的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流露出一缕温馨，丽和真嗣的感情经历在我面前一点一点地展现出来：真嗣是如何安慰了寂寞的丽；丽是如何从元度的阴影中走出来，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以及明日香嫉妒的心情描写，这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使我对他们之间关系的发展丝毫不觉得唐突，也促使我将翻译进行下去，希望看到故事的结局如何。

说实话，看到了最后我也有一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似乎没有一个明确的结局。可是，作为一名译者，我只是争取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搭起一座桥梁，希望大家欣赏一下国外的同人作品。因此对作者关于结局的安排无能为力，也许我对结局作出过一些不负责任的预测，使大家产生了一定的误会，在此向各位致歉。

最后，在下文笔粗糙，水平有限，第一次翻译同人小说便得到了各位的错爱，实在愧不敢当，我惟有努力拿出更好的译文回报大家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FrOm `` ㄣ觉┐

synThed GuItar

